元朝秘史

佚名撰

路蕪
南孚尹　點校
陳珊

目　録

元朝祕史卷一…… 1
元朝祕史卷二 …… 31
元朝祕史卷三 …… 44
元朝祕史卷四 …… 57
元朝祕史卷五 …… 75
元朝祕史卷六 …… 92
元朝祕史卷七…… 103
元朝祕史卷八…… 117
元朝祕史卷九…… 133
元朝祕史卷十…… 143
元朝祕史卷十一…… 152
元朝祕史卷十二…… 161
元朝祕史卷十三…… 170
元朝祕史卷十四…… 196
元朝祕史卷十五…… 211
附録：

張跋…… 217
錢跋…… 219
元祕史注跋…… 221
校點後記…… 224

元朝祕史卷一忙豁侖紐察脫〔卜〕察安

當初元朝的人祖①，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②。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③，來到于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着④，產了一個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⑤。

①文田案：張本作"元朝的人祖"。又案：此書止於太宗之代，是時國號第稱蒙古，今云"元朝"，則譯書之人生於世祖以後也。《元史·世祖本紀》曰：至正八年十一月乙亥詔曰：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可建號曰大元，取《易》乾元之義，事從因革，道協天人。　②《國語·周語》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引賈逵《國語注》曰："白狼、白鹿，犬戎之職貢也。"《漢書·匈奴傳》顔師古注曰："《山海經》：黄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氏《説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文田案：此皆元人自述其靈徵，蓋三古以前茫昧之説矣。杜佑《通典》曰：高車，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為狼妻而產子孫，遂滋繁成國。又曰：突厥之先，蓋匈奴之别種。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為鄰國

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十歲，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因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又云：先出于索國，在匈奴之北，其一曰伊質泥斯都，狼所生也。泥都娶二妻，一孕而生四男，其大而訥都六設衆奉為主。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文田案：元氏之興，起於漠北，正高昌、突厥故地。所云國於西海之上，正《祕史》騰吉思水也。負至西海之東，止於山上，與《祕史》"渡騰吉思水至不而罕山"語皆相應，是則羊腓字稷，鬯降生商，元人祖述之書，實即《通典》所本，故《舊唐書·突厥傳》曰：小殺謂唐使袁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為昏。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今以《蒙古源流》攷之，元人自祖吐蕃，非祖突厥，在唐代曾尚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與《唐書·吐蕃傳》相合。突厥小殺之論，容是詆毀之詞，顧《祕史》所述，既於諸史有徵，故薈萃羣言，以存博識，亦史家之外篇也。

③今騰吉思湖名曰裏海者也。何主事秋濤《朔方備乘》曰：滕紀思湖即裏海，東西廣八百里，南北長一千數百里。圖閣讀麗琛《異域録》曰：王爾虎特國，在鄂羅斯薩拉託付之東南，俱曠野。西北兩面有佛兒格，即厄濟兒河環流，東面有宰河環流，南面有滕紀斯湖。厄濟兒河、宰河俱向南流，歸入滕紀斯湖。自薩拉託付以至馬駕託海地方，其間有三道塔爾魯河，三道胡班河及塔而渾並吴魯蘇屯之小河，俱向西流入厄濟兒河。河之西岸，自薩拉託付以至滕紀斯湖，又有鄂羅斯國屬之西喇喀穆什察里次噶喇斯、諾岳爾綽爾那雅爾阿斯塔爾漢諸城。柏興，自城池柏興以至馬駕托海地方西南一帶，皆興安山嶺。過此向西行百餘里，俱係圖理耶斯科國王拱喀爾汗所屬和邦，即莽武特之人居住，不時擄掠鄂羅斯國與土爾虎特兩國邊境人畜也。④案《元史·太祖本記》：自海都既立營帳於八剌合黑河上，此即不兒罕山所出之河，故名不兒罕河，急讀之則亦可譯寫為八剌合黑河，此即翰難河卜居之始矣。《紀》又云：帝會諸族宴於斡難河上。始以斡難出名。明葉向高《四裔考》曰：永樂八年，追虜本雅失里，及之於斡難河。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國朝長白西清《黑龍江外紀》曰：黑龍江發源蒙古喀爾喀部之肇特山，其上游，蒙古謂之鄂倫河，他書亦作敖嫩河，即《元史》斡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自此東北流經

尼布楚城之南，入黑龍江省北境，折而東南，至黑龍江城北九十里東南流，會混同江入吉林境，東入於海。欽定《滿洲源流考》曰：黑龍江源出喀勒喀北界肯特山，土人謂之鄂嫩河，折而東北流，至尼布楚城南一千餘里，又三百餘里入黑龍江將軍界。又東南至吉林烏拉界，會松花江入海。齊侍郎召南《水道提綱》曰：直河套北二千餘里肯忒山脈，西北自敖嫩色禽嶺有東南一幹，東為忒勒兒几嶺，又東為即龍嶺，又東起頂為肯忒山，甚高大，北即敖嫩河也。又曰：必兒喀嶺，即肯忒山之東南幹山也。今案：鄂倫、敖嫩、鄂嫩，即"斡難"之對音。"必兒喀"即"不兒罕"之對音。⑤巴塔赤罕，《蒙古源流》作"必塔察罕"。明王圻《稗史彙編》卷十六曰：匈奴之國，其種有五，一種黃毛者，乃山鬼與黃犎牛所生。一種短項矮胖，乃獾猳與野猪所生。一種黑髮白身者，乃唐李靖兵遺種也。一種名突厥，其先乃射摩舍利海神女與金角白鹿交感而生。射摩因手斬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纛。一種乃塔巴赤罕之種。《元朝祕史》云：蒼色狼與白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真，是稱大蒙古，稱皇帝，世居沙漠東北六千里，後居陰山，號韃靼，地產牛馬，無城池屋舍，隨水草以居，俗尚射獵。帖木真四世孫忽必烈，居中國稱帝。

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馬察①，塔馬察生的子名豁里察兒篾兒干②，豁里察兒篾兒干生的子名阿兀站孛羅溫③，阿兀站孛羅溫生的子名撒里合察兀④，撒里合察兀生的子名也客你敦⑤，也客你敦生的子名捋鎖赤⑥。捋鎖赤生的子名合兒出⑦。

①《源流》作"特墨徹干"。後凡引《蒙古源流》者，均省文曰《源流》。②《源流》作"和哩察爾墨爾根"。案：篾兒干，蒙古語善射也。知者，《元史·忙哥撒兒傳》曰：祖搠阿精騎射，太祖愛之，號為默爾傑，華言善射之尤者也。"傑"與"根"音轉，即"篾兒干"對音。③《源流》作"阿固濟木博郭羅勒"。④《源流》作"薩里噶勒濟圖"。⑤《源流》作"尼克尼敦"。⑥《源流》作"薩木蘇齊"。⑦《源流》作"哈里哈爾楚"。

合兒出生的子名孛兒只吉歹篾兒干①。孛兒只吉歹篾兒干的妻名忙豁勒真豁阿②。他生的子名脱羅豁勒真

伯顔③。脱羅豁勒真的妻名孛羅黑臣豁阿④。他有一個家奴後生，名孛羅勒歹速牙勒必。又有兩個好騸馬，一個答驛兒馬，一個孛羅馬⑤。脱羅豁勒真生二子，一個名都蛙鎖豁兒⑥，一個名朵奔篾兒干⑦。

①《源流》作"博爾濟吉台墨爾根"。御批《通鑑輯覽》曰：按《元史》以奇渥温為元室之姓，亦非也，元之國姓乃博爾濟錦氏。今以《蒙古源流》訂正。臣文田謹案：監本《元史·本紀》太祖皇帝諱鐵木真，姓奇渥温氏，館臣欽奉聖訓，改定諱特穆津，姓卻特氏，已足以訂明臣之謬。後得《蒙古源流》，始據蒙古自述其宗派，為博爾濟錦，此即"孛兒只吉"之對音。尋《元史》之沿誤，實起於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其於開卷"大元宗室世系"條，"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注云：姓奇渥温氏。此則史臣致誤之由。又《輟耕録》記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既無孛兒只吉，殆由枝派分散之故，因亦無從知"奇渥温"之謬。幸《祕史》猶在，可以溯得姓之由，同文之盛，足與《源流》相證也。 ②《源流》作"蒙郭勒真斡哈屯"。案："哈屯"即《唐書》之"可敦"，譯云夫人也。"忙豁"當即蒙古部族之所由始。 ③《源流》作"都喇勒津巴延"。《元史語解》曰："巴延，福也。謂有福氣之人。" ④《源流》作"博囉克沁郭斡哈屯"。 ⑤《正字通》引《臞仙肘後經》曰："騸，割去勢。"國朝徐編修松《西域水道記》曰："蒙古語博羅，青也。" ⑥《源流》作"多斡索和爾"。 ⑦《源流》作"多博墨爾根"。《輟耕録》作"脱奔咩哩犍"。《元史》從之，即太祖之十一世祖也。

都蛙鎖豁兒獨額中生一隻眼，望見三程遠地的勢物①。

①《黑龍江外紀》曰：圖窪，探路兵也。官遠行察邊，例有圖窪為前導，其精幹者，馬上望之，能測數里外有無泥水，是否當迂路行，亦一長也。圖窪，哨望之謂，切讀成一字乃合。文田案：鎖豁兒，蒙古語一隻眼也。知者，明王瓊《北虜事蹟》曰："嘉靖六年，套虜鎖合兒伯通帥衆一千七百餘騎到花馬池，提督尚書王憲預調官軍擊之，賊遁出。鎖合兒伯通死于陣。鎖合兒，華言一目也"云云。鎖合兒，即"鎖豁兒"之對音矣。勢物即事物。下文卷八有"管的事物"語，京師"勢""事"音近，隨意譯寫也。

《源流》曰：其得名多斡索和爾者，因其印堂中有一隻眼，能視三站之故也。

一日，都蛙鎖豁兒同弟朵奔篾兒干上不兒罕山上去①，都蛙鎖豁兒自那山上望見統格黎名字的河邊有一叢百姓順水行將來②。

①不兒罕山，《源流》作"布爾干噶拉圖納"。《西域水道記》曰："凡山岡，蒙古曰鄂拉，即噶拉之轉也。"　②國朝張文端相國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録》曰："蒙古稱天山曰吞格利。"然則統格黎河謂天河也，《源流》作"通格里克呼魯歡"。彭元瑞本作"統格黎克豁羅罕"。原注："豁羅罕，小河也。"《會典圖説》曰：哈拉河上源曰通克拉河，出右翼左末旗，南流經庫倫南納魁河，折西流經右翼右末旗，北納哈達瑪爾水，南納多拉錫山水。博羅河折北流注鄂爾坤河。

都蛙鎖豁兒説："那一叢起來的百姓裏頭，有一個黑車子，前頭有一個女兒生得好，若是不曾嫁人呵，索與弟朵奔篾兒干為妻。"就教朵奔篾兒干去看了。

朵奔篾兒干到那叢百姓裏頭看了，這女兒名阿蘭豁阿，果然生得好，也不曾嫁人①。

①《輟耕録》作"阿蘭果火"，《元史》從之。《語解》改"阿倫果斡"。《源流》作"阿掄郭斡"。又作"阿隆格斡哈屯"。又作"和蘭郭斡"。《通鑑輯覽》注曰："阿倫郭斡，蒙古語多美之稱。"

那叢百姓是豁里剌兒台篾兒干一家①。當初闊勒巴兒忽真地面的主人②，名巴兒忽歹篾兒干。有一個女兒名巴兒忽真豁阿③，嫁與豁里禿馬敦部落的官人④，名豁里剌兒台篾兒干為妻。在阿里黑兀孫地面，生了這阿蘭豁阿名字的女兒⑤。

①《源流》作"郭哩岱默爾根"。　②《源流》稱"和蘭郭斡"，為高麗察罕汗所獻。蓋以"闊勒"為"高麗"之對音。文田案："闊勒"乃"斡勒"二字

之對音，金源族姓也。《金史·百官志》曰：凡白號之姓，完顏、夾谷、斡勒、光吉剌，皆封金源郡。是"斡勒"為金源之族姓，與"闊勒"對音也。"巴兒忽真"者，後文三卷脱黑脱阿順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真，則其地在今恰克圖之北，順色楞格河北流，瀦為白哈爾湖，此巴兒忽真地之在斡難河源西也。此巴兒忽真既近後文所云之禿馬敦，又有貂鼠、青鼠之產，似今遼東地矣。國朝方式濟《龍沙紀略》曰："枯輪海以南，喀爾喀河以西，巴爾虎地。巴爾虎者，喀爾喀中之一部也。其戍此者闌入俄羅斯境，大軍征俄羅斯來歸，編旗充兵者二百四十人，即以其人為佐領"云云。此"巴兒虎"即"巴兒忽"之對音，地之在斡難河源東者也。《元史本紀》："納真于巴剌忽民家為贅婿"，此即《祕史》之"巴兒忽真"地。然則元氏先代，多有與巴爾忽為婚戚者，厥後海真取海都歸八剌忽之地止焉，率八剌忽及怯谷之民，共立為君，列營帳於八剌合黑河上，跨河為梁，以便往來，是元氏未遷斡難以前，固嘗建庭於此，似即此巴兒忽真矣。《黑龍江外紀》曰：巴爾呼、鄂勒特、皆蒙古也，一作巴爾虎。亦有新舊之別，在齊齊哈爾者，舊巴爾呼也。呼倫貝爾者，新巴爾呼也。新舊巴爾呼相間，而新者盛也。 ③《源流》作"巴喇郭沁郭斡"。 ④"禿馬惕"者，"土默特"之對音。後文十二卷"豁兒赤因禿馬惕女子生得美"，即此部也。洪編修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曰：土默特二旗，在喜峰口東北五百九十里，本古孤竹國，漢置柳城縣，屬遼西郡，為西部都尉治。晉咸康中燕慕容皝改為龍城縣，遂建都，號和龍宮。元魏為營州治。隋復置柳城縣，為遼西郡治。唐為營州都督府治，後為奚所據。遼太祖平奚，置興中府，治興中縣，隸中京道。元降為州，屬大甯路。明初以內附部長為三衛指揮使。自錦義歷廣甯至遼河曰奉甯衛，其後地為蒙古土默特所據，東至楊樓木牧廠，西至喀喇沁右翼，南至盛京邊牆，北至喀爾喀左翼，及敖漢。自喜峰口至京師一千里。國朝方恪敏觀承《松漠草詩》曰：今土默特即明土木，世祀告絶，朝廷擇部內一人，授為都統，以領其衆，居歸化城。 ⑤《源流》作"阿哩克烏遜"。

豁里剌兒台篾兒干起來的緣故，為豁里禿馬敦地面貂鼠青鼠野物[1]，被自火里禁約，不得打捕的上頭煩惱了[2]。聽得不兒罕山野物廣有，全家起來，投奔不兒罕山

的主人名哂赤伯顔，因此就做了豁里剌兒姓③。朵奔篾兒干取了阿闌豁阿為妻的緣故，是這般。

①《後漢書》：夫餘國出貂豽，挹婁出好貂，東沃沮有貂布。《新唐書》曰：黑水靺鞨，土多貂鼠。《五代史》曰：女真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宋葉隆禮《契丹國志》曰：女真國土産青鼠貂鼠。《明一統志》曰：遼東土産貂鼠、青鼠皮，俱東甯衛出。《稗史彙編》曰：契丹貴者披貂裘，以紫黑色為次。國朝吴振臣《甯古塔紀略》曰：飛牙喀，烏稽韃子，其地不産五穀，出魚及貂皮、元狐、黃狐、海螺、黃鼠、灰鼠、水獺。據此則《祕史》所云"青鼠"，似今灰鼠也。　②"自火"猶云"自家"，今京師尚有此語。《龍沙紀略》曰：貂産索倫之東，捕貂以犬，非犬則不得貂。虞者往還，嘗自減其食以飼犬。犬前驅停嗅深草間，即貂穴也。伏伺擒之，或驚竄樹末，則人犬皆息，以待其下。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亦不復戕動，納於囊徐俟其死。人歲輸一於官。《黑龍江外紀》曰：今之貢貂，挹婁貂也。布特哈人歲齎糧入山採捕，利在大雪，故秋即去，春始還，往往難得。説者謂貂見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升木則稍難，然守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時。惟匿石罅中，則無計可施。貂以榛子為糧，畜者多飼鷄肉，性畏人，近之瞠目切齒，聲如鼠，見捕常緣壁走，承塵上，狀如倒挂鳥，其便捷雖猿無以過之也。　③此叙元代阿蘭果火太后外家得姓之由，託始于后父豁里剌兒台也。《輟耕録》：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有郭兒剌思。色目三十一種，有火里剌。二族音俱相近，此殆即蒙古之郭兒剌思一族，若《太祖本紀》言諸部會犍河盟誓來侵者有火魯剌思部，或即色目一枝矣。

阿闌豁阿，朵奔篾兒干取了為妻的後頭，生二子，一個名不古訥台，一個名别勒古訥台①。

①《源流》云：生伯勒格特依、伯衮德依，即二人名字之對音。雖長次互異，而為朵奔篾兒干之子，則與《祕史》相同。惟南村《輟耕録》無此二人，彼云：脱奔哮哩犍妻阿闌果火太后生三子，曰博寒葛、曰博合覩撒里吉、曰始祖孛端叉兒。按之《祕史》皆生於阿闌寡後，而朵奔二子，遂爾闕如。文田案：陶九成元代遺民，明初耆宿，留神掌故，號為淹賅，削彼二難，存兹三絶，豈不以力微皇帝，無復舅家；夏侯銅鍱，虚傳小吏。於是孤

存敔石，代諱空桑，馮身莫溯其丹朱，吞鴕惟知其簡狄。所以沙陀克用，無關射虎之家；離石劉淵，何與豢龍之胄。用是別裁五桂，表燡三珠，察其用心，邈哉其可思也。洎景濂奉敕謀編，稟承不易，沿其限斷，襲彼規繩，直以孛端，方為鼻祖，自茲以上，槩在刪除。然而禰朵奔則亂宗，削阿蘭則無色，於是推原夜寢，鋪述神人。白光飋人於天窗，金色來趨于卧榻，神靈之允，祇有一人；孔懷連枝，强歸異父。此則紛紜無定，首鼠兩端，既乖《祕史》之真，益昧《輟耕》之旨。夫不夫而孕，何解於守貞？妄易其文，尤嫌於武斷。昭代推尋蒙古自述源流，俗雖近于獉狉，事若合於符節。然則祖龍系諜，難舍嬴宗；匈奴傳文，仍追昌意。揆之史例，誰曰不然？且自古帝王，胥由天授，是以姜嫄履敏，劉媼夢神，凡厥靈徵，幾同野合。未聞呱呱后稷，不承帝嚳之家；赫赫漢高，謂匪唐堯之後。彼其疑誤後學，繆亂史裁，論幹蠱而已非，儷闕文而尤妄。所謂秦人不死，誣辭始辨于苻生；蜀老猶存，枉筆方昭於陳壽者也。今並取裁《祕史》，無取宗儀之稗說者焉。

朵奔篾兒干的哥哥都蛙鎖豁兒有四子，同住的中間。都蛙鎖豁兒死了，他的四個孩兒將叔叔朵奔篾兒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離起去了，做了朵兒邊姓。①

①亦作"朵兒別"，乃聲之轉也。《輟耕録》：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有朵里別歹，即此。後文四卷"抹赤別都溫"，是其後也。

在後一日，朵奔篾兒干往脱豁察溫都兒名字的山上捕獸去，于樹林内遇着兀良哈部落的人在那里①。將殺了一個三歲鹿的肋扇肚臟燒着。

①《元史語解》曰："溫都兒，高也。"明何喬遠《名山藏》曰：韃靼北胡也，其地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剌。又曰：兀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昔高辛氏游海濱，過棘成闕遇顓頊之墟樂之，封其子厭越居焉。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元時為大甯路北境。高帝既有天下，東夷遼王、惠甯王、朵顔元帥府各遣使來朝，於是即古會州置大甯都司，封子權為甯王，填之，後置大甯、朵顔、福餘三衛。成祖靖難時將引兵南向，患甯王躡其後，自永平

攻大甯，入之。謀擁甯王燕府中，賜予兀良哈，兀良哈皆喜。成祖行，甯王餞之郊，兀良哈從，一呼皆戰，遂擁甯王西入關。天下既定，盡割大甯地與之，徙甯王南昌。陳仁錫《明世法録》曰：北邊兀良哈，本東胡遺種，其地西連開平，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屬山戎，秦為遼西郡北竟，漢初匈奴冒頓滅東胡，走保烏桓山。至武帝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立郡塞外，伺察匈奴，置護烏桓校尉領之。元魏時號庫莫奚，唐貞觀中内附，置饒樂都督府。咸通後契丹方强，奚舉部役屬。其酋去諸，自别為西夷，而東夷駐琵琶洲。石晉割幽州雁門入契丹，東西奚遂并隸焉。遼城故奚帳地，實以漢户，號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初為北京路總管府，至元中改太甯路，明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置都司於古惠州，領營、興等衛二十餘所，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封子權於大甯為甯王，築大甯、寬河、會州、富峪四城。二十年設行都司，明年，故元宗室遼王阿札失里及朵顔諸酋内附，詔於潢水北兀良哈地，分三衛以居之，曰太甯衛，曰福餘衛，曰朵顔衛。大抵三衛與韃靼同俗，專逐水草，各分地住牧，率以廣甯為界。福餘、太甯頗鄰遼陽開原，而朵顔羣集甯遠迤西境外虹螺山，盡有舊太甯故地。福餘、太甯恒與東虜合，朵顔恒與西虜合，二衛衰，朵顔强盛，後遂稱曰朵顔三衛云。

朵奔篾兒干問他索肉，兀良哈的人將這鹿取下頭皮帶肺子自要了，其餘的肉都與了朵奔篾兒干。

朵奔篾兒干將得的鹿肉馱著回去，路間遇着一個窮乏的人，引着一個兒子行來。朵奔篾兒干問他："你是什麽人？"其人説："我是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我而今窮乏[①]，你那鹿肉將與我，我把這兒子與你去。"

①《輟耕録》：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伯要歹，即"伯牙兀歹"之對音，《源流》作"瑪哈賚"，稱為朵奔篾兒干之連襟。

朵奔篾兒干將鹿一隻後腿的肉與了，將那人的兒子換去，家裏做使喚的了。

朵奔篾兒干死了的後頭，他的妻阿蘭豁阿又生了三

個孩兒。一個名不忽合塔吉①，一個名不合禿撒勒只②，一個名端察兒③。

①即《輟耕録》之"博寒葛"也，《源流》作"布固哈塔吉"。 ②《輟耕録》之"博合覩撒里吉"也。《源流》作"博克多薩勒濟圖"。 ③《輟耕録》作"孛端叉兒"，《源流》作"孛端察爾"。《金史舊國語解》曰："孛端出胚胎也。"《滿洲源流考》曰：按蒙古語稱始祖為勃端察爾。此云胚胎，弟以漢語鼻祖例之，義自可通。《元史·太祖本紀》：阿蘭果火夫亡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卧榻，驚覺，遂有娠，産一子，即孛端叉兒也。《源流》曰：多博墨爾根卒後，阿隆格斡哈屯每夜夢一奇偉男子與之共寢，天將明即去。如是者久之，遂生三子。陳桱《通鑑續編》：阿蘭果火生二子，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叉兒其季也。均與《元史》産一子之説不同，可證《祕史》之説。又明李廷機《大方通鑑》云：阿蘭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一乳三子，長曰孛完合答吉，次曰孛合撒赤，孛端叉兒其季也云云，以為一乳所生，尤為誕妄，又與諸書不合，當以《祕史》為可信焉。

朵奔篾兒干在時生的别勒古訥台、不古訥台兩個兒子，背處説："俺這母親無房親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個兒子，家内獨有馬阿里黑伯牙兀歹家人，莫不是他生的麽道？"説間，他母親知覺了①。

①《元史·后妃傳》曰：成宗卜魯罕皇后伯岳吾氏，駙馬脱里思之女。"伯岳吾"即"伯牙兀"之對音。《源流》曰：有好事者誚之云：從無寡婦生子之理，其夫之連衿瑪哈賚常往來其家，疑即此人。伯勒格依、伯衰德依二人遂疑其母。

春間一日，他母親阿蘭豁阿煮着臖羊，將五個兒子喚來跟前，列坐着，每人與一隻箭幹，教折折，各人都折折了。再將五隻箭幹束在一處，教折折呵，五人輪着，都折不折①。

①《魏書·吐谷渾傳》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二

子，長曰吐谷渾，徙上隴，止抱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以居。吐谷渾死，有子吐延為羌酋所刺，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遂以吐谷渾為氏。死，子碎奚立。死，子視連立。死，弟視羆立。死，子樹洛干幼，弟烏紇題立。死，樹洛干立。死，弟阿豺立。阿豺立，兼并羌氏，地方數千里，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云云。阿蘭用意，闇合曩規矣。《源流》曰：阿掄郭斡哈屯因給伊子箭桿一枝命折之，即折而擲之。旋給五桿命一并折之，竟不能折。

因那般，他母親阿蘭豁阿説："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您兩個兒子疑惑我這三個兒子是誰生的，您疑惑的也是。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門額明處入來，將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裏，去時節隨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説，這般看來，顯是天的兒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後他每做帝王呵，那時纔知道也者①。"

①《源流》曰：其母云："汝等二人，誤聽旁人之言疑我"，因語以夢中情事。且云："爾等此三弟，殆天降之子也。"《元史》既不取三子之説，故《本紀》云：孛端叉兒"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蓋宋濂等撰《元史》，抄變其文。

阿蘭豁阿就教訓着説："您五個兒子，都是我一個肚皮里生的，如恰才五隻箭幹一般。各自一隻呵，任誰容易折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這五隻箭幹束在一處，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①？"住間，他母親阿蘭豁阿歿了。

①《源流》曰：爾兄弟五人，若不相和好，各異其行，即如前一枝箭以勢孤而被傷；若公同而行，即如後五枝箭，勢衆則不能傷之。

母親阿蘭豁阿歿了之後，兄弟五個的家私，別古訥

台、不古訥台、不忽合塔吉、不合禿撒祇四個分了①。見孛端察兒愚弱，不將他做兄弟相待，不曾分與②。

①《元史·太祖紀》曰：阿闌没，諸兄分家貲不及之。 ②《源流》曰：後析産，時僅給勃端察爾有迎鞍短尾銙鬃貉皮馬一匹，外並未給與他物。

孛端察兒見他哥哥每將他不做兄弟相待，説道："我這里住甚麽？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騎着一個青白色斷梁瘡禿尾子的馬，順着斡難河去到巴勒諄阿剌名字的地面裏，結個草庵住了①。

①巴勒諄阿剌，《本紀》作"八里屯阿懶"，《元史語解》改"巴爾圖鄂拉"。"巴爾圖"譯言有虎也。"鄂拉"，蒙古語山也。《西域水道記》曰："回語下山出口曰阿剌。"則"阿剌"山口也。

那般住的時分，孛端察兒見有個雛黄鷹拿住個野鷄，他生計量，拔了幾莖馬尾做個套兒，將黄鷹拿着養了①。

①《本紀》曰：適有蒼鷹搏野獸而食，孛端叉兒以繒機取之，鷹即馴狎。《源流》曰：彼處有一青色鷹攫野鴨而食，結套得鷹，即放之，而食其所獲之野鴨，結一茅廬棲止度日。

孛端察兒因無喫的上頭，見山崖邊狼圍住的野物射殺了，或狼食殘的拾着喫，就養了鷹，如此過了一冬。

到春間，鵝鴨都來了，孛端察兒將他的黄鷹餓着飛放，拿得鵝鴨多了，喫不盡，挂在各枯樹上都臭了①。

①《太祖紀》曰：乃臂鷹獵兔禽以為膳，或闕即繼，似有天相之。《稗史彙編》曰：契丹俗以正月上旬射獵六十日，鑿冰釣魚，冰泮即縱鷹鶻，以捕鵝雁。宋真宗時，晁迥往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聲扁鼓遼泊，驚飛鵝起，乃縱海東青擊之。

都亦連名字的山背後，有一叢百姓順着統格黎河邊

起來，孛端察兒每日間放鷹到這百姓處討馬妳喫，晚間回去草庵子裏宿①。

①《太祖紀》曰：居數月，有民數十家自統急里忽魯之野逐水草來遷，孛端叉兒結茅與之居，出入相資，自此生理稍足。錢詹事大昕《元史攷異》曰："統急里忽魯，《祕史》作統格黎克豁羅罕。豁羅罕者，小河也。"

那百姓問孛端察兒索這黃鷹，他不曾與。兩家也不曾相問名姓，只這般住了。

孛端察兒的哥哥不忽合塔吉後來順着斡難河去尋他①，行到統格黎河邊，遇着那叢百姓，問道："有一個那般人騎着那般馬，有來麼道？"

①《太祖紀》曰：一日仲兄忽思之曰："孛端叉兒獨出而無儕，近者得無凍餒乎？"即自來訪，邀與俱歸。

那百姓說："有個那般的人，那般的馬，與你問的相似，他再有一個黃鷹飛放着，日裏來俺行喫馬妳子，夜間不知那裏宿，但見西北風起時，鵝鴨的翎毛似雪般刮將來，想必在那裏住。如今是他每日來的時分了，你略等候着①。"

①《源流》曰：常於鄂郭爾察克一族人家尋飲奶漿，後其兄伯勒格特依前來尋弟，訪問彼衆，告云："爾弟每日來此飲奶漿，伊將來時，每每下雨，爾姑待之。"語未畢，天無片雲，陣雨忽至，四顧無人，惟孛端察爾自荒郊而來。

略住間，望見一個人來到呵，果然是孛端察兒。他哥哥認得，引將回去了。

孛端察兒點着馬隨他哥哥行間，說道："人的身子有頭呵好，衣裳有領呵好。"說了，他哥哥不答應他。

孛端察兒再將前頭的言語說了兩遍，他哥哥纔說：

"你兩三遍的言語,只是這般説,意思裏如何?"

孛端察兒回説:"恰纔統格黎河邊①,那一叢百姓,無個頭腦管束,大小都一般,容易取有,俺可以擄他②。"

①《源流》稱其地為"鄂郭爾察克"。 ②《太祖紀》曰:孛端叉兒中路謂其兄曰:"統急里忽魯之民,無所屬附,若臨之以兵,可服也。"兄以為然。

他哥哥説:"既是這般呵,到家裏去,哥哥弟兄每商量着却來擄他。"到家裏,兄弟每商量了,教孛端察兒做頭哨①。

①《太祖紀》曰:至家即選壯士,令孛端叉兒帥之前行,果盡降之。

孛端察兒哨到那裏,將他一個懷孕的婦人拏住問他:"你是甚麼人氏?"有那婦人回道:"我是札兒赤兀惕阿當罕兀良哈真的人氏①。"

①《祕史》凡稱"惕"稱"歹",皆部族之通名,若今稱"土伯特"、"唐古特"、"額魯特"、"土爾扈特"也。"特""惕"同音,今昔異用耳。此與者勒篾同族,皆兀良哈人,而札兒赤兀氏,其祖名阿當,曾為一部之主,故曰阿當罕。

那其餘百姓,他兄弟五個都擄將回來了。因這般,頭口也有,茶飯使喚的都有了。

那懷孕的婦人,孛端察兒將他做了妻①。生了一個兒子,名字喚作札只剌歹②。後來札答剌的人氏,他便是他祖③。那札只剌歹的兒子名土古兀歹,土古兀歹的兒子名不里不勒赤魯,不里不勒赤魯的兒子名合剌合答安,合剌合答安的兒子名札木合④。就做了札答闌姓氏⑤。

①《源流》曰:招服鄂郭爾察克人衆内一懷孕婦人,孛端察爾娶為妻室,名曰勃端哈屯。 ②《源流》曰:布丹哈屯貌美,前所孕之子名斡齊爾臺。 ③見於《祕史》者,如札木合、札木勒、合勒忽,皆其後也。 ④即他

日與太祖為友，後為太祖所殺者也。 ⑤札答闌氏，以札只剌歹之名為氏，非因札木合也。蓋"闌"與"剌"聲轉，祇一姓，非有二族也。

那婦人，孛端察兒跟前再生一個兒子，名巴阿里歹，後來做了巴阿鄰人氏的祖①。

①"巴阿鄰"即"巴阿里"，因聲轉故譯字異文。如"脱斡鄰"或作"脱斡里"，皆聲轉也。《輟耕録》：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有八憐，即此文巴阿鄰。九卷以納牙為巴阿里種，即此姓。後文豁赤兀孫老人闊闊搠思，皆其後裔矣。

那巴阿里歹的兒子名赤都忽勒孛闊，赤都忽勒孛闊娶的妻多，兒子多生了，因此上做了箇年巴阿鄰姓氏。别勒古訥台做了别勒古訥惕姓氏，不古訥台做了不古訥兀惕姓氏，不忽合塔吉做了合塔斤姓氏①。不忽禿撒勒只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孛端察兒做了孛兒只斤姓氏②。

①後文四卷偷太祖韁繩，八卷從札木合處來降，皆此部族也。《輟耕録》：蒙古七十二種姓氏，有合忒乞，蓋即"合塔斤"矣。 ②《源流》作"博爾濟錦"，即"孛兒只斤"之對音也。説詳上。

孛端察兒又自取了個妻，生了個兒子，名把林失亦剌禿合必赤①。那合必赤的母從嫁來的婦人，孛端察兒做了妾，生了個兒子，名沼兀列歹②。孛端察兒在時，將他做兒，祭祀時同祭祀有來③。

①《輟耕録》作"八林昔黑剌禿合必畜"。《元史·本紀》及《表》從之。《源流》曰：布丹察爾既娶布丹哈屯，將伊所生之子命名為巴噶哩台汗之後裔哈必齊巴圖爾。 ②《太祖紀》：族人有照列部。蓋即出於沼兀列歹。 ③"有來"者，結束之詞，今京師有此語。

孛端察兒歿了後，把林失亦剌禿合必赤①將沼兀列歹不做兄弟相待，説道："在家常川有阿當合兀良合歹人氏的人往來，莫敢是他的兒子。"祭祀時逐出去了②。後來

做了沼兀列亦惕姓氏③。

①《本紀》曰：孛端察兒歿了，八林昔黑剌禿合必畜嗣。 ②"阿當合"即前文"阿當罕"之對音。"兀良合歹"即兀良合真種族。蓋孛端察兒懷孕婦人之外，家常有人往來，故以此疑之。 ③後文七卷有"合里兀答兒"，其後也。《元史世系表》曰：十祖世系録曰：孛端察爾收騰格哩呼喇人氏民户時，嘗得一懷妊婦人曰插只來，納之，其所生遺腹兒，因其母名曰插只來，自後别為一種，亦號達靼。以非始祖親子，故不列之世表。今按："插只來"即"札只剌歹"之對音，是沼兀列氏非他族，而他族反在札答剌氏也。

合必赤的子名篾年土敦①。篾年土敦生子七人②，一名合赤曲魯克③，一名合臣，一名合赤兀，一名合出剌，一名合赤温，一名合闌歹，一名納臣把阿禿兒④。

①《元史·本紀》曰：合必畜生子曰咩撚篤敦。《世系表》作"咩歷篤敦"。《輟耕録》作"咩麻篤敦。"《源流》作"瑪合圖丹"。又於其上增一代曰伯格爾巴圖爾。是以篾年土敦為合必赤之孫，非合必赤之子矣。與《元史》亦不合。 ②上文云赤都忽勒孛闊兒子多，因此做了篾年巴阿鄰姓氏，然則"篾年"者，蒙古語多子也。《元史·本紀》曰：咩撚篤敦莫拏倫生七子而寡。 ③《輟耕録》叙元宗室世系，咩麻篤敦七子，長曰既拏篤兒罕，次某，三某，四某，五某，六某，七曰納真既拏篤兒罕，生海都。是"既拏篤兒罕""即"合赤曲魯克"也。《源流》作"哈齊庫魯克。" ④納臣，《元史·本紀》作"納真"。《世系表》曰：納真，今兀察兀禿其子孫也。據史，此七子惟納真為賢。

合赤曲魯克的子名海都，海都的母名那莫侖①。合臣的子名那牙吉歹②，那牙吉歹因他性兒好裝官人模樣就做了那牙勤姓氏③。合赤兀的子名巴魯剌台④，因他生的身子大吃茶飯猛的上頭，就做了巴魯剌思姓氏⑤。合出剌的子，也吃茶飯猛，唤做大巴魯剌、小巴魯剌⑥、額兒點圖巴魯剌、脱朵延巴魯剌，將這四個名就做了姓氏。合闌歹

的兒子爭粥飯無上下，因此就做了不答安惕姓氏。合赤溫的兒子名阿答兒乞歹，兄弟中間好間諜，就做了阿答兒斤姓氏⑦。納臣把阿禿兒生二子，一名兀魯兀歹⑧，一名忙忽台⑨，就做兀魯兀惕、忙忽惕二姓氏⑩。納臣把阿禿兒自娶的婦人，又生二子，一名失主兀歹，一名朵豁剌歹。

①《元史紀》作"莫拏倫"。又以為咩撚篤敦之妻，則是"莫拏倫"乃海都之祖母，非母也，相差一代。《源流》無海都，直云"瑪哈圖丹生哈齊庫魯克，哈齊庫魯克生星和爾多克新"，是伯升豁兒多黑申乃合赤曲魯克之子，非合赤曲魯克之孫也，亦差一代。或因押剌伊而之難，譜諜散佚，得諸記憶，致茲訛異。 ②《輟耕録》：蒙古氏族有那牙乞台，當出於那牙吉歹。 ③後文四卷有那牙乞人名種篩。 ④《輟耕録》：蒙古氏族有八魯剌忽。 ⑤今國朝有勇號之錫，名曰巴圖爾，又稱巴圖魯，解云"好漢子"，即此"巴魯剌"之謂也。《元文類·張士觀駙馬昌王阿失碑》曰："霸突譯云驍勇也。"又《馬祖常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碑》曰："八都兒者，華言猛士也。"《元史·兵志》曰：勇敢無敵之士曰拔突、巴圖。"拔突"、"霸突"、"八都"皆一聲之轉，其專指啖茶飯猛，則時人謔辭，猶俗云"酒囊飯袋"，虚有其表也。 ⑥《輟耕録》叙元世系，以大八魯剌斯出於葛忽剌急里怛，小八魯剌斯出於合産，兩人皆敦必乃之子，即《祕史》之屯必乃薛禪也，與《祕史》不同。 ⑦《輟耕録》：蒙古氏族有阿大里吉歹，阿塔里吉歹，阿塔力吉歹，皆出於此。 ⑧兀魯兀歹，今之額魯特種，疑其後也。近阿勒坦山及伊黎、哈薩克處皆有之。《輟耕録》云：今兀察兀脱，即納真子孫也。所載元人氏族，蒙古七十二種，有曰兀魯兀，曰兀羅歹，曰兀魯歹，皆此一姓所分也。《元史·朮赤台傳》曰：其先剌真八都以材武雄諸部，生子曰兀魯兀台，曰忙兀，與札剌兒、宏吉剌、亦乞列思等五人，當開創之先，協贊大業。 ⑨"忙忽"即"蒙古"二字之對音。《輟耕録》：蒙古七十二種有忙兀歹，又有忙古歹，皆此一姓也。《元史·畏答兒傳》曰：其先剌真八都兒有二子，次名忙兀，始別為忙兀氏。"剌真"即"納臣"也，"八都"即"把阿禿"矣。 ⑩元人之得天下，多得于兀魯兀、蒙古二部族之力居多。兀魯兀惕，其著於《祕史》者，有主兒扯歹、忙忽惕。其著於《祕史》者，

有哲台，有多豁勒忽，有忽亦勒答兒，皆此族也。《蒙韃備録》曰：韃國所鄰，前有糾部，左右有沙陀等部為患，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天會間，亦嘗擾金虜，金虜嘗與之戰。

海都生三子，一名伯升豁兒多黑申①，一名察剌孩領忽②，一名抄真豁兒帖該③。伯升豁兒多黑申生了一子，名屯必乃薛禪④。察剌孩領忽生子名想昆必勒格⑤。想昆必勒格生子名俺巴孩，就做了泰亦赤兀惕姓氏⑥。察剌孩領忽收嫂為妻⑦，又生一子，名别速台，就做了别速惕姓氏⑧。抄真斡兒帖該⑨生子六人，一名斡羅納兒，一名晃豁壇⑩，一名阿魯剌惕⑪，一名雪你惕，一名合卜禿兒合忽，一名格泥格思，就做了這六等姓氏⑫。

①《元史本紀》作"拜姓忽兒"。《源流》作"星和爾多克新"。《世系表》及《輟耕録》作"拜住忽兒"。"住"字不對音，當是"生"字或"性"字之訛。 ②《輟耕録》作"察剌罕甯兒"。 ③《輟耕録》作"獠忽真兀禿迭葛"。 ④《本紀》及《表》作"敦必乃"。《輟耕録》作"敦必乃直孛斯"。《源流》作"託木巴該徹辰"。《元史·畏答兒傳》曰："薛禪者，聰明之謂也"。

⑤"想昆"即《遼史》之"詳穩"。《語解》作"詳衮"，謂辦事官。後文王罕之子亦號桑昆，則"想昆"、"桑昆"皆同音也。《遼史》有"諸乾詳衮"一員，從五品，掌守戍邊堡。《金史·世紀》曰：遼太祖命穆宗為詳穩。又《金史·百官志》曰：鎮撫邊民之官曰禿里烏魯國。其下有詳穩。 ⑥《太祖本紀》作"咸補海罕"。即"俺巴孩"之轉音也。泰亦赤兀惕，《本紀》稱族人泰赤烏部者是也。"泰亦赤"者，"台吉"之合音，猶云太子也。"兀惕"者，猶云種類也。 ⑦《輟耕録》曰：即收兄拜住忽兒妻。《漢書·匈奴傳》曰：匈奴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明岷峨山人《譯語》曰：胡俗，婦喪夫，其家男子即收為妻妾，父子兄弟不論也。他適則人笑其不能瞻其婦。

⑧《輟耕録》：蒙古氏族有别速歹。後文有巴剌合赤，有迭該，有窟出沽兒，皆其後也。 ⑨"斡"字上文作"豁"，同音字也。《輟耕録》曰：獠忽真兀禿迭葛，今昔即兀剌其子孫也。 ⑩《輟耕録》：蒙古氏族有晃忽攤，又

有晃兀攧，皆對音字也。⑪《輟耕録》有阿剌剌，又有阿兒剌歹。⑫後文之"只兒豁安"，則斡羅訥氏後也。若察阿合、若蒙力克、若雪亦客禿、若速客該者温、若捏兀歹、若察合安不洼，則晃豁壇後也。若斡歌連，則阿魯剌後也。若忽難，則格泥格思後也。

屯必乃薛禪生二子，一名合不合勒罕①，一名撏薛赤列。撏薛赤列的子不勒帖出把阿禿兒。合不勒生七子②：一名斡勤巴兒合③，一名把兒壇把阿禿兒④，一名忽禿黑禿蒙古兒⑤，一名忽圖剌合罕⑥，一名忽闌⑦，一名合答安⑧，一名脱朵延斡惕赤斤⑨。

①《本紀》作"葛不律寒"。即太祖之曾祖也。《輟耕録》、《世系表》曰：敦必乃六子，曰葛木虎，今那哈合兒其子孫也。曰葛忽剌急里怛，今大八魯剌斯其子孫也。曰合産，今小八魯剌斯其子孫也。曰哈剌歹，今博歹阿替其子孫也。曰葛赤渾，今阿答里急其子孫也。曰葛不律，生七子，云云。所云"葛不律"與《元史》合，餘六子均與《祕史》不合。 ②《源流》作"哈布勒汗"。 ③《輟耕録》作"寔八斤八剌哈哈"。又曰："今岳斯斤其子孫也。"《世系表》曰："寔斤八剌哈哈，今岳里斤。" ④《本紀》作"八哩丹"。《表》及《輟耕録》作"八里丹"。太祖之祖也。《源流》作"巴爾達木巴圖爾"。《元史·兵志》曰："忠勇之士曰霸都魯。"按："把阿禿兒"、"巴圖爾"即"霸都魯"對音。 ⑤後文第四卷序太祖世次作"忽禿黑禿蒙列兒。"《輟耕録》作"忽都魯咩聶兒"。今案："咩聶兒"、與"蒙列兒"音較合，則"古"字為傳寫之訛。 ⑥《輟耕録》作"忽魯剌罕"。 ⑦《輟耕録》作"急闌八都兒。" ⑧《輟耕録》作"合丹八都兒。" ⑨《元史》作"脱端。"《輟耕録》作"掇端斡赤斤。"其稱"斡赤斤"者，本書凡數見之，皆以少子蒙此稱，疑當時蒙古語"小王子"為"斡赤斤"也。

斡勤巴兒合黑的子，名忽禿黑禿主兒乞①。忽禿黑禿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别乞②，一名台出③，他每做了主兒乞姓氏④。

①巴兒合黑，史作"八剌合。"《滿洲源流考》曰："《新唐書》：渤海俗

謂王曰可毒夫。"按蒙古語謂"福"曰"呼圖克",唐古特語謂"再來人"曰"胡土克圖",元時曾用為帝號。則"可毒夫",或即"胡土克圖"之譯音,展轉傳訛,則"忽禿黑禿"乃"胡土克圖"之對音,無可疑也。主兒乞,以後文四卷考之,乃"無敵"之稱。 ②別乞,猶今回部之"伯克"也。薛扯,《元史》作"薛徹。" ③《太祖紀》曰:昔者吾國無主,以薛徹、大丑二人,實我伯祖八剌哈之裔。大丑即台出也。又《畏答兒傳》曰:時太畴强盛,其兄畏翼率屬歸之,畏答兒力止不聽,追之又不肯還,畏答兒乃還事太祖。所云"太畴",即"大丑"之對音。 ④主兒乞氏後為太祖所滅。然《輟耕録》:蒙古氏族七十二種,尚有术里乞及术里歹,皆"主兒乞"對音字也,則猶有存矣。

把兒壇把阿禿兒生四子,一名忙格禿乞顏[1],一名捏坤太子[2],一名也速該把阿禿兒[3],一名答里台斡惕赤斤[4]。忽禿黑禿蒙古兒生一子,名不里孛闊[5]。于斡難河邊筵會時,將太祖的弟别勒古台的肩甲砍破的便是這不里孛闊[6]。

①《元史表》及《輟耕録》作"蒙哥睹黑顔。"《源流》作"孟格圖徹辰。" ②《元史表》及《輟耕録》作"聶昆大司。"《源流》作"納袞泰實。" ③《元史紀》作"也速該",即元太祖之父烈祖神元皇帝也。《源流》作"伊蘇凱巴圖爾。" ④《輟耕録》作"答里真"。答里真子曰火納耶耶,生小哥王及甯王闊闊出,闊闊出生也里干王。《源流》作"達哩岱謂濟錦。" ⑤《元史本紀》作"播里。"後文四卷又作"不里孛可。" ⑥事見後文四卷。别勒古台,《紀》作"别里古台。"案:"孛闊"及"孛可"與前文"别克",皆音義相同。《金史·百官志》曰:諸謀克從五品,掌撫輯軍户,訓練武藝。疑"謀克"急讀亦即"别克"同音矣。

忽圖剌合罕生三子,一名拙赤[1],一名吉兒馬兀,一名阿勒壇[2]。忽闌把阿禿兒的子也客扯連[3]有兩個奴婢,一名把歹[4],一名乞失黎黑[5]。後來到太祖時都教做了答剌兒罕官人[6]。惟合答安、脱朵延兩個無子嗣[7]。

①後文太祖長子亦曰拙赤，則"拙赤"者，猶云"大太子"也。 ②阿勒壇，《本紀》作"按彈"。 ③按後文六卷以也客扯連為塔塔兒種人，若以譜系考之，則也客扯連乃烈祖之從兄弟也，豈"塔塔"之與"達達"本非兩種乎？ ④後文六卷所稱放馬人巴歹，即其人也。 ⑤《太祖紀》作"乞力失"，當作"乞失力。"蓋《本紀》多采《皇元聖武親征記》，此書鈔録脱落顛倒，不一而足。惟《元史·哈剌哈孫列傳》作"啟昔禮"，可證其當作"乞失力"也。 ⑥哈剌哈孫，《列傳》云："擢為千户，賜號答剌罕。"《元文類》有劉敏中丞相《順德王忠獻王哈剌哈孫碑》曰："曾祖啟昔禮，贈推忠佐命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武，重厚，有英才，遇太祖皇帝於飛龍見躍之際，知可汗將襲之，趣告帝為備。果至，我兵縱擊，大敗之。以功擢千户，賜號答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帝謂侍臣：'彼家不讖天意，故來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為自在答剌罕矣。'因賜御帳什器，及宴飲樂節，如宗王儀。"《元史·哈剌哈孫傳》記啟昔禮事，較此為簡，所云"可汗"，即《祕史》王罕名脱斡璘者也。馬祖常《太平王燕帖木兒碑》曰："答剌罕，華言世貸之也。" ⑦脱朵延，他日之棄太祖歸泰赤烏部者。

衆達達百姓①，合不勒皇帝管着來②。合不勒皇帝雖有七個兒子，都不曾委付，卻教想昆必勒格的孩兒俺巴孩管了③。

①宋黄震《古今紀要逸編》曰：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混同江者曰女真，其居陰山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者曰熟韃靼，其遠於漢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皆事女真。黑韃靼至忒没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真東北，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并其名號，稱大蒙古國。文田案：《祕史》有稱"塔塔兒"者，有稱"達達"者，"達達"即"韃靼"，大率克魯連河以東為金人地，則稱塔塔；克魯連河以西，色楞格河以東，為元人地，則稱達達也。宋孟珙《蒙韃備録》曰：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别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靼者，顔貌稍細；所謂生韃靼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為，但知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

黑韃靼也。大抵韃人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寸，其面横闊，而上下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鬚絶少，形狀頗醜，惟今韃主忒没真人物雄壯，所以異也。 ②《蒙韃備録》曰：韃國所鄰，前有乣族，左右乃沙沱等部。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僞天會間，亦嘗擾金虜為患。金虜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云云。按此，知蒙古斯國，即《祕史》合不勒稱汗事，蓋當金太宗、熙宗兩主天會間也。《録》又引李大諒《征蒙記》曰：蒙人嘗改元天會，自稱太祖元明皇帝。珙嘗討究於彼，開蒙已殘滅久矣。云云。案：孟珙著書以辛巳為今年，計當宋甯宗嘉定十四年，金甯宗興定五年，而元太祖改元之十九年也。諸書叙蒙古改元天興，在熙宗皇統七年，而蒙人改元稱帝，早已在前殘滅，則"天興"一號，即是合不勒無可疑者。又案：宋岳珂《桯史》亦引李大諒《征蒙記》，以證兀朮之封梁，則李大諒作《征蒙記》，在高宗紹興年間，其去元世祖滅宋，殆及百年，知合不勒與俺巴孩事皆在南渡時。蓋金源南伐之日，螳螂捕蟬，不知黄雀之在後，而西北邊防空缺，遂有蒙人起而為卧榻之鼾也。然是時金人尚强，故能滅蒙古，虜俺巴孩，中隔數十年，始有元太祖之事。 ③想昆必勒格，乃合不勒之從叔，俺巴孩與合不勒為再從兄弟，與之共曾祖海都者也。案《本紀》：葛不律寒歿，子八哩丹嗣。八哩丹歿，子也速該嗣。史所云"葛不律寒"，即此文之"合不勒罕"也，以此文考之，合不勒罕七子，其二把兒壇，其四忽圖剌。合不勒歿，舍其七子不立而立從弟俺巴孩，《本紀》稱為"咸補海罕"者也。咸補海罕為金人所虜，衆立忽圖剌合罕。《元紀》所謂金殺帝宗親咸補海罕，帝欲復仇。即補叙其事也。雖烈祖有救王罕事，然烈祖本未為罕，故稱把阿禿兒，與今所謂巴圖魯者相同，既非稱罕，亦未嗣位也。《本紀》以也速該為嗣位者，明代撰《元史》者之誤也，當以《祕史》為信。

捕魚兒海子①，闊連海子②，兩個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③。那河邊住的塔塔兒一種人④，俺巴孩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塔塔兒人拿了，送與大金家⑤。俺巴孩去時別速歹氏巴剌合赤名字的人説將回去⑥。説道："你對合不勒皇帝的七個兒子中間的忽圖剌根前，並我的十個兒子内的合答安太子根前説⑦，我是衆百姓的主人，為

親送女兒上頭，被人拿了。今後以我為戒，你每將五個指甲磨盡，便壞了十個指頭，也與我每報仇。”

①今蒙古喀爾喀部克魯倫河所匯之澤，《水道提綱》謂之布伊爾湖，亦謂之布育里鄂模者也，今名貝爾池，明人稱為捕魚兒海。葉向高《四裔考》曰：洪武二十一年夏，永昌侯藍玉為征虜大將軍，率兵由大甯進至慶州，聞虜主脱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亟薄之。虜不意師至，大驚，遁去。即其地也。國朝西清《黑龍江外紀》曰：貝爾池亦作布雨爾池，國語“布雨”二字切讀成“貝”，故並存之。古名捕魚兒海，方數百里，亦產鹽，在烏拉總管處西南三百五十里，蒙古境内之喀爾喀河是其源，北流為烏爾孫河，則呼倫池水之所會也。案：“烏爾孫”即下文“元兒失温”之對音，“布雨兒”即“捕魚兒”之對音也。 ②明金幼孜《北征録》曰：永樂八年六月初二日午，經闊灤灤海子，上令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隄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無畔岸，遥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斡難斛朐七河注其中，故大也。”《水道提綱》曰：枯倫湖，即古俱倫泊，亦曰闊灤海子者也，今名呼倫池。《黑龍江外紀》曰：呼倫池，古名俱輪泊，《唐書》：室韋西有烏素固部，當俱輪泊之西是也。明謂闊欒海子，源出懇特山陽，東流為克勒倫河，古名斛朐河，至黑龍江烏拉總管駐處之西二百五十里，會烏爾孫河之水，匯為池，方數百里，產五色鹽，不煮可食。 ③今喀爾喀河源出蒙古特爾根山，流入貝爾池，又從貝爾池東出為鄂爾順河。《水道提綱》謂之烏順河，《黑龍江外紀》作“烏爾孫”河。兀兒失温，即“烏順”，與“鄂爾順”、“烏爾孫”，皆對音也。 ④《輟耕録》：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塔塔歹，有塔塔兒，均即此也。今地圖，塔里泊之南有卡倫，名哲格勒圖，是其地也。“塔里”即“塔塔里”，此泊以塔塔兒得名矣，元時本亦名答兒海子。《特薛禪列傳》曰：至元七年，斡羅陳萬户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請于朝曰：“本藩所受農土，在上都東北三百里答兒海，實駐夏之地，可建城邑以居。”帝從之，遂名其城為應昌府，二十二年改為應昌路，大德元年名其城為全甯路。 ⑤此金世宗大定間事也。《金史本紀》曰：金之先出靺鞨氏，本號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開元中，置黑水府，其後渤海盛强，黑水役屬之。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黑水屬於契

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在北者，號生女直。金之始祖諱函普，生二男，長烏魯，次斡魯，烏魯子跋海，跋海子綏可，綏可子石魯，石魯子烏古迺，自始祖至此六世矣。第二子是為世祖劾里鉢，卒，母弟肅宗頗剌淑襲；卒，母弟穆宗英格襲；卒，兄子烏雅舒襲；卒，世祖第二子阿骨打襲，為都勃極烈。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即皇帝位，上曰："遼以鑌鐵為號，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於是國號大金。《蒙韃備録》曰：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謡言云：韃靼去，趕得官家没處去。葛酋雍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為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剿之，每三歲遣兵嚮北剿殺，謂之減丁，迄今中原盡能記之。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偽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云云。按孟珙所稱，則倘巴孩所以被拿送與金人者，乃是減丁之故也。 ⑥别速氏，出於海都孫别速台。 ⑦按：合不勒是時稱罕耳，此以漢語譯之，非其實，忽圖剌者，合不勒之第四子，阿勒壇之父，太祖從父行也。忽圖剌第六子亦名合答安，故以"我子"别之。

那時太祖的父也速該把阿禿兒在斡難河放鷹①，見篾兒乞氏的人②名也客赤列都，于斡勒忽訥氏行取的妻引將來③。也速該把阿禿兒望見，那婦人生得有顔色，隨即走回家，去引他哥哥捏坤太子、弟答里台斡惕赤斤來了。

①案《契丹國志》：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冰泮即縱鷹鶻以捕鵝雁。泊多野鵝鴨，遶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 ②篾兒乞氏，達達之一種，居於鄂勒昆河、色楞格河之間。《元史·太祖紀》作"篾里乞"部。《元史語解》、《通鑒輯覽》均改作"默爾奇斯"。虞集撰《句容郡王世績碑》作"篾乞思"。《輟耕録》：蒙古氏族有"滅里吉歹"，又有"滅里吉"，均此種類也。 ③也客赤列都，《源流》作"伊克齊埒圖。"斡勒忽訥，《源流》作"鄂勒郭訥特"，塔塔兒之一種也，近捕魚兒海子喀爾喀河而居。

他兄弟每來到時，也客赤列都見了恐懼，即便打著馬，走過了一個嶺，轉過了一個山嘴，回來到他妻車子根

前。其妻説:"那三個人的顔色好生不善,必害了你性命,你快走去。你若有性命呵,似我這般婦人有也者。你想我呵,再取的婦人就唤做我的名字者。"説了,就脱下衫兒與他做記念。也客赤列都於馬上方纔接得衫兒,見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來了,即便打著馬,逆著斡難河走了。

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隨後趕也客赤列都。過了七個山岡,趕不上,回來了,將那婦人裹將去。也速該牽着車子,捏坤太子引路,答里台傍着車轅行。那婦人名訶額伦,哭着説:"我的丈夫頭髮不曾被風吹,肚腹不曾忍餓,如今走去呵,怎生般艱難?"哭的聲將斡難河的水並川裏林木都振動了。答里台斡勒赤斤對那婦人説:"你丈夫嶺過得多了,水也渡得多了,你哭呵他也不回頭,蹤迹尋呵也不得見了。你住聲,休要哭。"因此上將回去與也速該把阿禿兒做了妻①。

①為塔塔兒毒死烈祖及篾兒乞奪太祖后孛兒帖張本。

因俺巴孩合罕被拿時,將合答安、忽圖剌兩個的名字提説來上頭,衆達達泰亦赤兀百姓每①,於豁兒納川地面聚會着,②將忽圖剌做了皇帝,就於大樹下做筵席,衆達達百姓喜歡,繞這樹跳躍,將地面踐踏成深溝了③。

①《太祖紀》作族人"泰赤烏"部,《源流》作"岱齊郭特。"明鄭曉《吾學編》曰:韃靼,北胡也。即夏獯鬻,周玁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漢時匈奴最强,匈奴弱而烏桓遂盛。漢末鮮卑滅烏桓,鮮卑既衰,蠕蠕强大,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突厥,五代及宋,契丹為盛。女真滅契丹,號金,侵中國,稱皇帝。其别小部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有分地云云。據此,則太赤烏亦蒙古一部落,克列即本書後文之王罕也。 ②即活兒活河也。《水道提綱》曰:枯倫河,有烏里順河,自布伊

爾湖會喀爾喀河諸水來會。喀爾喀河出阿魯他拉奇嶺西麓，合三源西南流，有活爾活河自南來會，折西北流，曰喀爾喀河。 ③後文九卷稱此樹為翮霧樹，蓋又即三卷札木合所居之翮霧樹也。

忽圖剌做了皇帝，同合答安太子往塔塔兒處報仇。行了，與闊湍巴剌合、札里不花兩人厮殺十三次，不曾報得仇①。

①《蒙韃備録》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為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擄掠住於金國者。且其國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禮幣而遣之，亦不令入境。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云云，以孟珙著書在辛巳年計之，則忽圖剌稱罕在寧宗嘉泰二年以前。

與塔塔兒厮殺時，也速該把阿禿兒將他帖木真兀格、豁里不花等擄來。那時也速該把阿禿兒的妻訶額倫正懷孕，於斡難河邊迭里温孛勒答黑山下，生了太祖①。太祖生時，右手握着髀石般一塊血，生了②。因擄將帖木真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真③。

①迭里温孛答，《元史》作"跌里温盤陀。"《朔方備乘》曰：敖嫩河東流，集爾渾河自北來入之。集爾渾河出卡倫外巴彦珠爾克山，南流逕集爾渾卡倫東，云云。"集爾渾"似即"迭里温"之對音。"盤陀"譯言山也，"孛答"與"盤陀"為對音字矣。 ②《蒙韃備録》曰：韃主忒没真乃舊牌子頭結婁之子。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髀石所以擊兔。詳見後文三卷。 ③《元史本紀》作"鐵木真"。《語解》改作"特穆津"，謂鐵之最精者也。《本紀》曰：烈祖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蒙韃備録》曰：今成吉思皇帝甲戌生，所傳忒没真乃小名爾，初無姓氏，亦無名諱。

訶額倫生了四個兒子，一名帖木真，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温，一名帖木格。一個女兒，名帖木倫①。帖木真九歲時，合撒兒七歲，合赤温五歲，帖木格三歲，帖木倫女子

正在摇車内有來②。

①合撒兒,《源流》作"哈薩爾"。帖木格,後文每稱曰"斡赤斤",譯言少子也。 ②《蒙韃備録》曰:成吉思皇帝以甲戌生,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帝陣亡,二皇帝名便古得那,三皇帝名忒没葛真。案:"忒没葛真"即"帖木格"。便古得那,當即"别勒古台"。大皇帝似即合撒兒,後文八卷"札木合"稱為"拙赤合撒兒","拙赤"即大太子也。《輟耕録》曰:烈祖諱也速該,生太祖皇帝。又生淵王搠只哈撒兒,又生濟王哈赤温,又生鐵木哥斡赤國王,即斡真那顔,又生廣寧王别里古台,即孛魯古歹。《元史·宗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搠只哈兒,三哈準大王,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斡嗔那顔者也。五别里古台王。案:哈準,即合赤温,而無别克帖兒,所云陣亡或指此。邵學士遠平《元史類編》曰:烈祖女帖木侖,適孛秃亦乞列氏。孛秃善騎射,太祖初嘗遣术兒徹丹出使,過也兒古納河,孛秃知之,會日暮,止宿,殺羊為食,復假以良騎。术兒徹丹歸,具以告,太祖大喜,妻以皇妹。孛秃有馬三千,請以半為聘。皇妹號昌國大長主,薨,太祖復以皇女火臣别吉為繼。國朝吴栻臣《甯古塔紀略》曰:"生子滿月下摇車,如吾鄉之摇籃,其制以篩板圈做兩頭,每頭兩孔,以長皮條穿孔内,外用彩畫,并懸響鈴之類,内墊薄板,懸於梁上,離地三四尺。用帶縛定小兒,使不得動,哭則乳之,不已則摇之,口念"巴不力"如吾鄉之"嗄喏喏"也。

帖木真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他引往母舅斡勒忽訥氏處索女兒,與帖木真做妻。到扯克撒兒、赤忽兒古名字的兩山間①,遇着翁吉剌氏人德薛禪②。

①兩山在克魯倫河之旁,岷峨山人《譯語》曰:元還朔漠,一傳愛猷識里達臘,再傳脱古思帖木兒,為也速迭兒所弑。洪武中,天兵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又曰:撒撒兒山,洪武中總兵官周興征胡,自兀者河追至此山下云云,即此扯克撒兒山矣。 ②《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有昂吉澤,即翁吉剌也。事物異名,鴛鴦,蒙古語曰"昂急兒",蓋其地有鴛鴦湖。蒙古語名昂吉兒淖爾,居其地之人,因以"翁吉剌"三字為姓氏也。《元史紀傳》作"宏吉剌"氏。薛禪,《源流》作"岱徹辰","徹辰"即

"薛禪"對音,元黃溍《文獻集·別里哥帖穆爾神道碑》曰:"薛禪者,華言大賢也。"《木華黎傳》:薛禪,華言大賢也。又《畏答兒傳》曰:薛禪者,聰明之謂也。《輟耕録》:蒙古氏族有貧吉剌歹,有貧吉歹,又有永吉列思,皆翁吉剌氏也。《特薛禪傳》曰:特薛禪姓孛思忽兒。初,弘吉剌氏孛思忽兒世居朔漠,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薛禪,故兼稱曰特薛禪。女曰孛兒台,太祖光獻翼聖皇后。子按陳從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戰,賜號國舅按陳那顔,賜銀印,封河西王。《蒙韃備録》曰:拙赤那邪兒封尚書,今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下亦有騎軍。

德薛禪問説:"也速該親家你往那里去①?"也速該説:"我往這兒子母舅斡勒忽訥氏索女子去。"德薛禪説:"你這兒子眼明面光有,我昨夜夢見一個白海青②,兩手拏着日月,飛來我手上立。我對人説:'日月但曾眼見,如今這白海青拏日月來到我手上,必然好。'也速該親家,原來你今日將這兒子來,應了我的夢,必是你乞顔人的吉兆③。

①是時未為親家,此史氏追叙之詞。 ②《契丹國志》曰: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東海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鷺,爪白者尤以為異。《北盟會編》曰:海東青者,出五國之東,每歲發甲馬千餘人,即東海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鬬而後得。《元史·地理志》曰:合蘭府水達達路有俊禽,曰海東青。由海外飛來,至奴兒干,土人羅之以為土貢。《輟耕録》曰:白湛淵珽詩曰: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小隙沈大舟,關尹不吾欺。海青俊禽也,而羣燕緣撲之即墜,物受於所制,無大小也。《柳邊紀略》曰:海東青者,鷹品之最貴者也。純白為上,白而襍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 ③其稱烈祖為"乞顔"者,以烈祖之兄忙格禿是時稱乞顔也。

"俺翁吉剌家在前日子裏,不與人爭國土百姓①,但有顔色的女子,便獻與您皇帝人家后妃位子裏教坐有來②。

①《契丹國志》曰：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為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 ②《元史·后妃傳》曰：特薛禪子按陳賜號國舅，封王爵，有旨生女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絶。明王光魯《元史備忘録》曰：特薛禪，宏吉剌氏，從太祖起兵有功，女世為后。太祖、憲宗、世祖、二成宗、武宗、仁宗、泰定、文宗、順帝皇后皆宏吉剌氏。

"大凡結親呵，兒孩兒便看他家道，女孩兒便看他顔色。也速該親家，我家裏有個女兒年幼小哩，同去看來。"就引到他家裏去了。

到他家裏，見了他女兒生得好，也速該心裏喜歡。其女子十歲，大帖木真一歲，名孛兒帖①。當日就在他家宿了，第二日，也速該問他索這女子。薛禪説："豈多遍索了與呵便重，少遍索了與呵便輕。大凡女孩兒生了，老在家裏的理無，我將女兒與你兒子，你兒子留在這裏做女婿，兩家相從了。"也速該説："我兒子怕狗，休教狗驚着。"就留下他一個從馬做定禮去了。

①《源流》作"布爾德"。是為光獻翼聖皇后。《元史·后妃列傳》曰：太祖光獻翼聖皇后名旭真，弘吉剌氏特薛禪女也。特薛禪與子按陳從征有功，太祖賜號王爵以統其部，約生女世世為后，生男尚公主。世祖至元三年十二月追謚。

也速該回去到扯克扯兒地面，遇着塔塔兒每做筵席，因行得飢渴，就下馬住了，不想塔塔兒每認得，説："也速該乞顔來了。"因記起舊日被擄的冤仇，暗地裏和了毒藥與喫了。也速該上馬行到路間，覺身子不好了，行了三日，到家越重了。

也速該説："我心裏不好，我近處有誰？"當有察剌合老人的子蒙力克①，就喚來對説："我兒子每幼小，將帖木

真去做女婿，回時被塔塔兒家暗毒害了。我心裏好生不好，你兄弟每行嫂嫂行照覷的你知者，我兒子帖木真，快與我取來。”説罷死了②。

①海都孫晃豁壇後也。蒙力克，《源流》作“莽古里克”。《元史忠義傳》：伯八兒祖明里也赤哥，即蒙力克也。 ②《元史紀》曰：也速該崩，至元三年十月，追謚烈祖神元皇帝。

元朝秘史卷二

蒙力克依也速該去對德薛禪説："也速該想帖木真好生心疼，教我來取。"德薛禪説："既是想呵，教去見了便回。"遂引將回去了。

那年春間，俺巴孩皇帝的兩個夫人斡兒伯、莎合台祭祀祖宗時，訶額侖去得落後了，祭祀的茶飯不曾與。訶額侖對説："也速該死了，我的兒子怕長不大麽道？大的每的胙肉分了，為甚不與？眼看看的茶飯不與了，起營時不呼喚的光景做了也。"

斡兒伯、莎合台那兩個夫人道："你行無請喚的禮，遇着茶飯呵便喫。""俺巴孩皇帝死了麽道？"被訶額侖這般説①。"論來呵，可將這母子每撇下在營盤裏，休將他行②。"

①自"你行"至"便喫"，為兩夫人語。"俺巴孩"九字，訶額侖語。蓋俺巴孩為部長時，待也速該甚厚，是時不然，故追思之，以寄醴酒不設之憤也。　②以上兩夫人語。

第二日起行時，塔兒忽台乞鄰禿黑①、脱朵延吉兒帖

等，果然將他母子每撇下了②。當有察剌合名字的老人勸時，脫朵延吉兒帖說道："深水乾了，明石碎了③。"不從他勸。起了，又將察剌合老人脊背上剌了一槍。

①乞憐禿黑，《本紀》作"塔兒不台"，後文五卷作"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十卷作"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蓋泰亦兀部官人。 ②《元史·本紀》作"脫端火兒真"。今案：脫朵延即合不勒合罕少子，太祖叔祖輩也。

③《太祖紀》曰：烈祖崩，帝方幼沖，部衆多歸泰赤烏，近侍有脫端火兒真者，亦將叛去。帝自泣留之，脫端曰："深池已乾矣，堅石已碎矣，留復何為？"竟帥衆馳去。

察剌合老人被傷在家裏卧時，帖木真來看他，老人說："你父親收的并俺衆人的百姓，被他將去，因勸他的時分，被他傷了。"帖木真哭將出去。訶額侖親自上馬，教人拏了英槍，領着人去，將一半人邀下了，那一半邀下的人也不肯停住，都隨着泰亦赤兀去了①。

①泰亦赤兀為俺巴孩之姓氏，故史以泰赤烏部稱曰族人也。《太祖紀》曰：宣懿太后麾旗將兵自追叛者，驅其大半而還。

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將他母子撇下時，訶額侖好生能事，拾着果子，撅着草根，將兒子每養活了。這般艱難時分，養得兒子每長成了，都有帝王的氣象。

訶額侖菜蔬養來的兒子，都長進好了，敢與人相抗，為奉養他母親上頭，將針做鈎兒，於斡難河裏釣魚，又結網捕魚，將母親奉養了。

一日，帖木真、合撒兒、別克帖兒、別勒古台①四兄弟同坐釣魚時，帖木真釣得一個金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兩個奪要了。帖木真、合撒兒二兄弟回家對母親說："我釣得一個金色魚，被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奪

了。”他母親説：“您兄弟每如何那般？做譬諭説道，除影兒外無伴當，除尾子外無鞭子②。咱每受泰亦赤兀兄弟每的苦，報不得時，如何恰似在前阿蘭孃孃的五個孩兒般不和順？您每休那般做。”

①《元史·耶律留哥傳》作“孛魯古台”，《源流》作“伯格勒德依”。又《别里古台傳》曰：宗王别里古台者，烈祖之第五子，太祖之季弟也。帝嘗曰：“有别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所以取天下也。” ②猶云形影相弔，孑然一身，孤寒之極也。《源流》曰：特穆津哈薩爾二人告其母云：“伯克特爾二人，將我等所釣之魚，奪而食之。今日又將哈薩爾所射之雀，奪而食之。”意欲殺伊二人，其母云：“爾等何以與從前岱齊果勒之鄂伯埒郭斡之五子一般議論，爾等譬如影之隨形，尾之在身，不可離異。”

自那裏帖木真、合撒兒兩兄弟不喜他母親説，又説：“我昨前射得個雀兒，也被他奪了。今遭釣得個魚，又被他奪了。似這般呵，一處怎生過？”説了，兩兄弟將門簾子丢着出去。那時别克帖兒在小山上放馬坐着，帖木真自後隱着，合撒兒自前隱着，將箭抽着要射他時，被别克帖兒見了，説：“泰亦赤兀兄弟的苦受不得，仇怎生能報？如何將我如眼中的毛，口中的梗，容不得？我死就死，您休將我别勒古台棄了。”説訖，盤腳坐着等他的箭。帖木真兩兄弟，自前自後將别克帖兒射死了①。

①《源流》曰：由是與兩人交惡，伯克特爾云：“要殺我便殺，切勿殺伯勒克德依，伊是日後給爾等出力之人。”不允，遂置伯克特爾於死。

帖木真、合撒兒回到家裏，他母親訶額命見他兩個孩兒的顔色，心裏覺了。説道：“您初生時手裏握着黑血塊生來，您每如喫胞衣的狗般，又如衝崖子的猛獸般，又如忍不得怒氣的獅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兒上衝

的海青般，又如噤聲吞物的大魚般，又如齕自羔兒後跟的風駝般，又如靠風雪害物的狼般，又如趕不動兒子將兒子喫了的鴛鴦般，又如護窠的豺狼般，又如不疑貳拏物的虎般，又如妄衝物的禽獸般。您除影子外無伴當，尾子外無鞭子①。泰亦赤兀惕兄弟每的苦受不得，仇怎生般報得？思想間，您怎生過了？又這般做！"如此將老人每的言語引證着，將他兒子每怪了。

①《源流》曰：其母大怒，斥責之曰："爾等其欲相殘相殺乎？殆馳山之狗子與？殆嚙胎之豺狼與？殆顧影自搏之海青與？殆掉尾自擊之鼠輩與？此與虺蜴奚異？"語意與此同，而文法較潔。

那般住間，泰亦赤兀惕乞鄰勒禿黑説道①："原撒下帖木真母子每，如今莫不似飛禽的雛兒般毛羽長了，走獸的羔兒般大了。"領着伴當來看。帖木真母子每見他每來，心上畏怕，別勒古台於密林内將木頭折折，紮做寨子。又將合赤温、帖木格、帖木侖三個小的藏在崖縫裏。合撒兒與泰亦赤兀惕每相射鬬間，泰亦赤兀惕大聲叫着説："只將你哥哥帖木真來，其餘的人我不要。"因此帖木真畏怕，上馬走入山林裏去，被泰亦赤兀惕看見了，隨後趕到帖兒古捏名字的山行，帖木真鑽入密林裏去了，泰亦赤兀惕每不能入去，周圍守着。

①即上文塔兒忽台乞鄰禿黑。

帖木真在密林内過了三宿，牽着馬出來時，將鞴的鞍子脱落在地。回去看呵，扳胸肚帶依舊扣着，説道："肚帶扣着，鞍子脱落呵，猶可。扳帶扣着，鞍子如何脱落的？莫不是天止當住我麽？"復回去住了三日。又出來時，密林口子帳房般一塊大白石倒下，塞着，帖木真説："莫不是天止

當我麼[1]?"又復回去,住了三日,前後共住了九日。無喫的茶飯,説道:"這般無名,如何死了,不如出去。"將塞住口子石邊的木,用削箭刀子割開,牽着馬下山來,被泰亦赤兀惕守的人拏將去了。

①《源流》曰:至第三日欲出時,因馬鞍脱落,云:"肚帶鬆扣則有之,後鞍何以脱落?此係天父止我。"又隔三日欲出時,見一塊大白石阻路,云:"嚮無此石,蓋天父用此止我。"

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將帖木真拏去,於他百姓内傳了號令,教每營裏住一宿。徇着行時,正當四月十六日,泰亦赤兀惕每於斡難河岸上做筵會,日頭落時散了。此時教一個年小軟弱的人守着帖木真,帖木真見人散了,將那年小弱的人用枷梢於頭上打倒,走了。走到斡難河邊林内卧着,恐怕人見,又入斡難河水的溜道裏仰卧着,身在水裏,但露出面來。

那個失了人的人大聲叫着説:"拏住的人脱走了麼道?"叫時,散了的泰亦赤兀惕聚來着,白日般日明裏,斡難河邊樹林裏,挨排着尋。帖木真在溜道裏卧着,速勒都孫姓氏鎖兒罕失剌名字的人[1],經過尋時,正見着,説道:"正為你這般有見識了,所以上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妬害你。你謹慎,只那般卧着,我不告你那般。"説了,過去了。

①《源流》作"託爾干沙喇。"十卷稱鎖兒罕失剌為泰亦赤兀脱迭干家人,又四卷有速勒部人之赤勒古台,八卷有孫勒部都歹種之塔孩,應為同族。

泰亦赤兀惕每再回排尋共説時,鎖兒罕失剌再説:"你每白日裏失了人,如今黑夜裏如何尋的?再回原行的路上去,將不曾見處仔細排尋了。散着,明日再聚着尋,這

帶枷的人那裏去?"這般說了,再回去尋時,鎖兒罕失剌再經過,對帖木真說:"我每只這一遍排尋,回去了,明日再來尋。如今我每散了後,你自尋你母親兄弟去。若見人時,休說我見你來。"說訖,過去了。

他每散了後,帖木真心裏想着說:"昨前每營裏輪流着教看守我時,鎖兒罕失剌家裏宿呵,他的沈白、赤老温名字的兩個兒子,心裏憐憫我,夜裏與我脱了枷,教散宿來。如今鎖兒罕失剌將我見了,又不肯對人說,幾次經過去了,如今只他那裏去,必救了我。"所以順着斡難河尋鎖兒罕失剌去了。

他家的記號打馬奶子自夜到明,聽着這記號行呵,聽得打馬奶子聲,到他家裏入去呵。鎖兒罕失剌說:"我教你尋你母親兄弟去,你如何就來?"他的沈白、赤老温兩個兒子說:"雀兒被龍多兒趕入叢草去呵,叢草也能救性命,草尚能如此,咱每行來的人,不能救他呵,反不如叢草①。"所以將帖木真枷開着燒了,於他後面盛羊毛的車子裏藏了,分付他合答安名字的妹子看着,說:"任誰行休對他說。"

①龍多兒,蓋蒙古語鷹也。《元史·土土哈傳》曰:欽察國主亦納思曰:"逃鶻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是當時有此語。

第三日,泰亦赤兀惕兄弟每說:"帖木真莫不是人藏了他,將俺自火裏搜一搜。"於是搜到鎖兒罕失剌家,房裏車裏牀下都搜遍了,落後搜到載羊毛的車上,將車門内的羊毛掀出,掀到車後時,鎖兒罕失剌說:"似這般熱天氣,羊毛裏若有人,何能當的?"搜的人所以下車去了。

搜的人去了後，鎖兒罕失剌對帖木真說："你險些將我斷送的煙消火滅，如今你母親兄弟行尋去。"與了他一個無鞍子甘草黃白口不生駒的騍馬，再煮熟了一個喫兩母乳得肥羔兒，皮桶裏盛著。與了馬奶子，更與了一張弓，兩隻箭，不曾與他火鐮，這般打發教去了①。

①宋徐夢莘《北盟會編》引金王寂《遼東行部志》：宿耶塔喇虎寨，漢言火鐮、火石。《滿洲源流考》曰："按滿洲語，雅塔剌庫，火鐮也。"。

帖木真去了，到他原把的寨子處蹤跡，逆着斡難河踏將去了。有乞沐兒合名字的河，西通着斡難河①。見那小河邊，有行的蹤跡，就逆那小河尋將去。那小河邊有別帖兒名字的山，那山根前有豁兒出恢名字的孤山，那裏與他母親兄弟每相遇着了。

①《今內府輿圖》：敖嫩河出肯特山，東北流。有齊母爾喀河自南來，屈而西流，入敖嫩河。此即"乞沐兒合"之對音也。《朔方備乘》曰：敖嫩河東流，轉東南流，齊母爾喀河自南來入之。即《提綱》之呼瑪拉堪河也。

帖木真那裏相遇着了，又去不兒罕山前，有古連勒古名字的山，那山裏有桑沽兒河①，河邊有合剌只魯格名字的小山②，有個青海子③，做營盤住其間，打捕土撥鼠、野鼠喫着過活了④。

①桑沽兒河，後文亦作"桑古兒河"，《今圖》作"僧庫爾河"，此克魯倫河所受水也。《提綱》於克魯倫河下有孫可勒河，亦曰僧哭勒河，均此河也。又曰：必兒喀嶺之西南幹山又南百餘里起頂為巴顏烏喇山，勢甚高大，孫可勒河在巴顏烏喇山之東，活拉灰圖之西南，長三百餘里，以行沙地，若隱若見。②後文四卷桑沽兒河有合勒主魯格，即此地也。③四卷合剌主魯格地面，有闊闊納浯兒海子，即此青海子之名也。④明鄭曉《四夷考》曰：韃靼產黽、貂鼠、青鼠、土撥鼠、豽、沙雞、酥酪。《契丹國志》曰：貔貅形如鼠而大，穴居，食穀粱，嗜肉，北朝為珍膳，味如豚肉

而脆。張鵬翮《行程録》曰：喀爾喀色紐地為屬國四十八旗之一，産朱嗎納哈，形似黄鼠，而身短足矮，可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野鼠名侏馬里罕，後股偏長，前爪甚利，作穴沙中，嚙蒿坌穴口以蔽風雪，雪深埋草，又以充食。

一日，帖木真的慘白騮馬八匹在家被賊劫將去了①，又有一個甘草黄馬，他兄弟别勒古台騎着捕土撥鼠去了，到晚馱着土撥鼠回來。帖木真説："我的馬被人劫去了。"説了，别勒古台説："我趕去。"合撒兒説："你不能，我趕去。"帖木真又説："您都不能，我去。"就騎着那甘草黄馬，踏着那八個馬的掃道襲將去。行了三宿，那一日清早，路上多馬群中，見一個爽利后生擠馬乳，問他："你曾見慘白騮馬等八匹來么？"那后生説："今早日未出時，有這樣八匹馬，自這裏趕過去了。去的蹤迹，我指與你。"説了，他將帖木真騎的馬放了，换與他一個黑脊白馬騎了。他也不去自家裏，將他擠乳的皮桶皮斗着草蓋了，對帖木真説："你來好生艱難，男子的艱難都一般，我與你做伴一同趕去。我的父名字喚做納忽伯顔②，祇有我一個兒子，我的名喚做孛斡兒出③。"説了後，踏着蹤迹又行了三宿。至日晚時。到一個百姓圈子行，見他那八個馬在圈子外立着④。帖木真説："伴當，你這裏立着，我去把這馬趕出來。"孛斡兒出説："我既與做伴來了，如何我這裏立？"一同跑着馬入去，將馬趕出來了。

①《源流》以為即岱青郭特之人泰亦赤兀惕部也。 ②《元文類》二十三閻復撰《太師廣平王玉昔碑》，即博爾朮之孫也。碑云：曾祖納忽阿兒闌，所居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壤，素敦仁禮之好。"納忽阿兒闌"即"納忽伯顔"也。《源流》作"阿爾拉特阿伯巴延。" ③《元史》作"博爾朮"。《本

傳》曰：博爾朮，阿爾拉氏，始祖孛端叉兒，父納忽阿兒闌，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境，敦睦鄰好。博爾朮知兵，事太祖於潛邸。閻復《廣平王碑》曰：祖博爾朮，阿爾剌人，贈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謚武忠。文田案：孛斡兒出，四傑之一也。元《黃溍集》有《康里氏先塋碑》，中述元武宗皇帝贊脫脫語曰："博爾朮、博爾忽前朝人傑。"所云"博爾朮"即"孛斡兒出"矣。　④《龍沙紀略》曰：索倫人善躡蹤，人馬有亡失者，蹤之即得。越數百里而知蹤之離合，且能辨其日次，亦異能也。《寧古塔紀略》曰：滿洲善於描蹤，人畜經過，視草地便知，以描至數十里，但一經雨則失之矣。

隨後人每陸續趕將來，一個騎白馬的人，手裏執着套馬竿，將次趕到跟前。孛斡兒出說："你弓箭將來，我與他廝射。"帖木真說："為我的上頭，恐傷着你，我與他廝射。"便回去與他廝射。那騎白馬的人將套馬竿指着帖木真說："立住了"。隨後，那賊每的伴當也都趕將來，見日落黃昏天色黑了，那後來的人都立住着，落後了①。

①閻復《廣平王碑》曰：武忠志意沈雄，善戰知兵，太祖聖武皇帝在潛，義均同氣。初，要兒斤部卒盜吾牧馬，武忠共往追之，時年十三，知其衆寡不敵，乃為出奇從旁夾擊之，寇捨所掠而去。即此事也。

那夜兼行了三晝夜，回到納忽伯顏處。帖木真對孛斡兒出說："不是你呵，我這馬如何得？咱兩人可以分，你要多少？"孛斡兒出說："我見你辛苦着來，所以濟助做伴去，如何做外財般要你的？我父親只我一個兒子，置的家財與我儘勾，我不要你的。若要你的呵，與你做伴來的濟甚事？"說了。

到納忽伯顏家裏，見他為失了兒子孛斡兒出垂着淚哭，忽然見他每到了，將他兒子看着，一邊廂哭，一邊廂怪他兒子。孛斡兒出說："我不知為甚麼見這好伴當艱難着

來，便與他做伴去了來，如今來了也。”說訖，走着馬去，將原蓋下的擠乳的皮桶皮斗來了，殺了一個喫二母乳的肥羔兒。又皮桶裏盛了馬奶子馱的般整治了，與帖木真做行糧①。納忽伯顏說：“你兩個年小的常相顧盼，明後休相棄。”帖木真辭去，行了三晝夜，到桑沽兒河邊家裏。他母親訶額侖並合撒兒兄弟每正愁間，見他回來，好生歡喜了。

①《蒙韃備録》曰：韃人地饒，宜羊馬，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則止飲馬乳，或宰羊為糧。

初，帖木真九歲時，與德薛禪的女兒孛兒帖兀真相離了來①。此時與弟別勒古台順着客魯連河尋去②。列扯克徹兒赤忽兒忽山兩間，尋着德薛禪家。德薛禪見了帖木真，好生大歡喜，說：“知得泰亦赤兀兄弟每嫉妒你，我好生愁着絶望了來。今日僅得見你。”說了，將孛兒帖女兒與帖木真做了妻。德薛禪與他妻搠壇同送帖木真夫妻回去了，到客魯連河兀剌黑啜勒的邊隅，德薛禪回家來了，搠壇直送他女兒到帖木真家裏。

①《行程録》曰：蒙古方言稱主曰額真。今按：“兀真”與“額真”對音，則是主人之義。後文稱孛兒帖兀真，亦同此意。 ②《朔方備乘》曰：額爾古訥河，其上游曰克魯倫河，源出車臣汗部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西南流，納數小水，轉東南流，經拖諾山南麓聖祖御製碑前，賜名飲馬河。轉東北流，貫沙漠間。又東北，入貝爾城界，瀦為呼倫湖。鄂爾順河首受貝爾池水匯其東，哈拉爾河匯其東北，復從湖東北溢為額爾古訥河。東北流，逕分界碑，又北，與黑龍江會。《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源直河套北二千餘里肯忒山脈，西北自敖嫩色禽嶺。有東南一幹，東為忒勒兒即嶺，又東為即龍嶺，又東起頂為肯忒山，甚高大。山北麓，即敖嫩河也。山又東百里許，折而南行數十里，其西南麓二水西流而合，是為克魯倫色

禽，在敖嫩色禽東南三百餘里。按何氏所云"克魯倫河"，即此"客魯連"河，《元史·太祖本紀》作"怯綠連河"。六年《紀》：帝居怯綠連河是也。又作"臚朐河"，十一年《紀》：還臚朐河行宮是也。金幼孜《北征録》曰：永樂八年五月初一日，發順安鎮，渡一岡，遥見臚朐河。又行數里，臨臚朐河立馬，天子賜名曰飲馬河。河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拔。岸旁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頃有以奉進者，駐營河上，地名曰平漠鎮。由此順臚朐河東行。元王惲《玉堂嘉話》引張德輝《紀程録》曰：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潭沱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臚朐河也。

搠壇送他女兒到帖木真家回去了後，帖木真欲要孛斡兒出做伴，使别勒古台唤去。孛斡兒出見了别勒古台，又不對他父説，騎着個拱脊黄馬，馱着個青毛襖子，與别勒古台一同來了，自那裏做伴後再不曾相離。

自桑古兒河邊起了，到客魯連河源頭不兒吉名字的地岸根前①，做下營盤住了。搠壇的女孛兒帖兀真行上見公姑的禮物②，將一個黑貂鼠襖子有來。帖木真説："在前俺的父也速該皇帝與客列亦惕種姓的王罕契合③，便是父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剌河邊④，黑林裏住着⑤，我將這襖子與他。"于是帖木真兄弟三個，將着那襖子送去。見了王罕，帖木真説："在前日子，你與我父親契合，便是父親一般。今將我妻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來與父親。"隨即將黑貂鼠襖子與了。王罕得了襖子，大歡喜着説道："你離了的百姓，我與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與你完聚。我心下好生記着。"説了。

①不兒吉山名，以"客魯連河源頭"六字考之，則即前文一卷之不兒罕山也，亦謂之必兒喀嶺，又曰大肯特山。《朔方備乘》曰：大肯特山在喀爾喀敖嫩河之南，即克魯倫河發源處，山之東南有二水流出，為克魯倫

河。 ②明蕭大亨《夷俗記》曰：匹配惟以兩姓相歡，男女年相若者，遂爾配合。貧者隨意資送同歸婿家，歸時，婦披長紅衣，戴高帽，婦女前導至幕中，婦持羊尾油對竈三叩頭，即以油入竈焚之，與祭竈無異，次則拜公姑伯叔母，仍各送一衣為贄。 ③客列亦者，漠北之一姓也。《輟耕録》：蒙古氏族七十二種，其一為怯列歹。即此所云"客列亦惕"矣。尋明人撰《元史》，此姓都無定字，即乾隆間館臣改定，亦未歸一律，讀者每生眩惑，今撮其大略，庶得貫穿。《元史·太祖紀》曰：克列部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後文又曰：於是怯里亦部棄汪罕來降。一卷之中，既云"克烈，"又云"怯里，"前後歧出，館臣於前文改曰："克呼，"後文改曰："奇味，"此已令人難悟矣。至於《列傳》，尤為雜遝，有稱"怯列"者，則《博爾朮傳》云：嘗潰圍於怯列。又《朮赤台傳》云：怯列王可汗怯列亦哈剌哈真并有怯列之地。有稱"怯烈"者，則《肖乃台傳》云：怯烈氏。又《速哥傳》云：蒙古怯烈氏，世傳孛唐外族。又《也先不花傳》、《阿榮傳》皆云：怯烈氏。又《速不台傳》奏以"怯烈諸部千户通立一軍"是也。有稱"克烈"者，《木華黎傳》云：克烈王可汗。《札八兒火者傳》云：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又《槩直腑魯華傳》云：蒙古克烈氏。又《不忽朮傳》曰：祖海藍伯事克烈王可汗。是也。又有稱"怯烈亦"者，則《哈散納傳》曰：怯列亦氏，是也。又有稱"怯列台"者，則《鎮海傳》及《達禮麻識里傳》皆云"怯烈台氏"。是也。核以《祕史》，均即客列亦惕種姓，展轉殊異耳。王罕，《本紀》作"汪罕，"即其人也。《本紀》曰：汪罕名脱里，受金封爵為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為汪罕。今按：脱里乃蒙古之一部長，其部名客列亦惕，封王事見後文四卷。自封爵之後，因以王為汗號，故亦可稱汪罕。而《蒙古源流》又稱"翁汗"，"翁""汪"均"王"之轉聲，"汗"又"罕"之别寫也。《本紀》曰：初，汪罕之父忽兒札胡思孟禄卒，汪罕嗣位，多殺戮昆弟，其叔父菊兒帥兵與汪罕戰，逼於哈剌溫隘，敗之，僅以百餘騎脱走，奔于烈祖。烈祖親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復奪部衆歸于汪罕。汪罕德之，遂相與為盟，稱為按答。按答，華言交契之友也。此即本文契合之事矣。又按：客列亦惕，元謂之火州，又謂之合主。明滅元，仍稱火州。《明史·西域傳》：火州又名哈剌，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三十里，即漢車師前王地。隋時為高昌國，唐太宗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宋時回鶻居之。所云"客列亦惕。"即

回鶻姓之一種，"客列"與"哈剌"音同也。　④《會典圖説》曰：土拉河，出土謝圖汗部右翼左末旗，南流，西納哈納圖魯河、紅郭爾河。經中旗，折西流，經庫倫，又經中右末旗，中右旗喀嚕喀河，出左翼中左末旗。北流，經中左旗來會。又北流，經右翼左旗，入鄂爾坤河。《水道提綱》曰：土喇河，即圖拉河，發源喀爾喀中部敖嫩河源之西南百數十里許忒勒兒几嶺之西，曰圖拉色禽西七度八分。其東隔山，即流入克魯倫之忒勒兒几河源也。極四十八度五分。西南流六十里，與北源禿魯河會。西南流九十里，有哈奚河，自西北合東來喀拉鄂模水，西北來空烏魯河東南流來會。又南五十里，有噶拉泰河自東南大山西流來會。又西南，經敞拉薩山西麓。又西南，有阿拉克他河自北來入之。又西南，有特勒兒即河，自西北大山，合東占河二水東南流，又合東北虧羅河來入之。又南，經興安嶺西支阜，曲曲折而西流，經厄圖克山南麓，折西北，曲曲流，又折而西，經汗山東北麓，有坤河自南來會。又西，有烏里雅思太河，自北大山來入之。又西，有色兒必河自北來入之。又西，至色兒必嶺南麓，曲曲西南二百數十里，至杜蘭喀拉山之北，隨山折而西北流，曲曲四百餘里，有喀魯忒哈河自西南合數水東北流來會。又東北，折而正北，流三百里，而鄂勒昆河自西來會，西十一度四分，極四十九度。此水源流長一千六百里。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圖拉河源出韓山。《異域録》曰：土喇河自根特山右發源，向西流入杭愛山流出之鄂爾渾河。　⑤《異域録》曰：土喇河北岸峰巒聳峻，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樹，極其森鬱。

元朝祕史卷三

帖木真自那裏回着到家，有札兒赤兀歹老人①，自不兒罕山前，背着打鐵的風匣，引着者勒篾名字的兒子來②。說道："你當初在迭里温孛勒答合地面生時③，我與了你一個貂鼠裹兒襖有來，者勒蔑兒子曾與了來，為幼小上頭，我將去養來，如今這兒子教與你鞴鞍子開門子。"說着，與了。

①名札兒赤兀，出於兀良哈部。 ②即《元史本紀》之"折里麥"，他日勇戰稱"四狗"之一者也。與《速不台傳》之"折里麻"非一人，然《速不台傳》云：折里麻者，漢言有謀略人。則其取義相同也。 ③斡難河邊山名。

住間，一日清早，蒼黃將明的時分，訶額侖母親家使喚的老婦人說："母親，母親，疾快起來！田地顫動的聲聽得有，莫不是曾擾害咱每怕了的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又來了。"母親疾快起來，說了①。

①鵰弓之鳥，猶謂泰赤烏部人也。

訶額侖母親說："兒子每行疾快喚覺起來！"說了，訶額侖隨即起來了，帖木真兄弟每隨即起來了。訶額侖、帖

木真、合撒兒、合赤溫、帖木哥斡惕赤斤①。別勒古台②、孛斡兒出、者勒篾，每人騎了一匹馬，帖木倫是他母親馬上抱了，獨帖木真準備一個從馬，孛兒帖夫人無馬騎了。

①帖木哥，即前文帖木格，"格"即"哥"之入聲，漠北聲高，反入為平，故"哥"、"格"通用也。斡赤斤，漢語少官人也。《唐書·突厥傳》：其官有乙斤、吐屯、俟斤，皆世襲其位。"俟斤""赤斤"對音，足見其官甚古。《魏書》：高車之族十二姓，有曰俟斤氏，此以官為氏者也。脱朵延斡赤斤，則合不勒之少子。答里台斡赤斤，則把兒壇之少子。後文有阿勒壇斡赤斤，則忽圖剌合罕之少子。凡稱"斡赤斤"皆末子，故知為如漢語之少官人也。　②太祖異母弟，長於合赤溫，而反後於帖木格者，韃靼俗重嫡子也。

帖木真弟兄每隨即上馬，到不兒罕山上去了。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欲將孛兒帖夫人要藏，教坐在黑車子裏，着個花牛駕着車子，逆着騰格里小河行了①。行間，天色昏暗將明時，迎着前面有一火軍來到根前，問説："甚麽人？"那老婦人説："我是帖木真家於大家裏剪羊毛去來，我如今回家裏去。"那軍每説："帖木真家裏有也無？離這裏多近遠？"老婦人説："家呵不遠，我自從房子後起來來了，未知帖木真家裏有無。"這般説了。

①即卷一之統格黎河也。

那軍每去了後，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打着駕車的花牛，欲要疾快行，將車軸子折了。欲待要步行走入山林去時間，那軍每隨即將着别勒古台的母擄在馬上，叠騎着到來了，説道："這車裏有甚麽人？"豁阿黑臣老婦人回説："載着羊毛有。"那軍説："兄弟每下馬看。"於是那軍下馬，將車門拉開看呵，見裏頭一個年少婦人坐着有，就拖下車

來，同那老婦人馬上馱了，就襲着帖木真掃道上不兒罕山去了。

那軍自帖木真後襲着，繞不兒罕山三遍，拏不得。這廂那廂要取直路趕呵，都遇着陷泥密林，行不得人，只得自後趕着，因此拏不得了。那軍每原來是三種蔑兒乞人①，一種是兀都亦惕蔑兒乞脫黑脫阿②，一種是兀窪思篾兒乞答亦兒兀孫③，一種是合阿惕篾兒乞合阿台答兒麻剌④。這三種篾兒乞，為在先也速該於赤列都根前奪要訶額侖冤仇⑤，如今報來，那篾兒乞共說道："奪要訶額侖的仇，已將帖木真的妻拏了，那仇也報了。"說訖，下山回家去了⑥。

①訶額侖前夫也客赤列都之部族也。 ②《本紀》作"脫脫"，即也客赤列都之兄。 ③後文或作"歹亦兒兀孫。" ④此三人為三種部落之長。 ⑤事在前文一卷。 ⑥為太祖滅篾兒乞張本。

帖木真未知篾兒乞是實回去，是潛伏着。使別勒古台、孛斡兒出、者勒篾三人，自後察探。去了三宿，見篾兒乞遠了，帖木真纔下山來，椎胸告天說："因豁阿黑臣老母，如黃鼠狼般能聽，銀鼠般能見的上頭，我所以躲得過我的小性命，被不而罕山遮救了。這山久後時常祭祀，我的子子孫孫也一般祭祀。"說訖，向日將繫腰挂在項上，將帽子挂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將馬奶子灑奠了①。

①元潘昂霄《金石例》第十卷"神祇、祭享"條曰：本朝無郊社，如灑馬乳之類，事迹中可見則書。據此，則馬奶灑奠，是元代舊俗祭天禮也。張氏影元鈔本，自此以上為卷二，以下割入卷三。

那些說了，於是帖木真、合撒兒、別勒古台三個，前往土剌河的黑林行脫斡鄰勒王罕處去①。到了說："不想被

三種篾兒乞惕每，將我妻子每擄着要了，皇帝父親，怎生般將我妻子救與麽道？”王罕説：“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我曾説離散了的百姓，我與你收聚，我心上常記着有來，我如今依着那言語，將篾兒乞惕每滅着，你妻孛兒帖還救與你，你可教札木合兄弟知道②。他在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裏住着③，我這裏起二萬軍馬做右手④，教札木合起二萬軍馬做左手⑤，相約會的日子，教札木合定奪來。

①《本紀》曰：汪罕名脱里。此云“脱斡鄰”，“鄰”“里”一聲之轉耳。②以《祕史》世系考之，自巴塔赤罕為一世，孛端察兒十二世，其孛端嫡派至十七世為札木合，此長房也。第三房至十七世為伯升豁兒，廿一世為也速該，即太祖父也。是札木合為太祖高高祖輩也，時與王罕鄰好，故稱以兄弟。③豁兒豁納黑，即前文卷一之豁兒豁納川立忽圖剌處，《水道提綱》稱為活兒活河也。族人泰赤烏部聚居於此，《水道提綱》曰：喀爾喀河又西，有活兒活河自南來會，喀爾喀河折西北流，經客勒河朔地之北，其北岸有小山。所云“客勒河朔地”，當即主不兒地面矣。④王罕居太祖之西，故云右手。⑤札木合居太祖之東，故云左手。

帖木真兄弟三個回到家了，帖木真使合撒兒、别勒古台往札木合行去，教對他説：“我的妻子被篾兒乞惕每擄要了，咱每本是一宗族的人，這等冤仇如何報？”又將王罕的言語説將去了。合撒兒每將前頭的言語對札木合都説了，札木合説：“我也聽得帖木真安答的妻被人擄了①，我心上好生痛。如今這三種篾兒乞惕脱黑脱阿，在不兀剌客額兒地面裏有②，歹亦兒兀孫③在斡兒洹④薛凉格河兩間⑤。塔勒渾河勒的地面裏有，合阿台答兒馬剌，在合剌只客額兒地面裏有，⑥咱每可用猪鬃草拴做筏子，徑直渡

過勤勒豁河⑦，到篾兒乞惕脫黑脫阿地面裏，自他房子的天窗處入去一般，將他百姓可盡絶擄了⑧。”

①《金史·國語解》曰：按答海者，客之通稱也。《元史語解》曰：諳達，夥伴也。《元史·畏答兒傳》曰：按達者，定交不易之謂也。 ②《祕史》元槧本曰：“客額兒，曠野也。”考烈祖放鷹於斡難河，而擄得訶額侖，即脫黑脫阿弟婦也。然則所居當東，距斡難西近薛涼格兩河間矣。今其地有卡倫名布拉者，正與“不兀剌”三字對音，六七百年未之有改，即其地矣。《滿洲源流考》曰：按蒙古語，布拉克，泉也。《西域水道記》曰：蒙古語泉曰布拉克。 ③上文作“答亦兒兀孫”，姓兀窪思氏。 ④洹音桓，以水名，故譯者加水旁字以取易識。即今鄂爾坤河，或作“鄂勒昆”，或作“斡耳汗”，或作“鄂爾渾”也。虞集《句容郡王世績碑》：土土哈逐叛王脫脫木之兵，敗之斡歡河。《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亦曰鄂爾渾河，源有二：一出杭愛山尾南麓，西十四度五分，極四十七度。東南流，曰姑洛河，曲曲二百里，而南源自西來會。南源出鄂爾吉圖都蘭喀喇山，又有二：一自北麓東南流，曰阿木勒稽烏林塔河；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合，又東百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勒昆河。《異域録》曰：喀爾喀北界車陵札布部長之邊界博拉地方，兩旁皆山，鄂爾渾河自東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朔方備乘》曰：鄂爾坤河，出三音諾顔旗，二水合東流，北合一水，經右翼中右旗，右翼左末旗、中前旗、額魯特旗，折北流，入土謝圖汗部界。經土謝圖汗旗，轉西北流，濟爾瑪台河入之。又西北流，塔米爾河入之。又合數小水折東流，經左翼前旗，右翼左後旗，與土拉河會。又東，伊遜河入之。又北流，齊雅圖河入之。又北，與色楞格河會。自源至此，曲折二千餘里。《元史·太宗紀》：二年，帝與拖雷獵於斡兒寒河。即此河也。 ⑤薛涼格河，今色楞格河也。《唐書·回鶻傳》作“仙娥河”。《元史》作“薛靈哥水。”《歐陽元集·偰氏家傳》作“偰輦傑河”。明鄭大郁《四裔考》作“昔令哥河。”《水道提綱》曰：凡在阿爾泰山東南水皆北會為色楞格河。又曰：漠北水之入北海可知者，以色楞格為最大。源發杭愛嶺以南，凡鄂勒白稽山、枯庫嶺、忒阿都依嶺、烏可克嶺以東，杭愛尾及都蘭喀喇山，杭亦哈馬喇山與杜蘭喀喇山，阿不達拉太山以北，大興安山、大小肯特山以西，數千里川澤，俱匯而北瀦為白哈爾湖，為漠北第一巨浸。所合如厄赫河、

鄂爾昆河、土喇河、者得河、楚庫河，皆巨川也。《朔方備乘》曰：色楞格河，出三音諾顏部中左末旗，為鄂爾哲依圖泊，東北流，經中左旗，右翼後旗，特爾克河入之。又東北流，阿集拉克河入之。又東北流，伊第爾河入之。德勒格爾河，自札薩克圖汗部東南流來會，轉東流，南納額德爾河、阿察河；北納北特里河、哈拉鄂倫河、特里河。又東流，經左翼中旗、中末旗。又東流，哈綏河自西南流來會。又東流，入土謝圖汗部界。又東流，額赫河自西北來會。又東流，喀拉瑚集爾河、布喀河自南來入之。鄂博爾克倫河自北來入之。又東流，經右翼左旗、右翼右末次旗，特爾格河自北來入之。又東流，經中左翼末旗，與鄂爾坤河會。又東北流，經恰克圖西，中國與俄羅斯互市處也。又北流，達俄羅斯國界。又東北流，澤德河自西北來入之。又東北流，楚庫河自東南來入之。又東北流，西納數小水。又北流，烏德河自東南來入之。又東北流，折而北流，伊談珠河自東南來入之。又西北潴為白喀爾鄂模，巴爾古穆河入其東南，德爾集昂噶拉河入其東北。復從鄂模西北溢為昂噶拉河，西北流，經伊爾古斯歸城南，厄爾庫河自西南來入之。又西北流，噶們噶河自東北來入之。又折而西南流，倫多河自北來入之。又西南流，逕博拉斯歸城北，集達雅河自東南來入之。又西南流，薩瑪爾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南流，納南來一水，轉西北流，伊爾泥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流，滿達河自南來入之。又西流，罕河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流，伊聶謝河，自中國發源，合阿努河諸水，曲折東北流來會，曰惹尼色河。又北流，逕伊聶謝柏興東，又北流，科穆河自西來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鄂羅河自東來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巴喀拉河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西北流，惹羅珊河入之。又北流，冬古薩河入之。又西北流，逕多羅三色吉城東，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入北海。自發源至此，凡九千一百餘里。　⑥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録》：到喀爾喀第三站為哈尼赤。疑即"合剌只"之對音也。　⑦《水道提綱》作"啟兒活河"者是也。《提綱》曰：自楚庫河而東北，如啟兒活河烏得河衣灘术河諸源，皆出肯特山東北大幹山之北麓。《朔方備乘》曰：楚庫河西北流，有齊蘭河自南來入之。齊蘭河出齊蘭卡倫外，北流入於楚庫河。按"齊蘭"、"勤勒"亦皆對音，均此河也。　⑧今地圖：齊蘭河出肯特山，北流入

色楞格河，若登肯特山以臨布拉卡倫，則高屋建瓴之勢也。

札木合再說："你對帖木真、王罕兩個說，我已自整搠軍馬。王罕哥哥上馬時，就經過不而罕合勒墩山前①，與帖木真一同來於孛脫罕孛斡兒只地面裏相會②。帖木真安答的百姓在我這裏有，這百姓行起一萬軍，我自起一萬軍，共二萬軍，上馬逆著斡難河③。來孛脫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一同相會。"說着去了。

①《元史·闊闊傳》曰：闊闊本篾里吉部族，世居不里罕哈里敦地，即此山矣。 ②孛脫罕即不而罕，今肯特山，又名必兒喀嶺者，是其對音也。其支脈有孛斡兒只山，《元史·土土哈傳》曰：渡禿兀剌河，戰於孛怯嶺。疑即此孛斡兒只。 ③札木合居額爾古訥河，即斡難河之下游也。

合撒兒、別勒古台回來，將札木合的言語對帖木真說了，又王罕處說將去了。王罕聽了札木合的言語，便教二萬軍上馬，從不而罕合勒墩山前，指着客魯漣河不兒吉岸邊行了①。此時帖木真在不兒吉岸行住，知得王罕大軍從此經過，起移了，逆着統格黎克河，到不而罕山前塔納小河邊下了②。帖木真自那裏出軍，王罕一萬，他的弟札合敢不一萬③，共二萬，在乞沐兒合河邊④，阿因勒合剌合納名字的地面下着時⑤，帖木真與他每相合了。

①今地圖：克魯倫河出肯特山之東南麓，向西南流，有巴彥集魯克山水從西來注之。"巴彥集"即此"不兒吉"之對音也。 ②方式濟《龍沙紀略》曰：河之自西而東入黑龍江者九，一曰巴爾稽河，一曰他拉巴爾集河。其"巴爾稽"即"不兒吉"岸之河。其他"拉巴爾集"，即此"塔納"小河矣。又案：聖祖賜克魯倫河名飲馬河，御製碑建於拖諾山南麓，"拖諾"山亦即"塔納"對音矣。 ③《太祖本紀》作"札阿紺孛。" ④即齊母爾喀河，見卷二。 ⑤後文四卷作"阿亦惕合剌合納"，即此地也，山如布囊。

《元史·地理志》:合剌合納,猶言布囊也。口小腹巨,因以為名。此山名阿因勒,其水口似布囊,故名合剌合納,其地可以下營也。

帖木真、王罕、札合敢不三個自那裏相合了,起去,往斡難河源頭原相約會處孛脱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到時,札木合已自先到了三日。見了王罕每的軍,札木合將他二萬軍整搠立着,王罕每也將他的軍整搠着到來,都相認得了。札木合説:"約會的日期,雖是有風雨呵,也必要到,曾這般説來,咱達達每答應了的話,便是誓一般①。若不依着呵,同伴裏也不容,共説來。"王罕説道:"約會的地面裏,我是後到了三日,札木合兄弟,怪的罰的從你。"這般説了②。

①因此語,知漠北人自稱為韃靼也。　②糾集之時,已伏參商之意,宜太祖得而并吞之也。

自孛脱罕孛斡兒只地面起程,至勤勒豁名字的河邊,拴筏子渡了,到不兀剌地面①,

①渡今之齊蘭河,至布拉卡倫。

將脱黑脱阿妻子百姓盡絶擄了。脱黑脱阿睡的時間,也可以拏得來,因渡勤勒豁河去,河邊有脱黑脱阿打魚捕獸的人。連夜先去報知,所以脱黑脱阿就與歹亦兒兀孫幾個人,罄身順着薛凉格河,走入巴兒忽真地面裏去了①。

①巴兒忽真,《元史本紀》作"八兒忽真之隘",以今地圖睨之,順薛凉格河,則由今恰克圖互市處,直至俄羅斯之白哈爾湖也。《水道提綱》曰:色楞格河又正北流,折而西北,曲曲二百數十里,北潴為巨澤,曰白喀爾鄂模,亦曰白哈兒湖,即漢時北海丁零,唐時骨利幹都播二部落之少海。《異域録》曰:喀爾喀北界車陵札布部長之邊界博拉地方,兩岸皆山,鄂爾渾河來自東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色楞格河來自西南,環繞山北,向東北流,入俄羅斯國界之楚庫柏興,又向北流入柏海兒湖。楚庫

柏興係俄羅斯國界，相隔博拉二百餘里，其間皆山，沿途林藪杉松樺樹。色楞格河寬四五十丈不等，水清溜急，自西南向東北而流，過烏的柏興之西三百餘里，至柏海兒湖。湖南北百餘里，東西千餘里，四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昂噶拉河自湖流出，仍向西北而流，匯於伊聶謝河，入北海。《朔方備乘》曰：巴爾古錫穆和屯，在尼布楚城西北約七百里，城西濱柏海爾湖東岸，南有巴爾古錫穆河西注於湖。按《祕史》，巴兒忽真必在白哈爾湖左右，疑即巴爾古錫穆和屯也。

那篾兒乞惕百姓，連夜順薛涼格河荒忙走時，其間咱的軍每也緊隨着，就夜裏擄掠。行間，帖木真於那走的百姓内，唤他妻孛兒帖名字，孛兒帖在那百姓内聽着，認得是帖木真的聲音，跳下車來，與豁阿黑臣老婦人一同走來帖木真馬根前，拏住韁繩。此時有月明，都相認得了。帖木真當夜便使人對王罕、札木合兩個説："我尋的人已自得了，咱每夜裏且休行，可就這裏下營。"説將去了，當時就那裏下了營。漫散走的篾兒乞惕百姓每也下營宿了。孛兒帖兀真行救將來的緣故，是這般①。

①"兀真"猶云"夫人"也。

初，兀都亦惕脱黑脱阿、兀窪思歹亦兒兀孫、合阿台答兒馬剌，這三種篾兒乞惕，領着三百人來時，為在前脱黑阿脱的弟赤列都，他妻阿額侖被也速該奪要了①。因此來報仇，繞了不而罕山三遭，拏不得帖木真，只得了孛兒帖，將去配與赤列都弟赤勒格兒力士為妻②。今次軍馬到，赤勒格兒懼怕，逃出去時，説道："我如個黑老烏般，命分裏祇可喫殘皮，却想喫雁與鵝鴈③，因這般惹了孛兒帖夫人，如今衆篾兒乞惕百姓行做了禍，那禍將到我頭上來也④。刁着獨自的性命⑤，黑暗窄狹處鑽入去呵，可以遮救

得麽道。”説着，逃走去了。

①事在前文一卷。　②“力士”漢人語也，若用蒙古語，當云“把阿禿兒。”　③《金史世紀》曰：慈烏，北方有之，狀如大鵲，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脊間有瘡，啄其脊間食之，馬牛輒死。若飢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赤勒格兒意謂鴻雁向陽，鸕鷀遵渚，非烏鵲所能食也。　④謂太祖終當被以誅戮，則有斬殛之禍。　⑤刁，棄也。今俗作“一去”，為“丢”之字，鄙淺不古，正當借用此字耳。

只拏得合阿台答兒馬剌，將板枷枷了，照直往不而罕山前行了。別勒古台的母，人告與他説：“那營裏有別勒古台，取去呵，自門右裏入去。”他母親穿着破羊皮衣，自門左裏出去了，外前對人説：“我聽得兒子每做了王子，我這裏配了歹人，兒子每行面皮如何見得？”説了，走入密林裏去。到了，不曾尋得着。別勒古台為那般，但見篾兒乞人呵，教髁頭箭射着，説道：“將我母親來。原曾來不而罕山圍繞了三遭的那三百人每，盡數殄滅了。他的其餘妻子每，可以做妻的做了妻，做奴婢的做了奴婢。”

王罕札木合兩個根前，帖木真知感着説：“王罕父親，札木合安答，因你兩個與我做伴，天地與我添氣力，男子的冤仇得報，所以將篾兒乞百姓每殘毁了，妻子每擄掠了，咱如今回去，共説了。”

初，兀都亦惕篾兒乞惕荒走時，營盤裏撇下一個五歲的小兒子，名字唤做曲出①。那兒子生得好，眼中有光彩，穿着一件粉皮水貂鼠接來的衣裳，戴一個貂鼠皮帽，穿一雙鹿蹄皮的靴，軍馬到時拾得，將來做人事，與了訶額侖母親②。

①“曲”音近“庫”，與“哭”同音，乃蠻主曲出律，《祕史》作“古出魯”，

是"曲""古"聲近之證。今北方讀"曲"如曲遇之"曲",則與"古"遠矣。蓋時代久而土語轉變,非考核不明耳。 ②《祕史》中四養子之一。

帖木真、王罕、札木合三個相合着,將篾兒乞惕達達房子推倒了①。好婦人擄掠了後,回時,自斡兒罕②、薛涼格河兩間,塔勒渾阿剌勒地面退了③。帖木真、札木合望着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回了④。王罕從不而罕合勒敦山背後⑤,經過訶闊兒禿主兒不合⑥、察兀剌禿速卜赤惕⑦、忽里牙禿速卜赤惕⑧三處地面⑨,就打圍望着土兀剌河的黑林回去了⑩。

①因此語,知篾兒乞亦韃靼之種類。 ②即鄂爾坤河也。前文作"斡兒洹",此作"斡兒罕","洹""罕"一聲之轉耳。 ③《異域録》曰:鄂爾渾河環流哲布尊丹木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布隆汗山,及土謝圖汗遊牧地方,向西北流入色楞格河。《事物異名》曰:山,蒙古語曰奧利。此山名塔勒渾,故曰"塔勒渾阿剌勒",然則今土謝圖汗即故篾兒乞地。 ④豁兒豁納黑者,即"額爾古訥河"之對音。主不兒者,蓋蒙古稱水,殆即海子之義,蓋札木合所居傍喀爾喀河。此河流入貝爾池,復出為額爾古訥河,故亦稱為豁兒豁納河海子也。太祖欲就札木合,故亦望此而行。 ⑤王罕所居黑林,近土兀剌河,故望不而罕山背而回。"不而罕"即"必兒喀"嶺之對音,又即肯特山也。《異域録》曰:土喇河自根特山右發源,向西流,入杭愛汗山流出之鄂爾渾河。是也。 ⑥此一地名也,主兒不合,蓋"水"之稱。訶闊,蓋河名也。知者,歐陽元《傒氏家傳》曰:滅里蔑脱脱伯吉叛於合剌山時,遼主三召克直普爾,期以七日斬其首,乃先遣家僮往取滅里蔑馬,脱脱使追之,則紿追者曰:"丞相載馬取葡萄酒見汝主耳。"脱脱喜,迎之,握手歡甚。饗公,公亟拔劍斬之。初,兵出阿胡爾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俗以為水窄,禱之,河水湍流如初。據此碑,則傒氏本居傒鞏河,即《祕史》之"薛涼格"河也。滅里蔑,即《祕史》"篾里乞"部也。阿胡爾,即《祕史》"阿闊兒"矣。則此河本近篾兒乞也。 ⑦此一地。 ⑧此一地。 ⑨《異域録》曰:土喇河北岸諸山,有色爾畢谷口三處,及松吉納山嶺三處,有極高危險之處,亦有峰巒聳峻之處。谷内之草暢茂,野

卉爛漫鋪地如畫，鮮耀奪目。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樹，極其森鬱。按此即王罕打圍處無疑，一則有三處谷口，一則在土喇河北岸，須渡過方回黑林，與下文望着土兀剌河回去路徑相合也。⑩《蒙韃備録》曰：韃人出征，食盡，則射兔、鹿、野豕為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

帖木真、札木合兩個到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一同下了，想着在前契合時，交換物的意思，又重親愛。咱共説了初做安答時，帖木真十一歲，於斡難河冰上打髀石時①，札木合將一個麅子髀石與帖木真，帖木真却將一個銅灌的髀石回與札木合，做了安答②。在後春間，帖木真、札木合各用小木弓射箭時，札木合將一個小牛的角粘作響骾頭與了帖木真，帖木真也將一個柏木頂的骾頭與了札木合，兩次做了安答的緣故，是這般。

①《元史·太祖本紀》曰：咩撚篤敦第七子納真，詣押剌伊而部，路逢童子數人，方擊髀石為戲。據此則打髀石乃漠北舊俗也。②《契丹國志》曰：宋真宗時，晁迥往契丹賀生辰，還，言國主皆佩金玉錐，又好以銅及石為槌以擊兔。然則髀石乃擊兔所用，以麅鹿之骨角或銅灌而成也。楊賓《柳邊紀略》曰：甯古塔童子相戲，多剔麞、麅、麋鹿腿前骨，以錫灌其竅，名噶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歲時閒暇，雖壯者亦為之。據楊此文，則此風不特蒙古，并可知帖木真與札木合所以交換髀石之故。"噶什哈"即滿洲語指髀石也。"麅"鹿或作"狍"字。《元史·地理志》：崑崙以西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今蒙古各旗每歲終皆貢麅鹿也。

帖木真、札木合説："聽得在前老人每言語裏説：但凡做安答呵，便是一個性命般不相捨棄，做性命的救護麽道，相親愛的道理是那般。如今再重新契合相親愛者，共説了。"帖木真將篾兒乞惕處擄得的金帶與札木合繫了，

又將擄得數年不生駒的馬與了。札木合也將篾兒乞惕歹亦兒兀孫處擄得的金帶與了帖木真，又將擄得有角的白馬與了①。于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忽勒答合兒崖子前蓬鬆樹下②，做了筵席，夜晚共被宿有來。

①元劉郁《西使記》曰：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麟角。酈道元《水經注》：河水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注，曰逆水。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故廣武都尉治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駒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 ②泰亦赤兀部立忽圖剌為主之處也。

帖木真、札木合兩個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一日，自那營盤裏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帖木真、札木合一同車前頭行，行間，札木合說："咱每如今挨着山下①，放馬的得帳房住；挨着澗下，放羊的放羔兒的喉嚨裏得喫的。"帖木真噤聲立住落後，等他母親訶額侖來時，將札木合前頭的言語說了道："那言語我不曾省得，也不曾回他話，特來問母親。"他母親未言語，孛兒帖說："札木合安答，人曾說他好喜新厭舊有來，如今咱每行厭了也。恰纔的言語，莫不欲圖謀咱每的意思有。咱每休下，就夜兼行着善分離了好。"

①謂以軍士乘高臨下，則諸部可反掌而得。蓋忽勒答合崖為不兒罕山之支脈，登此則如在目中，猶趙襄子云：登常山下臨代，代可取也。亦此意矣。

元朝祕史卷四

帖木真道："孛兒帖説的是。"依着不曾下，連夜兼行來間，路從泰亦赤兀惕每處經過，①其泰亦兀惕每驚起，當夜却回札木合處去了。營盤裏撇下一個闊闊出名字的小兒子，咱軍人拾得，與訶額倫母養活了②。

①蓋帖兒古捏山下也。　②是為四養子之二。《元史·博羅歡傳》曰：太祖分封東諸侯，其地與户以二十為率，乃顔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剌兒弘吉剌亦其烈思得其五，諸侯得其十一。

那夜兼行到天明看呵，札剌亦兒種的人①，合赤温、②合剌孩③、合闌勒歹這三個脱忽剌温兄弟每也隨着來了④。再塔兒忽種的人合答安、答勒、都兒罕等兄弟五個也來了⑤。再乞顔種的人⑥，蒙格禿與他兒子翁古兒等⑦，又同敞失兀惕、巴牙兀的兩個種姓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巴魯剌的人⑧，忽必來⑨、忽都思⑩；一種忙忽的人⑪，哲台⑫，多豁勒忽兄弟每也來了⑬。再孛斡兒出的弟翰歌連⑭，自阿魯剌種處分來了⑮。者勒篾的弟察兀兒罕⑯、速别額台⑰，自兀良合種處分離着也來了。再一種别速的人⑱迭

該⑲、窟出沽兒⑳；一種速勒都的人㉑，赤勒古台、塔乞、泰亦赤兀歹㉒；一種札剌亦兒的人㉓，薛扯朵抹黑、阿兒孩合撒兒㉔、巴剌，更帶兩個兒子也來了㉕。再一種晃豁壇的人㉖，雪亦客禿㉗，又有速客客㉘、者該、晃答豁兒名字的人㉙，連他兒子速客該者溫㉚，捏兀歹察合安兀窪名字的人也來了㉛。再一種斡勒忽訥的人㉜，輕吉牙歹㉝；一種豁羅剌的人㉞，薛赤兀兒㉟；一種朵兒別的人㊱，抹赤別都溫㊲；一種亦乞列孫的人不圖，這裏做女婿，就隨着也來了㊳。再一種那牙乞的人㊴，種篩㊵；一種斡羅納的人㊶，只兒豁安㊷；一種巴魯剌思的人㊸，速忽薛禪㊹、合剌察兒㊺，一同他兒子每也來了。再一種巴阿鄰的人㊻，豁兒赤㊼、兀孫老人㊽、闊闊搠思㊾，與篾年巴阿鄰種的人一圈子。也都來了㊿。

①《輟耕録》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札剌兒歹，即《太祖本紀》所稱"札剌兒"部者也。《元史·地理志》：上都路，唐為奚契丹地，金置桓州，元初為扎拉兒部兀魯郡王營幕地。《元文類·元明善丞相安同碑》：姓札剌爾氏，五世祖忠宣王木華黎，云云。則此即木華黎一族也，"札剌兒"即"札剌亦兒"。 ②些與太祖弟合赤温同名而非一人。 ③下文稱合兒孩脱忽剌温者，即此人也。 ④合闌勒歹，又作"合剌勒歹"，太祖使掌馭馬者是也。脱忽剌温，人名，蓋札剌合氏之祖，故後文稱"合剌孩"為"合兒孩脱忽剌温"者，以此故也。 ⑤合答安，其名也，塔兒忽氏，嫌與合不勒罕之子合答安同名，故以其祖答勒都兒罕别之。 ⑥前文德薛禪稱烈祖為乞顔人，則此乞顔亦太祖族人也。 ⑦本書有兩蒙格禿，此與後文十卷稱乞顔者為一人，乃汪古兒之父，與十四卷之蒙格禿與斡豁禿兒同征合里伯國者，别自一人。一太祖朝之臣，一太宗朝之諸王也。翁古兒，後文或作"汪古兒"，急讀之則"翁"、"汪"同音也。太祖令管飲膳，故後文十卷稱曰厨子。 ⑧篾年土敦諸孫之後。《輟耕録》：蒙古氏族有八魯剌忽。

⑨四狗之一也。 ⑩後文八卷并其官稱曰"忽都思合勒瀕"。 ⑪解見卷一。 ⑫後文十二卷又作"哲歹"。⑬後文十一、十五卷俱作"朵豁勒忽"。 ⑭後文又作"斡歌來"。"來"、"連"雙聲之轉。八卷稱為"斡歌列扯兒必",則又并官稱之。十一卷作"斡歌列",蒙古音伉,無平人之分故也。 ⑮《元史·博爾朮傳》曰:博爾朮,阿爾拉氏。"阿爾拉"即"阿魯剌","博爾朮"即"孛斡兒出"對音也。 ⑯後文十二卷亦作"察兀兒孩"。

⑰四狗之一,《元史》作"速不台"。《本傳》曰:蒙古兀良氏,先世嘗獵於斡灘河上,遇元之先世敦必乃汗,因相結納,至太祖時已五世矣。其父曰哈班,生二子,長名忽魯渾,次則速不台,俱驍勇善射,速不台尤有膽略。太祖初建興都於龍駒河,哈班嘗驅羣羊入貢,遇盜被執,忽魯渾兄弟馳救,刺殺盜,父乃得免。帝與乃蠻部長戰於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户射却其衆,奔闊出壇山而潰。時速不台以質子事帝,亦為百户。 ⑱海都孫別速台之後,後見卷一。 ⑲後以牧羊得千户。 ⑳後文亦稱"古出沽兒",使管車兩〔輛〕,十卷稱"木匠古出古兒"均一人也。 ㉑上文一卷以鎖兒罕失為速勒都孫姓氏,蓋同此族姓,删去尾聲。 ㉒赤勒古台,後文命以帶刀者也。塔乞,即下文塔孩也。後文八卷稱為孫勒都歹種,"孫勒都"與"速勒都"為一聲之轉,然則與鎖兒罕失剌及赤勒古台,乃同族兄弟。

㉓此非脱忽剌温一房也,而亦同為札剌亦兒一氏。 ㉔後文並無事迹,疑即下文兩人之祖,如合赤温三人之有脱忽剌温,此則薛扯朵抹一房之子孫也。 ㉕以六字為名,別於上文之合剌孩,《元史·三公表》有太師阿海,即"阿兒孩"對音。又稱《和琳廣記》多載國初之事,内有太師阿海之名,及他公牘所報亦間見之。然拜罷歲月之先後不可考矣。案:即此阿兒孩,後為太祖宿衛大臣,稱老勇士,必其人也。《耶律阿海傳》曰:耶律阿海,遼之故族也。金季選使王可汗,見太祖姿貌異常,因進言金國"不治戎備,亡可立待"。帝喜曰:"汝肯臣我,以何為信?"阿海對曰:"願以子弟為質。"明年復出使,遂與弟禿花俱往,以禿花為質,且宿衛。阿海得參預機務,出入戰陳。歲壬戌,王可汗謀襲太祖,阿海同飲辨屯河水。丙寅,帝即大位,略地漠南。辛未,破烏沙堡,遂出居庸。癸酉,下紫荆關,阿海以功拜太師,行中書省事。從攻西域,俘其酋長只蘭禿,下蒲華、尋斯干等城。留監尋斯干,以疾薨于位,年七十三。 ㉖後文十三卷命巴剌追回

回王札剌丁即其人也。 ㉗此海都孫晃豁壇之後，詳見卷一。 ㉘後文管飲膳事。 ㉙"速客客者該"五字，涉下文"速客該者溫"五字而衍。晃答豁兒名字的人，後文十三卷隨太祖征回回帶弓箭之晃答合兒，即其人也。 ㉚者溫，勇士也，名速客該。後文或稱"勇士速客該"，或稱"速客該者溫"，或稱"雪客該者溫"，均此人也。 ㉛捏兀之種族，故曰"捏兀歹"。後文亦作"捏古思"。"古""兀"對音。"思"亦種族之稱，即《輟耕録》所載之捏古歹族也。察合安者，其名不注，即"不花"，《元史》屢見之，本書一卷有"札里不花"、"豁里不花"，七卷有"不花帖木兒"，皆美稱也。察合安死於札木合之難，他日賞功，命其子脱斡鄰收集離散，成捏古思部落，為千户，稱曰"察罕豁阿"者也。晃豁壇與捏兀歹各為種族。 ㉜烈祖之配宣懿太后名訶額侖，出於是族，蓋塔塔兒種也。元劉敏中撰《哈剌哈孫碑》云：朔方人，其族為斡羅那氏。即是族矣。案：哈剌哈孫之曾祖啟昔禮，即此書之乞失力黑也。 ㉝此人無所建樹，蓋以外戚貴耳。 ㉞海都第三子抄真斡兒帖該，其子曰斡羅納，此得姓之始。即《輟耕録》蒙古氏族之"郭兒剌思"也。 ㉟後無聞。 ㊱"邊""别"聲轉，即"朵兒邊"姓也。其源出於朵奔篾兒干。《輟耕録》蒙古氏族之朵里别歹也。 ㊲下文作"抹里赤"。 ㊳亦乞列孫，即下文之亦乞列思種也。《輟耕録》蒙古氏族之亦乞列歹，本書之木勒客脱塔黑及孛羅勒歹，皆此部人。又作"亦乞列思"，《元史·博羅歡傳》曰：太祖分封東諸侯，其地與户以二十為率，亦其列思得其五。是也。又《太祖紀》曰：至班朱尼河，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為火魯剌部所敗，因遇帝，與之同盟，云云，即此不圖也。做女婿者，謂尚帖木侖公主也。《元文類》張士觀撰《駙馬昌王阿失碑》云：王族亦啟列氏，高祖孛脱，早逢興運，從太祖皇帝起朔方，飲水黑河，要結盟誓。初，太祖遣使至忠武所，止畜一牧羊，烹勞使者。又以使者馬瘠，易以己之良馬。使者復命，具以忠武誠款對。上嘉之，以皇妹帖木侖公主下嫁。嘗從征乃蠻，上閔其勞，以所獲多賜其部。既破長城，右遣國王木華黎經略北京，左遣忠武規取阿八馬亦馬合等城，所得漢民，即賜忠武。迨上征河西，扈蹕戎行，鼎湖上仙，旬日，忠武亦卒。太宗震悼曰："孛秃事皇考宣力良多，今已云亡，送還本土"。遂葬於乞只兒，仍禁其地。三年，忠定繼起，擢為萬户，尚宗女不海罕公主。忠靖從定宗皇帝討平萬奴有功，尚

宗女也孫真公主。忠宣尚憲宗女伯牙倫公主。繼尚宗女卜蘭奚公主。云云，所云"亦赦列氏孛禿"，即"亦乞列思氏不圖"之對音，謚曰"忠武"也。其子鎖兒哈，孫札忽兒陳，曾孫忽鄰，元孫即阿失也。其世系如此。《元史·孛脱傳》載其事太略，故置彼録此。而《元史·諸公主表》載：昌國大長公主帖木兒倫，烈祖女，適昌忠武王孛禿。主薨，繼室以太祖女昌國大長公主火臣别吉，云云，又碑所不詳也。 ㊴那牙乞，即卷一之那牙吉歹合臣之子，為那牙勒氏，"乞""吉"對音字也。 ㊵後無聞。 ㊶源出於海都孫斡羅納。 ㊷後無聞。 ㊸源出於巴魯剌台。 ㊹後無聞。 ㊺為太祖後日使輔察阿歹者也。 ㊻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子巴阿里歹，"里"與"鄰"轉聲也。《輟耕録》蒙古氏族之八憐，即此巴阿鄰也。 ㊼以本書考之。豁兒赤在當時無功可紀，而封以萬户，爵賞次於木華黎、博爾朮，殆以闡揚符命之力，足以收羅豪傑、效命股肱也與！ ㊽後文十卷稱兀孫額不干，又稱為巴阿鄰之長，命為别乞。 ㊾後文十二卷使輔察阿歹，乃作"闊客搠思"。 ㊿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孫赤都忽勒孛闊 。

豁赤兒來着説："我賢能的祖孛端察兒拏得婦人處[1]，同胞生了札木合并俺的祖[2]，於札木合行不合分離的是來。因神明告的上頭，教我眼裏見了有個慘白乳牛，來札木合行繞着，他房子車子觸着，折了一角。那牛於札木合處揚着土吼着説道：'札木合將我角來！'又有個無角犍牛，拽着個大帳房下椿，順帖木真行的車路吼着來説道：'天地商量着，國土主人教帖木真做，我載着國送與他去。神明告於我，教眼裏見了。'帖木真，我將這等言語告與你，你若做國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真説："我真個做呵，教你做萬户。"豁兒赤説："我告與你許多道理，只與我個萬户呵，有甚麽快活？與了我個萬户，再國土裏美好的女子，由我揀選三十個為妻。又不揀説甚言語，都要聽我。"

①謂札兒赤兀。 ②札木合之祖為札只剌歹，豁兒赤之祖為巴阿里歹，太祖之祖為把林失亦剌禿合必赤，皆孛端所生子。 ③此所謂獨角獸也。原其始亦豁兒赤附會之詞，他日太祖征欣都，見獨角獸，耶律楚材以為角端，勸太祖戒殺，未始非因其所感而匡救之耳。 ④《元史·鐵哥傳》曰：父斡脫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氏，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之？""斡脫赤"與"豁兒赤"音近而部貫不同，似非一人，或因豁兒赤而附會耳。

再格泥格思種的人忽難等①，并答里台斡惕赤斤②，又札答剌種的人③木勒合勒忽④，及撒合亦惕種的人。又有主兒乞種的人⑤莎兒合禿主兒乞，帶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⑥。又捏坤太子的兒子忽察兒別乞，又忽禿剌皇帝的兒子⑦阿勒壇斡惕赤斤⑧，都和圈子自札木合處分離着。帖木真在乞沐兒合小河阿亦惕合剌合納地面下時，來相合了⑨。自那裏起去，又到古列勒古地面裏⑩，桑沽兒河行合剌主魯格地面⑪，闊闊納浩兒名字的海子處下了⑫。

①源出於海都孫格泥格思。忽難，後文四卷亦作"忽圖"，他日太祖使輔拙赤。 ②把兒壇之第四子，太祖之叔父也。後文六卷亦作"答阿里台"。 ③源出於孛端察兒長子札只剌歹。 ④下文亦作"本惕合勒忽"，仕至千户。 ⑤主兒乞，解詳卷一。源出於合不勒合罕，長孫忽禿黑禿主兒乞，詳本卷後文。 ⑥上文卷一云：忽禿黑禿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一名台出。此作"莎兒合禿"，即忽禿黑禿也。撒察別乞，即薛扯別乞也。後文七卷或別乞官名，但作"撒察"，《元史》作"薛徹"，泰出即台出，《元史》以為太丑也。 ⑦捏坤太子，太祖伯父也。忽察兒別乞，後文或但作"忽察兒"，《元史紀》作"火察兒"。忽禿剌，前卷作"忽圖剌合罕"。 ⑧後文或但作"阿勒壇"。《元史紀》作"按彈"。以上四人，後叛太祖，不終所事。 ⑨即前文三卷之阿因勒合剌合納。 ⑩即前文二卷之古連勒古山也。 ⑪前文云：桑沽兒河邊有合剌只魯格小山，有個青海子，是也。 ⑫闊闊納，即前文之豁兒豁納川，今為額爾古訥河者也。《龍沙紀略》曰：

蒙古語謂江曰烏拉。此闊闊納浯兒，即"額爾古納烏拉"急讀而成也。海子，即枯倫湖。此即前文立忽圖剌為帝處。

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衆人共商量着，對帖木真説："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得美女婦人并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如厮殺時違了你號令，并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離了妻子家財，廢撇在無人煙地面裏者。"這般盟誓了，立帖木真做了皇帝，號"成吉思"①。

①《蒙韃備録》曰：成吉思英勇果决有度量，所傳忒没真乃小名爾。所以譯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思乃譯語"天賜"兩字也。《源流》曰：元太祖未起時，石上有異鳥鬻之鳴，曰青吉斯，以為瑞，遂取其音為號。

成吉思做了皇帝，教孛斡兒出弟斡歌來，同合赤溫、哲台、多豁勒忽四人帶了弓箭①，汪古兒、雪亦客禿、合答安答勒都兒罕三人管了飲膳②，迭該管牧放羊隻③，古出沾兒管修造車輛④，多歹總管家内人口⑤。又教忽必來、赤勒古台、合兒孩脱忽剌温三人同弟合撒兒一處帶刀⑥。弟别勒古台與合剌勒歹脱忽剌温二人掌馭馬⑦，泰亦赤兀歹忽圖、抹里赤、木惕合勒忽三人管牧養馬羣⑧。又分付阿兒該合撒兒⑨、塔孩⑩、速客該⑪、察兀兒罕四人如遠箭近箭般做者⑫。速别額台勇士説："我如老鼠般收拾，老鴉聚集，蓋馬氈般蓋護，遮風氈般遮擋，試那般做者⑬。"

①孛斡出、斡歌來二人，阿魯剌氏。合赤溫，札剌亦兒氏。哲台、多豁勒忽二人，皆忙忽氏也。《元史·兵志》曰：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曰"闊端赤"。　②汪古兒，乞顔氏也。雪亦客禿，晃豁壇氏也。合答安，答勒塔兒忽氏也。《元史·石抹明里傳》曰：國制：内膳，為近臣，非篤敬素著者不得為。《元文類·閻復·廣平王碑》曰：國朝重天官内膳之選，特命領其事。　③别速惕氏。　④亦别速惕氏，即上文之窟出沾兒

也。管修造車輛，故後文稱為木匠古出古兒也。 ⑤後文八卷十一卷作"朵歹"。管家内人口，故後文稱内裏家人等朵歹扯兒必管着也。 ⑥忽必來，巴魯剌氏。赤勒古台，速勒都孫氏。合兒孩脱忽剌温，札剌亦兒氏。則出於脱忽剌温也。 ⑦别勒古台，太祖異母弟。合剌勒歹脱忽剌温，即合闌勒歹，札剌亦兒氏，出於脱忽剌温，故合稱之。 ⑧忽圖，即忽難也，本格泥格思氏。然亦稱泰亦赤兀歹者。此族雖云始于俺巴孩，要皆海都子孫，其為一族，可通稱泰赤烏部人也。後文脱黑脱阿之子忽都亦作"忽禿"，六卷又作"忽圖"，故此以"泰亦赤兀歹"别之。抹里赤，朵兒别氏，即抹赤别都温也。木惕合勒忽，札答剌氏，即木勒合勒忽也。 ⑨札剌亦兒氏，上文作"阿兒孩"，此作"該"，乃一人也。 ⑩下文差答孩及速 客該往脱斡鄰處作"答"字。又八卷稱：塔孩把阿禿兒，均即此人，且知為孫勒都氏。案：鎖兒罕失剌為速 勒都孫氏，赤勒古台為速勒都人，均一族也。塔孩為孫勒都歹種，然則"孫勒都"即"速勒都"三字之對音，與兩人為一族耳。後文九卷又稱"塔該"，文少異也。 ⑪上文作"速客該者温"，此省文。後文五卷使勇士速客該迎王罕，則"者温"乃勇士之稱，故二字或從省也。又後文七卷或作"雪客該者温"，或作"速格該者温"，均即此人也。 ⑫兀良哈部者勒篾弟也。遠箭近箭般做者，言往來應對也。 ⑬速别額台，兀良哈氏也。如老鼠般收拾，能殘毀敵人也。老鴉般聚集，能屯聚軍士也。蓋馬氈般蓋護，能保障地方也。遮風氈般遮擋，能捍禦外侮也。

那裏成吉思又對孛斡兒出、者勒篾二人説："我以前無伴當時，你二人首先與我作伴，我心裏不忘了。如今與這衆人為長着。"再對衆人説："您衆人離了札木合想着來我根前，若天地護佑呵，您老的每久後都是我吉慶的伴當。"説着，都委付了。

成吉思既做了皇帝，差答孩、速客該往客列亦惕種的皇帝脱斡里勒行去[①]。脱斡里勒説："帖木真做了皇帝，好生是。你達達每若無皇帝呵，如何過？您每休把原商量的意思壞了。"這般説將來了[②]。

①前文作"脱斡鄰"，聲之轉也。　②蓋王罕欲太祖歸其役屬，不願其隱與抗行也。

成吉思又差阿兒孩合撒兒、察兀兒罕往札木合處去。札木合説："您每對帖木真根前的阿勒壇、忽察兒説，帖木真安答俺兩個，因他離間着教分離了。當初在一處時，您如何不立帖木真做皇帝？如今不知想甚麽却立做了皇帝。您當教帖木真安答心裏安着，您於帖木真根前好好做伴者"。

後，札木合的弟紿察兒①，於札剌麻山前斡列該不剌合地面住②；成吉思的伴當拙赤答兒馬剌③，在撒阿里地面住④。紿察兒將拙赤答兒馬剌的馬羣搶了。他的伴當不敢趕去，拙赤答兒馬剌獨自襲將去，夜間到他馬羣邊，伏在馬鬃上，將紿察兒脊梁射斷，將他馬趕回來⑤。

①後文作"台察兒"。《史·本紀》作"禿台察兒"。　②《本紀》：禿台察兒居玉律哥泉。今案：蒙古謂河曰必拉，則斡列該為水名無疑。但以為泉名，又譯為玉律哥，則非也。此今鄂勒昆河也。《祕史》三卷前文以鄂勒昆河為斡兒洹矣，後文八卷塔陽順塔米爾河渡斡兒豁水，此為今"鄂勒昆"之對音。"斡列該"又即"斡兒豁"之對音也。因是以求札剌麻山，亦可識也。八卷塔陽渡斡兒豁水到納忽山崖東邊察乞兒馬兀惕地面，察乞兒馬，即"札剌麻"之對音。然則此山與水皆在乃蠻部矣。紿察兒與札木合本不同居，而別居於鄂勒昆河上。拙赤答兒馬剌亦居於乃蠻之撒阿里，故居址相近，乃有争奪馬羣之事。札剌麻山，在鄂勒昆河之東，由納忽山崖東下而至此也。　③前文卷一忽圖剌生三子，一名拙赤；又後文十二卷太祖對拙赤説："我兒子中你最長，"足見拙赤是長子通稱。此答兒馬剌不知何部之大太子，以後文撒阿里地近乃蠻，知是乃蠻別部之長，與太祖連結，故云伴當也。　④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北渡科布多河，至薩克里山麓，有石人，具蒙古冠服，相傳為元太祖像，以示遠國之顧瞻仰者。薩克里山，即此撒阿里地面，在今科布多河之北矣。《詩注》又云：科

布多河，在烏里雅蘇泰西北千里，濱河為城，今烏里雅蘇台地也。《本紀》曰：時帝麾下搠只別居薩里河，則知撒阿里是河名，此拙赤在河上地面住。後文六卷、八卷、十三卷均有撒阿里客額兒地名，皆與乃蠻交戰之所。時札木合依王罕，而其弟所居斡列該地，與乃蠻撒阿里接界，故紿察兒有搶奪撒阿里馬羣事也。 ⑤元《黃溍集·安慶武襄王帖木兒神道碑》曰：哈班於王為曾大父，有子曰忽魯渾，則王大父也。以哈必赤事太祖皇帝。哈班嘗從太祖飲班朮納河之水，遇盜，舉槍欲刺之，為忽魯渾反鋒所刺，人馬俱踣。即此事也。但答兒馬剌之外，又有忽魯渾，則足以補《祕史》所未詳。

札木合因為射殺他弟紿察兒，領着他一種并十三部①，共三萬人，越過阿剌兀惕土兒合兀的嶺②，要與成吉思斷殺。時成吉思在古連勒古的地面裏③，有亦乞列思種的人④，木勒客脱塔黑、孛羅勒歹二人來報成吉思知了。於是他的十三圈子内，也起了三萬人，迎着札木合，到答蘭巴勒主惕地面對陣⑤。成吉思被札木合推動，退着，於斡難河哲列捏地面狹處屯紮了⑥。札木合於是回去，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煮了⑦。又斫斷捏兀歹察合安的頭⑧。馬尾上拖着去了⑨。

①見《元史本紀》者，如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剌部，其一種泰赤烏也。 ②阿剌合部所居嶺名土兒合兀。 ③不兒罕山前有此小山，桑沽兒河所出。 ④此與上文亦乞列孫氏之不圖為同族。 ⑤答蘭巴勒主惕，《本紀》作"答蘭版朱思"。明人茫昧多如此，今以後文九卷考之，太祖將殺札木合，重述此事云："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厮殺趕入我者剌捏地面狹處。"即此役也。巴勒渚納，即"巴勒主惕"對音。以《元史·速不台傳》求之，即客魯漣河，此水名非山名也。《速不台傳》曰：太祖初建興都於班朮納海，即龍居河也。案：龍居河即"臚朐河"之對音。《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臚朐河今名克魯倫河，在喀爾喀四部七十四旗界内，東北流八百餘里合黑龍江，五代遼時以此河為邊界。《朔

方備乘》曰：額爾古訥河上游曰克魯倫河，一曰臚朐河，東北入呼倫貝爾城界，瀦為呼倫湖。是知呼倫湖即班朮納海，龍居河即臚朐河，明矣。臚朐即克魯倫河之異名，班朮納，即"巴勒渚納"之對音，又出自太祖口述，可為答闌巴勒主惕地面之確證。他日太祖與王罕再戰於巴勒渚納，其輿圖亦可因此了然矣。　⑥後文九卷作"者剌捏"。按：此役為太祖生平最失利之事，《本紀》謂破走札木合，又以此為帝方幼冲之時，反以巴渚納海之敗，移於王罕之戰，殊為失實，當以《祕史》為信。　⑦怒其立成吉思為皇帝也。　⑧捏兀部人名察合安，後文十卷稱察罕豁阿，即此人。　⑨為部衆棄札木合張本。

那裏札木合回了後，兀魯兀惕種的主兒扯歹①，與忙忽種的忽余勒答兒②，各引着他一族，離了札木合，太祖行來了③。又晃豁壇種的蒙力克④，也引着他七個子來了⑤。太祖因這些百姓來了，喜歡着，於斡難河邊林裏做筵席。先於訶額侖並合撒兒、撒察別乞等行放了一甕馬奶子⑥。再於撒察小孃額別該行也放了一甕⑦，因此上，豁里真、⑧忽兀兒臣⑨，兩個孃子説："俺根前如何不先放？"將厨子失乞兀兒打了⑩。失乞兀兒説："也速該把阿都兒⑪，捏坤太子⑫，死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打。"説着，大聲哭了⑬。

①兀魯兀惕，其源出於納臣之子兀魯兀歹。後文十卷即以主兒扯歹管兀魯兀百姓也。　②即蒙古部也，其源出於納臣之子忙忽台。忽余勒答兒死於王罕之戰，後文或作忽合勒答兒。　③《太祖紀》曰：時帝功德日盛，泰赤烏部多苦其主非法，見帝寬仁，諸部皆慕義來降。即其事也。　④晃豁壇乃海都之孫。蒙力克，《元史·忠義傳》作"明里也赤哥"，即伯八兒之祖也。　⑤後文十卷之脱侖，即七子之一。其見於本書者，又有闊闊出。　⑥合撒兒，太祖弟；撒察別乞，太祖再從兄弟行也。《本紀》作"薛徹別吉"。其父曰忽禿黑禿主兒乞，亦作"莎兒合禿主兒乞"，是為主兒乞氏。撒察別乞，前文作"薛拉別乞"，後或專稱撒察。　⑦《本紀》作

"野別該",為薛徹別吉次母。 ⑧《本紀》作"忽兒真",即薛徹別吉母。 ⑨《本紀》作"火里真",與忽兒真稱為二哈敦。案:《唐書》作"可敦",即夫人之稱。《祕史》或作"哈屯"。 ⑩《本紀》作"失邱兒"。按:"邱"字本無"邑"旁,乃"兀"之訛字。 ⑪前文作"把阿禿兒",此作"把阿都兒",皆"巴圖魯"之對音也。 ⑫也速該兄,而太祖之伯父也。 ⑬為太祖夾攻塔塔兒而主兒乞六日不至張本。

那筵席時,太祖教別勒古台①,在外拏馬,就整理事。主兒乞處,教不里孛闊整治②。有合答斤的人③,來偷韁繩,被別勒古台拏住,不里孛闊護那人④,將別勒古台肩甲斫破了。別勒古台也不以為事,流血行間,太祖於樹影下看見,問:"你如何被他這般做"?別勒古台說:"雖傷了,不曾十分重,為我上頭,弟兄每休惡了。"

①太祖異母弟,即《本紀》之皇弟別里古台。 ②《太祖本紀》曰:皇弟別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乞列思,華言野外牧場也。播里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不里孛闊,合不勒合罕第三子忽禿黑禿蒙古兒之子,乃太祖從父行也。 ③合答斤人,其源出於孛端察兒第三子不忽合塔吉。 ④《本紀》作"播里"。

太祖不聽,將樹枝折折,又抽出撞馬乳的木椎斲打,把主兒乞勝了,又把豁里真忽兀兒臣兩個孃子奪將來。他每却來商和,將兩個孃子還與了。以後使臣相往來間,大金因塔塔兒篾古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捕,逆著浯泐札河,將篾古真薛兀勒圖襲著來①。太祖知了。

①《本紀》曰:塔塔兒部長篾兀真笑里徒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之,北走。帝聞之,自斡難河迎擊。即其事也。浯泐札河,今地圖謂之烏爾匝河,其水出車臣汗左翼左旗之烏爾載寨坎山,東北流入塔里泊。其地有卡倫名哲格勒圖者,與此"薛兀勒圖"對音,當由此得名也。塔里泊亦以塔塔里得名矣,偏西三度半為河源,直中線偏西不及一度為哲

格勒圖卡倫，極高四十九度半至五十一度。

太祖說："在前塔塔兒將我祖宗父親廢了的冤仇有麽道[1]，如今趁着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脱斡鄰說："如今金國差王京將塔塔兒篾古真等逆着浯勒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廢我祖父的讎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脱斡鄰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乞種的撒察别乞、泰出[2]，將這報讎的意思説將去，要他來助[3]。待了六日不來[4]，太祖遂與脱斡鄰引軍順浯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5]。時塔塔兒在忽速禿失禿延地面[6]，立了寨子，被太祖、脱斡鄰攻破，將塔塔兒篾古真薛兀勒圖殺了[7]。

①《祕史》凡言廢者，皆殺也，謂也速該為塔塔兒毒死。潘檉章《明史考異》曰：明初諱誅為廢，《廢丞相汪廣洋敕》，見《高皇帝御製集》。愚按：譯《祕史》者正明初人，殆以"誅"音同"朱"，故改曰廢。　②即前文之"台出"。　③塔塔搉俺巴孩之讎，主兒乞不當忘。　④蓋以斡難河筵會之隙故也。　⑤王京，謂金國王都宰相完顏襄。　⑥其地當在今塔里泊之旁。　⑦《本紀》曰："帝論薛徹别吉帥部人來助，候六日不至，帝自與戰，殺篾兀真笑里徒，盡擄其輜重。

金國的王京知太祖與脱斡鄰將塔塔兒寨子攻破，殺了篾古真等，大歡喜了，與太祖札兀忽里的名分[1]、脱斡鄰王的名分[2]。王京又對太祖説："殺了篾古真等，好生你得濟，我回去金國皇帝行奏知[3]，再大的名分招討官教你做者。"説罷，自那裏回去了。太祖與脱斡鄰將塔塔兒共擄着，也各自回家去了[4]。

①札兀忽里，部長也。《金史·百官志》曰：金自景祖始建官屬，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忽魯"與"忽里"對音，知即為總帥矣。《親征記》曰：金主因我滅塔塔兒，

拜上為察兀忽里。原注：若今移剌使也。 ②本稱罕，復封王，故稱王罕。

③是時為金國泰和間金主完顏璟。 ④《金史·百官志》曰：招討司使一員，正三品；副招討使二員，從四品。招懷降附，征討攜離。《方輿紀要》卷八引《史略》曰：初，金 人以鐵木真為察兀禿魯。原注曰："鐵木真侵并旁部衆益强，會塔塔兒部叛，帝乃會金師擊滅之。金人以其有功，拜為察 兀禿魯，猶中國招討司也。"

太祖軍在塔塔兒營盤裏時，拾得個小兒，鼻上帶一個金圈子，又金綜絲貂鼠裏兒做兜肚，與了母訶額倫，訶額倫說："必是好根腳人的兒子，喚做失乞刊忽都忽的名字①"。教做第六個兒子②。

①後文作"失吉忽禿忽"。 ②是為四養子之三。

太祖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合泐澧海子邊①。被主兒乞將五十人剥了衣服，十人殺了②。人來報與太祖，太祖大怒，說："何故被主兒乞如此做？先在斡難河林裏做筵席時，他的人將厨子打了，又將别勒古台肩甲斫破了，今遍為祖宗的上頭，要同他報仇，他又不來，倒倚着敵人，又做了敵人。"於是引着軍馬剿捕主兒乞去。至客魯連河前朵羅安孛勒答兀地面③，將主兒乞百姓擄了。獨撒察别乞、泰出兩人，輕身走至迭列禿口子行，被太祖拏住④。太祖問："你在前與我説甚麽來？"兩人説："俺自説的言語不曾依⑤。"遂伸頸就戮。太祖於是殺了。

①此今人枯倫湖之開拉里河，亦名哈拉爾河者也。《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自枯倫湖東北角分二支流出，一支於噶兒巴里山之西北地，東北流，有開拉里河，自東合諸水西北流來會。又曰：開拉里河源出諾民河源山之西麓，有兩源西流而合，西北流，與枯倫湖東北流出之水會，此水源流千餘里。《龍沙紀略》曰：枯輪海周匝千里，在黑龍江之南，開拉里河之左。《朔方備乘》曰：克魯倫河瀦為呼倫湖，鄂爾順河首受貝爾池水匯

其東，哈拉爾河匯其東北。臣秋濤謹按：哈拉爾河，上源曰特諾克河，出呼倫貝爾池東山二水合西流，北合扎敦河，又合北來一水，又西，依奔河出其東南山，二水合西北流，南合輝河來會。又西北經呼倫貝爾城東，墨勒根河出其東山，二水合西流來會。又西北，潴於呼倫池，此水亦名開拉里河。　②以報筵席厮打之役。　③客魯連河前，蓋今車臣汗旗及右翼中前旗之地，有山名托納山，與此"朵羅安"亦音相近也。　④《本紀》曰：帝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乞，薛徹別乞以舊怨故，殺十人，去五十人衣。帝怒，因帥兵蹈沙磧攻之，殺虜其部衆，唯薛徹太丑僅免。越數月，帝復伐薛徹太丑，追至帖烈徒之隘，滅之。按："帖烈徒"即"迭烈禿"對音，然"迭烈禿"即"口子"之義。後文王罕被乃蠻將帖列格禿百姓擄去，與此並非一地，並稱"帖列格禿"為"口子"，足見"帖列格禿"與"迭列禿"即"口子。"《太宗紀》五年幸鐵列都之地，亦即此口子矣。　⑤謂立成吉思為帝時盟誓之語，見本卷前文。

太祖既殺了撒察別乞、泰出，回至主兒乞營，將主兒乞百姓起了。時札剌赤兒種的人帖列格禿伯顏①，有三子，教長子古温兀阿②，將他二子模合里③、不合④，拜見太祖與了。説："教永遠做奴婢者，若離了你門户呵，便將腳筋挑了，心肝割了。"又教第二子赤剌温孩亦赤⑤，也將自己二子統格、合失⑥拜見，説："教與你看守金門，若離了時，便將他性命斷了者。"又將第三子者卜客，與了太祖弟合撒兒⑦。者卜客於主兒乞營内，得了一個小兒，名孛羅兀勒⑧，獻與了訶額侖母。

①《元史語解》：巴延，福也。蒙古以有福者稱曰伯顏。　②後文九卷作"古温豁阿"。《元史·木華黎傳》曰：父孔温窟哇，以戚里故在太祖麾下，從平篾里乞征乃蠻，數立功。後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捻水際棗駝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孔温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有子五人，木華黎其三子也。至治元年，詔封孔温窟哇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

王，謚忠宣。元《黃溍集·中書右丞相鄆王拜住神道碑》曰：拜住系出札剌爾氏，六世祖諱孔温窟哇，五世祖諱木華黎。又《平章魯國公別里哥帖穆爾神道碑》曰：六世祖諱孔温窟哇，事太祖皇帝，從征泰赤、篾里期、奈蠻諸部。奈蠻已降而復畔，往討之。太祖馬憊，遂以己所乘馬奉太祖，步戰而死。五世祖諱木華黎，從太祖皇帝滅克烈王可罕。太祖既踐天位，以為佐萬户太師國王云云。此"古温兀阿"之譯為"孔温窟哇"者也。又《元文類》二十四元明善撰《丞相東平王安同碑》曰：皇帝嗣歷，拜大司徒柏柱為左丞相。明年，制贈乃祖孔温兀答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云云。又曰：忠宣王親連天家，世不婚姻。太祖皇帝起兵與乃蠻戰，敗績，七騎走，困乏絶食，忠宣多力。走水次，縛致二歲橐駝，炙其肉啖太祖。太祖馬憊，六人相顧，忠宣遂以己馬濟太祖，步射賊而死。子五人，第三子曰忠武王木華黎。忠武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温佐太祖定天下，號為四傑云云，此"古温兀阿"之譯為"孔温兀答"者也。 ③即《元史》之木華黎，《源流》作"摩和賚"，《語解》改為"穆呼哩"。滿洲語凡物磨去棱角之謂。後文多作"木合黎"，或作"木合里"。《元史本傳》：木華黎，札剌兒氏，世居斡難水東。《蒙韃備録》曰：元勳乃成吉思太師國王，没黑肋者小名也，中國人呼曰摩暖羅，彼詔誥則曰謀合理，南北之音輕重所訛也。見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行省太師國王。乃黑韃靼人，十年以來，東征西討，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決於己，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禮。 ④《蒙韃備録》曰：元勳有兒曰計里歌那，自有千騎，不任事。弟二人，長曰抹歌，見在成吉思處為護衛。次曰帶孫，歸王，每隨侍焉。按：不合後官護衛，即孟珙所稱抹歌也。《木華黎傳》：臨終召其弟帶孫，云云。 ⑤孩亦赤為稱呼，赤剌温為名字，此與瑣兒罕失利之子赤老温同名對音，故并其官稱之，使不混也。《元史·忙哥撒兒傳》曰：曾祖赤老温愷赤，事太祖。又詔諭忙哥撒兒之子略曰："汝高祖赤老温愷赤，事我成吉思皇帝，皆著勞績。"赤老温愷赤，即"赤剌温孩亦赤"之對音。實一人也。 ⑥統格命名，以統格黎河為義，與合失均無聞。 ⑦後文十二卷使者卜客輔合撒兒。 ⑧《祕史》四養子之四也。後文七卷作"孛羅忽勒"，十卷作"孛羅兀惕"，十二卷征禿馬惕為所殺。《元史》作"博爾忽"。《太祖本傳》曰：塔齊爾伯祖父博爾忽，從太祖起朔方，

平諸國，宣力為多，當時與木華黎等俱以功號四傑。

訶額侖前後得的小兒古出①、闊闊出②、失吉刊忽禿忽③、孛羅兀勒④四個，與他兒子每日做眼教看，每夜做耳教聽，因此養了。

①前文作"曲出"，征篾兒乞部時所得。　②札木合營所得。　③後文作"失吉忽禿忽"，塔塔兒營所得。　④主兒乞營所得。

主兒乞種的緣故，初，合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斡勒巴剌合①。合不勒因其最長，於百姓內揀選有膽量有氣力剛勇能射弓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主兒乞②。

①前文卷一作斡勒巴兒合黑。　②斡勒巴剌合之子所以名曰忽禿黑禿主兒乞，以此故也。然則以主兒乞名其族，乃取無敵之義。

太祖將此種人也服了，又將他百姓做自己的百姓了。太祖一日教不里孛可①，與別勒古台厮搏。先，別勒古台與不里孛可厮搏時，不里孛可用一手一足搏倒教不能動，至此不里孛可佯為力不及別勒古台，倒了。別勒古台一邊壓着，回顧太祖，太祖將下脣咬着②。於是別勒古台知其意，用膝將他脊背按着，兩手捉住他項，用力向後折折了脊骨。不里孛可說："我本不輸，因怕成吉思，佯為力不勝，却將我性命送了。"初，合不勒皇帝七子③，長名斡勒巴兒合④，次子名巴兒壇把阿禿兒⑤，巴兒壇的子名也速該⑥，也速該子即是太祖。其第三子⑦，名忽禿黑禿蒙列兒⑧，蒙列兒的子即是不里孛可。不里孛可將巴兒壇子孫行隔越了，却與巴兒合勇猛的子孫行作伴⑨，所以雖有一國不及之力，終不免折折腰死了。

①前文卷一作"不里孛闊"，"孛闊孛可"對音字。《元史本紀》但稱

"播里",無下兩字。今按:"孛可"即"伯克"也。今回部尚沿此稱,大頭目謂之阿奇木伯克,故後文十卷云:如今達達體例裏以別乞為重,別乞即孛可,又即孛闊。不里以勇力冠於通國,故共推為伯克。 ②切齒之狀,蓋追憶筵會之役,欲別勒古台置之死。 ③《元史·本紀》之葛不律寒。 ④即斡勒巴剌合。 ⑤《本紀》曰:葛不律寒殁,子八哩丹嗣。 ⑥是為烈祖神元皇帝。 ⑦謂合不勒之第三子。 ⑧前文卷一作"忽禿黑禿蒙古兒"。按:今蒙古喇嘛僧稱曰呼圖克圖,譯言再來人也,俗云活佛,此其命名之意。 ⑨黨於主兒乞以貳於太祖。

元朝祕史卷五

其後雞兒年①，合塔斤等十一部落②，於阿勒灰不剌阿地面③，聚會商議，欲立札木合做君④，於是衆部落共殺馬設誓訖⑤，順額洏古涅河⑥，至於刊沐連河洲的地行⑦，將札木合立做了皇帝⑧，欲攻成吉思與王罕。被豁羅剌思種的人豁里歹⑨，到古連勒古地面，⑩，告與成吉思⑪，成吉思使人告與王罕，王罕於是收集軍馬成吉思行來了。

①《皇元聖武親征記》以此為壬戌秋事，所云"雞兒年"者，蓋約會在辛酉，而交戰在壬戌秋也。 ②合塔斤部出自朵奔篾兒干之第三子不忽合塔吉，《速不台傳》：奏以乃蠻怯烈杭斤欽察諸部千户，通立一軍。"杭斤"當即"合塔斤"之合音也。 ③不剌，泉也。明余庭璧《事物異名》曰：泉，蒙古曰布剌。《西域水道記》曰：凡河，國語曰畢喇。是也。阿勒灰不剌，即本卷後文之兀勒灰河，其地名失魯格勒只惕。又後文七卷作"浯泐灰溼魯格泐只惕"，近答蘭捏木兒格思之地，蓋塔塔兒所居，今塞北漠南地也。明葉向高《四裔考》曰：明初，劃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為西域咽喉，其部落有回回、畏吾兒、哈喇灰三種云云，今案：《祕史》，則垂河以南，即《回回祕史》之"畏兀"及"委兀"，即"畏吾兒"。《祕史》之"阿勒灰"、"兀勒灰"、"浯泐灰"即"哈剌灰"也。《水道提綱·塞北漠南篇》曰：松花諾尼以西，克魯倫以南，地多沙土，即少經流。大漠古稱瀚海，今曰戈必，井泉亦罕覯焉。蕭河土名烏爾虎河，圖作吳兒灰

河，源出索岳爾濟山，山甚長大，袤延數百里，其西麓臨大漠，東北即枯倫貝也。蘆河南流曲曲而西南三百里許，經烏朱穆秦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北合色野爾濟河，南合音札哈河、賀爾洪河，入右翼界，至克勒河漠之地涸云云。"吳兒灰"即"浯勃灰"，又即"兀勒灰"，又即"阿勒灰不剌"矣。虞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哈從成宗援也只里王，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又《元文類》五十《張宏行狀》曰：公生遼東兀魯回河，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焉。據上數說，則兀剌灰河在今烏朱穆秦旗，故與遼東鄰矣。 ④《本紀》曰：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與汪罕征之，積屍以為京觀，乃蠻之勢遂弱。時泰赤烏猶强，帝會汪罕於薩里河，與大戰斡難河上，斬獲無算。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剌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畏威不自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為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告變。帝與汪罕自虎圖澤逆戰於盃亦烈川，大敗之。帝駐軍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部長阿剌兀都兒等來逆戰，大敗之。時宏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掠之，於是宏吉剌歸札木合。與朵魯班、亦乞剌思、嗒答斤、火魯剌思、塔塔兒、散只兒諸部會于犍河，共立札木合為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此《元史》敘諸部立札木合本末也。核以《祕史》，則不甚相合。蓋《元史》取之《親征記》，今《記》雖有傳本，而譌奪太多，頗難援證，殊不及《祕史》完整。但《祕史》亦有斷爛，未可執此遂疑《元史》之非。觀後文云，札木合潰散，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則此會有乃蠻可知。惟《祕史》前文殊無乃蠻起釁之故，則殘缺明矣。又《元史·召烈抄兀兒傳》曰：太祖時，有哈剌赤、散只兒、朵魯班、塔塔兒、宏吉剌、亦乞列思等，謀奉札木合為帝，將不利於太祖云云，雖無乃蠻一部，然各部之名，與《本紀》相應，《列傳》取材家乘，或不荒唐，聚而考之，亦補闕拾遺之意爾。 ⑤以《元史》與《祕史》考之，除合塔斤外，曰散只兀，即《輟耕録》散朮兀歹也。蓋出於孛端察兒之兄不忽禿撒勒只，所云"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者也。曰朵魯班，出於朵奔蔑兒干之後，所云"朵兒邊的姓"。又《輟耕録》之朵里別歹者也。曰宏吉剌，即翁吉剌也。曰亦乞剌思，即《輟耕録》之"亦乞列歹"，又即卷四"亦乞列孫"，與不圖同族者也。曰火魯剌思，即《輟耕録》色目三十一種之火里

剌，又上文四卷之斡羅納，蓋出於海都之孫斡羅納之後。此外則札木合部、塔塔兒部、泰赤烏部、蔑兒乞部、乃蠻部，並詳《祕史》矣。　⑥《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潴為枯倫湖，自出枯倫湖東北流，經黑龍江索倫界，兩岸無山，土人名為額爾古納河，實克魯倫河也。又東北流，兩岸有山，而黑龍江自西來會。《龍沙紀略》曰：自界碑橫而東也，河之由南而北入黑龍江者四。鄂爾姑納為俄羅斯界河，故其名獨著，小河匯此而入黑龍江者十有一。而伊密河、特納客河、魁河、莫勒根河、札敦河，五河又匯於開拉里河，以入鄂爾姑納，達於黑龍江。《朔方備乘》曰：額爾古訥河為中國與俄羅斯分界之水，其上游曰克魯倫河，源出車臣汗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流經拖諾山南，聖祖賜名欽馬河。轉東北流，潴呼為呼倫湖，復從湖東北溢為額爾古訥河。東北流，又北，逕分界摩崖碑東，又北，與黑龍江會。　⑦《事物異名》曰："河，蒙古語曰木連。"據此語以考之，劉郁《西使記》有"昏木輦"，邱處機《西遊記》有"吹没輦"、"霍闡没輦"、"答剌速没輦"。《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有烏斯國之烏斯沐連，皆河也，此"刊沐連"即"刊河"，又即《本紀》之"犍河"也，然不知所在。惟《元史·召烈抄兀兒傳》曰：諸部等居堅河之濱，忽蘭也兒吉之地。是"堅""犍"同音，與"刊"字聲轉，既有塔塔兒、宏吉剌之居，則此河洲者，即克魯倫河之洲也。《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東北流經西拉得克西撥各山之陰，又東百里，中有沙洲曰朮兒呼朮。又東北流，東經杜勒鄂模，又東，河心有沙洲，南岸為他本托羅灰之北麓。折東南流，又東流二百里，至南岸小山，折向東北百數十里，至南岸大山東北麓。折東南流百數十里，至東岸山南麓。折東北流百數十里，折向正北數十里。又東北流，中有沙洲，其東南岸外，則杜勒鄂模也。又曰：喀爾喀河匯為巨澤，曰布伊爾湖。自湖正北流出百數十里曰烏順河，中有沙洲，受西南來之烏藍布勒克水。又北，折而東北，又西北流，入枯倫湖。以上沙洲數處，皆在額洏古涅河，未知孰為刊沐連河洲。若以札木合所居之豁兒豁納川求之，則喀爾喀河流出者為較近也。　⑧《本紀》曰：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曰：有洩此謀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共擧足踏岸，揮刀斫林。按：禿律別兒河岸，蓋即朵兒邊之族所居，所謂朵魯班部，與"禿律別"對音也。　⑨前文四卷豁羅剌氏有薛赤兀兒，此豁里歹當是彼同族。　⑩山名，在不兒罕山前，桑沽

兒河所出，太祖建營於此。 ⑪《本紀》曰：塔海哈時在衆中，與帝麾下抄吾兒連姻。抄吾兒偶往視之，具知其謀，即還至帝所，悉以其謀告之。又《召烈台抄兀兒本傳》曰：抄兀兒知其謀，馳以告太祖。史文與《祕史》不同，且豁羅剌思氏出自海都孫斡羅納，召烈台出自孛端察兒少子沼兀列歹，亦難混也。

王罕與成吉思相合着，順客魯連河迎著札木合去①。成吉思使阿勒壇三人作頭哨②，王罕使桑昆等三人作頭哨③。其頭哨内，又自差人前去額捏堅歸列禿④、撒克撒列⑤、赤忽兒忽⑥，三處地面哨望。其阿勒壇等至兀乞惕牙地面，有赤忽兒忽哨望人來報説⑦：敵人將至。其阿勒壇等遂前迎去挐消息，行間，遇札木合頭哨阿兀出把阿禿兒等説話了⑧。見天色已晚，却回來大軍營内宿了。

①《本紀》曰：帝即起兵逆戰於海剌兒帖尼火魯罕之地。與下文額捏堅歸列禿，未詳同異。 ②前阿勒壇推戴太祖時，曾誇説云："多敵行，俺做前哨。"故用之。 ③桑昆，遼官，《遼史》作"詳穩。"時王罕亦設此官，以其子亦剌哈為之也。《本紀》直稱亦剌合，而二十一年《紀》又作"赤臘喝翔昆"，則名既錯出，官仍茫昧。又《朮赤台傳》曰：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勇，諸部畏之。同此一人，或稱名，或稱官，或官與名並舉，均不易悟，聊詳記之，俾了然也。 ④此一地名，其時屬札木合。 ⑤即前文一卷扯克撒兒。 ⑥即前文一卷之赤忽兒古。此兩山名也，撒克撒列為塔塔兒部所居住，時烈祖被毒於此。赤忽兒忽，則翁吉剌部所居，光獻翼聖皇后外家在焉，皆塔塔兒、泰赤烏兩部所雜處矣。 ⑦蓋從克魯倫河岸而至赤忽兒忽，則必先至兀乞惕牙，故折回報知。 ⑧太祖至是知其貳於札木合，而以軍情輸告之。

至次日，成吉思軍與札木合軍相接於闊亦田地面對陣①，布陣間，札木合軍内不亦魯罕②、忽都合③，兩人有術能致風雨④。欲順風雨擊成吉思軍。不意風雨逆回，天地暗晦，札木合軍不能進，皆墜澗中。札木合等共説天不

護佑，所以如此，軍遂大潰。

①《本紀》作"闊奕壇"之野。　②《本紀》作"不魯欲罕"，又作"卜魯欲罕"，乃蠻之長，而太陽罕之兄也。　③後文八卷蔑兒乞部長脱黑阿子名忽都，當即同一人。　④金幼孜《北征録》曰：永樂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縛筏渡水，得一木板，上有'虜'字，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東華録》：康熙五十六年諭曰：書册所載，有所謂雷斧雷楔，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原者皆銅。朕所得最多，將小石一塊，置於泉水攪之，即可祈雨，蒙古謂之查達齊，書册則曰查達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蒙古西域祈雨，以楂達石浸水中呪之，輒驗。楂達生駝羊腹中，圓者如卵，扁如虎脛，在腎似鸚武嘴者良，色有黄白。駝羊有此則漸羸瘁，生剖得者尤靈。

札木合軍既潰散後，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①。札木合將立他的百姓擄了，順額洏古涅河回去，於是王罕追札木合②，成吉思追泰亦赤兀惕種阿兀出把阿禿兒③。阿兀出把阿禿兒至自己部落，將百姓起了，渡過斡難河，整治軍馬，候成吉思來對戰。成吉思既到，連戰數合，日晚，各就戰地處相抗着宿了。

①國朝福撫慶《異域竹枝詞·新疆篇》注曰：雪山起自嘉峪關而西，山南為南路，山北為巴里坤、烏魯木齊、伊黎、塔爾巴哈台，其餘愛曼無算。吴省蘭注曰："按愛曼，譯語村落也。"又俞正燮《癸巳類稿·土爾扈特投誠始末書後》曰：乾隆三十六年京報，舒文襄奏，土爾扈特車伯克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滿較俄羅斯所習經典俱異云云，據上兩説，則"乃蠻"即"部落"之義，古今土語未改，其時塔陽之父亦難察，取以名國也。《輟耕録》色目氏族三十一種，乃蠻歹居其一。　②自後札木合每在王罕處必因此役而降，然自此不居豁兒豁納川，蓋已失之於太祖矣。　③札木合之頭哨，誘阿勒壇等貳於太祖者也。

成吉思與泰亦赤兀惕戰時，其頸被傷流血，蒼黄之甚，有臣者勒蔑將壅血吮去。至夜半，成吉思方醒悟，説：

"我血已自乾了，好生渴得甚。"者勒蔑乃裸身徑去敵人營内，於車箱中尋馬乳不得，止有酪一桶，挈回來，其來往間曾無一人見者。又尋水來將酪調開，與成吉思飲。成吉思旋飲旋渴，三次方已。成吉思説："我眼已明，心已省了。"遂起身坐間，天明，及視坐處流的血都如泥濘，成吉思説："如何這般做？遠些棄呵不好。"者勒蔑説："荒忙不及遠去，又怕離了你，當地嚥的嚥了，吐的吐了，我肚裏也入去了多少。"成吉思又説："我傷既如此，你如何裸身入敵營，倘若被擒，你豈不説我被傷？"者勒蔑説："我若被擒，我説本是投降你的人，被他每得知，將衣服脱去欲殺間，遂扯脱走來。彼必以我言語為至誠，必與我衣服用我，我必將他馬騎了走來。"成吉思説："在前被蔑兒乞惕於不而罕山困我時，你曾救我性命①。今次又將壅血吮去，我正乾渴，你又捨命尋將酪來與我吃，使我心内開豁，這三次恩，我心中永不忘了。"

①是役者勒蔑相從捍衛察探，見三卷。

次日，成吉思視敵人已於夜間潰散去了，營内百姓自料不能逃，就不曾起去。成吉思上馬，將已走的百姓亦當將回來。忽山嶺上見一個穿紅的婦人，哭着大聲叫"帖木真"，成吉思遂使人去問，那婦人説："我是鎖兒罕失剌女名合答安①，丈夫現被軍要殺，所以唤帖木真來救。"成吉思既知便去救。比成吉思至，其夫已被軍殺了。成吉思遂於此地下營，將合答安至，與之並坐②。至次日，鎖兒罕失剌、者别③，二人來見。二人原係泰亦赤兀惕種脱朵格家人④，成吉思對鎖兒罕失剌説："在前我帶的枷，你父子每

脱去，有恩於我，如何來遲？”鎖兒罕失剌説：“我心已自倚仗着你，若早來，恐泰亦赤兀惕將我妻子誅滅了，所以今日方來。”

①事在前文二卷。　②《元史·后妃表》，據《歲賜録》忽答罕皇后守第四鄂爾多，不道即合答安否。又有合答皇后，未詳孰是。據後文十卷太祖對鎖兒罕失剌云：“你父子每藏着我，教合答安女子奉侍我。”則合答安似曾被幸，此次又因其夫已死，與以位號耳。　③者别，《元史》無傳，錯見於《本紀》及各《傳》中。《本紀》稱：若赤老温、若哲别皆來降。又云：遣虎必來、哲别二人為前鋒。則作“哲别”。七年《紀》云：遮别攻東京不拔。又作“遮别”。至《吾也而傳》並官名稱之為“折不那演”。《曷思麥里傳》：“從哲伯攻乃蠻。”《速不台傳》：“與只别追回回國王滅里。”又《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作“者必那演”。又《也罕的斤傳》作“折别兒”。至《木華黎傳》竟作“闍别”。皆是人也。《蒙韃備録》曰：有鵰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皆此“者别”之殊文矣。　④前文二卷云：鎖兒罕失剌為速勒都孫氏。則所云“泰亦赤兀惕”者，專指脱朶格耳。巴塔赤罕以下，並無速勒都孫氏，則非太祖同族，故二人非泰赤烏，乃泰赤烏人之家生子也。脱朶格，後文十卷作“脱迭干”，彼文以也客扯連放馬之乞失里並稱，則鎖兒罕失剌原非貴族，而同來之者别可推矣。

成吉思問者别：“闍亦田地面對陣時，自嶺上將我馬項骨射斷的果是誰？”者别説：“是我射來①。如今皇帝教死呵，止污手掌般一塊地；若教不死呵，我願出氣力，將深水可以横斷，堅石可以衝碎②。”成吉思説：“但凡敵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隱諱了不説。如今你却不隱諱，可以做伴當③。”初，者别本名只兒豁阿歹，因他射死戰馬能的上頭，賜名“者别”，如戰馬般用着他，者别，軍器之名也④。

①《元史·速不台傳》曰：太祖與乃蠻部戰於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户從，射却其衆，奔闍出檀山而潰。“闍出檀”似即“闍亦田”。但者别從敵人

射太祖，忽魯渾助太祖，射敵人耳。 ②語意近"水截蛟龍，陸斷犀象"。前文二卷云："深水乾了，明石碎了。"然則此二語，乃漠北常談也。 ③太祖釋射鈎之怨，收扛鼎之功，其獲效於者別多矣。史雖無專傳，然其功可考也。《記》曰："録人之功，容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太祖有焉。 ④《元史語解》曰："哲伯，梅針箭也。"西清《黑龍江外紀》曰：從軍用梅針箭，行獵用骨披箭。骨披箭骰頭銜鎮鏃，闊梅針箭鏃數倍。一人例佩十三枝，今則十一枝，為壯士率佩七九。國語骨披箭曰占，故俗謂其鏃曰占葫蘆，亦稱哨箭也。

成吉思將泰亦赤出兀的阿兀出把阿禿兒子孫殺盡，將百姓起來①，至忽巴合牙地面住冬了②。

①《祕史》：俺巴孩十子，其可考者祇合答安一人。泰亦赤兀氏出自俺巴孩，此"阿兀出"當為俺巴孩之子。 ②地在客魯漣河源頭，太祖迎王罕供給之處也。

泰亦赤兀惕種的官人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因與成吉思有仇①，避於林中，其家人失兒古額禿老人，并二子阿剌黑、納牙阿②，將塔兒忽台乞鄰勒（兀）〔禿〕欲獻與成吉思，其人體肥不能騎馬，載於車内。塔兒忽台乞鄰勒禿有弟并子追至，失兒古額禿老人懼怕，遂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壓住，抽出刀子説："我殺你也死，不殺你也死，不如先殺了你，我然後死。"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呼其弟與子説："他要殺我，若殺了我，你每要我死屍何用？不如快回去。便送到帖木真處，也必不殺我，我於帖木真少時亦曾有恩。"其弟與子遂回了。失兒古額禿至忽禿忽地面，其子納牙阿説："我每若將他拏至帖木真處，必説我每拏了正主，難做伴當，必將咱每殺了。不如放回去，對帖木真説：我每本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拏來，因是正主，心内不忍的上頭，放回去了。成吉思必容我每。"於是放

回去了。到成吉思處備言其事，成吉思説："若你每將他拏來，我必殺了你每。你每不忍却放了也好。"所以特賞納牙阿③。

①謂起營時撇下太祖母子不呼唤也，事在前文二卷。《太祖紀》曰：族人泰赤烏部舊與烈祖相善，後因塔兒不台用事，遂有隙，絶不與通。塔兒不台，即塔兒忽台乞鄰勒禿也。前文作"塔兒忽台乞鄰勒黑"，後文或作"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共九字。　②納牙阿，後或但作"納牙"。　③為後文封納牙中軍萬户張本。

在後，成吉思在帖兒速地面，有客列亦種人①，札合敢不來降②。時蔑兒乞欲與成吉思戰③，成吉思遂與札合敢不將蔑兒乞戰退。又客列亦種及那禿别干、董合等姓④，潰散的百姓亦來降⑤。初，客列亦種王罕與成吉思父也速該契交之故⑥，因在先王罕將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的諸弟殺戮⑦，被叔古兒罕⑧，欲殺王罕，追至合剌温山内⑨，止有百人，至也速該處。也速該却將古兒罕⑩，趕入合申地面⑪。將原有的百姓還收集與王罕，其契交之故是這般。

①即王罕脱斡鄰所統部族也。　②《本紀》曰：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　③前文三卷太祖與王罕札木合將蔑兒乞百姓殘毁，房子推倒，故蔑兒乞猶欲報仇。　④《輟耕録》：蒙古氏族有"禿别歹"，即"禿别干"之對音。董合，《本紀》作"董哀"部。此二部故屬王罕，《紀》載太祖與董哀部遇，又帝還至董哥澤駐軍，似此部以董哥之澤得名者。　⑤其所以潰散者，蓋王罕與西遼戰，新為西遼所敗。　⑥此因王罕來依太祖，而追溯王罕前來依烈祖事。　⑦此罕以八字為名，《本紀》作"王汗之父忽兒札胡思盃禄"。諸弟，謂罕所生之子，乃汪罕之諸弟也。後文七卷太祖述其事云："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剌要殺。"即其事也。　⑧《元史》作"菊兒"，無"罕"字。今按：此西遼耶

律大石之罕號也，《遼史》作"葛兒罕"，乃音之轉耳。《遼史·天祚本紀》曰：耶律大石者，世號為西遼，太祖八代孫也。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遼以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為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不能拒敵，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食他人耶？"上無以對，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自立為王，宵遁。北行過黑水，西至哈屯城，駐北庭都護府，會七州十八部王衆，得兵萬餘。西至大食，假道回鶻至尋思干，西域諸國兵十餘萬來拒，敗之，僵尸數十里。駐軍尋思干九十日，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為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號葛兒罕，漢號曰天祐皇帝，改元曰延慶，曰康國，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年幼，后塔不煙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紹興，在位十三年没。妹普速完在位十四年，夷列次子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三十四年秋出獵，乃蠻子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尊為太上皇，皇后為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絶。《祕史》稱為王罕之叔，當是同盟之國，如遼宋之稱叔姪耳。錢詹事大昕《遼史拾遺》曰：諸家編年書紀直魯古之死，皆繫以辛酉，當宋嘉定元年，不知何據？屈出律者，太陽罕之子，太陽罕以甲子歲為元太祖所殺，丙寅，元兵復征乃蠻，擒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而屈出律奔也兒的石河上，戊辰再奔契丹。契丹即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年，西遼尚無恙也。《元史》：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而《巴朮阿而忒的斤傳》亦云：臣於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則己巳歲西遼尚存也。《遼史》述三主兩后年數分明，自甲辰至國亡計八十六年，其干支當為辛未，非辛酉也。辛未為元太祖六年，正在屈曲律奔契丹之後，若辛酉則屈出律之父尚在，何由奪西遼而有之？不可信矣。《西游記》云：金師破遼，大石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盜據其土。既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乃滿即乃蠻，其云失國依大石，即屈出律奔契丹事。其云盜據，即直魯古被擒，屈出律襲遼衣冠而據其位也。長春親到遼西舊都，距遼亡僅十數載，所言必實。按《西游記》，是大石建都之

前，稱尊號者已十餘年。建都又十年而歿，豈非在位二十年乎？延慶改元，當在甲辰，直魯古之亡，必在辛未。諸家臆決附和，置之勿論可矣。《松漠紀聞》曰：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後與粘罕雙陸争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攜五子宵遁，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絶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案以《遼史》及《松漠紀聞》考之，即《祕史》所稱古兒罕也。洪皓撰此書時，正元太祖伐金之日，其云"今大實已亡"，則當直魯古之世矣。明陶宗儀《遊志續編》載元劉祁《北使記》曰：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羣糺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陽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馳，負輜重入回鶻，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彊，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誅。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為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云云，此即《遼史》耶律大石之事。其云立三十餘年，足證錢詹事之說。其云為回紇所滅，即算端也。算端又即《祕史》之回回國矣。　⑨《本紀》作"哈剌溫隘"，又作"哈剌溫"，不言何地之山。以《祕史》求之，後文七卷合撒兒尋成吉思至合剌溫山，行至巴勒渚納海子，據《速不台傳》，知為龍居河。"龍居河"即"臚朐河"對音，然則即克魯倫河所匯之海子，即今呼倫湖矣。克魯倫河出肯忒山東南百餘里，則合剌溫乃肯忒山東南支脈，近呼倫湖處也。後文九卷封木合黎為國王，東至合剌溫山，做左手萬户，則是從杭愛山東至肯忒山脈盡處也。是時烈祖也速該居斡難河，此合剌溫山在族人泰赤烏部境，蓋烈祖用事，故足以救王罕耳。　⑩按太祖之滅西遼，在於晚年，以《元史》壽六十六逆計之，也速該歿時，太祖尚在沖歲，則此古兒罕當也速該未歿之日，約略在大石子夷列即位後。　⑪"合申"當作"河西"，此漢地名，蒙古語讀若"合申"，譯者以對音寫之，便成合申耳。此明代河套地，今蒙古阿拉善駐牧之所，唐代立河西節度使於此，宋以後為西夏地，蒙古沿舊名稱曰河西也。明人撰《元史本紀》，序此事云：烈祖親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庶瞭然矣。《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西套厄魯特三旗，唐時

屬河西節度使。

後王罕欲殺其弟額兒客合剌，其弟走入乃蠻種亦難察處①。亦難察起軍將王罕却趕入合剌圪塔種古兒罕處去②。不多時，王罕反了古兒罕，從畏兀③、唐兀④，二種經過。時止有五個羝羸羊擠乳，駱駝上剌血喫。行至古泄兒海子⑤，成吉思因與王罕有舊，使勇士速客該去迎⑥。又自隨後至客魯連河源頭，迎見王罕至營。成吉思遂使百姓供給，是年在忽巴合牙地面住過冬了⑦。

①乃蠻，塔陽罕之父也。《本紀》作"亦難赤"。 ②合剌圪塔，後文九卷亦作"合剌乞塔"。七卷太祖責王罕云："你弟額兒客合剌，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你走入乞塔種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是此文所稱合剌圪塔種古兒罕，在西域回回地也。《元史本紀》曰：烈祖崩，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剌，怨汪罕多殺之故，復叛歸乃蠻部。乃蠻部長亦難赤為發兵伐汪罕，盡奪其部衆與之。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奔契丹，又經回鶻。回回則西遼也。然則"合剌"即"耶律"之對音也。耶律楚材撰《從容庵録序》題"移剌楚材晉卿序"，劉祁《歸潛志》凡"耶律"姓均作"移剌"，足見"耶律"之"律"讀"剌"音也。"圪塔"即"契丹"二字對音，《遼史·太祖紀》曰：太祖姓耶律氏，契丹迭剌部霞瀚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霞瀚"二字亦與"圪塔"音近。《遼史語解》改曰"轄塔哩"，更與"圪塔"近矣。云"古兒罕處"者，謂尋思罕城也。《湛然居士集》卷四有記西游事，自注云："西域尋思干城，西遼目為河中府。"又卷五自注云："尋思干有西域校里檀故宫在焉。"卷十二自注云："尋思虔，西域城名，土人云尋思肥也。"虔，城也，通謂之肥城。此即大石建都西域之處，《祕史》所謂契丹種之地矣。 ③畏兀，本卷亦作"委兀"。後文十一卷作"委吾"。《元史》多作"畏吾兒"，此"回鶻"二字之對音也。國朝顧炎武《日知録》曰：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回紇，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即"回"，"兀"即"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元史·太祖紀》以回鶻、回回為二國，恐非。黄氏《集釋》引錢大昕説曰："謂今之回回即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即'回鶻'之轉

聲，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撰《趙國公文定碑》曰：'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譔《高昌偰氏家傳》曰：'偉兀'，'回鶻'之轉聲也。"以《祕史》考之，是時契丹既稱古兒罕，則耶律大石已立國於起兒漫以後矣。因是以《金史》求之，太宗吴乞買天會二年十月戊辰，西南、西北兩路權都統斡魯，言遼詳穩撻不野來奔。言耶律大石自稱為王，置南北官屬，有戰馬萬匹。遼主從者不過四千户，有步騎萬餘，欲趨天德，駐余都谷。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其討大石則俟報下。三年二月，獲遼主於余都谷。四月，詔以遼主赴京師。七月，入見，降封海濱王。五年冬十月，沙州回鶻活剌散可汗遣使入貢。回鶻，即《祕史》畏兀，是時王罕經過之畏兀，必在活剌散作汗以後事。④唐兀，猶今日稱"唐古特"。溯其原起，蓋唐種也。凡蒙古人言"古"、言"特"、言"惕"，皆指種類。此唐國種，故曰唐古惕也。今蒙古、西藏尚有此種，意唐代北庭及維州戍卒之裔。若《祕史》唐兀，第指西夏言之，後文七卷云"你經過委兀河西地面"，是復述此文，以河西易唐兀，河西即西夏也。十三卷成吉思征合申種，其主不兒罕降。又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主不兒罕説。十四卷狗兒年去征唐兀，差人去唐兀主不兒罕説。又成吉思攻打靈州城，唐兀惕主不兒罕將金佛等物來獻。合申即河西，靈州即西夏，然則不兒罕乃西夏主李遵頊、李睨之蕃名也。王罕之經過唐兀，為太祖時之西夏國，以西夏乃唐氏故疆，李姓本中土族屬耳。⑤《本紀》不載此地，但云"帝往招之，撫勞振給，遂會於土兀剌河"。似即以土兀剌河當此海子。尋王罕所居，雖近土兀剌河，然此時由西夏至客魯倫河，安得逕土拉河耶？此蓋今哈密之巴里坤海子，亦名巴爾庫爾者也。由甘肅嘉峪關至漠北，必徑巴里坤，故《元史·地理志》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之西海郡居延故城。疑即此古泄兒海子，"古泄"蓋"居延"之轉聲也。⑥前文四卷曾使速客該往王罕脱斡鄰處，故又使之。⑦忽巴合牙，蓋在今蒙古車臣汗部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克魯倫河發源處也。往時太祖在斡難河西，斡難發源肯特山北麓。冬月苦寒，故自破滅泰赤烏部以後，上年於此過冬，今歲亦於此過冬，故知其地當在山南也。

其王罕的弟並衆官人等數着説："王罕心性惡，將兄

弟每都殺戮盡，自家百姓又被殘害，如今將他如何報？且他在前七歲時，曾被蔑兒乞擄去舂碓。十三歲時，又被塔塔兒和母子擄去使他牧放①。後懼乃蠻攻殺，他又走去回回地面垂河行②，投入合剌乞塔種古兒皇帝處③。不及一年，又反出去，經過委兀、唐兀地面④。艱難至甚，被帖木真賑濟了。如今將前恩又忘了，反生歹心，咱每如何好？”說後，有阿勒屯阿倏黑將前語告於王罕，將共商量的諸弟及官人額勒忽禿兒、忽勒巴里、阿鄰太子等皆拏住，只有弟札合敢不走入乃蠻處去。額勒忽禿兒等繫禁在房內，王罕說：“咱過委兀、唐兀時，說甚麼言語來？你每如此，我不與你每一般。”使衆人唾其面，然後疏放了⑤。

①此當是王罕居謙州時事也。《元史·地理志》曰：謙州以河為名，去大都九千里，在乞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龍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耘耔。或云王罕始居此地。按王罕居土兀剌河邊黑林，此《祕史》所言，其地在今蒙古土謝圖汗部。《元志》所言，則今俄羅斯色楞格河北流下游地也。東距金境，南距蔑兒乞，故少時被兩部擄去，此必未遷土兀剌河黑林子時事也。又按《蒙韃備録》曰：成吉思少被金人擄為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事宜。以《祕史》求之，成吉思未嘗被擄，即泰赤烏拿去披枷，為時無幾，或緣與王罕有父子之稱，故以此事被之太祖耶？南宋遠在臨安，傳聞非實，附記其由耳。 ②乃蠻地在今科布多。垂河，今伊犂吹河也。《西域水道記》曰：伊犂西南境有特穆爾圖淖爾，有齊齊爾哈納河，亦曰霍什霍爾河。東南流入淖爾，直霍什。西北為吹河。”“吹”“垂”對音字也。今按《新疆圖考》：垂河地在伊犂之西北，其水東南入特木爾圖諾爾。其上游出西北方塔什溪地。此所云回回地面者，正今哈薩克、塔什干等部，皆回教也。又按太祖時，土人稱垂河曰吹没鞏。没鞏，回紇語河也。元邱處機《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東過霍闡没鞏，至賽藍大城，宣差阿狗追餞於吹没鞏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游記》之“吹没鞏”，即《祕史》之垂河矣。 ③

《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為河中府，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為務，釀蒲萄為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從而算端西削其地，乃蠻尋滅，算端亦亡。按"乞塔"種謂西遼也，"乞塔"即"契丹"二字之對音。《魏書·契丹傳》曰：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竄於松漠之間。太和三年求入内附，止於白狼水東。《唐書·北狄傳》曰：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軻比能為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黄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云云。④

委兀，即畏兀。《太祖紀》四年，畏吾兒國來歸。六年，畏吾兒國主亦都護來覲。即委兀也。《西游記》曰：抵陰山後，至小城北，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沿川西行，歷二小城，至繁思馬大城，此唐北庭端府。西三百里有縣曰輪臺，至輪臺東南望陰山三峰倚天。又歷二城，至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遠迎。據《西游記》，則"畏午"即"委兀"對音，其城在昌八剌，即《元史·地理志》之"彰八里"。其地當在今回疆博克達山西北四五日程，是其故址也。《蒙韃備録》曰：韃之始起，則有回鶻為鄰，每於西河□□□賣於其國。迄今文書中自□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歐陽元《圭齋集·高昌偰氏家傳》曰：偉兀之先曰暾欲谷，本突厥部，以女婆匐妻默棘連可汗為可敦，乃與謀其國政。詳《唐書·突厥傳》。默棘連卒，國亂，婆匐可敦率衆歸唐，封賓國夫人，而默棘連故地盡為回紇所有。暾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即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鷙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為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即今之和寧路也。回紇有普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北庭。北庭者，今之别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并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喇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綽"之音近"昌"，遂為和綽也。哈剌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即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吾學編》曰：火州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

高昌壘。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于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元時號畏兀兒國，國朝號火州。其東七十里有柳陳，西百里有土魯番。永樂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東有荒城故址，云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焉。 ⑤《太祖紀》曰：札阿紺孛謀於按敦阿述、燕火脱兒等曰："我兄性行不常，既屠絶我昆弟，我輩又豈得獨全乎？"按敦阿述泄其言，汪罕令執燕火脱兒等至帳下，解其縛，且謂燕火脱兒曰："吾輩由西夏而來，道路飢困，其相誓之語，遽忘之乎？"因唾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汪罕又屢責札阿紺孛，至於不能堪。札阿紺孛與燕火脱兒等俱奔乃蠻。

其後狗兒年秋①，成吉思於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爾四種對陣②。未戰之先，號令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財，既定之後均分。若軍馬退動至原排陣處，再要翻回力戰，若至原排陣處不翻回者斬。於是戰勝了塔塔兒，遂至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③。并四種奧魯擄盡④。初戰時，有阿勒壇等犯軍令，搶財物。成吉思使者別、忽必來盡奪了他所得的財物⑤。

①《親征記》云：壬戌。 ②《本紀》曰：歲壬戌，帝發兵於兀魯灰失連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察罕即察阿安。然《祕史》止四種之一，《元史》止四種之二，餘則未詳。《元史列傳·闊闊不花傳》按灘脱脱里氏，《布智兒傳》有蒙古脱脱里台氏，或亦塔塔爾之種耶？ ③《蒙韃備録》曰：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為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敷俵有差。兀勒灰河，即前文之阿勒灰不剌也。葉向高《四裔考》曰：明初劃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為西域咽喉，其地漢伊吾盧唐西伊州，元族屬威武王忽納失里居之。其部落有回回、畏吾兒、哈剌灰三種。今以《祕史》核之，則垂河以南為回回。畏兀兒，即委兀，又即回紇也。哈剌灰蓋以兀勒灰河得名。虞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塔從成宗援也只里王，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元文類》五十《張宏行狀》曰：公生遼東兀魯回河，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焉。

據此則兀勒灰河近遼東也。④奧魯，蓋軍人之意，劉郁《西使記》曰：十九日過里丑城，征西奧魯屯駐於此。《元史·曷思麥里傳》：從太祖征汴，至懷孟。令領奧魯事。《忙兀台傳》：事世祖，為博州路奧魯總管。⑤《親征記》曰：壬戌，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真河，先誓衆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勿顧，軍事畢共分之。既戰屢勝，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上令虎必來、哲別二將盡奪其所獲散軍中。

元朝祕史卷六

成吉思既擄了四種塔塔兒，密與親族共議：在先，塔塔兒有殺咱父親的讎怨，如今可將他男子似車轄大的盡誅了，餘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共議已定，別勒古台出來，塔塔兒種人也客扯連問："今日商議何事①？"別勒古台說："欲將你每男子但似車轄大的盡誅了。"也客扯連傳說與塔塔兒種人。塔塔兒遂擄了山寨，成吉思教打他山寨，軍多辛苦，及至打開，將塔塔兒男子似車轄大的都殺了。初，也客扯連既知其謀，說與衆人道："他若殺咱每時，每人袖着一把刀，也要殺他一人藉背却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將軍每多殺傷了。事定之後，成吉思說："自家一族裏商量大事，因別勒古台泄漏了，所以軍馬被傷死者甚多。今後議大事，不許別勒古台入來，只教他在外整治鬬毆盜賊等事。議事後，進一鍾酒畢，方許別勒古台、答阿里台入來②。"

①前文卷一忽圖剌合罕生忽闌，忽闌子也客扯連。是也客扯連非塔塔兒，乃泰赤烏部人也。且前文明云"也客扯連兩個奴婢為把歹及乞失

黎”，如此則非異族同名之比，當是誤記耳。　②答阿里台，即答里台，太祖之叔父也。

此時成吉思將塔塔兒也客扯連的女也速干做夫人，也速干因得寵①，對成吉思説：“我有姊姊名也遂，顔色又美，可以配皇帝。纔與夫婿成親，如今不知在何處。”成吉思説：“若果有顔色，教尋去。尋得來時，肯將你位子讓與麽？”也速干説：“若得見時，便讓與他。”於是成吉思令人尋去，正遇着他與其婿避亂在林裏。其婿見人來，走了，遂得也遂回來。也速干見了，就將他位子讓與也遂坐了②。

①以漢法言之，則太祖於也速干姊妹，乃再從兄妹也。《元史·后妃表》：也速干皇后守第四鄂爾多。　②《后妃表》：也速皇后守第三鄂爾多。“也速”當即“也遂”之對音矣。鄂爾多者，帳殿之名，蒙古語行宫也。故妃后位號，即以鄂爾多稱之。

一日，成吉思在外面飲酒，與也遂、也速干兩個嬭子共坐間，也遂長聲歎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教木合黎等令在會的人各就部落立的，最後剩出一個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問是甚麽人，那人説：“我是也遂的夫婿。初，他被擄時，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纔方出來。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認得我。”成吉思説：“原是讎人子孫，今遍又來窺伺，似他般的都殺盡了，更有何疑？”遂將他隨即斬了。

只那狗兒年，成吉思去勦捕塔塔兒時，王罕自去勦捕蔑兒乞，將脱黑脱阿趕入巴兒忽真脱忽木地面①。殺了他大兒子脱古思别乞，要了他兩個女兒並他妻子。又擄了他二子並衆百姓每。王罕於成吉思行，任甚麽財物不曾

與②。

①以後文九卷脱忽脱阿未度額兒的失水計之，則脱忽木地面，當在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今俄羅斯國托穆斯科，即其地也。"託木"之與"脱木"，正對音矣。 ②《元史·太祖本紀》曰：居無何，汪罕自以其勢足以有為，不告於帝，獨率兵攻蔑里乞部。部人敗走，脱脱奔八兒忽真之隘，汪罕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帝不以屑意。

那後，成吉思與王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黑①。時不亦魯黑在兀魯黑塔黑的地面②，溃豁黑水行③，成吉思與王罕到了，不亦魯黑不能對陣，起過阿勒台山去了④。追至忽木升吉兒地面兀瀧古河⑤。遇着不亦魯黑來哨的官人也迪土卜魯黑⑥。被成吉思出哨的趕上山去，因馬肚帶斷了，就拏住他。又追至乞濕泐巴失海子行，不亦魯黑遂窮促了⑦。

①《本紀》曰：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復與汪罕征之。《親征記》作"盃祿可汗"。 ②此即"額魯特"三字之對音也。官書或作"厄魯特"，或作"額諾德"，皆此三字。或作"噶爾丹"，則康熙間汗名，仍是此地名之"額魯特"三字也。《朔方備乘》曰：厄魯特四部，其先本元阿魯台部，聲訛為厄魯特。後分為四部，曰和碩特，曰準噶爾，曰杜爾伯特，曰土爾扈特。其游牧在金山之西，各有分地，以伊犁為會宗。東鄰喀爾喀，北鄰俄羅斯。《乾隆府廳州縣志》曰：伊犁在烏魯木齊西北二千里，漢時為烏孫國地，元為阿勒穆爾地，明初為衛拉納地，舊為準噶爾各鄂拓克及各台吉游牧處。乾隆二十年，大兵討準噶爾，擒達瓦齊，伊犁平。其後阿睦尔撒納煽亂，二十二年復討平之，特設總統將軍統轄南北兩路。今按《祕史》此文稱兀魯塔，即額魯特，今伊犁一路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準噶爾本蒙古厄魯特人，元置駝馬牛羊四部，分駐西北邊準其牧馬部也。今外藩四十九家多元後裔，準噶爾語言文字，皆同蒙古，而諱言蒙古人，以此。 ③今科布多之北有科布多河，即額魯特旗游牧。其上游曰索果克河，即此"溃豁黑"之對音。知今科布多地為乃蠻别部也。 ④阿勒台山，

即唐代之金山也。或作"阿爾泰山"，或作"阿勒坦山"。《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即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緜亘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為西北諸山之祖。《水道提綱》曰：自哈密城北踰天山，至巴勒庫兒北即沙漠三百里。又踰大山，過沙地，山水無數，其山皆以阿爾泰山為祖。《朔方備乘》曰：俄羅斯境内諸山，有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程大昌《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　⑤今烏隆古河，亦曰畏隆古河，元時亦稱龍骨河。劉郁《西使記》曰：龍骨河與别失八里相直，近五百里。别失八里，古北庭都護治，西注潴為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水道提綱》曰：畏隆古河，出阿爾泰山之尾西南麓，西南流，有阿里克台河及布拉青吉兒河自北山前後來會。《西域水道記》曰：阿勒坦山之尾西南麓，布拉干河出焉。東南流，喀喇淖爾水注之，又東南流，索勒畢河注之。又南，岳羅圖河注之。又西南，託賴圖河注之。又東南，噶爾古嶺水注之。又東南，特穆爾圖河注之。又西南流，為布拉干河。又西南流，察罕河注之。又西流，過瑚圖斯拉境北，又西流，為烏隆古河。北距額爾齊斯河二百里，是即《祕史》之兀瀧古河矣。忽木升吉兒地面，即《提綱》之布拉青吉兒河也。　⑥《本紀》作"也的脱孛魯"。　⑦《本紀》作"黑辛八石之野"，即"乞濕巴失"對音。然此水名，不可云野，此即《西使記》之乞則里八寺，乃兀瀧古河所潴之海也。《元史·郭德海傳》曰：從先鋒柘柏西渡乞則里八海，攻鐵山。"柘柏"即《祕史》之"者别乞"。則里八海，即此乞濕渤巴失海子矣。《提綱》曰：畏隆古河潴為奇薩爾巴思鄂模，周四十里，又南隔山為沙漠。奇薩爾巴思，即"乞濕渤巴失"對音。鄂模，蒙古語湖也。《西域水道記》曰：烏隆古河過哈喇莽奈山北，又西北，注噶勒札爾巴什淖爾。淖爾二，小者曰巴噶淖爾，周二百餘里，圓橢形，在東南。大者曰噶勒札爾巴什淖爾，周五百餘里，形狹而長，在西北。大小相聯，形如葫蘆，而近上為細腰，又曰赫色勒巴什淖爾。"淖爾"即海子，赫色勒巴什，又即"乞濕渤巴失"之對音也。

成吉思與王罕回時，有乃蠻種能厮殺的人可克薛兀撒卜剌黑[①]，於巴亦答剌黑别勒赤兒地面，整治軍馬要厮殺[②]。成吉思與王罕也整治軍馬，因晚，就相抗着宿了。那

夜王罕於自己立處虛燒着火，却逆那合剌泄兀勒河起去了③。

①《本紀》作"曲薛吾"、"撒八剌"二人，今按：此一人耳，"黑者罕"之對音，亦部長也。 ②後文七卷述此事作"拜答剌黑別勒赤列地面"。③兀勒，蒙古語河也。合剌泄兀勒，即喀喇淖爾也。《西域水道記》曰：布拉干河東南流百里，右會喀喇淖爾水。喀喇淖爾周數里，在布拉干河源南十餘里，亦東南流百里入布拉干河。按以地圖眇之，王罕從科布多東境喀喇泊自此，逆烏里雅蘇台河，則順塔米爾河至土拉河也。

那裏札木合王罕一同起時，札木合對王罕說："帖木真安答在前曾教使臣於乃蠻行往來有來，今他這早晚落後了不見來，必是他投降了乃蠻。"因稱王罕皇帝："皇帝，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兒①，帖木真是散歸告天雀兒②。"當有兀卜赤黑台的人古鄰把阿禿兒說："你為甚諂佞，將自己的兄弟讒讚着說③。"

①《輟耕録》曰：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②告天雀，蓋蒙古稱鴻雁之語。《本紀》：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也。沈主事曾植曰："至順《鎮江府志》卷四土産禽類：噪天又名告天，似雀而稍大，愈鳴則飛愈高，力乏則自空投地，伏於草中。"《爾雅》：鵽天，鷑。注："大如鶉雀，似鶉，好高飛作聲，江東呼為天鵽。"豈謂是與？ ③《本紀》曰：汪罕聞之，疑，遂移部衆於別所。

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時，王罕立處無人。成吉思說："他將我做燒飯般撇了。"於是從額垤兒阿勒台的谷子渡着①。直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②。也將乃蠻種人的計量大概料得過了，不把來當數。

①《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其南一枝蜿蜒不斷。又東，為阿爾泰山之尾。又東南，復分二支，如黑雲二道界瀚海中。其南枝為都特嶺布帶山，又南，為布勒堪山、空鄂洛阿濟罕山，層峰不斷千餘里，橫截沙漠，為阿

爾班岳達察嶺。此文所稱額埒兒，當即岳達察嶺也。又東南至空可喀喇龍山而止，所謂谷子者，當在岳達察矣。　②乃蠻建庭之地，往時成吉思伴當與札木合之弟搶馬羣處也。

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於王罕的後襲着，將桑昆的妻子百姓擄了，又將王罕在帖列格禿口子行的①一半百姓頭口，也擄將去了②。初，蔑兒乞惕脫黑脫阿的二子忽圖③、赤剌溫在王罕處④。因這機會，也連他百姓離了，欲與他父相合，順着薛涼格河去了⑤。

①前文四卷主兒乞地面有朵羅安山，其口子名迭列，木華黎之祖居此，名曰帖列格禿伯顏。知帖列格禿，乃口子之義。故王罕可居之土兀剌河黑河亦以此名稱之也。　②至是乃蠻之地，幾乎西自科布多北境，東至土剌河。若非太祖之救王罕，則今蒙古至新疆，皆亦難察之所得矣。③後文作"忽都"，或作"忽都合勒"，或作"忽禿"。足見上文闍亦田之戰，與不合魯黑欲以術致風雨者，即此忽圖，但前文偶作忽都合耳。　④後文十一卷稱忽禿赤老溫者，即此"赤剌溫"之對音也。狗兒年，成吉思征塔塔兒時，王罕乘勢伐蔑兒乞，復駈脫黑脫阿於脫窟木，而擄此二子為質，蓋欲羈縻之以為用，使西並乃蠻，東吞太祖。是時王罕拓地北至白哈兒湖，西至科布多，廣袤數千里，與太祖結父子之誼，近交遠攻。太祖東收塔塔而鄰西夏，王罕西收蔑兒乞而鄰乃蠻，故兩國合兵，直可以至科布多而無阻隔，蓋王罕拓地之力也。至是王罕一敗，坐失數千里，徒為太祖供驅除耳。淵獺叢鷁之喻，不其然歟！　⑤順着薛涼格河，至脫窟木地面，而與其父脫黑脫阿相合也。前文三卷脫黑脫阿為太祖所攻，順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真，此為今俄羅斯白哈爾湖。後文九卷與乃蠻古出魯克相合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則本卷上文王罕趕脫黑脫阿入巴兒忽真脫窟木地面，為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二子與其父相合，合於此矣。是時乃蠻地也。

王罕妻子百姓，既被乃蠻種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搶了，差使臣與成吉思説："你可差四傑來救咱①。"成吉思遂差孛斡兒出等四傑，整治軍馬去救。比及四傑到時，桑昆的

馬腿中箭，幾乎被他拿住間，四傑到來救了②。妻子百姓也都救回來與了。那裏王罕說："在前他的好父親，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我。如今他兒子將我輸了的百姓，又差四傑救與了我，欲報他的恩，天地護助知也者。"

①《元史·木華黎傳》曰：木華黎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此即本書之孛斡兒出、木合黎、孛羅兀勒、赤老溫矣。《本紀》云：汪罕還至土兀剌河，曲薛吾等察知之，乘其不備，襲擄其部衆。亦剌合奔告汪罕，汪罕命亦剌合與卜魯古觧共追之。且遣使來曰："乃蠻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將，能假我以雪恥乎？"帝遣四人帥師以往。師未至，亦剌合已追及曲薛吾，與戰大敗。

②《本紀》曰：流矢中亦剌合馬胯，幾為所獲，須臾四（傑）將至，擊乃蠻走。

王罕再說："也速該安答曾一次將我自己輸了的百姓救與了，①今他兒子帖木真又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他父子兩個為誰這般辛苦來！我如今也老了，後來這百姓教誰管？我的弟每都無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無有。可教帖木真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遂於土呾剌的黑林行會着成吉思，結做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為父，今次又結為父子，共說道："多敵人處勦捕時一同勦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獵，若有人離間呵，休要聽信，親自對面說話了方可信。"這般議定，於是相親厚着過了。

①合剌溫山之役，見上文五卷。

成吉思欲與王罕親厚上又親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兒別乞，與子拙赤①。却將豁真名字的女兒②，與桑昆子禿撒哈相換做親③。桑昆自尊大着說："俺的女子到他家呵，

專一門後嚮北立地。他的女子到俺家呵，正面嚮南坐麽道。”下覷着，不曾許親，以此成吉思心落後了。

①《元史紀》曰：帝欲為長子朮赤求昏汪罕女抄兒伯姬。　②豁真者，太祖女，後降駙馬不圖者也。《元史類編》曰：孛秃赤乞列氏，太祖以皇妹帖木真妻之，號昌國大長公主。皇妹薨，太祖女火臣別吉公主適孛秃為繼室。按：火臣別吉，即《本紀》之火阿真伯姬，又即《祕史》之豁真也。孛秃，即前文四卷之不圖，《蒙韃備録》曰：成吉思皇帝女七人，長公主曰阿真斡拽，今嫁豹突駙馬。按：“阿真”即“豁真”，“斡拽”即“別吉”也，“豹突”即《元史》“孛脱”，又即《祕史》之“不圖”矣。

③《本紀》曰：汪罕之子秃撒合亦欲尚帝女火阿真伯姬，俱不諧，自是頗有違言。

那成吉思心落後的意思，被札木合覺了，於猪兒年春間，同阿勒壇等商議起了①。到者者額兒温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地面②，桑昆處讒説：“帖木真與乃蠻塔陽使臣往來通話③。他口裏雖説父子，動静却恁。莫還倚仗他麽？若不預先除了您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真呵，我自横衝入去。”阿勒壇、忽察兒説④：“訶額侖母的衆兒子每俺與你殺。”額不格真合兒塔阿惕説⑤：“他的手脚我與你拏。”脱斡鄰勒説⑥：“不如去擄了他百姓，若擄了百姓，他待如何？”合赤温别乞説：“桑昆，你想做甚麽呵？長的梢頭，深的水底，我與你同去。”

①阿勒壇犯軍令搶物，太祖奪之，見前文五卷。至是叛歸王罕。　②者者額兒，七卷作“者哲額兒”。《元史語解》：温都兒，高也。客列兒，即“客額兒”之聲轉，蒙古語曠野也。其地名曰別兒。　③塔陽，《本紀》作“太陽罕”，乃蠻部長之名也。　④捏坤太子之子，蓋亦以塔塔兒之戰犯軍令為太祖所削。　⑤《本紀》曰：答力台、火察兒、按彈叛歸亦剌合，説之曰：“我等願佐君討宣懿太后諸子。”按彈，即阿壇。火察兒即忽察兒。則答力台似即《祕史》之額不格真合兒塔阿惕，然不能對音。且《本紀》之

答力台，即《祕史》答里台，乃太祖之叔父。前文卷一、卷四稱答里台斡赤斤，本卷稱曰答阿里台，後文十二卷稱曰答阿里台，且實從太祖處叛從王罕。但既不對音，又未達其稱謂之義，為別一人，或即一人無可證也。

⑥脱斡鄰勒，太祖族人，後文七卷以弟呼之。 ⑦猶云：不管是長是短，横豎我同你去也。

桑昆聽了札木合衆人説，使撒亦罕脱迭額教對他父親説，王罕説："我的帖木真兒子行，你為甚那般想，見今倚仗他了，若如今他行那般歹想呵，天必不愛護咱。札木合的言語狂誕，不可信。"王罕不從。桑昆又使人説去："如今有口有舌的人這般説，如何不可信？"反覆説不從，桑昆自去與他父親説："你如今見存，他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俺祖父辛苦着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王罕説："孩兒自的行，怎生棄捨得？見倚着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愛護咱。"桑昆見不從，煩惱着去了。王罕唤回來説："天莫不不愛護麽？兒子行，您怎生要棄捨，你但去做，所以勝得他的事，您自知者。"

於是，桑昆與衆人商議：帖木真曾索咱女子察兀兒别乞來，如今可約定日期，請他喫許昏筵席①。來時就這裏拏了。議定了，差人請成吉思去。成吉思同十人來，路間於蒙力克老人家裏宿，蒙力克説："他的女子行，咱索時，他做大下覷着不肯與，如今怎生特地請喫許昏筵席？帖木真兒子省不得，不若只推春間馬瘦，且養馬不去麽道②。"成吉思因他説，使不合台、乞剌台兩個去喫筵席③，自那裏便回了。桑昆見不合台等到，説道："被他每覺了，咱每早去圍着拏了他④。"

①《本紀》曰：汪罕父子謀欲害帝，乃遣使者來曰："嚮者所議姻事，

今當相從，請來飲布渾察兒。"注云："布渾察兒，華言許親酒也。" ②《元史·伯八兒傳》曰：祖明里也赤哥嘗隸太祖帳下，初，客剌汪罕與太祖為鄰，暫相親好，既而敗盟，其子星根欲襲太祖，因遣使通間，詐許以女妻太祖弟哈札爾。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疑其詐，諫止之。汪罕知謀泄，遂謀入寇，後為太祖所滅。按：此即蒙力克諫止太祖事，星根即桑昆也。 ③不合台，當即四卷模合里之弟不合。 ④《本紀》曰：帝率十騎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帝遂還。

那般商議定了，阿勒壇弟也客扯連來家說："如今共議定了，明日要拏帖木真去。若只今有人報與帖木真，不知怎生賞呵是。"他妻阿剌黑亦惕說："你那泛濫言語莫說，家人聽得恐做真話。"說時，有放馬的人巴歹①，送馬乳來，聽得，回去說與同伴乞失里黑②。乞失里黑說③"我再去察聽。"到家時，正見也客扯連子納鄰客延磋箭着說："恰纔咱說的話，這當取舌的，家人每的口止當的誰？"又對乞失里黑說："白馬與栗色兩個馬拏來拴着，我要明日早上馬。"乞失里黑聽得這話，遂去說與巴歹："恰纔體審你的言語是實了，今我兩個告與帖木真去。"就將兩個馬拏來拴住，至自己房內殺了一個羔兒，將牀木煮熟，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匹。那夜到帖木真的帳房後，將也客扯連父子說的話都說了。又說："不可疑惑，要拿你的事已真實了有④。"

①也客扯連亦以泄漏誅塔塔兒事投王罕。前文一卷也客扯連奴婢一名把歹，《本紀》曰：王汗謀既不成，議舉兵來侵，圉人乞力失聞其事，密與弟把帶告帝。把帶，即此巴歹也。《木華黎傳》作"拔台"。 ②前文一卷作"乞失黎黑"，《本紀》作"乞力失"，當是"乞失力"之誤倒。"力"與"里"音轉耳。 ③《哈剌合孫列傳》曰：曾祖赦昔禮，始事王可汗脫斡鄰。王汗與太祖約為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之，謀害太祖，赦昔禮潛以其謀

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人一夕遁去，還攻滅王汗，并其衆，擢為千户，賜號達爾罕。啟昔禮即乞失里，《傳》所叙即此事也。邱處機《西游記》曰：上獵東山，馬踣，罷獵。邱處機諫宜少出獵，上顧謂吉息利、答剌汗曰："神仙勸我以後都依也。""吉息利"即"乞失力"之對音。"答剌汗"亦即"達爾罕"之對音矣。 ④為後文十卷賞巴歹二人張本。

元朝祕史卷七

成吉思聽了巴歹、乞失里説，就那夜對附近可倚附的伴當每説知，將家内物件棄了，遂往躲於卯温都兒山陰去處。行時，教者勒蔑做後哨，哨望着，至明日午後，於合剌合勒只惕額列惕地面歇息①。中間有阿勒赤歹放馬的赤吉歹等來報②。自卯温都兒山前，望見忽剌安不剌合惕地面塵起③，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時王罕同札木合來，問札木合道："帖木真處厮殺的有誰？"札木合説："兀魯兀惕、忙忽惕④，那二種百姓能厮殺。雖當混戰時不亂，從小鎗刀裏慣，他的旄纛或花或黑，見時可隄防着"。王罕説："那般呵，教咱只兒斤勇士合荅黑吉衝他者。⑤隨後再教土綿土别干姓的⑥阿赤黑失侖、斡蠻董合亦惕⑦勇士豁里失列們太子⑧，領一千護衛的人以次應援，最後仍教咱大中軍衝者。"王罕又説："我這軍馬，札木合弟你整治者。"於是札木合分出去了。札木合對他伴當每説："我在前常不能敵帖木真來，如今王罕教我整治他的軍馬，看來他又不及我，可以報與帖木真安答知道。"於是札木合

暗遣人將前言説與成吉思，“似這等必不能勝你，你休怕，謹慎者”。

①合剌合勒只惕，即後文之合泐合河。《祕史》凡言“主惕”，或“只惕”，皆指海子。合泐合即今之喀爾喀河，源出蒙古特爾根山，流入貝爾池，其上有地名額列也。《元史·畏答兒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於哈剌真。即此合剌合勒只矣。 ②阿勒赤歹，太祖弟合赤溫之子，《世系表》作“按只吉歹”。 ③忽剌安不剌合，下文作“忽剌安不兒合”。 ④兀魯兀惕，今額魯特其後也。忙忽，即“蒙古”對音，二部皆出自孛端察兒曾孫納臣之後。 ⑤只兒斤，金之部族在王罕部落者，即“朱里真”之對音，宋人稱女真者也。《元史·本紀》作“朱力斤”。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曰：金國本名朱里真，蕃語舌音訛為女真，或曰慮真，避興宗名。即此只兒斤矣。 ⑥前文五卷有“禿別干”，無“土綿”二字，此作土別干，即禿別干也。 ⑦董合，《本紀》作“董哀”。 ⑧《本紀》作“火力失烈門”。

成吉思知了這話，説道：“主兒扯歹伯父，我欲教你做先鋒，你意思如何？”比及主兒扯歹回話，忽亦勒答兒説：“我做先鋒，久後將我孤兒抬舉①。”主兒扯歹説：“皇帝面前，我的兀魯兀惕忙忽惕做先鋒厮殺。”説罷，他兩姓的百姓於成吉思前排陣立了。纔立罷，王罕的先鋒只兒斤衝將來，兀魯兀惕、忙忽惕迎着衝將去，將他每敗了。追去時，被王罕的後援土綿土別干的阿赤黑失侖衝將來，將咱忽亦勒答兒刺下馬，忙忽惕軍復翻回於忽亦勒答兒落馬處立了②。主兒扯歹領着兀魯兀惕衝去，又將他敗了。追去間，斡蠻董合亦惕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軍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於是王罕子桑昆不教他父知也衝來，主兒扯歹將桑昆的腮射中，倒了③。衆客列亦惕種的軍見射倒桑昆，却翻回於桑昆處立了。成吉思既勝了王罕，見日已晚，收了軍，將傷了的忽亦勒答兒回

來，那夜起着，離了斷殺處宿下了。

①主兒扯歹，兀魯兀惕部人，出於納臣，故稱以伯父。忽亦勒答兒，前文四卷作"忽余勒答兒"，忙忽部人也。　②姚燧《牧庵文集》有《平章忙兀公博羅騰碑》云：公畏答而公子曾孫。始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易名屑壟，約為按答。帝與王罕陳於曷剌真，彼衆我寡，敕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帶玩鞭馬鬣不應。屑壟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為鑿。"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人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為殿，腦中流矢，帝親為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曩只里吉為敵將，實禦屑壟，其以只里吉民百户屬屑壟子，世世歲賜勿絶。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萬家。《元史·畏答兒傳》即采此文，以《祕史》考之，其云畏答兒，即忽亦勒答兒也。屑壟，即"薛禪"兩字也。曷剌真即忽剌安也。兀魯一軍，即兀魯兀惕也。朮徹帶，即主兒扯歹也。只里吉，即王罕之只兒斤也。子世世不絶，即後文十卷受孤獨賞賜也。　③《本紀》曰：帝遣折里麥為前鋒，先與朱力斤部遇，次與董哀部遇，又次與火力失烈門部遇，皆敗之。最後與汪罕親兵遇，又敗之。亦剌合見勢急，突來衝陣，射之中頰，即斂兵而退。即此事也。惟此役功在主兒扯歹，非者勒蔑，《紀》誤。

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斡闊台①、孛羅忽勒②、孛斡兒出三人，成吉思説："斡闊台與中倚仗的孛羅忽勒、孛斡兒出一同生死，必不肯相離。"那夜成吉思恐敵來追襲，整治着軍馬準備斷殺有來。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到時是孛斡兒出。成吉思椎胸告天説罷，孛斡兒出説："被敵人將我馬射倒，步行走時，見客列亦惕種翻回來於桑昆處立了，那機會裏，見他馱物的馬馱歪了，將他馱的割斷，騎着走出，依着蹤迹來了。"

①《元史·本紀》曰：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輟耕録》同，又曰：太祖皇帝六子，曰朮赤，曰察合台太子，曰太宗皇帝，曰睿宗皇帝，曰兀魯赤太子，曰果里干太子，即缺列堅。《蒙韃備録》曰：成吉思有子甚多，長

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第二子却為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按：窩闊台、阿戴皆太宗名，後文或不作"斡闊台"而作"斡歌歹"者，均之對音字耳。 ②前文作"孛羅兀勒"，即《元史》博爾忽，有傳。 ③《元文類·廣平王碑》曰：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還，卧憩車中，聞博爾朮至，曰："此天贊我也。"

再少頃，又有一人來，近看時，人下又有兩脚垂着。及到來時，斡闊台、孛羅忽勒疊騎着一個馬，孛羅忽勒口上帶着血，因斡闊台項上中箭，孛羅忽勒將凝住的血咂去。成吉思見了，眼淚流着，心裏艱難了，便用火將斡闊台箭瘡烙了，就與些止渴的物教喫。孛羅忽勒説："敵人的塵土高起着，看着往卯温都兒山前忽剌安不兒合惕地面去了。"①於是成吉思整治軍馬，逆着浯泐灰濕魯格泐只惕名字的水，入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去了②。

①忽剌安不兒合，上文作"不剌合"，同一地，譯文偶殊耳。 ②敖塔塔兒地也。初時，塔塔兒部落全居於答闌捏木兒格思，其東南有哈爾渾河，西北流，名曰合勒合河，今之喀爾喀河也。西南匯為巨澤，今名曰布伊爾湖。所謂濕魯格泐只者，其地傍此湖矣。前文六卷太祖盡誅塔塔兒人，蓋移居於此。又札木合往時居於豁兒豁納，自太祖破札木合後，札木合遂依王罕，所謂泰赤烏、塔塔兒兩部，非降則殺，蓋已成為奇渥温之地矣。

那裏隨後有合答安答勒都兒罕離了他妻子來成吉思處説："王罕的子桑昆中箭時，王罕説：'不可惹鬬的人惹鬬他，可惜！'將兒子腮上教釘釘了，'就我兒子性命有時，可再教衝咱。'阿赤黑失命説：'皇帝皇帝休，未生兒子時，禱祈着要子嗣。將這既生了的兒子桑昆抬舉，咱達達多半

百姓在咱這裏，同帖木真反出的百姓待那裏去？每人止騎著一匹馬，夜裏必在樹木下宿。他若不來呵，咱去如拾馬糞般取將來①。'王罕應許了，說：'將這兒子休搖動，好生抬舉者。'自那裏回了。"

①王罕是時其勢尚盛，非太祖所能敵，觀此言可以知强弱。

成吉思自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順着合勃合河動時，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①。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着河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②。就打圍著做行糧。打圍時，忽亦勒答兒金瘡未曾痊可，成吉思止當不從，因趕野獸走馬，金瘡重發死了，將他骨殖就於合兒合水的斡嶋訥屻山的半崖上葬了③。

①下文合勃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則合勃合河，乃今喀爾喀河流入貝爾池者也。蓋答闌捏木兒格思，其地即在河上。　②謂主兒扯歹及忽亦勒答兒二人共領其半。　③今地圖，喀爾喀河南岸有呼恰烏爾山，似即此所云斡嶋訥屻山也。

合勃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①，有帖兒格等翁吉剌②，成吉思使主兒扯歹領兀魯兀惕、忙忽惕去，教說與翁吉剌百姓每，想着在前姻親呵，投降來者③。若不肯投降呵，便厮殺者。說將去時，翁吉剌都投降了。成吉思因他投降了，諸般不曾動着他的。

①按今地圖，喀爾喀河，源出特爾根山下，流入貝爾池。《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潴為枯倫湖，有烏里順河，自東南布伊爾湖，合喀爾喀河諸水北流來會，正當湖面之正東。"布伊爾"即"捕魚兒"之對音，"喀爾喀"即"合勃合"之對音也。　②帖兒格等翁吉剌，當今車臣汗左翼前旗及中右旗，是其故址也。　③《本紀》：宏吉剌部本與哈答斤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同誓以襲帝與王汗。至是，帝先脅降之也。姻親，謂訶額侖及孛兒帖皆宏吉剌氏也。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剌，就起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成吉思差阿兒孩合撒兒[1]、雪格該者溫[2]，二人往王罕處去說："俺在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3]，草也好，馬也肥，父親，我有甚事嗔怪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怪責？將俺家業破壞了。莫不是有人離間？當初咱在勺兒合勒昆山的忽剌阿訥屹的山行[4]，不曾共說來，若有人離間呵，不要信，對面說話了時方可信。如今父親咱每曾對面說話來麼？我雖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般來。且我與你如車的兩轅，一轅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車的兩輪，一輪壞了呵，車行不得[5]。我豈不比一條轅一個輪麼道？在前，你的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皇帝，有四十個子，內只你最長，所以立做皇帝。後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剌要殺，他遂走入乃蠻去了。為你殺弟的上頭，你叔父古兒罕來征你[6]，你止有一百人逃入合剌溫山的狹處去了。你那時將女子忽札兀兒兀真獻與蔑兒乞的脫黑脫阿，從那裏來我父跟前求救[7]。我父領着軍，將你叔父趕入合申地面[8]，將你百姓還了，於土捂剌河邊黑林內[9]，與我父做安荅。你曾知感着說：'這恩於你子孫跟前必回報，天地知也者[10]。'隨後你弟額兒客合剌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你走入乞塔種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11]。不及一年，又反出，經過委兀河西地面[12]。窮乏了，擠着五個羊，剌着駝血喫，騎着個瞎沙馬來。因你與我父契交的上頭，我差人迎接你來我營內[13]，又科斂着養濟你[14]，你後將蔑兒乞百姓擄了，頭口家業盡都與了你[15]。後又同追不亦魯黑[16]，

於拜答剌黑別勒赤列地面⑰，與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對陣。你夜裏營内又虚燒着火退走了，那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却襲着你，將桑昆妻子百姓都擄了，又將你帖列格禿有的百姓擄了一半。你又求救於我，我使四傑將你桑昆的妻子百姓頭匹都救與了你，又曾知感來⑱。如今有甚麽緣故怪責？使人説將來。”

①《本紀》曰：汪罕既敗而歸，帝亦將兵還至董哥澤駐軍。以此文校之，知“董哥”即“統格”對音，“黎”者，語助辭。“澤”即小河矣。《紀》又曰：遣阿里海致書於王罕。按“阿兒孩合撒兒”六字為名，札剌亦兒族也，與太祖弟是兩人。　②即前文四卷速客該者温，亦可稱速客該。　③統格黎河，即通克拉河，下流入鄂爾坤河。　④按前文六卷王罕與太祖再結父子，即在土兀剌河黑林。然此乃黑林山也，訥兀者，山也。上文斡嘛訥帆山，亦以山稱訥帆，此亦其例也。忽剌即虎忽剌，乃“土兀剌”之對音。《輟耕録》云：和林山二水出焉，其一即虎忽剌。又可悟勺兒合勒崑即和林山也，仍是前卷土兀河黑林矣。　⑤《元史·木華黎傳》曰：太祖命木華黎、博爾朮為左右萬户，從容謂曰：“國内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輹，身之有臂也。”足見輔車相依之語，蒙古人亦有此義。　⑥按古兒罕即《本紀》菊兒罕，解見卷五。王罕既非遼後，安得以西遼為叔父？當是大石轉戰時，嘗與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為兄弟，故王罕以叔父稱之耳。　⑦按：脱黑脱阿之弟婦，為也速該所奪，則蔑兒乞與也速該讎也。此舉獻女，當是假道，非説情。　⑧合申，解見卷五。　⑨《元史·地理志》：王罕始居謙州。然則後遷土兀剌黑林，蓋得烈祖之力，前文云被蔑兒乞擄去舂碓，蓋未遷黑林以前事。　⑩《本紀》述阿里海之辭曰：“君為叔父菊兒所逐，困迫來歸，我父即攻菊兒，敗之於河西，其土地人民盡收與君，此大有功於君一也。”　⑪“乞塔”即“契丹”二字對音，即西遼葛兒罕耶律大石也，亦作“大實”。　⑫“委兀”即“畏吾兒”，“河西”即上文“合申”，解見前。　⑬前文五卷使勇士速客該迎至忽巴合牙過冬。　⑭《太祖紀》又曰：君為乃蠻所攻，西奔日没處，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為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請我兄薛徹别及及我弟大丑

往殺之，此大有功於君二也。案：史文與《祕史》情事稍異。 ⑮是時太祖征塔塔兒，王罕即攻蔑兒乞，事在前文六卷。《本紀》曰：君困迫來歸時，我過哈丁里，歷掠諸部羊馬貲財，盡以奉君。不半月間，令君飢者飽，瘠者肥，此大有功於君三也。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大獲而還，未嘗以毫髮分我，我不以為意。我征朶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宏吉剌五部，如海東鷹鳥之於鵝雁，見無不獲，獲則必致於君，此大有功於君五也。⑯古出古敦不亦魯黑故乃蠻部長。 ⑰前文六卷作"巴亦答剌黑別勒赤兒"。 ⑱《本紀》曰：及君為乃蠻所傾覆，我遣四將奪還爾民人，重立爾國家，此大有功於君四也。

王罕聽了這言語，嘆息着說："帖木真的兒子行有不可離的道理，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將刀剌破小指流血，就盛在小樺皮桶心說："我若見帖木真兒子害他呵，似這血般。"教剌着，遂將那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成吉思教對札木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着教分離了，在前時每日誰早起呵，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鍾飲有來？為我常早起的上頭嫉妒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青鍾滿飲呵，待費的多少？"又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說①："您兩個不知如何要棄我？忽察兒，你是捏坤太子的子，當初咱每裏教你做皇帝，你不曾肯。阿勒壇，你父忽禿剌皇帝，曾管達達百姓，因此教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上輩有巴兒壇的子撒察、台出②，他兩個也不肯做，你衆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③。您如今却離了我，在王罕處您好生作伴着，休要有始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着帖木真，無帖木真呵，便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頭守得好着④，休教別人作營盤。"⑤

①二人犯軍令為太祖所罰，因叛投王罕。 ②案：撒察即撒察別乞，前文一卷作"薛扯別乞"，與台出均合不勒合罕之長房孫。其父即忽禿黑

禿主兒乞，乃巴兒壇之姪，非巴兒壇之子也。二人則巴兒壇之姪孫，此言巴兒壇子，蓋是駁文。　③阿勒壇等推戴事見四卷。　④三河，謂土拉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也，此指黑林王罕所居，《本紀》叙述此語云：三河祖宗肇基之地，毋為他人所有。語意不同，若以太祖所居言之，則斡難河、客魯漣河、兀剌河三河也。　⑤王罕之黑林，他日太祖得之，是為和林。

成吉思再教對脱斡鄰弟説："我唤你做弟的緣故，在前屯必乃察剌孩、領忽①，二人原擄將來的奴婢名斡黑答，他的子名速别該，速别該子名闊闊出乞兒撒安，闊闊出乞兒撒安子名也該晃脱合兒，也該晃脱合兒子是你。你如今將誰的百姓要諂佞着與王罕②？我的百姓，阿勒壇、忽察兒必不教别人管。你是我祖宗以來的奴婢，我唤你做弟的緣故如此。

①海都次子也，於屯必乃為叔父。　②脱斡鄰勒欲擄太祖百姓以助桑昆也。

成吉思再對桑昆説："我與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兒子，你是赤裸生的兒子，父親曾將咱每一般抬舉，你生心恐怕我攙在你先，將我疾惡趕了。如今休教父親心里受艱辛，早晚出入消解愁悶着。若你舊嫉妒的心不除，莫不是你於父親見存時要做皇帝麽道？故教心裏受苦。若要差人到我行來時，差兩個人來。"成吉思將這話分付了阿兒孩合撒兒、速格該者温，他兩個對桑昆説了。桑昆説："他幾曾説是皇帝父親來？只説好殺人的老子；我行也幾曾説是安答來？只説脱黑脱阿師翁①。續着羊回羊尾子行②，有這言語的計量，我省得了，是厮殺為頭的言語。你必勒格别乞、脱朵延兩個，將旄纛立起，騸馬每放得肥着，無有疑惑。"

那裏阿兒孩合撒兒自王罕處回來了，速格該者溫因他妻子在脫斡鄰處，不曾回來。阿兒孩合撒兒將這話對成吉思說了。

①脱黑脱阿幾滅太祖之族，故桑昆知太祖惡之，只以桑昆為脱脱之師父也。 ②洪皓《松漠紀聞》曰：羊生達靼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明蕭大亨《夷俗記》曰：取羊乳，俟羔能齕草，驅至他所，將牝羊每兩隻，其頭相對束縛之，使不動，人從羊尾後取之。取畢，始解其束縛，令母子相聚也。以此語求之《祕史》此文，則束縛兩羊之頭，似即"續着羊"之謂也。從羊尾後取乳，似即"回羊尾子"之謂也。以喻太祖日以謀殺王罕為事，猶人奪羊乳也。明張燧《千百年眼》曰：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詠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成吉思隨即起去，至巴勒渚納海子行住了①。那裏正遇着豁魯剌思種的搠斡思察罕等，不曾厮殺，便投降了②。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惕種的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處來③，有羯羊一千，白駝一個，順着額洏古涅河，易換貂鼠、青鼠④。來至巴泐渚納海子飲羊時，遇着成吉思⑤。

①此即四卷所云答闌巴勒主惕地也。《本紀》曰：帝既遣使於汪罕，遂進兵，擒宏吉剌别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衆。時汪罕形勢盛强，帝微弱，勝敗未可知，衆頗危懼，凡與飲河水者，謂之飲渾水，言其曾同艱難也。史文"班朱尼"即《祕史》"巴渚納"三字對音。但《祕史》叙太祖與汪罕之戰，以卯温都兒山為最惡，巴渚納戰未被其創，惟前文四卷與札木合戰於此地，被其推動，退於哲列捏，實為大敗。且太祖詰責汪罕之言，已云在統格黎河下營。夫統格黎者，由鄂勒昆河入色楞格河而達北海之水，明是勝王罕之後，自東而西之證，豈有退至東邊巴勒納為戰場之理？得無《元史》誤以哲列捏之役移之汪罕乎？且始終未與汪罕為巴渚納之戰，《祕史》前後文可考也。至班朱尼河之役，

見於列傳不一而足，是宜尋覽前後，列而論之。《札八兒火者傳》曰：太祖與克烈王汗有隙，一夕王汗潛兵來，倉卒不為備，衆軍大潰。太祖從行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爾河，餱糧俱盡，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爾射之，殪，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此水。"將士莫不感泣。又《速不台傳》曰：太祖初建興都於班朱納海，即龍居河也。又《土土哈傳》曰：世祖召見慰論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朱河以記功。"云云，足見太祖與王罕為巴渚納之戰，乃王業所基，《祕史》不為發揮，頗嫌漏略。據《速不台傳》，則班朱納海，即龍居河，"龍居河"即"臚朐河"對音，臚朐河即克魯倫異號，此為呼倫海子，不必致疑。且可以《蒙古源流》證之，《源流》曰：歲次戊午，年三十七歲，遣使于克哩葉特之翁汗，言前取布爾德大哈屯時，事之如父，曾以貂裘為獻。今朕願如父子相親。翁汗不信，率克哩葉特之衆興兵前來，迎戰于鄂諾河下游呼倫貝爾地方，遂降翁汗，據克哩葉特之衆。其云"克哩葉特"，即《祕史》客列亦惕。布爾德大哈屯，即孛兒帖兀真。翁汗，即《元史》"汪罕"對音。鄂諾河下游呼倫貝爾，即斡難河下游呼倫湖流入布伊爾湖，亦即《元史》紀傳之班朱尼河、班珠爾河、班朱納海、及班朱河，又即《祕史》之巴渚納海子。但《元史》言敗，《祕史》言住不言戰，惟《源流》言戰勝，微有齟齬，然其為呼倫湖無疑也。　②前文四卷有豁羅剌的人薛赤兀兒來投太祖，五卷有豁羅剌思種人豁里歹以合塔斤十一部落立札木合事來告太祖，與此豁魯剌思，皆一族也。　③忽里，其官也。名阿剌忽失的吉，乃汪古部種族也。《太祖本紀》曰：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與此"阿剌忽失"對音，則此汪古氏乃白達達種也。汪古種蓋金國之地，《元文類》載馬祖常撰《馬公月合乃神道碑》云：世屬雍古部族，居静州之天山。天山，古居延海也。則"汪古"即"雍古"對音，其地在居延海，此回回教人名阿三從居延海來也。所以叙其事者，他日太祖征乃蠻，乃蠻塔陽罕欲得阿剌忽失夾攻，而阿剌忽失不從塔陽而從太祖，蓋得阿三之力居多，為後八卷拒塔陽張本也。　④順額洏古涅河，則下游為今黑龍江地也，《契丹國志》曰：女真世居混同江之東山，乃鴨緑水之源，地饒山林，土産人參、蜜蠟、北珠，獸多青鼠、貂鼠。　⑤明何喬遠《名山藏》曰：洪武二十年，徹馬兒罕國王帖木兒貢駝馬、海東青，藍將

軍深入逐殘胡，撒馬兒罕有行賈捕魚兒海者，盡俘以歸。上察其真，遣還之。據此，則回回地面貿易於今之關東者，代有其人，此阿三者亦其類也。

成吉思在巴泐渚納海子住時，有弟合撒兒將他妻子並三子也古、也松格、禿忽撒在王罕處①。罄身領幾個伴當走出來尋成吉思。至合剌溫山②，緣嶺尋不見，乏了糧食，喫生牛皮筋。行至巴泐渚納海子，尋見兄成吉思。成吉思喜歡了③，商量着，差沼列歹種的人合里兀答兒④、兀良合歹種的人察兀兒罕二人做合撒兒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兄弟形影望不着，踏着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夜間看星枕土着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個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⑤。"成吉思又對使臣說："您去，俺便起身。您回去時，只於客魯連河的阿兒合勒苟吉地面行來。"約會着，隨即教主兒扯歹、阿兒孩⑥，兩個做頭哨，去客魯連河的阿兒合勒苟吉地面下了。

①《太宗紀》八年，分賜諸王，野苦：益都、濟南二府户内撥賜。《憲宗紀》二年，命諸王野古征高麗。當即其人。《世祖紀》命大將也古追大理高祥。又《耶律留哥列傳》，睿宗以其子石剌佐諸王也苦控制高麗。又《王珣傳》珣子榮祖從諸王也忽略地三韓。皆此人也。合撒兒妻、子陷於王罕，當由卯溫都兒之戰，斡闊台雖歸，而合撒兒則被擄也。 ②肯忒山之支脈也。 ③喜得王罕虚實也，《本紀》曰：哈撒兒别居哈剌渾山，妻子為汪罕所擄，挾幼子脱虎走，糧絶，探鳥卵為食，來會於班朱尼河上。即其事也。 ④沼列歹，即前文一卷之沼兀列亦惕氏，源出孛端察兒之妾子沼亦列歹。《本紀》有族人照烈部，與"沼列"為對音也。 ⑤《本紀》曰：帝移軍斡難河源，謀攻汪罕，復遣二使偽為哈撒兒之言曰："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在王所，縱我欲往，將安所之耶？王倘棄我前愆，念我

舊好，即束手來歸矣。”　⑥即阿兒孩合撒兒，以與太祖弟易混，故删三字。

合里兀答兒、察忽兒罕二人到王罕處，將説去的言説了。王罕正立起金撒帳做筵會，聽得合里兀答兒説罷，王罕説：“果那般呵，教合撒兒來。”就差中倚仗的人亦禿兒堅同合里兀答兒等去①。將及到原約會處，亦禿兒堅望見下營的形影甚多，便回走了。合里兀答兒快馬趕上，不敢拏，前面横當着。察忽兒罕馬鈍，自後箭射到處，將亦禿兒堅騎的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亦禿兒堅拏住，將至太祖處，送與合撒兒教殺了。

①《本紀》曰：汪罕信之，因遣人隨二使來，以皮囊盛血與之盟。

合里兀答兒等對太祖説：“王罕不隄防，見今起着金撒帳做筵會，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襲他。”太祖説：“是。”遂教主兒扯歹、阿兒孩兩個做頭哨，日夜兼行，到者折額兒温都兒山的折兒合不赤孩地面的口子行①，將王罕圍了。厮殺了三晝夜，至第三日不能抵當，方纔投降②。不知王罕父子從何處已走出去了③。這厮殺中有合答黑把阿禿兒名字的人④。説：“我於正主，不忍教您拏去殺了，所以戰了三日，欲教他走得遠着。如今教我死呵，便死，恩賜教活呵，出氣力者。”太祖説：“不肯棄他主人，教逃命走得遠着，獨與我厮殺，豈不是丈夫！可以做伴來。”遂不殺，教他領一百人與忽亦勒答兒的妻子永遠做奴婢使喚⑤。因當初忽亦勒答兒先説要厮殺的上頭，教他子孫常請受孤寡的賞賜⑥。

①前文六卷作者者額兒温都兒山。　②《本紀》曰：及至，即以二使為嚮導，令軍士銜枚夜趨折折運都山，出其不意襲汪罕，敗之，盡降克烈

部衆。 ③《本紀》曰：汪罕與亦剌合挺身遁去，汪罕嘆曰："我為吾兒所誤。" ④合答黑，即前文之合答黑吉也。出於只兒斤氏，其稱把阿禿兒，猶前文勇士也。 ⑤使供忽亦勒答兒家使喚，所謂受賞賜者也。以合答黑賞與之者，以其忠誠衛上，使忽亦勒答兒家得其死力故也。 ⑥《元史·畏答兒本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畏答兒腦中流矢，創甚。帝親傅以善藥，留處帳中，卒。及王罕滅，帝以其將只里吉實抗畏答兒，乃分只里吉實民百户隸其子，且使世世歲賜不絶。仍令收完忙兀人民之散亡者，太宗思其功，復以北方萬吉封其子忙哥為郡王。歲丙申，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授忙哥秦安州民萬户。帝曰："畏答兒戰功多，其增封二萬户，與十功臣同為諸侯。"

元朝祕史卷八

那遍將客列亦惕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勒都歹種的人塔孩把阿禿兒①，太祖處有恩的上頭②，與了一百只兒斤百姓③。再王罕弟札合敢不有二女，長女名亦巴合，太祖自娶了④。次女名莎兒合黑塔泥，與了拖雷⑤。為那般，將札合敢不的百姓，不曾教虜了。

①即前文四卷之塔乞也，又四卷亦作"塔孩"，又作"答孩。"　②前文四卷答孩同速客該往王罕處告即位有功。　③本王罕勇士合答黑吉所管也。後文九卷以此百姓與豁兒赤作萬户，稱阿答兒乞等百姓即此。

④後文十卷以阿失黑等二百人為從嫁，其後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按《元史·后妃表》，凡位號三十九人，無亦巴合，則亦巴合未正位號時，即已賜與主兒扯歹，故《后妃表》據《歲賜録》收載，而無此人。　⑤《元史·睿宗列傳》曰：睿宗景襄皇帝諱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元史語解》及《源流》均作"圖類"。又《元史·卓沁台列傳》曰：乃蠻滅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卓沁台俘其主札哈堅普及二女以歸。諸部悉平，與札哈堅普盟而歸之。史稱"札哈堅普"即"札合敢不"之對音，然與《本紀》又雜出。《紀》云：克烈部，札阿紺孛來歸。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札阿紺孛即札合敢不，此二女據《卓沁台傳》，則是俘得。據《祕史》則是來降，當是王罕敗

後，勢窮獻女求盟耳。

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黑二人行，將王罕的金撒帳，並鋪陳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盡數與了。又將客列亦惕汪豁真姓的人①，就與他兩個做宿衛的，教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盞②。直至子孫行，教自在快活。厮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的野獸，都不許人分，盡他要者③。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則是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列亦惕種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這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列亦惕諸姓每都分與衆伴當④。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住了⑤。

①汪豁真姓即汪古惕也。前文七卷及本卷後文，均有汪古惕種語。

②按《輟耕録》曰：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拍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斡脱"，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弼"。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喝盞。蓋沿襲金源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斡脱"、"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意。 ③二人本也客扯連之奴婢，故與豁除屬籍也。 ④《元史·兵志》有喀喇衛。"喀喇"即"客列"對音，蓋因客列亦部降人編入兵籍也。 ⑤下文有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起去，至客勒帖該合答地行。則知此為王罕黑林左近之地，暫時於此過冬者也。上文四卷有迭列禿口子，六卷亦云帖列格禿口子，則此文迭格兒，與下文帖兒格，皆山之口子也。山名阿不只阿闊，其山口坦平，可屯紮處矣。

王罕、桑昆父子二人，罄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涅坤水處①，王罕行得渴了，將人去飲水，被乃蠻哨望的人豁里速別赤拏住，自說："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②。桑昆此時在外，不曾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

去了③。至川勒，桑昆與伴當闊闊出並其妻一同尋水喫④。因見野馬被蠅蟲咬着⑤，桑昆下馬，將馬教闊闊出拏了，潛往欲射中間，被闊闊出牽馬走了⑥。其妻説："在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穿，如今正主上，如何那般棄了？"就立住不行。闊闊出説："你不行，莫不要嫁桑昆？"其妻説："人雖説婦人是狗面皮⑦，你可將這金盂子與他，教尋水喫。"闊闊出，遂將金盂子撇下了，與妻同來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説了⑧。太祖説："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闊闊出殺了⑨。

①案《元史·太宗紀》九年春，獵於揭揭察合之澤。《憲宗紀》三年，帝獵於怯蹇乂罕之地。《元史語解》於此兩文，均改為齊齊克察罕，是兩地實一名，又皆與此"的的克撒合"對音。此地既有涅坤水，則當在王罕所居黑林之西，傍鄂勒昆河之水處也。太祖往日從斡難河到王罕黑林，止言土兀剌河，不言鄂勒昆河，此必一渡土拉河即到，不煩更渡鄂勒昆河故耳。此次太祖襲破王罕，自東而來，王罕父子敗走，必望西而遁，當渡鄂勒昆河。此河之東，有地名的的克撒合勒也。考元太宗建宮殿於和林以後，兩朝皆常獵於齊齊克察罕，知此地在和林之西也。"涅坤"水即"鄂勒昆"河對音，《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原有二，一出杭愛山尾南麓，偏西十四度五分，極高四十七度。東南流曰姑洛河，曲曲二百里，南源自西來會。南源出鄂爾吉圖都蘭喀喇山，亦作威者伊圖，都蘭喀喇山即大黑山，在杭愛山之南八十餘里。源又有一自北麓東南流曰阿木勒稽烏林塔河，西十四度六分，極四十六度八分，亦作烏里雅思他河。此地元時屬和林，疑烏林、烏里，皆"和林"音之轉也。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合，又東百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勒昆河。　②《本紀》曰：汪罕出走，路逢乃蠻部將，為其所殺。案：王罕與乃蠻戰敗後，蓋自色楞格河以西，皆為乃蠻所奪。其始與太祖攻乃蠻時，直至今科布多為界，皆王罕地，故數千里無梗阻。此時在鄂勒昆河，便為乃蠻哨望人所殺，職是故也。　③《唐書》曰：貞觀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初，麴文泰聞唐兵

起，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病卒，子智盛出降。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紀功。按：此碑在今哈密北之南山口內松樹塘上，則沙磧二千里者，此即《祕史》之川勒矣。後文十五卷云，川勒地面無水，祇有野獸。此桑昆所以致渴也。以《本紀》考之，則川勒當是西夏地。 ④即四養子之一也。舊在札木合營所得，其後當是隨札木合去，又投王罕部下，故為桑昆伴當也。四養子惟孛羅兀勒成四傑。次則失吉忽禿忽為斷事官，平金國。古出亦委付與太祖弟斡赤斤，惟闊闊出不終，為太祖所戮。 ⑤劉郁《西使記》曰：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陳誠《使西域記》曰：塞藍夏間草上生黑蜘蛛，甚小，噬人徧體皆痛，六畜被傷者多死。 ⑥《本紀》曰：亦剌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資。既而亦為所攻，走至龜茲國，國主以兵討殺之。按：龜茲國，今庫車也。 ⑦《越語》曰：雖靦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婦人從人，不尚節義，故有此謗。 ⑧《元史·閔本傳》曰：拜住始祖哈里巴，封河東公，事王罕。太祖取王汗，收諸部落，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人追問之，曰："昔與皇帝同事王汗，王汗今已滅，欲為之報仇，則逆天不祥；欲改事帝，則有所不忍，故避之遠地，以没吾生耳。"《元史類編·不忽木傳》曰：祖海藍伯嘗事克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既亡，欲為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心有所不忍。"遂去，莫知所之。"海藍伯"即"哈里巴"對音也。桑昆有哈里巴而不用，乃與闊闊出為伍，安得而不亡哉！ ⑨《元史·木赤台傳》曰：木赤台子怯台，怯台子端真拔都兒。太宗時，與亦剌哈台戰，勝，帝即以亦剌哈妻賜之。按："太宗"當作"太祖"，若太宗則未及與亦剌哈戰。亦剌哈即《祕史》桑昆也。蓋賞闊闊出之妻，與以桑昆妻配主兒扯歹之孫同時矣。王罕既亡，太祖之國，自是與乃蠻鄰。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説[1]："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2]，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着樂器祭祀他。祭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為不祥，就踏踐碎

了。有可克薛兀撒卜剌名字的人説③："死人的頭，您割將來，却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又不好了。在前，您亦難察必勒格皇帝曾説④：'我老了，這婦人年少⑤，兒子塔陽又柔弱，是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姓守不得。'這般説有來，況而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⑥。夫人古兒别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皇帝又柔弱，除飛放打獵之外，别無技能心性⑦。"説了。再後塔陽説："這東邊有些達達，將在前老王罕⑧，教筒箭謊得走出來，死了。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麽道？天上祇有一個日月，地上如何有兩個主人⑨？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取了。"其母古兒别速説："那達達百姓歹氣息，衣服黑暗，取將來要做甚麽？教遠有者，若有生得好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羊乳呵中有。"塔陽説："那般呵，有甚難，咱去將他每弓箭奪來。"

①《元史·地理志》曰：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阿速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相傳乃蠻部始居此。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五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剌，北入於海。俗與諸國異，其語言與畏吾兒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産名馬、白黑海東青。按史文叙乃蠻未南遷之地，在今俄羅斯色楞格河之西岸，昂可剌河之上游，此為乃蠻始居。若是時乃蠻建庭在今阿爾泰山，乘王罕敗後，擴境至於杭愛，今土謝圖汗三音諾顔部，皆往日王罕之地，而是時已為乃蠻得之，所以前卷與乃蠻戰，以科布多為戰場，此時與乃蠻戰，反在東數千里，而以杭愛為戰場也。魏默深不明其故，妄疑元代和林乃乃蠻王庭，蓋讀《祕史》不熟，不知其所緣起耳。"塔陽"《元史》作"太陽罕"，《源流》作"達延汗"，乃蠻王亦難察之子也。亦難察死，其子塔陽嗣為汗。　②據此言知王罕盛時，乃蠻嘗為役屬。　③前擄王罕、桑昆妻子百姓者也。　④前文有察阿孩領忽之子想昆必勒格，又桑昆分付必

勒格别乞將庵灥立起，則"必勒格"者，"貝勒"對音也。 ⑤亦難察既稱其妻年少，則古兒别速或塔陽之後母。 ⑥外蕃喜畜獵犬，每有獵獲，犬必先知，蓋得氣之先者，然則鳴聲或嘯殺哀促，惟彼地能驗之。 ⑦《元史·兵志》曰：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冬春之交，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遊豫，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 ⑧據此語及後文"莫不是達達氣運來了"，則專以蒙古為韃靼，乃蠻蓋非韃靼類。王罕已死，桑昆逃西夏，亦必僭號，故稱曰老王罕。 ⑨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漠北亦有此語。

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着説："你不可説大話，這話你再休説。"塔陽不聽，遂差脱兒必塔失做使臣，去對汪古惕種的主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説①："這東邊有些達達每，你做右手②，我自這裏起程，可將他弓箭奪了。"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回説："我做不得你右手。"却使人去對太祖説："乃蠻的塔陽要來奪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肯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隄防，恐來奪你弓箭③。"此時太祖正在帖篾延客額兒地面圍獵④，知了這話，就圍獵處與衆人商量，多説馬瘦，如何可好。斡惕赤斤説⑤："您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却肥。既聽了這等説，如何坐得住⑥？"别勒古台又説："若生時被人將弓箭奪了呵，濟甚事？男子死呵，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蠻恃其國大民衆，敢發大言，我可乘此奪他弓箭何難⑦？咱去呵，他多馬羣，必安然撇下，房屋空了，百姓必皆逃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馬。"

①汪古惕部舊役屬於客列亦惕部，上文云"將客列亦惕汪豁真姓的人與巴歹乞失里二人做宿衛"，是也。忽里猶曰部長也，《元文類》二十三有閻復撰《駙馬高唐忠獻王闊里吉思碑》：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為部長。則此部乃卜國之子孫也。《輟耕録·氏族篇》：色目有三十一種，而雍

古歹居其一。則非蒙古族類也。此時王罕已滅，而汪古氏宗族來降，此忽里之官名曰阿剌忽失的吉，太祖仍命其領彼部族也，故曰汪古惕種的主。知忽里為部長之名者，金封太祖為札兀忽里，故知忽里是蒙古語部長之名。《本紀》曰：乃蠻部長太陽罕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即此事也。②冀其煽動客列亦部降人為內應以助之。③《元文類》二十三閻復《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碑》，即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之曾孫也。碑云：亡金堑山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惕吉忽里一軍扼其衝。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吞諸部，有國西北曰帶陽罕者，遣使卓忽難來謂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汝能為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阿剌兀思料太祖終成大事，決意歸之，即遣麾下將禿里必答思齎酒六榼，送卓忽難於太祖，告以帶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太祖祭而後飲，舉爵者三。使還，酬以馬二千匹，羊二千角。上詔忠武："異日吾有天下，奚汝之報，天實鑒之。"且約同征帶陽，會於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既收帶陽，下中原復為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為疇昔異議所害。詔追封高唐忠武王。④《本紀》作"帖麥垓川"，《元史》以水名之也。圍獵必在山，《祕史》以山名之也。⑤即太祖弟帖木格也，以後均祇稱斡赤斤。⑥《本紀》曰：皇弟斡赤斤曰："事所當為，斷之在早，何可以馬瘦為辭？"⑦《本紀》曰：別里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弓矢，是小我也。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而攻之，功當可成也。"

別勒古台說了，成吉思說："是。"自圍獵處回來，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地面起去①，至合勒合河斡兒訥兀地的客勒帖該合答地行下了②。將自己軍馬數了③，立千百户牌子頭④，設六等扯兒必官⑤，都委付了。又設八十個做宿衛的人，七十個做散班。其選護衛時，於千百户並白身人內子弟，有技能身材好者充之⑥。又教阿兒孩合撒兒，選一千勇士管着⑦。如斯殺則教在前，平時則做護衛。斡歌列扯兒必⑧與忽都思合勒潺⑨，將七十個散班一同管了。

①自去冬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住，今從此地起營去，雖異文實一地

也。帖兒格是此山之口子矣。 ②合泐合河斡兒訥兀，前文七卷忽亦勒答兒葬處。《本紀》曰：帝駐兵於建忒該山。"建忒該"即"客帖該"對音。合答，山也。山名客勒帖該，其地在合泐合河之上，蓋今喀爾喀河南岸是其處。 ③《元史·兵志》：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為爵秩崇卑。 ④《元史·兵志》曰：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長萬夫者為萬户，千夫者為千户，百夫則為百户。 ⑤扯兒必，宿衛官也。一作"闊里必"，見《元史·伯八兒列傳》。一作"闊利必"，見《西遊記》。後文十一卷亦作"扯兒賓"。《元史·兵志》曰：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方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温、博爾忽、博爾朮為四怯薛，領怯薛歹分番宿衛。夫屬橐鞬，列宫禁，宿衛之事也。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帑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警非常，則為巡邏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為鎮遏軍。六等似即指此。 ⑥《輟耕録》曰：國朝鎮殿將軍，募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凡有所請給，名曰大漢衣糧。年過五十，方許出官。《兵志》曰：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為，即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為一品官。 ⑦自忽亦勒答兒死後，遂以阿兒孩代領忙忽惕。 ⑧即孛斡兒出之弟斡歌連。 ⑨巴魯剌氏，與忽必來同族。

成吉思再説："帶弓箭的人並散班、護衛、厨子①、把門人等②。教日裏入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與宿衛的，出去宿者。若管馬的，守着馬③。宿衛的，房子周圍宿。守門的，輪着門口立。至次日抬湯時，却入來，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次交換④。"那管的千百户扯兒必等，也各委付了。

①《元史·兵志》曰：侍衛帶弓矢者曰闊端赤。《蒙韃備録》曰：在左右帶弓矢執侍，驍勇者曰護衛。《兵志》曰：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 ②《兵志》曰：司閽者曰八剌哈赤。 ③《兵志》曰：典車馬者曰兀剌赤莫倫赤。 ④《兵志》曰：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

之，為第一怯薛；亥子丑日，博爾朮領之，為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為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溫領之，為第四怯薛。

鼠兒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逆着客魯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二人做頭哨，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遇着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的①。往來相逐間，被乃蠻人將這裏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拏了，共說："原來達達的馬瘦②。"隨後太祖大軍，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朵歹扯兒必對成吉思說③："咱人少遠來，可祇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布滿。夜令人各燒火五處，彼人雖多，其主軟弱，不曾出外，必是驚疑。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彼哨望的，直抵大營，擊其不整，必然可勝。"成吉思從其言。乃蠻哨望的果自山頭看見，說："只道達達每少，如何燒的火如星般多？"就將先拏住得人馬送去，對塔陽說："達達軍馬已塞滿了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見夜間燒的火一如星般多了。"

①《本紀》曰：太陽罕至自按台，營於沆海山。今案："按台"即"阿爾泰"山之對音，今謂之杭愛山者也。《水道提綱》曰：西北諸山，皆以阿爾泰山為祖，支峰綿亘北漠，東為杭愛，有色楞格鄂爾渾諸河。東南挺為肯特，為大興安，有黑龍江克魯倫諸水。"杭愛"即"康合"之對音也。然"杭愛"二字，又即古來"瀚海"二字之對音。《漢書》稱瀚海，又稱大幕。《漢書注》謂瀚海為沙漠，唐人曰沙磧，又謂之莫賀延磧，又稱為大患鬼魅磧，五代稱沙陀，今謂之戈壁，無復瀚海之目。然唐代尚有瀚海都督府之設，即以沙磧為古瀚海，相沿名之，已成漢語。此一帶沙漠最高之山，漠北亦沿稱瀚海山，北語轉變遂為沆海，今又以蒙古語翻譯，則為杭愛矣。《元史》"沆海"二字，於漢語較近也。外蕃輿地所在有之，如唐人稱賀蘭山，蕃語沿之，今為阿拉善矣。《漢書·匈奴傳》"廬朐"，《遼史》沿之，名曰"臚朐河"。《元史》則變為龍居河。《西遊記》則又變為陸局河矣。凡諸山

水，既成漢名，再轉蕃音，遂同蕃語。今略考尋史傳，釐厥舊名，俾碩學通材，相說以解，世多博雅，或無譏焉。 ②《本紀》曰：時我隊中羸馬有驚入乃蠻營中者，太陽罕見之，與衆謀曰："蒙古之馬，瘦弱如此，今當誘其深入，然後戰而擒之。" ③即前文四卷命其總管家内人口之多歹也。是時設六等扯兒必命為之。

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孩地面的合池兒水邊①。聽了這言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②："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衆。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刺呵不轉晴，腮上刺呵不躲避，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見說達達的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過金山③，整搠軍馬，誘引着他行。比至金山，他瘦馬乏了，我肥馬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廝殺，可勝麽道。"古出魯克聽了這話，說："那婦人塔陽，又是怕了。達達每多，從何處來？多半與札木合一同在這裏有④。我父塔陽，於孕婦更衣處，牛犢喫草處，都不曾到。如今怕了。"說這等話，教使臣却說將去。塔陽聽得兒子比他做婦人，說："有力有勇的古出魯克，廝殺時，休將這等勇來弱了。"其臣豁里速别赤說。"你的父亦難察必勒格在前於同等敵行，男子的脊背，馬的後胯，不曾教見⑤。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早知你這般呵，你母古兒别速雖是婦人，教管軍呵，倒中。可惜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老了⑥。咱軍的法度，好生怠慢，莫不是達達的氣運來了⑦。"歎息說罷，於馬上打着箭筒另去了⑧。

①康孩即上文康合兒合山，今"杭愛山"之對音。合池兒水，今"阿叉"河對音也。《水道提綱》曰：色楞格河，自喀爾喀西北杭愛山頂之西南大幹諸山發源，東北流。又東曲曲百數十里，有阿叉河，南自呼普蘇古兒山之西北麓，東北流來入之。北岸有山，疑即元時和林上都地，山水迴合，西十四度一二分極四十九度三分。所稱阿叉河，當即合池兒水也。

②《本紀》：太陽罕子屈出律罕，即此"古出魯克"對音。《遼史·天祚本紀》：乃蠻子屈出律，即乃蠻塔陽罕子。又《元史·抄思傳》曰：乃蠻其先泰陽為部主，祖曲書律，父敞溫。則又以"古出魯"三字為"曲書律"。③金山即前文六卷之阿勒台山也，亦作"阿爾泰"，又作"阿勒坦"。《西域水道記》曰：漠北大山曰阿勒坦山，譯言金山也。山頂極四十八度七分，西二十二度二分，其尾極四十六度五分，西二十度四分。《西遊記》曰：傍大山西行，鎮海相公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為山精所惑，食以佳饌。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能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隔河止泊。④謂韃靼之族，同札木合各分其半。時札木合敗後，投奔王罕，王罕敗後，又投乃蠻，故有泰赤烏人也。⑤言有進無退，故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⑥乃蠻名將，嘗襲擄王罕、桑昆妻子者也。戰敗則死，故曰可惜。⑦達達謂太祖也。言塔陽恇怯必敗，豈非天命有歸也。⑧《祕史》言豁里速別赤先見。

塔陽聽了那話，怒着說："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軀，都一般。您那般說呵，咱迎去與他廝殺。"遂順塔米兒河[1]，渡斡兒豁水[2]，至納忽山崖東邊[3]，察乞兒馬兀惕地面。成吉思哨望的，望見乃蠻軍馬。成吉思整治軍馬排陣了，自做頭哨，教弟合撒兒主中軍，斡赤斤管從馬。於是乃蠻軍馬却退至納忽山崖前，緣山立住。成吉思哨望的隨即將乃蠻哨望的趕至山前。彼時札木合亦在乃蠻處[4]，塔陽問："那趕來的如狼將羣羊，直趕至圈內，是甚麼人？"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養的四個狗，曾教鐵索拴着，那狗是銅額鑿齒，錐舌鐵心，用鍛刀做馬鞭，飲露嘶風，廝殺時喫人肉。如今放了鐵索，垂涎着喜歡來也。四狗是者別、忽必來、者勒蔑、速別額台四人。"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

軍，如喫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歡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剥脱衣服的兀魯兀惕、忙忽惕二種人。”塔陽說：“既如此，可離得這下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答，渾身穿着鐵甲，似貪食的鷹般來也。你見麽，你曾說若見達達時，如小羖羺羔兒，蹄皮也不留⑤。您如今試看。”塔陽但說可懼，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多軍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母的一個兒子，用人肉養來，身有三度長，喫個三歲頭口，披三層鐵甲，三個强牛拽着來也。他將帶弓箭的人全嚥呵，不礙着喉嚨；吞一個全人呵，不够點心。怒時，將昂忽阿的箭⑥，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若與他相鬬時，隔着空野，用客亦不兒名的箭射呵，將人連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喚故拙赤合撒兒⑦。”塔陽說：“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上去立了。”又問那後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最少的子，名斡赤斤⑧。他性懶，好早眠遲起。多軍馬中，他也不曾落後了。”於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①《會典圖說》曰：塔米爾河出中左末旗東南山，東流南北合數水，經右翼中右旗，察罕鄂倫河出其西山，東北流來會。又東經額魯特前旗，入土謝圖汗部界，入於鄂爾坤河。《水道提綱》曰：他米勒河，亦曰塔米爾河，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在鄂勒昆源之西，三澗合而東北流，有西北流二水皆會。又東北始曰他米勒河，又北而會呵索郭特河，皆杭愛以北水也。又東北受諸水，又東北與北源會。北源出枯庫嶺東麓，在杭愛山西北三百里，三澗合而東流。又東北會三水，始曰他米勒河，又東瀦為台魯勒倭黑池，廣數十里。又東流有察罕烏林河，自西北來會，其南

岸即布拉干北山也，疑即和甯。又東北百數十里，而南源自西南來會，又東曲曲百里，折而東北百里會鄂勒昆河。此水兩源，俱五百餘里始合，又二百里入鄂勒昆，自杭愛山以北，枯庫嶺以東，諸泉皆匯入焉。　②即"鄂勒昆"河之對音也。前文三卷作"斡兒洹"。　③《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又東北流，折正北，循庫庫齊老台山西麓，經西里布里都地之蘇都池東。又北受西來一水，折而東北，又東經納鄰庫勒墨地南，受北一小水。又東北至山麓，又東經都蘭哈喇地北出山。有哈兒渾木克河自東南來會。山即庫庫齊老台山之麓，此山自南而北，折而東，長二百數十里，當鄂勒昆東南岸，其東有温泉。今按：渡斡兒豁，則必在水之東南，有山處為納忽山崖所在納鄰庫勒墨地，似"納庫"即"納忽"對音。　④王罕敗後，西依塔陽。　⑤洪皓《松漠紀聞》曰：北羊有角者，百無二三，味極珍。善牧者每羣必置羖攊羊數頭，仗其勇很，行必居前，遇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羖攊發風故不食。原注云："羖攊，音古力，北人訛呼'羖'為'骨'。"按：羖攊，小羊也。骨軟易嚼，故可吞噬不留。《本紀》曰：札木合從太陽汗來，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初舉兵，視蒙古軍若羝攊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遁去。　⑥昂忽阿，人名，蓋力士能以强弓射箭殊常，故其箭名昂忽阿箭。下文客亦不兒語意倣此。　⑦拙赤，蒙古語大太子也。合撒兒，太祖同母長弟。　⑧《元宗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二搠只哈兒，次三哈準大王，次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斡嗔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案：搠只哈兒，即拙赤合撒兒，斡赤斤即斡嗔那顏。

札木合遂離了乃蠻，將對塔陽説的話，教對成吉思説："塔陽如今聽了我説的話，已是驚得昏了，都争上高山頂上去，並無厮殺的氣象。我已自離了他，安答，你謹慎者。"那日太祖見日色晚，圍着納忽山宿了。其夜乃蠻欲遁，人馬墜於山崖，相壓死者甚衆，明日拏住塔陽①。其子古出魯克因不在一處，得脱身，領些人每走出。見軍追及，就依塔米兒河，要紮營不定，又走了，襲至阿勒台山前②。勢愈窮促，遂將他百姓盡收捕了。此時與札木合一同有的

達達札答闌、合答斤等種，也都來投降了③。那裏將塔陽母古兒別速來，成吉思說："你說達達歹氣息，你如何却來？"成吉思遂納了④。

①《本紀》曰：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禽殺太陽罕。諸部軍一時皆潰，夜走絶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 ②《西遊記》曰：抵金山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夜行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為祟，牛馬乏皆道棄之。抵陰山前三百里和州，沿川西行，西即鬱思馬大城。此大唐北庭，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宿輪臺之東，南望陰山三峰，突兀倚天。又至回紇昌八剌城，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晨起，西南行二十里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峰環之，倒影池中。沿池正南下，松樺陰森，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六七十里。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為四十八橋。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自金山至此，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没輦，水勢深闊，截斷陰山，乘舟以濟，至一大山。又西行，度西南一山，至回紇小城，又西南，過板橋渡河至南山，即大石林牙。其國王遼後也。乃蠻失國，依大石，盜據其土，士馬復振。案：此《記》所言，即古出魯克西奔之路。塔陽之禽，蓋在白骨甸大沙陀矣。 ③《本紀》曰：於是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四部亦來降。按：朵魯班、散只兒兩部，不見於《祕史》，《朔方備乘》曰：都爾班山，俄羅斯設有卡倫，在齊雅爾河西山西，其南與中國恰克圖接界。據此，則"都爾班"與"朵魯班"為對音。此部正在篾里乞部之北，正巴爾忽真之地面，此為脱黑脱阿所糾者也。又朵奔篾爾干，其後為朵兒邊氏，當即朵魯班部所自出，以朵兒邊氏，成朵魯班部。所居之地，今相沿稱都爾班山，亦可考見矣。散只兀部，其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兄不忽禿撒勒只，其後為撒勒只兀惕姓氏，見《祕史》前文一卷。大率諸部，

皆札木合糾集欲滅太祖，其始稱合答斤十一部落，其後稱乃蠻十一部落者也。王罕既滅，塔陽亦亡，惟篾里乞及乃蠻又竄入回回欽察，於是太祖極於所往，竟成混一之業，蓋亦有天意焉。　④案：古出魯克於塔陽被戮之日，即能襲罕。《元史》稱屈出律罕者也。塔陽之母，有孫成立，計其年紀，即屬後母，亦當在知命之年，恐非可納。且《元史·后妃表》，凡三十九位號，並無古兒別速。《祕史》之言，似近於誕。尋孟珙《蒙韃備錄》云：北使入於彼，國王相見命酒，同彼妻賴蠻公主及諸姬侍共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諸姬皆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餘四人乃韃人云，則乃蠻被擄，乃是公主，其云國王，即太師木華黎，非成吉思也，當由傳聞之誤。

那鼠兒年秋①，太祖於合剌答勒忽札兀剌地面②。與篾兒乞的脫黑脫阿對陣，將他殺退。追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將他百姓虜了，脫黑脫阿同二子忽都赤剌溫帶幾個伴當走了③。初，虜蔑兒乞時，豁阿思蔑兒乞種人答亦兒兀孫將他忽蘭名字的女子④，獻與成吉思。來時，路間被亂兵所阻當，遇着巴阿鄰種的官人納牙⑤。答亦兒兀孫說："這女子要獻於成吉思。"納牙說："咱一同將你女子獻去，你若先去呵，亂軍將你也殺了，女子也亂了。"因留住三日，一同來獻與成吉思。成吉思因納牙留了三日，大怒着說："仔細問了，號令他。"問間，其女子忽蘭說："納牙曾說我是皇帝的大官人，咱一同將這女子獻去。路間因有亂兵，所以留住。若不遇着納牙留住呀，如今也不知如何。且不必問他，若皇帝恩賜呵，天命父母生得皮膚全有，問我皮膚便了。"納牙也說："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的美女好馬，要獻與主人，除此之外，別有心呵，便死。"成吉思說："忽蘭的言語是。"就那日將忽蘭試驗呵，果然不曾被污。因此成吉思甚加寵愛，將納牙放了說："此人至誠，

以後大勾當裏可以委付⑥。”

①此為丙寅之前二年，太祖是時未稱皇帝，鼠為甲子年也。 ②此今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地也。《西域水道記》曰：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三源，東源為庫爾喀喇烏蘇河，南源為晶河，西源為薩爾巴克圖河，皆注於淖爾。亦曰布爾哈齊淖爾，在安阜城北一百三十里，極四十四度三十五分至四十六分，西三十二度四十一分至三十三度二十五分，東西百五十里，南北八十里，周四百餘里，冬夏不盈虧，舁水於岸，自然成鹽，伊犁之境，是焉仰給，故又曰鹽海。庫爾喀喇烏蘇河入自淖爾之東，晶河入自西南，薩爾巴克圖河入自正西，其北岸即塔爾巴哈台境也。“喀喇塔拉額西柯”即“合剌答勒忽札”之對音，“兀剌”即水也，“淖爾”即“腦兒”，謂海子。 ③忽都，五卷作“忽都合”，六卷作“忽圖”，均一人也。赤剌溫，後文十一卷亦作“赤老溫”。 ④《后妃表》太祖忽蘭皇后守第二鄂爾多。 ⑤其源出於巴阿里歹，據前文五卷作“納牙阿”，為失兒古額禿之子。文孝廉廷式云：“納牙”、“諾延”一聲之轉，此官名也。”其說是矣。 ⑥為十卷封納牙中軍萬户張本。

元朝祕史卷九

初，擄蔑兒乞百姓時，將脱黑脱阿子忽都的妻與了斡歌台①。一半百姓反去，將台合勒山寨把住。成吉思命鎖兒罕失剌的子沈白領右手軍去攻②，自去追襲脱黑脱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踰阿來嶺去③。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脱黑脱阿相合了④，於額兒的失不黑⑤都兒麻地面根源行⑥，整治軍馬。成吉思至其地，與他厮殺。脱黑脱阿中亂箭死了，其尸不能將去，其子祇割將他頭去⑦。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水，溺死者過半，餘亦皆散亡。於是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⑧，至回回地面垂河行⑨，與合剌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⑩。蔑兒乞的忽都合勒赤剌温過康里欽察種去了⑪。成吉思也回至老營。此時沈白攻破台合勒寨。將蔑兒乞百姓盡行殺擄了。又先投降的蔑兒乞在老營内反了，被在營内家人戰勝。成吉思説："教他在一處，他又反。"就教各人盡數分了。

①即太宗英文皇帝窩闊台，前文七卷作"斡闊台"。後文十四卷作"斡歌歹"。 ②《本紀》曰：蔑里乞"俄復叛去，帝至泰寒寨，遣孛羅歡、沈

白二人，領右手軍往平之”。又十七年“夏，避暑塔里寒寨”。“泰寒”及“塔里寒”皆“台合勒”三字之對音也。 ③“阿來”即“阿林”之轉聲也，此今汗阿林山。《朔方備乘》曰：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其山南起科布多境，層峰相接，山脈向西北行，其東麓有亨吉泊，其西麓有色爾喀斯喀拉泊，又西北有數水出東麓，注鄂布河。其西麓有大泊曰惹謨斯夸湖，湖水西流，入額爾齊斯河。 ④《本紀》曰：元年發兵“復征乃蠻”，太陽汗子屈出律罕與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三年冬，“再征脫脫及屈出律汗。”按“屈出律罕”即“古出魯克”，“脫脫”即“脫黑脫阿”之對音。 ⑤《本紀》曰：時斡亦剌部不戰而降，“因用為嚮導，至也兒的石河，討蔑兒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朔方備乘》曰：額爾齊斯河，源出金山，金山為昆侖北支最大之幹，故額爾齊斯河亦為正北方最巨之川也。一曰也兒的石河。見《元史·太祖紀》；一曰葉兒的石河，見《憲宗紀》；一曰也里的失河，見《武宗紀》；一曰額兒的失水，見《祕史》；一曰額勒濟斯河，見《水道提綱》。皆此水之異名也。《西域水道記》曰：額爾齊斯河二源，一源為華額爾齊斯河，一源為喀喇額爾齊斯河。二河合為額爾齊斯河，西北流，潴為辛桑淖爾。復從西北溢為額爾齊斯河，西北流，又東北流，達俄羅國界。過托穆斯科，又過鏗格爾圖喇，又過森羅特城。又折而西北流，又東北流，過狄穆衍斯科，又過薩馬爾斯科，又東北流與鄂布河合，又東北流注北海。案：“不黑”者，水之稱。前文四卷斡列該不剌合同例。 ⑥案：下文渡額兒的失水，則都兒麻在河東可知。前文六卷王罕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忽真脫忽木地面，此即今俄羅斯“託穆斯科”對音，在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蓋託穆河源所出之處，故曰根源也。且“都兒麻”急讀亦即“託穆”二字矣。《朔方備乘》曰：托穆河源，出托穆斯科城東南山，西流三百餘里，逕托穆斯科南，繞過城西，又西北流百餘里，注哈屯河。哈屯河會托穆河，又西北流逕格野斯歸城，又西北流，其下游與額爾齊斯河會。似其地矣。 ⑦其子，忽都及赤剌溫也。 ⑧《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有畏吾兒地，注云：“至元二十年立畏吾兒四處站及交鈔庫。”又有柯耳魯地。今案：“委兀”即“畏吾兒”，“合兒魯”即“柯耳魯”兩處對音。《本紀》：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即委兀矣。《西游記》：輪

臺縣又歷二城，至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率衆部族及回紇僧遠迎。"回紇"、"畏午"，皆"委兀"對音，則其部族在昌八剌城，蓋即《元志》西北地之彰八里也。 ⑨垂河即今吹河，注見前文五卷。《元史·速不台傳》曰：丙子，帝會諸將征滅里吉部，速不台請行，帝許之。選裨將阿里出領百人先覘虛實，速不台誡之曰："汝止宿必載嬰兒具以行，若挈家逃者。"滅里吉不設備，大軍至蟾河與戰，獲其二將，部主霍都奔欽察。按："蟾河"即"垂河"之聲轉，"霍都"即"忽都合勒"之對音。又《雪不台傳》：太祖十一年戰滅里吉衆於蟾河，追其部長玉峪大破之，遂有其地。 ⑩《本紀》所云屈出律奔契丹即此也。"乞塔"即"契丹"之聲轉。此古兒罕，即西遼主葛兒罕，注見前文五卷也。《讀史方輿紀要》曰：乃蠻在蔥嶺西南。今按：乃蠻當在金山，顧氏云云，乃古出魯克竄西遼以後，其國在今塔什干故也。《西遊記》曰：陸局河又四程，西北渡河，有故城基址若新，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二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案：《記》云云，即此古兒罕地，《西使記》曰："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按：此亦西遼也，《元史·蜀興愛里傳》，初為西遼闊兒罕近侍。其云闊兒罕即此古兒罕矣。 ⑪今俄羅斯地也。後文十三卷稱康鄰十一部落即此。《元史·不忽木傳》曰：世為康里部大人。康里即漢高車國也。欽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有欽察，有斡羅思，後文十四卷又作"乞卜察"十一種百姓，"欽""乞"亦聲轉也。元黃溍《康里氏先塋碑》云：康里，古高車國也。我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其母古麻氏，賢而有識，以二子置褚中，負以橐駝而來朝，則太祖已賓天，乃獻於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也，不可辱於奴隸，敢以來歸，幸它日為天子使。"上憐而撫育之。憲宗御極，二子召入宿衛，領昔寶赤扈從伐宋，母回康里而復來。世祖入正大統，給以土田，俾居興和天城之大羅鎮。母後以子牙牙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功臣上柱國，追封雲中王。《元史·土土哈傳》曰：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為氏，號其國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没即出。曲出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世為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

亦納思已老，其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已叩其境，其子班都察舉族迎降。元虞集《句容郡王燕帖木兒碑》曰：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勇而善戰，自曲年者乃號其國人曰欽察，為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蔑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不從，及我師征亦納思，□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至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云云，即其地也。

那牛兒年，成吉思造與速別額台一個鐵車，教襲脱黑脱阿的子忽都等去。對說："他與咱厮殺敗着，走出去了。如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拏下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鍬掘出來；如魚走入海呵，你做網撈出來。"又說："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軍每的馬匹未瘦，行糧未盡時，先要愛惜，路間不可輕易圍獵。若要圍獵做行糧呵，也要斟酌着，馬的鞦並鬧環不許套上，如此則軍每不敢走馬。若有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拿將來。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了。可謹慎者，若天護助，將脱黑脱阿子每拿住呵，就那裏殺了者。"再說："當初我小時，被三種篾兒乞拿我，將不兒罕山繞了三遭。這般有仇的百姓，如今又發言語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行呵，天必護助你。"

乃蠻蔑兒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後，札木合在乃蠻處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個伴當，同做劫賊。因上倘魯山去①，殺了一個羝羊燒喫。喫間，札木合說："誰的兒子今日將羝羊殺了燒喫？"說後，五個伴當將他拿了，送與成吉思。札

木合令人對成吉思説:"黑老鴉會拿鴨子,奴婢能拿主人,皇帝安答必不差了②。"成吉思説:"自的正主敢拿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並他子孫盡典刑了着。"於是教當札木合面前殺了。却使人對札木合説:"我先曾教你做一隻車轅,你分離去了。如今既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時共提説,睡着時共喚省。在前你雖另行,却是我有福有吉慶的安答,若真實厮殺時,你却自的心痛有來。我初與王罕厮殺時,你將王罕的言語説與了我,是一次有恩於我;及與乃蠻厮殺,你以言語將乃蠻驚動,又是一次有恩於我。"將這言語對札木合説知道者③。

①倘魯山即唐麓嶺,亦作"湯努山"。《元地理志》曰:謙州在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地,沃衍宜稼。《水道提綱》曰:自阿爾泰頂東北大幹,經千一百餘里。又東百里為湯努山,甚高大,西十八度三分極四十九度四分至五分。 ②言必有以處決,不令攻刑倒置也。 ③欲其知感而降也。王罕事在前文七卷,乃蠻事在八卷。

既説罷,札木合説:"咱年少做安答時,不可消化的飲食曾喫,不可忘的言語曾説,因人將咱離間,所以分離了。想起在前説的言語,自羞面,不敢與安答相見。如今安答欲教我做伴當,做伴時不曾做得伴,如今你將衆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無可做伴。你若不殺我呵,似衣領上蝨,底衿内刺一般,反使安答日間心不安,夜間睡不穩①。你母聰明,你又俊傑,弟每有技能,伴當每豪傑,又有七十三匹騸馬。我自小亡了父母,又無兄弟,妻好説長話,伴當不中倚仗,為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答勝了。如今恩賜教快死呵,安答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我死後,於你子孫行,永遠護助也者。"成吉思聽了這話,説:"札木合安答雖

是另行，不曾有真實害咱的言語，是可以學的人。他不肯活，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②。他又是大名頭的人③，無緣故，不可將他害了④。有個緣故，你對他說，在前搠只、答兒馬剌台察兒兩個的馬羣相搶劫的上頭，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斬殺，趕入我者剌捏地面的狹處，教我好生恐懼。如今教你做伴，你又不肯，雖欲愛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着你言語，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合就那裏不出血死了，仍以禮厚葬了。

①蠛蠓在膚，芒刺在背，使人不安。札木合以合縱連橫之才，欲舉十三部之衆除太祖以自王，假若得志，亦不能容太祖於卧榻，終為韓彭之葅醢耳。固已計之熟矣。 ②《蒙韃備録》曰：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 ③札木合之權略，次於項籍、田橫而勝於袁紹、公孫瓚。 ④殺之無名，不足以服其心。

成吉思既將衆部落收捕了，至是虎兒年，於斡難河源頭，建九脚白旄纛做皇帝①。封功臣木合黎為國王，命者別追襲古出魯克整治達達百姓，除駙馬外，復授同開國有功者九十五人為千户。

①宋甯宗開禧二年丙寅，金泰和之六年也。《本紀》曰：元年丙寅，帝大會諸王羣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諸王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蒙韃備録》曰：成吉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為識認，外此並無他旌幢。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云。

成吉思說："這駙馬並九十五千户，已委付了①，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賞賜他。"命失吉忽禿忽喚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去。失吉忽禿忽說："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功多如誰，又要賞他？我自孩提到你家内，直至長成，不曾離了。我功少如誰，如今用甚么賞賜我？"成吉思說："你曾做

我第六的弟，依我諸弟一般分分子，九次犯罪不要罰。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語，任誰不許違了。如有盜賊詐偽的事，你懲戒着，可殺的殺，可罰的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科斷者，凡斷了的事，寫在清册上，已後不許諸人更改②。"失吉忽秃忽説："我是最小的弟，如何敢與衆兄弟一般分分子？若恩賜呵，於土城内住的百姓與我。"成吉思説："從你自斟酌着要。"失吉忽秃忽既受了恩賜，却喚孛斡兒出、木合黎、蒙力克等，教入來受賞賜③。

①《元史·諸公主表》曰：元室之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尚公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 ②《元文類》六十七馬祖常撰《月合乃碑》曰：國朝天造之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元史·百官志》曰：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敦厚，非有庶事之繁。以萬户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元史紀事本末》曰：太祖時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 ③《太宗紀》曰：六年，以胡土虎那顔為中州斷事官。中州即中土，胡土虎即忽秃忽，蓋後事太宗朝之恩眷，亦根源於此也。

成吉思對蒙力克説："你自我幼時作伴到今，護助處甚多，無如王罕父子賺我去時，若不是你止當呵，幾乎陷入深水大火去了。我如今想着那恩，使我子孫也如何忘得。今後坐時，你當在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議論了賞賜你，直至你子孫不絶了。"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説："我小時有慘白色的騸馬八匹，被賊劫去。我襲着宿了三夜，與你相遇，你便與我作伴，一同襲去。又過了三宿，將我馬奪回來。你父納忽伯顔有家財，祇你一子，為甚肯教與我作伴？蓋因你有義氣，

在後我又唤你作伴，你不曾違了。我被三種蔑兒乞逐入不兒罕山時，你又與我一同甘苦。我與塔塔兒於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相抗着宿時，正遇着霖雨，你欲我歇息，披着氈衫，立在我上，不教雨漏，直至天明，脚只却换了一次。這是你豪傑的效驗①。其餘的事業，不可盡説。你又與木合黎將合行的事，助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諫我教止，所以得到這大位子裏。如今你的坐次，坐在衆人之上，九次犯罪休罰，這西邊直至金山，你做萬户管者②。”

①《元史·博爾朮傳》曰：戰於火赤兀里，博爾朮繫馬腰間，踞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又嘗潰圍於克烈，太祖失馬，博爾朮擁帝累騎而馳，頓止中野。與木華黎張氈裘蔽帝，通夕植立，足跡不移。蔑里乞之戰，以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帝已還卧車中，聞博爾朮至曰：“此天贊我也。”《元文類》閻復撰《廣平王玉昔碑》，述其祖博爾朮事，與《傳》略同。《元文類》二十四元明善《忠憲王安童碑》曰：木華黎謚忠武，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温號為四傑。太祖戰失利，單走澤中，天大雪，忠武與博爾朮張馬韝蔽太祖卧。上起視跡，二人之足不移。 ②程大昌《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皇輿西域圖志》：阿勒坦鄂拉為古金山，在庫爾圖達巴西北三百里，哈柳圖郭勒發源西南麓，其迤東境峰巒層沓，亘數百里，為北路名山之冠。東為舊藩喀爾喀蒙古諸部，西為準噶爾部。張穆《蒙古游牧記》曰：阿爾台亦作阿爾泰，今作阿勒坦。蒙古謂金曰阿勒坦，即古金山也。在科布多城西。閻復《廣平王碑》曰：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衛辰極，猶車之有軸，身之有臂，電掃荒屯，鼇奠九土，柱天之力競矣。

成吉思再對木合黎説：“咱在豁兒豁納主不兒地面①，忽禿剌皇帝歡躍的髯鬆樹下住時，天告你的言語明白上頭，我自那裏想着你父古温豁阿②。對你言語，曾説了來，為那般，如今教你做國王③。坐次在衆人之上，東邊

至合剌溫山。你就做左手萬户，直至你子孫相傳管者④。”

①“不兒”與“必拉”對音，蒙古稱河也。豁兒豁納，注見前文一卷、三卷。 ②《元史·木華黎傳》曰：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之曰：“此非常兒也。”父孔溫窟哇，前文四卷作“古溫兀阿。” ③《元史·百官志》曰：太祖十二年，以國王置太師一員。《木華黎傳》曰：八月，詔封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黄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絶。”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兒、契丹、藩、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 ④《蒙韃備録》曰：太師國王没黑肋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婆焦，只裹巾帽，着窄服，能諸國語。元黄溍《拜住神道碑》曰：高祖孛魯嗣國王奉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定。此木華黎之子也。《碑》又云：曾祖霸都魯，從世祖皇帝伐宋，追封東平王，謚武靖。此木華黎之孫也。《碑》又云：祖安童事世祖，拜尚書右丞相，贈太師，追封東平王，謚忠憲，進封魯王。考兀都台成宗時以大司徒贈太師，追封東平王，謚忠簡，追封兖王。此木華黎之曾孫、元孫也。《碑》又云：王諱拜住，泰定元年贈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至元三年進封鄆王，子男二人，長答剌麻碩理，次因牙納碩理，文宗賜名篤麟鐵穆爾。此木華黎之來孫、耳孫也。

成吉思再對豁兒赤説：“我年小時，你曾説先兆的言語。與我辛苦作伴，那時你曾説：‘我先兆的言語若應呵，與我三十個妻。’今已應了，這投降的百姓内，好婦人女子，從你揀三十個①。再將三千巴阿里種②，又添塔該、阿失黑二人管的阿答兒乞種等百姓③，凑成一萬，你做萬户管者。順額兒的失河水林木内百姓地面④，從你自在下營，就鎮守者。凡那裏百姓事務，皆稟命於你，違了的就處治者。”

①為後文禿烏惕反張本。 ②源出於孛端察兒次子巴阿里歹，豁兒

赤即其後也。 ③前文八卷以一百只兒斤百姓，與塔孩把阿禿兒。後文十卷，札合敢不以二百人與其女亦巴合為從嫁，太祖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留阿失黑等百人做遺念，此二人所管百姓所由來也。阿答兒乞卷一前文作"阿答兒斤"，其源出於合赤溫之子阿答兒歹。 ④《異域録》曰：額爾齊斯河，沿途俱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榆、叢柳、櫻奠，沿額爾齊斯河岸，皆塔塔拉人居住，間有田畝。

元朝祕史卷十

成吉思再對主兒扯歹說："你緊要的恩，在合剌合勒只額列惕地面，與王罕厮殺時。正愁間，雖是忽亦勒答兒先說要厮殺，然成就事業，其實在你。將他只兒斤等緊要的軍馬殺退，直衝至中軍天門與門户，將桑昆的腮射中了，此時若射不中桑昆，也不知如何，那是你緊要的大功①。隨後順合勒合河起時，我望你如高山遮護一般。及至往巴勒渚納海子處征王罕時，你做頭哨，因天護助，將客列赤惕緊要的國平了②。所以乃蠻蔑里乞種不能與咱對陣，潰散了。初，乃蠻蔑兒乞潰散時，札合敢不獻了兩個女子，將他百姓全了，後又反去你用計策將他拿住，方擄了他百姓③，這是第二次功④。"遂將夫人亦巴合賜與主兒扯歹⑤。成吉思對亦巴合說："我不是嫌你無性行，無顔色，亦不曾說你身體不潔，教在夫人次序内列着。如今為主兒扯歹征戰時，捨性命，將離了的百姓能收集，有功上頭，將你賜與他。久後我位子裏坐的子孫，想着這有功的道理，直至子子孫孫。亦巴合位子裏，休教斷絶了麽道。"

再對亦巴合説:"你父札合敢不,當初教厨子阿失黑帖木兒等⑥,引二百人與你做從嫁有來,你如今去時,留阿失黑帖木兒等一百人做遺念。"又對主兒扯歹説:"有四千兀魯兀種的百姓你管者⑦。"

①《元史·朮赤台傳》曰:初,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勇,諸部畏之。怯列亦哈剌哈真沙陀等帥衆來侵,兵戰不利,近臣忽因答兒等馳告太祖曰:"事急矣,羣下忠勇無如朮赤台者,宜急遣之拒敵。"從之。朮赤台承命單騎陷陣,射殺鮮昆,降其大將失列門等,遂併有怯列之地。 ②《元史·朮赤台傳》曰:始從征怯列亦,自罕哈啟行,歷班真海子,間關萬里,每遇戰陳,必為先鋒。帝嘗諭之曰:"朕之望汝,如高山前日影也。" ③事在九卷前文,但言營内家人戰勝,未言功在主兒扯歹。 ④《元史·朮赤台傳》曰:乃蠻蔑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朮赤台俘其主扎哈堅普及二女以歸……,與札哈堅普盟而歸之。未幾,乃蠻復叛,朮赤台以計襲扎哈堅普殺之,遂平其國。 ⑤亦巴合之獻,事在第八卷。《元史·朮赤台傳》曰:賜嬪御木巴哈别吉、引者思百。 ⑥前文九卷管阿答兒乞百姓之阿失黑也。 ⑦《朮赤台傳》曰:俾統兀魯兀四千人,世世無替。

成吉思再對忽必來説:"你將剛硬不服的人服了,你與者勒蔑、者别、速别額台四個,如猛狗一般,凡教去處,將堅石撞碎,崖子衝破,深水横斷,所以厮殺時教您四人做先鋒,教孛斡兒出、木合黎、孛羅兀勒、赤老温四傑隨從我①。教主兒扯歹、亦勒答兒在我前立,教我心安有來。如今但凡軍馬事務,忽必來你為長者,再説别都温性拗的上頭②,你怪他,不曾教做千户,與爾正好一同做千户,商量着行,看他久後如何。"

①《元史·兵志》曰: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温,時號朵魯班庫魯克,猶言四傑也。 ②前文四卷有抹赤别都者温,朵兒别氏,似即此人。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木合黎等説："這忽難夜間做雄狼，日裏做黑老鴉，依着我行，不曾肯隨歹人①。您凡事可與這忽難、闊闊搠思二人商量着行。我子拙赤最長②，教忽難領着格你格思③，就於拙赤下做萬户者。"又説："忽難、闊闊搠思、迭該④、兀孫額不干四人，但曾聞見的事，不曾隱諱，便來對我説了。"

①不隨薛徹台出諸人，投札木合去也。　②《元史·宗室世系表》曰：太祖皇帝六子，長朮赤太子。"　③格你格思，即前文一卷之"格泥格思"，其源出於抄真斡兒帖該之第六子格泥格思後，遂成此種族。　④别速部人，前文四卷令管牧放羊隻。

成吉思再對者勒蔑説："你父札兒赤兀歹老人，背着風匣，自不峏罕山來，於斡難河迭里温孛勒答地面生我時，與了一個貂鼠襖兒，此時者勒蔑在褁褓内，自那裏許做了貼己奴婢，一同生長，做伴到今，多有功勞，是我有福慶的伴當，九次犯罪休罰者。"

成吉思再對脱侖説①："你父子為甚得各管千户，因你助你父親收集百姓上頭，所以與你扯兒必名分②。如今將你自收集的百姓做千户，與脱魯罕商議着行③。"

①前文無脱侖其人，考之《元史》，則脱侖乃蒙力克之子也。《元史·伯八兒傳》曰：祖明里也赤哥，隸太祖帳下，王罕詐以女妻太祖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知其詐諫止。父脱倫闍里必扈從太祖征西域。則脱侖為伯八兒之父即明里也赤哥之子矣。前文六卷諫止太祖赴王罕筵席，為蒙力克，是蒙力克即《史》之明里也赤哥，脱侖乃蒙力克之子也。《哈八兒禿傳》從千户脱侖伐宋，則脱侖逮事憲宗也。　②史稱脱倫闍里必即《兵志》怯薛也。元人《西遊記》有"闍利必"亦"扯兒必"對音，注見前文八卷。

③脱魯罕即太祖子拖雷也，注見前文八卷。其稱曰"脱魯罕"者，即"拖雷王"也。《元史·世系表》：諸王多稱大王，其上冠以名諱。拖雷王，以蒙

古語呼之曰脱魯罕也。太祖太宗征西域，拖雷從行，脱侖亦扈從，觀後文十三卷，脱侖至大甯，其城降，至女真，其主亦降。十四卷在捌斡兒合地面，大王與衆官人聚會，其中有脱侖議説，又征唐兀主不兒罕，命脱侖殺之，足見脱侖所商議之脱魯罕，即拖雷罕也。

成吉思再對蒙格禿乞顔的子汪古兒厨子説①："在前你與這脱忽剌兀惕三姓②，塔兒忽惕五姓③，敞失乞惕巴牙兀的兩種④，與我作一個圈子，昏霧中不曾迷了，亂離中不曾離了，寒溼處曾共受來。如今你要甚麽賞賜？"汪古兒説："賞賜教揀呵，巴牙兀惕姓的兄弟每⑤，都散在各部落裏有，我欲要收集者。"成吉思應許了，説："你收集了，做千户管者。"又説："汪古兒、孛羅兀惕你二人，分左右散茶飯均勻，教我心安。如今你二人騎馬着，於多人處散茶飯者。坐時，你二人於大酒局分左右，與脱侖等俱向北坐着，就料理茶飯。"

①前文四卷作"翁古兒"，又作"汪古兒"，令管飲膳，故曰厨子。 ②前文四卷札剌亦兒種合赤溫、合剌孩、合闌勒歹三個脱忽剌溫兄弟，是三人皆出於脱忽剌氏也。 ③前文四卷合答安兄弟五人，為塔兒忽氏。 ④"敞"當依前文作"敞"，前文四卷有此兩種姓，未言何人。 ⑤汪古兒以巴牙兀惕為兄弟，而其父蒙格禿則乞顔氏，尋前文一卷，德薛禪稱也速該云：必是你乞顔人的吉兆。是太祖亦乞顔則同族人矣。朵奔篾兒干家裏使喚的人，其父自云："我是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則"巴牙兀惕"即"伯牙兀歹"對音，其為一族無疑，汪古兒殆其後人也。

成吉思再對孛羅兀勒説："我母親將你並失吉忽禿忽、古出、闊闊出四個，於營盤内拾得做兒子，養育提攜着，教你成人，欲要與俺兒子每作伴。我母親養你每的恩，您曾報了多少來？孛羅兀勒與我做伴，凡緊急的征戰處，雖有雨的夜裏，與敵人抗拒時，不曾教缺了湯飯，使我空

宿了。又族滅了塔塔兒時，有合兒吉勒失剌逃出，無喫的，却回來母親的家内，他説是尋衣食的。母親説：'既是尋衣食的時，那裏坐。'就於西邊門後坐間，有拖雷方五歲，入門來，却出去，被合兒吉勒肘下挾出，用手抽刀。母親叫着説：'壞了兒子。'時孛羅兀勒妻阿勒塔泥正在東邊坐着，隨即走出，將那人頭髮拿住，又將那抽刀手扯住，連刀落了。此時房北邊有者歹、者勒蔑二人殺牛，聽得阿勒塔泥叫，二人將刀斧就那裏將那人殺了。後阿勒塔泥、者歹、者勒蔑三個争頭功，者歹、者勒蔑説：'若不是俺來得疾，你一個婦人，怎奈他何？拖雷已被他害了。'阿勒塔泥説：'你每不聽得我聲音呵，你每如何來？又不是我拏着他頭髮，扯落他刀子時，比及你來呵，拖雷已被他害了。'這般論來，阿勒塔泥得了頭功。"又説："於合勒合勒只惕地面與王罕厮殺時，斡歌歹項上中箭，孛羅兀勒將塞了的血咂去，救了斡歌歹性命①。他能還報我母親養育恩，將我二子性命救了，凡百艱難處，也不曾怠慢，今後九次犯罪休要罰者。"

①斡歌歹即七卷之斡闊台，太宗英文皇帝也。

成吉思再説："女子每行賞賜咱①。"

①因阿勒塔泥之賞，而及其餘女子。如合答安豁阿黑臣老婦德薛禪妻搠壇類。

成吉思再對兀孫老人説："兀孫、忽難、闊闊搠思、迭該這四個人，但聽見得心内想起的事，不曾隱諱，都對我説。如今達達體例裏，以别乞官為重①。兀孫你是巴阿鄰為長的子孫，你可做别乞②。做别乞時，騎白馬，着白衣，

坐在衆人上面，揀選個好年月，議論了，教敬重者③。”

①“別乞”即今回部之“伯克”二字對音也。《西域聞見記》曰：回部大頭目，謂之阿奇木伯克，最為尊貴，生殺予奪，惟其所為。次則伊什罕伯克，亦有統領之責。今按《祕史》稱別乞者，有太祖異母弟別克帖兒，有撒察別乞，有忽察兒別乞，有脱古思別乞、察兀兒別乞、合赤温別乞、必勒格別乞、忽都合別乞，皆尊貴之稱。惟不里孛闊，亦作“不里孛可”，與此“別乞”二字音同字異，然核其對音則一也。 ②巴阿鄰氏，出自巴阿里歹之後。 ③按：白馬白衣，蓋回教也。《輟耕録》曰：國俗尚白，以白為吉。《西域水道記》引回人庫魯安書云：其部初有女子曰阿郎固庫勒魯者，天帝使一丈夫向女吹噓白氣，感而有身，生子曰麻木哈伊項，為回部王。傳至三世，習蒙古法，又傳十四世，為吐呼魯克吐木勒罕，年二十二，嗣為國主。後二歲，獵於阿克蘇，遇回人授派噶木巴爾法，返伊犂。又《西域水道記》述回部事云：西方有墨克及墨德那諸國，始汗曰青吉斯汗，其裔孫派噶木巴爾倡回教，為第一世初祖云云，其言“阿郎固庫”即《祕史》之“阿闌豁阿”，其言“青吉斯汗”，即《祕史》“成吉思皇帝”，是蒙古之興，已習回教，故别乞之設，以宣揚回教，亦其舊俗，可備考證者也。

成吉思再説：“忽亦勒答兒安達①，在前斫殺時，先開口要斫殺，有功的上頭，教他子孫受孤獨的賞賜者②。”

①即安答也。忽亦勒答兒歿於王罕之戰，事在前文七卷。姚燧《牧庵集·忙兀公博羅驩神道碑》作“畏答而”。《碑》云：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嘴盛氵，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為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為？”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有如此矢！”帝感其誠，約為按答云云，此文稱安達，職是故也。 ②據姚燧《碑》文，則其子名醜木昜，其孫名瑣魯火都，其曾孫即世祖朝平章政事博羅驩也。

成吉思再對察罕豁阿的子①，納鄰定斡鄰説：“你父，我跟前謹慎，於答闌巴勒主惕地面裏斫殺，被札木合廢了。如今你請受孤獨的賞賜者。”脱斡鄰説：“我的兄弟捏古思散在各部落内②，我欲收集咱。”成吉思許他收集，教

他子孫世襲管者。

①即前文四卷之察合安不窪也，與此"察罕豁阿"四字對音。其先出於捏兀歹氏，故札木合答闌巴勒主惕之戰，既勝太祖，將赤那思地面部長烹之，又殺察合安，以其頭懸馬尾而去。前文四卷稱"涅兀歹察合安"，即其人也。察合安既殺於是役，故成吉思追溯其事，而恤其子。譯文無定字，但取其音，故轉寫成"察罕豁阿"四字耳。　②"捏古"即"捏兀"之對音。其衆舊居於赤那思地面，札木合殺察罕豁阿，其族逃遁在各部中。

太祖又對鎖兒罕失剌說："我小時被泰亦赤兀種的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兄弟每拿我時，你父子每藏着我，教合答安女子奉侍我，放出我來。您那恩，我心中日夜長想着有來。您却自泰亦赤兀處來得遲了，如今方賞賜您，您要甚么賞賜？"鎖兒罕失剌父子說："俺欲要蔑兒乞的薛涼格地面自在下營①。再要如何賞賜呵，皇帝理會者。"成吉思說："依着你，那地面内自在下營。再教你子孫行，許他帶弓箭喝盞，九次犯罪休罰者。"又對其子赤老温、沈伯說："在前你二人説來的言語，如何忘得？你二人心裏想起有缺少的，自來索者。"又説："鎖兒罕失剌、巴歹乞失里黑，教你每自在。出征去處得的財物，圍獵時得的野獸，都自要者。鎖兒罕失剌是在前泰亦赤兀種的脱迭干家人，巴歹乞失里黑是也格扯連放馬的，如今教倚仗着我快活者②。"

①《朔方備乘》曰：色楞格河上源曰齊老圖河，出三音諾顔部中左末旗，為鄂爾哲依圖泊。東北流經中左旗右翼後旗，又東北流，德勒格兒河自札薩克圖汗部東南來會。轉東流經左翼中旗中末旗，又東流，哈綏河自西南來會，始曰色楞格河。又東流入土謝圖汗部界，又東流經右翼左旗右翼右末次旗，又東流經中左翼末旗，與鄂爾坤河會。又東北流經恰克圖西，中國與俄羅斯互市處也，有理藩院司官駐此。又北流達俄羅斯

國界。按:蔑兒乞薛涼格地面,在今恰克圖之南。 ②云"自在""快活"者,蒙古語"封答剌罕"三字之解也。《輟耕録》曰: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黄河,苦乏舟楫,夜夢老叟曰:"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明日循行河滸,尋夢中所見處,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帝徵夢中語,謂曰:"汝先涉。"其人乃行,大軍從之,無一不濟。帝旌其功,對曰:"但得自在足矣。"乃封為答剌罕。據此則蒙古語"答剌罕",漢語"自在"也。《輟耕録》又曰:答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勳戚不與焉。太祖龍飛,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户,次及千户而已。丞相哈剌哈孫之曾祖啟昔禮以英材見遇,擢任千户,錫號答剌罕。案:"啟昔禮"即"乞失力黑"之對音也。

成吉思再對納牙説:"當初你父子每將塔兒忽台乞里勒禿黑拿來時,你説自己的主人,如何棄捨着拿去,就那裏放了,來歸順我。為那般,我曾説這人省得大道理,久後一件事裏委付。如今孛斡兒出做了右手萬户,木合黎國王做了左手萬户,你做中軍萬户者。"

再對者别、速别額台兩個説:"您自收集的百姓,管着做千户者①。"

①《蒙韃備録》曰:又有鷗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云云。"鷗博"即《祕史》之"者别",又即《元史》之"哲伯"也。

再教牧羊的迭該將無户籍的百姓,收集著做千户者。

再分管百姓時,木匠古出古兒①,管的百姓少了,就於各官下百姓内,抽分着,教他與札答剌種的木勒合勒忽一同做千户管者②。

①前文四卷作"窟出沽兒",又作"古出沽兒",命其管修造車輛,故曰木匠。 ②札答剌種祖孛端察兒之子曰札只剌歹,見上文卷一。前文四卷木勒合勒忽,亦作"木惕合勒忽",蓋以牧養馬羣有功。

當初共立國的人,合做萬户、千户、百户的,都委付賞

賜了①。成吉思説："在前我祇有八十人做宿衛，七十人做護衛散班，如今天命衆百姓俱屬我管，我的護衛散班等於各萬户、千户、百户内，選一萬人做者②。揀選時，於各官並白身人兒子内，選揀有技能身材壯的，教我根前行。若是千户的子，每人帶弟一人，帶伴當十人；百户的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五人；牌子並白身人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三人③。其千户的子，伴當十人，所用馬匹，於本千百户内科斂④，整治與他。與時，除父分與的家財並自置財物人口外，照依原定例與者。其百户子伴當五人，牌子白身人子伴當三人，所用馬匹，只依前例與他。若千百户牌子多人有違者，加以罪責。若宿衛時躲避不來者，別選人補充，將那人發去遠處。若有人願要充做，諸人休阻擋者。"

①《蒙韃備録》曰：韃人生長鞍馬間，起兵數十萬，略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户、百户，牌子頭傳令而行。　②《元史·兵志》曰：宿衛之士，其初名數甚簡，後屢增為萬四千人。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也。然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敝於此焉。　③《兵志》曰：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為，即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為一品官。　④《兵志·馬政篇》曰：元起朔方，俗善騎射。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數計。牧人曰哈赤、哈喇赤，有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馳驛閲視，較其多寡。有所産駒，即烙印取勘，收除見在數目，造蒙古、回回、漢字文册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

元朝祕史卷十一

於是各千百户，依着成吉思言語，揀選將來。將在前宿衛的八十人，添至八百人。成吉思教添至一千，命也客捏兀鄰做為頭千户者①。在前帶弓箭的四百人②，原教者勒篾也孫帖額與不吉歹一同管了③。散班與帶弓箭的，入直時分作四班④。一班教也孫帖額為長，一班教不吉歹為長，一班教火兒忽答為長，一班教剌卜剌哈為長。如今添作一千，教也孫帖額為長者。

①似即也客扯連。蓋雖投身於塔塔兒，而其二女也遂、也速干皆為皇后，既降之後，以外戚得列宿衛。 ②《元史·塔察兒傳》曰：火兒赤者，佩櫜鞬侍左右者也。 ③前文七卷阿勒赤歹放馬人名"赤吉歹"，報王罕來襲。此不吉歹，或即其人，前文"赤"字疑筆誤也。 ④《輟耕録》曰：國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宿衛供奉之士為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

在前孛斡兒出親人斡哥列扯兒必①，原管護衛散班添至一千，還教他管者。一千教木合里親人不合管者，一千教亦魯該親人阿勒亦歹管者，一千教朵歹扯兒必管者，一千教朵豁勒忽管者，一千教主兒扯歹親人察乃管者②，

一千教阿勒赤的親人阿忽台管者，一千選揀的勇士教阿兒孩合撒兒管者。平時祇做散班，出征時教前面做勇士者。各千户内選揀得宿衛的八千，同帶弓箭的二千，通計護衛的一萬。成吉思説："這些做我護衛的人，以後教做大中軍者③。"

①孛斡兒出之弟斡歌連也。"連"之轉聲為"列"，扯兒必注見前文卷八。 ②《元史·朮赤台傳》曰：子怯台材武過人，自太宗及世祖歷事四朝，以勞封德清郡王，賜金印，丙申賜德州户二萬為食邑。至元十八年，增食邑二萬一千户。 ③《兵志》曰：也可怯薛，"太祖以自名領之。其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錢詹事大昕《元史拾遺》曰：蒙古語"大"為"也可"，凡官名也可者，第一之稱。此《志》有也可太傅，又有也可怯薛。《職官志》有也可札魯忽赤，皆取第一義。

成吉思再説："護衛的分做四班，一班教不合管者，一班教阿勒赤歹管者，一班教朵歹扯兒必管者，一班教朵豁勒忽管者。"四個為長的委付了，將輪班次序宣布着説："入班時，為長的官人領着扈衛的散班宿，三夜一次交替①。若有合入班的人，不入者笞三下；第二次又不入者，笞七下；第三次無事故又不入者，笞三十七下，流遠方去者。掌護衛的官人，凡换班時，將這言語省會一遍。若不省會，則掌管的有罪；既省會了，有違了號令的，依前例要罪者。掌管護衛的官人，不得我言語，休將所管的人擅自罰者。凡有罪的，必奏聞了，將該斬的斬，該打的打，不依我言語，將所管的人用條子打的依舊教條子打他，用拳打的依舊用拳打他。"

①《兵志》曰：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為第一怯薛，即也可怯薛。亥子丑日為第二怯薛，寅卯辰日為第三怯薛，巳午未日為第四怯

薛。《輟耕録》曰：云都赤乃侍御之至親近者，雖官隨朝諸司，亦三日一次輪流入直，負骨朶於肩，佩環刀於要，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時若上御控鶴，則在墀陛之下，蓋所以虞姦回也。

成吉思再説："我的護衛散班，在在外千户的上；護衛散班的家人，在在外百户牌子的上。若在外千户與護衛散班，做同等相争鬪呵，將在外的千户要罪過者①。"

①《太宗六年紀》曰：條令諸千户越萬户前行者，以木鏃射之。

成吉思再對輪班的官人説："帶弓箭的散班及厨子人等①，入班時白日裏各管自的職事，日落時帶弓箭的將弓箭②，厨子將器皿③，各分付與宿衛的人，出去外面宿，次日攧湯後都入來，依舊各管自的職事。日晚後繞宫前後往來行的人，宿衛的拏住，次日問者④。宿衛的交替時分，付與符驗教入者。宿衛的夜間繞着宫，把門宿者。若夜裏有人入呵，將他頭打破，肩甲斫斷者。若有急事來説，先見宿衛，一同來帳房後説者。宿衛上面兩間不許人行坐，宿衛數日，不許人問，違者將鞍馬衣服奪與者。在先有可倚仗的人額勒只吉歹⑤，曾在宿衛上行，被宿衛的拿了有來⑥。"

①《兵志》曰：凡宿衛預怯薛之職者，分冠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之屬。 ②《兵志》曰：其怯薛執事之名，則主弓矢鷹隼之事者曰：火兒赤、昔寶赤、怯憐赤。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闊端赤。 ③《兵志》曰：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元《黄溍集·宣徽使答失蠻碑》：寶兒赤蓋古内饔之職最為親密。 ④《輟耕録》曰：雖宰輔之日近清光，然有所奏請，無云都赤在，固不敢進。今中書移咨各省，或有須備録奏文事者，内必有云都赤某，以此之故。 ⑤《定宗紀》曰：二年八月，命野里知吉帶率搠思蠻部兵征西。當即額勒只吉歹其人也。 ⑥《刑法志》曰："諸擅帶刀闌入殿廷者，杖八十七，流遠。

成吉思説:"你宿衛的於大雨雪的夜裏或晴明的夜裏,或敵人紛擾厮殺的夜裏,在我帳房周圍宿衛,使我身心皆安。凡有緊急事,不曾怠慢,以此我得到大位裏坐了。如今將我這吉祥至誠的宿衛,教呼作老宿衛的者;斡哥列扯兒必入班的七十個散班,教呼作大散班者;阿兒孩的勇士每教呼作老勇士者,也孫帖額等帶弓箭的教呼作大帶弓箭的者①。

"九十五千户内,選揀的人做我貼身的親護衛,久後我子孫將這護衛的想着,如我遺念一般,好生擡舉,休教懷怨福神般看着。"

①《兵志》曰:四怯薛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

成吉思再説:"内裏的扯兒必官並放頭口的,宿衛的知料者;内裏的房子、車輛、旄纛、生熟飲食、器皿等物。宿衛的提調者①。若有缺少,只問他要,凡給散衣食,不得宿衛的言語,休給散者。若給散時,必自他始。凡内裏有人出入,宿衛的整治者。把門的貼門立者。門内二人管酒局者。管營盤的於宿衛人的選充者。圍獵時共圍獵車前留一半者。"

①《兵志》曰:典車馬者曰兀剌赤、莫倫赤,牧駱駝者曰帖麥赤,牧羊者曰火你赤。

成吉思再説:"我不出征,宿衛的亦不許出征,若有違者,起軍的頭目有罪①。宿衛的不着他出征,只因他常護衛我,圍獵時跟隨我,平日又管收拾車輛等事,如此不容易,所以怕重複了他,不許他出征。"

①《兵志》曰:宿衛之士,"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禁廷,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

太祖再説："宿衛的内，教人與失吉忽禿忽一同斷事者①。凡衣甲、弓箭、器械等收拾給散者。官騎馬内教收拾馱網索者。宿衛的同扯兒賓給散段匹者②。凡下營時，教帶弓箭的散班與也孫帖額帶弓箭的，於帳殿右邊行。不合等散班於帳殿左邊行。阿兒孩的勇士於帳殿前面行。宿衛的管帳房車輛，於帳殿根前左右行。衆護衛散班並内裏家人等，朵歹扯兒必管着，常在帳殿根前行者。"

①《元史·百官志》曰：斷事官秩三品，掌刑政之屬，國初嘗以相臣任之，其名甚重，其員數增損不常。其人則皆御位下及中宫東宫諸王各投下怯薛台等人為之。 ②扯兒賓即扯兒必。

太祖命忽必來征合兒魯兀惕種①，其主阿兒思蘭即投降了②。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

①"合兒魯"即"黑魯"二字之對音。明代之哈烈，是其地也。陳仁錫《明世法録·西戎傳》曰：哈烈一名黑魯，去嘉峪關萬三千里，撒馬兒罕西南，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焉。國人稱速魯檀，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並隸其國。石城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常燠少雨，市中流水不斷。貿易以銀錢三等，飲食無匕箸，髡首衣白，産巴旦杏、鎖服、花毯、金、銀、銅、珊瑚、琥珀、珠翠、馬、獅、黑白文獸。田美多穫，地宜桑蠶也。又案："合兒魯"，元人多作"哈喇魯"。《黄溍集·答失蠻碑》云：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剌魯氏。曾祖馬馬，贈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追封中山郡公。太祖皇帝六年，奉其國主阿爾思蘭來覲于龍居河。前文九卷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故因追古出魯克而征之也。合兒魯其地當在今伊犁西南，"合兒魯"又作"匣剌魯"，《元史·也罕的斤傳》曰：也罕的斤，匣剌魯人。祖匣答兒密立以斡思堅國哈剌魯軍三千來歸於太祖。 ②阿兒思蘭，獅子也。蓋取獅子之義以為名。《遼史語解》曰：阿爾斯蘭，獅子也。《本紀》曰：太祖六年辛未，"西域哈剌魯部主阿昔蘭罕來降。"即其事也。

太祖又命速別額台追脱黑脱阿子忽禿、赤老温等①，

追至垂河，將忽禿等窮絶了回來。

①“忽禿”即前文八卷之“忽都”，九卷之“忽都合勒”。赤老温，前文八卷作“赤剌温”，二人為太祖所追，渡額爾齊斯河西走，欲投康里欽察部。太祖所以鐵車追之也。

初命者别追古出魯克①，追至撒里黑峴地面②，將古出魯克窮絶了回來③。

①《本紀》曰：太祖三年再征屈出律罕，屈出律罕奔契丹。此時契丹已為金所滅，所云“契丹”者，即西遼耶律大石耳。 ②《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有撒列哈歹撒里黑峴，即《西遊記》之“算端”二字對音也。算端之地面，即其所都之邪米思干也。《西遊記》曰：邪米思干大城，其城因溝岸為之。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户，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宫據焉。 ③《元史·曷思麥里傳》曰：哲别令持曲出律首往徇西域，若可失哈兒、押兒牽斡端諸城，皆望風降附。今案：“哲别”即“者别”，“曲出律”即“古出魯克”對音。可失哈兒，今之喀什噶爾。押兒牽，今之葉爾羌。斡端，今之和闐也。《元史·郭寶玉傳》曰：帝將伐西蕃，患其城多依山險，問寶玉攻取之策。寶玉曰：“使其城在天上則不可攻，如不在天上，至則取矣。”甲戌，從帝討契丹遺族，歷古徐鬼國訛夷朵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收别失八里、别失蘭等城，次忽章河。西人拒戰，追殺幾盡。進兵下撏思干城，次暗木河。破護岸兵五萬，斬大將佐里，遂屠諸壘，收馬里四城。辛巳，可弗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撏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

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①，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來成吉思處説：“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呵，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②。”成吉思説：“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段匹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③。

①《黄溍集·行中書省左丞亦輦真碑》云：偉吾兒人，上世為其國君長，國中有兩樹合而生癭，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為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為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主即今高昌王所自出也。據《西游記》，則畏午兒王所居，即在昌八剌城。《西域水道記》曰：烏可克嶺西南四十里，有孟克圖嶺，昌吉河發其北麓。經昌吉縣治，其城曰寧邊，極四十三度四十五分，西二十九度二十六分，其地疑元之彰八里也。《元史·地理志·畏兀兒地》第三十六曰彰八里。至元十五年，授朵魯知金符，掌彰八里軍站事。亦作"昌八里"，亦作"擔八里"。《耶律希亮傳》"至昌八里城"，《李進傳》"軍潰被擒，從至擔八里城"，據徐説則委吾主所居，當今昌吉縣治之地。《本紀》曰：太祖四年，春，畏吾兒國來歸。六年，畏吾兒國主亦都護來覲。即《祕史》所稱委吾主亦都兀矣。 ②《通鑑輯覽》曰：宋甯宗嘉定元年冬十二月，輝和爾國降於蒙古。輝和爾國自唐宋四遷火州，統巴什八里之地，臣于契丹，至是遂舉部降於蒙古。按巴什八里，《元史·地理志》作"別失八里"，《西域水道記》謂今之濟木薩，是其地也。元歐陽元《圭齋集·偰氏家傳》曰：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徐松《新疆賦注》曰：古城西六十里為濟木薩城，城北有唐李衛公所築北庭都護府舊址。別失八里即長春《西游記》之虼思馬城也。 ③《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曾孫火赤哈兒的斤嗣為亦都護。至元十二年都哇卜思巴圍火州，亦都護受圍凡六月，都哇以書繫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且爾祖嘗尚公主矣"云云，亦都護即《祕史》之"亦都兀"，其所云尚公主，即阿勒阿勒屯。然則委吾主蓋都火州，其主蓋即巴而朮阿而忒斤也。《元史·諸公主表》：高昌公主位也立可敦公主，太祖女，適亦都護巴而述阿兒忒的斤。所云"也立可敦"即"阿勒阿勒屯"矣。虞集《道園學古録·高昌王世勳碑》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虎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癭若人妊身然，自是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其最稚曰卜吉可罕。既壯，遂為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為玉倫的斤。數與唐人攻戰，久之議和親，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哈，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曰：和林之盛强，以

有此山。乃告的斤曰："福山之石，於國主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烈而焚之，沃以醇酢，輦去。後七日，玉倫薨。自是國多災異，乃遷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百七十餘載。太祖皇帝龍飛朔漠，當是時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主號也。知天命有歸，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鎖潭、回回等國。又從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又薨，子馬木剌嗣。又薨，子火赤哈兒嗣。至元中海都之亂，都哇、卜思巴等兵十二萬圍火州，六月不解，都哇以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諸孫，何以不我歸？爾祖嘗尚主矣。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火赤哈兒曰："吾豈惜一女不救民命？然吾終不與面也。"以其女墜諸城下與之。都哇解去。上嘉其功重賞，妻以公主巴巴哈兒，定宗女也。屯於火州南哈密力北，軍至大戰，力盡死之。子紐林方幼，詣闕請兵，上壯其志，妻以公主不魯罕，太宗皇帝孫女也。主薨，又尚其妹八卜叉公主，嗣為亦都護。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為高昌王。公主薨，尚公主兀剌真，安西王阿難答之女也。領兵火州，復立畏吾兒城池。延祐五年薨，子二，長帖睦兒補化，次鐵吉。帖睦兒補化尚公主朵兒只思蠻，嗣為亦都護高昌王，天曆元年知樞密事，明年拜左丞相。讓其弟鐵吉，嗣為亦都護高昌王。以上虞集《碑》叙委吾國亦都兀世系至為詳悉，其云"虎忽剌"即《祕史》之"土兀剌"河，其云"薛靈哥"即"薛凉格"河也。云"也立安敦"即"阿勒阿勒屯"之對音。蓋"安敦"及"阿屯"，即《唐書》之"可敦"，漢語夫人也。云"列諸第五子"，與《祕史》云相合。其云"者必那演"即"者別"也。"那演"即"諾延"之對音。"罕勉力"即《祕史》"篾力克"也。"鎖潭"即"算灘"及"瑣檀"之對音，即《祕史》稱西遼為乞塔古兒罕者也。其云"回回"即"波斯"也。又按：委吾地入明代仍稱火州，《明世法録》曰：火州，漢車師前後王地也。自元帝置戊己二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和帝時班超定西域，復置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以地勢高敵得名。後魏初闕伯周自稱高昌王，併於鄯善。唐貞觀中平其國，置西州及都督府，而西突厥據車師後王地，尋以來降，置庭州領蒲類等縣。其後陷吐蕃，有回鶻雜居，亦稱西州回鶻。宋時因遣使貢獻，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使高昌，經望鄉嶺，歷伊州，乃

至。地熱，產五穀，出貂鼠、白氈、蒲桃酒。樂多琵琶、箜篌。俗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為寒食，佛寺皆唐賜額。其國師子王避暑北庭山，有煙氣涌起，至夕光焰若炬，疑所謂稱火州者也。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入明號火州，永樂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至，言其國蕭條零落，東有荒城故址，即古高昌治，漢西域戊己校尉所居。東距哈密，西連亦力把力，南接于闐，北抵瓦剌，東南至肅州一月程。

元朝祕史卷十二

兔兒年，成吉思命拙赤領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①。令不合引路②。斡亦剌種的忽都合別乞比萬斡亦剌種先來歸附③，就引拙赤去征萬斡亦剌，入至失黑失惕地面④，斡亦剌、禿巴思諸種都投降了⑤。至萬乞兒吉思種處⑥，其官人也迪亦納勒等也歸附了⑦。將白海青、白騆馬、黑貂鼠來拜見拙赤⑧。自失必兒等種以南⑨，林木中百姓⑩，拙赤都收捕了。遂領着乞兒吉思萬户千户，並林木中百姓的官人，將着海青、騆馬、貂鼠等物，回來拜見成吉思。成吉思以斡亦剌種的忽禿阿別乞先來歸附，將扯扯亦堅名的女子與了他的子亦納勒亦，將拙赤的女豁雷罕與了亦納勒赤的兄，將阿剌合名的女子與了汪古種⑪。却對拙赤說："我兒子中你最長，今日初出征去，不曾教人馬生受，將他林木中百姓都歸附了，我賞與你百姓⑫。"

①《本紀》曰：二年丁卯，遣按彈、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此即兔兒年征林木中百姓事也。前文卷九太祖對豁兒赤說："順額兒的失河林木内百姓，從你下營。"此今阿爾台山以北近額爾齊斯河一帶地也。《朔方

備乘》曰：康熙三十九年聖訓：鄂羅斯地方遥遠，僻處西北隅，曩者遣人分畫疆界，即獻尼布楚地以東為界。尼布楚等處，原係布拉忒吴郎海諸部落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為業，人稱為樹中人。後鄂羅斯强盛，遂并吞之，已五六十年矣。恭譯聖謨，方知尼布楚以北，西至金山有樹中人之稱，此即林木中百姓者也。 ②不合者，木華黎之弟也。《木華黎傳》：世居斡難水東。故與林木中百姓為鄰。 ③斡亦剌，《元史·本紀》作"猥剌部。"萬斡亦剌，《本紀》無"萬"字。《紀》云：乃蠻太陽罕與蔑里乞部長、脱脱克烈部長、阿憐太石猥剌部長、忽都花别吉諸部合兵，勢頗盛。帝與戰，擒殺太陽罕，諸部軍一時皆潰。明日餘衆悉降。此即忽都合别乞來降事也。已而復征蔑里乞部，其長脱脱奔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元年帝即位，復征乃蠻，擒卜魯欲罕，太陽罕子屈出律罕與脱脱奔也兒的石河上。三年再征脱脱及屈出律罕，時斡亦剌部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嚮導，至也兒的石河，討蔑里乞部滅之。此斡亦剌後來歸附事也。據《史》則斡亦剌本與蔑里乞為鄰，而近額爾齊斯河者也，是為林木中百姓之一。

④萬斡亦剌，影元槧本作"禿綿斡亦剌。"蓋"禿綿"譯言"萬數"也。《事物異名〔録〕·數目門》一："萬，蒙古語曰土滿。"土滿即禿綿，猶言衆耳。入至失黑失惕之地，蓋斡亦剌之南境，以太祖三年《紀》考之，即額爾齊斯河上地耳。 ⑤據元槧本所列，曰不里牙惕，曰巴兒渾，曰兀兒速惕，曰合合納思，曰康合思，曰禿巴昔，共六部。今按：《輟耕録》蒙古氏族，有八魯忽歹。疑即巴兒渾。兀兒速惕即《地理志·西北地》欽察注之阿速也。合合納思即《地理志·西北地》之撼合納也。《志》云：猶言布囊，口小腹巨，地形類此因名，謙河所出也。康合思疑即昂可剌河，其河在吉利吉思東北，會謙河入北海。《志》云：昂可剌者，因水為名，晝長夜短，日没時炙羊肋，熟，東方已曙。《唐史》骨利斡國是也。是皆林木中百姓矣。 ⑥元槧本作"禿綿乞兒吉速惕"，譯言衆乞兒吉思種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曰：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烏斯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及元朝析其民為九千户。其境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剌河，北入於海。又曰：謙州以河為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又曰：至元七年，詔遣劉好禮為

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又《本紀》太祖二年，遣按彈、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又《哈剌八都魯傳》曰：世祖謂哈剌曰："乃顔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産魚，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合納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劉郁《西使記》曰：孛羅城迤西至麻阿中以馬撦拖床遞鋪，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犬。又虞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哈掠地金山，有詔進取乞里吉思。明年春，次欠河云云，則乞兒吉思地在金山以北近謙河也。國朝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阿爾泰之東，有三十三庫伯，其中峰特出者，曰汗庫伯。下臨希爾希吉思湖，流泉飛瀑，頗著靈秀云云，今以湖名"希爾吉思"考之，當即元代乞兒吉思故址矣。 ⑦元槧本叙其人名曰也迪，曰亦納勒，曰阿勒迪額兒，曰斡列別克的斤。 ⑧《本紀》曰：太祖二年，"野牒亦納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遣使來獻名鷹。"即其事也。 ⑨"失必"即"鮮卑"之對音也。《北史》曰：魏之先出自黄帝軒轅氏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朔方備乘》曰：俄羅斯東土錫伯利部，本鮮卑舊壤，故有錫伯之名。今黑龍江境，有錫伯一種，亦作席伯，亦作席北，既非索倫，亦非蒙古，即鮮卑遺民也。《一統志》作"西畢爾斯科"，《瀛寰志》略作"西伯利。"文田案：《元史·朮赤傳》曰：朮赤，太祖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所云"西北"二字即"失必兒"之對音。《柳邊紀略》所稱"席百"一作"席北"，又作"西北"，在船廠邊外西南五百餘里云云，亦指鮮卑遺族稱"西北"二字之證。《元史》亦有直稱失必兒者，《玉哇失傳》曰：玉哇失，阿速人，與海都將戰於亦必兒、失必兒之地。此錫伯利之見《元史》者也。 ⑩《朔方備乘》曰：元時林木中百姓，今俄羅斯阿穆哈拜商以南地也。 ⑪《蒙韃備録》曰：成吉思皇帝女七人，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令領白韃靼事，日逐看經，有婦女數千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己出。《元文類》二十三閻復撰《駙馬忠獻王闊里吉思碑》曰："曾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追封高唐忠武王，曾祖妣阿里黑。祖駙馬孛要合謚武毅王，祖妣皇曾祖姑阿剌海别吉為齊國太長公主。太祖兵下中原，忠武為嚮導，為異議者所害。武毅尚幼，王妃阿里黑挈之夜遁，逃難雲中。太祖聞忠武死，悼痛不已。雲中既下，詔求王妃及武毅。武毅自齠齔太祖携征

西域，年十七，封北平王，尚齊國太長公主，仍約世婚，敦交友之好，號按達忽答。《元史·諸公主表》曰：趙國大長公主阿剌海別吉，太祖女，適武毅王孛要合。今按：前文八卷，汪古種主即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也。⑫《源流》曰：青吉斯汗令次子珠齊，于托克瑪克地方即汗位。珠齊即拙赤。林木中百姓，殆即爾時稱為托克瑪克矣。

再命孛羅忽勒征豁里禿馬惕種①，其官人歹都禿勒已死②，其妻孛脫灰塔兒渾管着百姓。孛羅忽勒到時，令三人於大軍前行，至日晚入深林徑路間，不覺他哨望的人自後至，將路截了，殺了孛羅忽勒③。太祖聞知大怒，欲親征，孛斡兒出、木合里諫止。別命朵兒伯朵黑申再去征。朵兒伯朵黑申嚴整軍馬，於先行的把截處虛張聲勢，却從忽剌安不合獸行的小徑行去。又恐軍人畏懼不行，令人各背條子十根，若不行的，用此懲戒。每人又各將帶鎝斧鋸鑿等器，將當路樹木除去。行至山頂，下視禿馬惕地面百姓，如天窗上看下面一般。大軍直進，彼中不想卒到，就筵席間擄了。

①即孛羅兀勒。《元史》作"博爾忽。"《本傳》但云事太祖為第一千户，殁於敵。不言禿馬惕事。蓋雖名《博爾忽傳》，實其曾孫《月赤察兒傳》耳。"禿馬惕"史作"吐麻部。"《朔方備乘》曰：《博爾忽傳》之吐麻，當在今俄羅斯東境，白哈兒湖左右。此殆以"禿馬"二字為上文"都兒麻"之對音。都兒麻近額兒失水，即今額兒齊斯河地也。②《博爾忽傳》吐麻部主都剌莎合兒當即此人。③《本傳》曰：吐麻部既服而叛，太祖命博爾忽及都魯伯討平之，博爾忽卒於其地。《元文類》二十三元明善《太師淇陽王月赤察兒碑》，即孛羅忽勒之曾孫也。《碑》云：姓許慎氏，曾大父博兒渾自太祖早年已見神聖，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竟斃於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為第一千户，後封於淇州。又食沅州六千户，贈推忠佐命著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

在先豁兒赤官人、忽都合別乞二人，被禿馬惕拿住，

在孛脱灰塔兒渾處。其二人被拿的緣故，因太祖許豁兒赤娶三十妻。豁兒赤知禿馬惕女子生得美，要娶三十個，致那百姓反了，將他拿住。太祖得知，因忽都合別乞知林木中百姓動静，所以使他去①。也被他拿了。既收捕了禿馬惕後，賞與了孛羅兀勒一百禿馬惕的百姓②。與了豁兒赤三十個禿馬惕的女子；忽都合別乞處與了孛脱灰答兒渾。

①據此語則禿馬惕百姓為林木中之一種也。 ②孛羅兀勒有子脱歡襲職，故可賞以百姓。元明善《淇陽王碑》云：博兒渾夫人鐵魁追封淇陽王夫人，子脱歡嗣父官，佐憲宗皇帝四征不庭，贈推誠翊運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淇陽王。

太祖將百姓分與了母親及弟與諸子，説："共立國的是母親，兒子中最長是拙赤，諸弟中最小是斡惕赤斤①。母親并斡惕赤斤處共與了一萬百姓，母親嫌少，不曾做聲。兒子拙赤處與了九千，察阿歹處與了八千，斡歌歹處與了五千②。拖雷處與了五千③，弟合撒兒處與了四千④，阿勒赤歹處與了二千⑤，别勒古台處與了一千五百⑥。有叔父答阿兒台，因先曾從王罕，太祖欲要廢他⑦。

①《世系表》曰：烈祖神元皇帝五子，"次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斡嗔那顔者也。次五别里古台王"云云，是斡赤斤尚非最小。此云最小，是就同母四人言之，蓋宣懿太后所生止四子也。 ②《世系表》太祖六子，"次二察合台太子。"前文七卷作"斡闊台"，九卷作"斡歌台"，十卷以後皆作"斡歌歹"，即太宗英文皇帝，史稱諱窩闊台者也。 ③即睿宗皇帝也，世祖皇帝忽必烈之父。 ④《本紀》作"哈撒兒"，《世系表》作"搠只哈兒王"，烈祖神元皇帝之次子。 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次三哈(準)〔赤温〕大王。"哈準之子濟南王按只吉歹。"哈準"即前文一卷之"合赤温"對音，惟《祕史》合赤温無戰功，疑其早歿。則此阿勒赤歹，乃太祖親姪，即"按只吉歹"之對音也。此阿勒赤歹，與前文十一卷

之阿勒赤歹，當是兩人，此為太祖親屬，彼是亦魯該親人備宿衛者也。⑥《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次五別里古台王。"《祕史》稱異母弟者也。⑦即把兒壇第四子答里台斡赤斤。前文六卷作"答阿里台"者也。《祕史》凡言廢者皆欲殺之，孛斡兒出等三人，對太祖說："自的家自壞，如自的火自滅一般。你的父親遺念，只留得這個叔父，怎忍廢他？他既不省事，你可想着你父親休絶了。"於是太祖心下辛酸，應許着，怒遂息了。

太祖於訶額侖母親並斡惕赤斤處與了一萬百姓，委付了吉出等四個官人①。拙赤處委付了忽難等三個官人②。察阿歹處委付了合剌察兒等三個官人③。又説察阿歹性剛，子細教闊客搠思早晚根前説話者④。斡歌歹處委付了亦魯等二人⑤。拖雷處委付了哲歹等二人⑥。合撒兒處委付了者卜客⑦。阿勒赤歹處委付了察兀兒孩⑧。

①前文三卷作"曲出"，十卷亦作"古出"，蓋"曲"之與"古"，本是對音，故古出魯克，《元史》亦作"曲出律罕"也。歐陽元《僕氏家傳》曰：亞思弼次子岳璘帖穆爾，精於偉兀書，年十五以質子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斡真奏求師傅，上命公，公訓導諸王子以孝敬睦仁厚不殺為第一義。上聞嘉之。則岳璘似即四官人之一也。②前文十卷忽難與闊闊搠思、迭該、兀孫額不干共四人，此云三人者，蓋以闊闊搠思改付察阿歹故也。③合剌察兒出於巴魯剌思氏，見前文四卷。④"闊客搠思"即"闊闊搠思"，本以輔導拙赤，以察阿歹與拙赤不相能故，又改令闊闊搠思規諫之。他日以大位與太宗，而封二人於遠方，蓋太祖有深意焉。⑤前文十一卷有亦魯該，太祖以其親人阿勒赤歹管千户，當即與此亦魯為一人也。惟亦魯該親人阿勒赤歹與太祖之親人亦名阿勒赤歹，一管千户，一管二千户，必非一人，當分別之。⑥即四卷之哲台，十卷之者歹。⑦帖列格禿第三子，木華黎之叔父也。見前文四卷。⑧前文四卷作"察兀兒罕"，者勒蔑之弟也。七卷又作"察忽兒罕。"

晃豁塔歹種的蒙力克有七子①，第四子名闊闊出，為巫，喚做帖卜騰格理。其兄弟七人比惡，將太祖弟合撒兒

打了，來見太祖。太祖正因他事怒間，說："你平日說人不能敵，如何却被他打？"於是合撒兒垂淚起去，三日不見太祖。帖卜騰格理來說："長生天的聖旨神來告說，一次教帖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合撒兒管百姓。若不將合撒兒去了，事未可知。"太祖聽了這話，那夜就去拿合撒兒。有古出等將這緣故對太祖母親訶額侖說。訶額侖用白駝駕車，連夜起行，日出時到合撒兒處。正見太祖將合撒兒衣袖拴住，去了冠帶，問的中間，見母親到，好生驚恐。母親怒下車，將合撒兒解了，與了冠帶，盛怒盤坐，出兩乳置膝上，問道："您見了麽？這是你喫的乳。合撒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毀。初你小時，曾喫了我這一個乳，合赤温、斡惕赤斤兩個喫不了這一個乳，惟合撒兒將我這二乳都喫了，使我胸中寬快。為那般，所以帖木真心有技能，合撒兒有氣力，能射。但凡百姓叛的，用弓箭收捕了。如今敵人已盡絶，不用他了。"太祖見母親怒息了，却說："怕也怕了，羞也羞了。"說罷，遂退。後太祖不教母親知，將合撒兒百姓奪去，止與了一千四百。後訶額侖得知，心内憂悶，所以早老了。合撒兒處初委付的者卜客，走入巴兒忽真地面去了②。

①即晃豁壇氏，其先出於抄真斡兒帖該之子晃豁壇。 ②今俄羅斯巴爾古錫穆和屯，在尼布楚城西北約七百餘里，城西濱柏海爾湖東岸，南有巴爾古錫穆河西注湖。見《朔方備乘》。

在後有九等言語的人，都聚在帖卜騰格理處，多如太祖處聚的人。有斡惕赤斤的百姓也去投了。斡惕赤斤使莎豁兒去取，被帖卜騰格理打了，鞴着馬鞍在他身上回來。次日，斡惕赤斤自去，其兄弟七人圍着說："你如何敢

差人來取百姓?"欲要捶打,斡惕赤斤恐懼説:"我不當差人。"他説:"你既不是,當伏罪。"令於後面跪了。斡惕赤斤於次日清早太祖未起時,入去跪着,説這緣故,説罷哭了。太祖未言中間,孛兒帖兀真夫人欠伸①,用被遮了胸,垂淚着説:"他是如何的,晃豁壇在前將合撒兒打了②,如今又要斡惕赤斤跪,是何道理? 你今見在,他尚將你檜柏般長成的弟每殘害,久後你老了,如亂麻羣鳥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兒子每管。"説罷哭了。太祖對斡惕赤斤説:"帖卜騰格理如今來時,由你。"於是斡惕赤斤起身去,準備了三個力士。少頃,蒙力克領着七子來,帖卜騰格理至酒局西邊,纔坐,斡惕赤斤將他衣領揪住,説:"你昨日教我伏罪,我如今與你比試。"斡惕赤斤揪向外去。中間,帖卜騰格理帽落於火盆邊,其父拾起嗅了,置於懷中。太祖説:"你出去鬬氣力。"揪着出時,門限外原準備的三個力士迎着拿了,將他脊骨折斷,棄於左邊車梢頭。斡惕赤斤却入去説:"帖卜騰格理昨日要我伏罪,今日纔與他比試,却卧着了,推辭不肯起,元來也是平等的伴當。"其父蒙力克覺了,垂淚説:"我自皇帝未起創之先,做伴當到今日③。"纔説中間,六子便塞着門圍着火盆立,捋起衣袖。太祖驚起,説:"教躲了,我出去。"説罷出立。帶弓箭的散班圍着立了。太祖見帖卜騰格理已死,使人用帳房遮了死屍,便起營去了。

①兀真即夫人也。嫌蒙古語未顯,故綴以漢語。 ②蒙力克之先,名晃豁壇。晃豁壇者,海都之孫抄真斡兒帖該子。 ③烈祖被毒時,以太祖託察剌合老人父子。及王罕、桑昆以許婚欲陷太祖,非其諫止則危矣,蒙

力克功自可録。

帖卜騰格理死屍遮的帳房門與天窗初皆厭蓋了，令人看守。至第三日將曉，天窗開着，死屍自出去了，審視果然，太祖説："帖卜騰格理將我弟每打了，又無故讒譖的上頭，天不受他，連他身命都將去了。"遂怪責蒙力克道："自的子不能教訓，要與我齊等，所以將他送了。我若早知您這等德性，只好教你與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每一例廢了來。"又説："若早間説的話，晚夕改了，晚間説的話，早晨改了，莫不被人言説呵羞恥。因在先説定免你死有來，罷①。"怒遂息了。自帖卜騰格理死後，蒙力克父子每的氣勢遂消減了②。

①前文九卷孛斡兒出，十卷孛羅兀勒，皆九次犯罪免罰，餘人無免死明文。然既與孛斡兒出、木合黎同受賞賜，則必免死，且九卷明云直至你子孫不絶，則帶礪之盟矣，其免死罪可知。 ②案：《元史·忠義伯八兒傳》，伯八兒即蒙力克之孫也。伯八兒之父脱倫稱為闍里必，他日護從太祖征西域，是但誅帖卜騰格理之外，其子孫仍不失富貴，見於正史者如此。

元朝祕史卷十三

在後羊兒年①，成吉思征金國②，先取了撫州③，經過野狐嶺④，又取了宣德府⑤。使者別、古亦古捏克二人做頭哨，至居庸關⑥。見守禦的堅固，者別説可誘戰，於是把軍馬佯回了。金家見了，果然盡出軍馬追襲，至宣德府山觜上，者別却翻回衝着，將金國陸續來的軍馬殺敗⑦。成吉思中軍隨後到來，將金國的契丹、女真等緊要軍馬都勝了⑧。比至居庸，殺了的人如爛木般堆着⑨。者別將居庸關取了⑩。成吉思入關，至龍虎臺下了營⑪，遣軍馬攻取北平等郡⑫，教者別攻取東昌，不克⑬。回了六宿，却翻回去，每人牽從馬一匹，晝夜兼行，使金人不意中間，將東昌取了。⑭

①羊兒謂辛未，當宋甯宗嘉定四年，金衛紹王大安三年也。耶律楚材《湛然集》有《進庚午元曆序》曰：中元歲在庚午，天啟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度，不五年而天下略定。 ②《金史·衛紹王本紀》曰：衛紹王諱永濟，世宗第七子，章宗泰和八年，遺詔立衛王，即位柩前。大安三年四月，大元太祖法天起運聖武皇帝來征。《元史·本紀》曰：元年丙寅，始議伐金。初，金殺宗親咸補海罕，帝欲復仇，會金降俘具言金主

璟暴虐，帝乃定議，然未敢輕動也。五年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為誰？"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即乘馬北去。六年辛未，帝自將南伐。 ③《金史·地理志》曰：西京路撫州鎮甯軍節度使，遼秦國大長主建為州。章宗明昌三年，復置刺史，為桓州支郡，治柔遠。明昌四年，置司候司。永安二年，升為節鎮，軍名鎮甯，撥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密濟顯必喇、王敦必喇、拿憐朮花速、宋葛斜忒渾四明安以隸之。領縣四：柔遠、集甯、豐利、威甯。《通鑑輯覽》注曰：撫州地在今蘇尼特。《乾隆府廳州縣志》曰：鑲黃等四旗牧廠，在張家口北百里，金置撫州，治柔遠縣。正黃等四旗牧廠，在張家口西北二百里，金撫州集甯縣地。正黃旗察哈爾，在張家口西北三百二十里，金為撫州威甯縣地。外藩蘇尼特二旗，在張家口北五百五十里，本漢上谷及代郡北境，後漢烏桓鮮卑居之，唐為突厥所據，遼置撫州，金屬西京路，元為興和路地，明為蒙古蘇尼特所據。 ④《西游記》曰：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絶矣。元劉秉忠《藏春集》第二卷有《過居庸關》、《過也乎嶺》詩，也乎即野狐矣。王惲《玉堂嘉話》采張德輝《〔記〕〔紀〕行》又作"扼胡嶺"。明金幼孜《北征録》曰：永樂八年，發萬全，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入德勝口，山皆碎石若堆栗然。入關，兩峽石壁如削，二十餘里，上野狐嶺，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明木增《雲薖淡墨》曰：成祖北征至野狐嶺，上有碑識曰：嶺去天十八里，其寒裂膚，此地極北，紫微北斗已向南觀。《元文類》二十四《忠憲王安同碑》曰：木華黎謚忠武，太祖即大位，為左萬户，從破金師二十萬於野狐嶺。北師由紫荆口入。《讀史方輿紀要》：嶺在萬全縣北三十里。 ⑤《金史·地理志》曰：西京路宣德州，遼改晉武州為歸化州雄武軍，大定七年更為宣化州，八年復更為宣德，領縣二、宣德、宣平。《元史·地理志》曰：順甯府，金為宣德州，元初為宣甯府，中統四年改宣德府。據此則太祖取宣德時尚未升為府，蓋明人翻譯時以中統後地名入之。 ⑥《金史·地理志》曰：大興府昌平縣有居庸關，國名查剌合攀。《方輿紀要》

曰：居庸關在懷來縣。錢良擇《出塞紀略》曰：度居庸關，山路崎嶇，四十五里出關入平地，名坌道。二十五里榆木驛，二十五里懷來衛。 ⑦《本紀》曰：帝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濼、豐利等縣。秋七月，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八月，戰於宣平之會河川，敗之。九月，拔德興府，居庸關守將遁去。遮別遂入關。抵中都。 ⑧案：《元史·兵志》有契丹軍、女直軍，蓋皆伐金國時先後來降者也。 ⑨宋謝采伯《密齋筆記》曰：余嘗觀黏罕兀河東，斡離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陷開封府，至順河，凡一百八十餘州，八百七十五縣，蹂踐殘滅，何可勝紀！而自貞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韃靼殘破河東、河北、山東、山西，復一十七府，九十餘州，鎮縣二十餘處。數千里間，殺戮皆盡，城郭邱虛，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宇悉皆燒燬，此殺戮大果報也。 ⑩《元史·札八兒火者傳》曰：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鋼關門，布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終夕可至。"乃令札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支梧，鋒鏑所及，流血被野，關既破，中都大震。 ⑪《北征録》曰：永樂八年二月十一日，早發清河，晚次沙河。十二日，早發沙河，午次龍虎臺。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云云，則龍虎臺，即在居庸關内也。何喬遠《名山藏》曰：順天府北一百二十里曰居庸關，秦始皇築長城居息庸徒於此。《淮南子》九塞，居庸關居一焉。龍虎臺在居庸關内。 ⑫《元史·本紀》曰：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徇雲内、東勝、武、朔等州，下之。是冬，駐蹕金之北境。七年正月，帝破昌、桓、撫等州。金將紇石烈九斤率兵三十萬來援，戰於雞兒觜，大敗之。秋，圍西京，金元帥左都監奥屯襄率師來援。帝遣兵誘至密谷口，逆擊之，盡殪。復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圍。《蒙韃備録》曰：金虜聞韃人陷西京，始大驚恐，乃竭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虜大敗。又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及隨駕護衛等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為大元帥，再敗。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是戰也，罄金虜百年兵力，銷折潰散殆盡，其國遂衰。後來凡圍河北、山東、燕北諸州等處，虜皆不敢嬰其鋒。 ⑬此元東昌路，是時為金之博州。撰《祕史》者元人，未暇考其沿

革，故以元地名入之。《金史·地理志》：山東西路博州，宋博平郡，領縣五：聊城、堂邑、博平、茌平、高堂。《元史·地理志》曰：東昌路，唐博州，宋隸河北東路，金隸大名府，領縣六：聊城、堂邑、莘縣、博平、茌平、邱縣。 ⑭《本紀》曰：冬十二月，遮別攻東昌，不拔即引去，夜馳還襲，克之。

者別取了東昌回來，與成吉思相合。初，北平被攻時，金王京丞相對金主說①："天地氣運，大位子交代的時節敢到了，達達每好强盛，將咱勇猛的軍馬殺絶，可倚仗的居庸關取了，若再與他廝殺不勝呵，只恐軍馬就潰散了②。莫若且歸附了達達皇帝，教他退軍。若退了軍時，咱那時再做商量也者。又聽得說達達軍馬不宜水土，見生瘟病，如今達達皇帝跟前，與他女子、金銀、段匹，試看從也不從。"金主說："王京說得是。"遂歸附了成吉思，將公主及金銀、段匹等物教王京送與了成吉思③。遂將攻城軍馬退了，王京親送至莫州撫州山觜行辭回了④。軍人將金銀等物，用熟絹拴定，儘力馱去了。

①《元史·本紀》：太祖八年，金西京留守忽沙虎弑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是時丞相則高琪也。《金史·衛紹王本紀》曰：大安三年九月，平章政事千家奴、參知政事和碩，自撫州退軍宣平，河南大名路軍逃歸。九月，千家奴、和碩敗績於會河堡，居庸關失守，大元前軍至中都，中都戒嚴。是時德興府宏州、昌平、懷來、緱山、豐潤、密雲、撫甯、集甯，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歸大元。至寧元年八月，右副元帥呼沙呼以兵入宫，自稱監國都元帥，逼上出故邸，遂使宦者李思中害上於邸，九月甲辰，宣宗即位。《宣宗本紀》曰：貞祐元年十一月，將乞和大元，詔百官議於尚書省。十二月，平章政事圖克坦公弼進尚書右丞相，尚書右丞承暉進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左副元帥珠格高琪進平章政事。二年三月，遣承暉詣大元請和。 ②《本紀》曰：八年秋七月，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拖雷、駙馬赤駒先登，拔之。帝進至懷來，及金

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詔可忒、薄剎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荊關，敗金師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兒等獻古北口，遮別遂取居庸，與可忒、薄剎會。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為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洺、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隰，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皇弟哈撒兒及斡陳那顏、拙赤斛、薄剎為左軍，遵海而東，取薊州、平、濼、遼西諸郡而還。帝與皇子拖雷為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蕭勃迭來降。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是歲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九年甲戌春三月，駐蹕中都北郊，諸將請乘勝破燕，帝不從，乃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 ③《金史·宣宗紀》曰：貞祐二年三月庚寅，奉衛紹王公主歸於大元太祖皇帝，是為公主皇后。《本紀》曰：金主遂遣使求和，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仍遣其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 ④《金史·地理志》曰：河北東路莫州，宋文安郡軍治任邱。貞祐二年五月，降為鄚亭，領縣一：任邱。《元史·地理志》曰：保定路本清苑縣，唐隸鄚州，金改順天軍，又曰河間路。州六，莫州，唐置鄚州，尋改為莫，領縣二、莫亭、任邱。

成吉思自那裏征合申種①，其主不兒罕降②，將女子名察合的獻與成吉思③，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曾怕有來。如今俺與你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内住的百姓，若有緊急征進，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産駱駝、毛段子、鷹鶻，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駝隻科斂，直至趕逐不動，送將來了④。

①唐河西節度使地，外藩相沿稱曰河西，音轉為合申耳，今西套厄魯特游牧之所。注見五卷、七卷。《本紀》曰：歲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

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駝而還。二年丁卯。再征西夏，克斡羅孩城。四年己巳，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復敗夏師，獲其將鬼名令公。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隄決，水外潰，遂撤圍還，遣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女請和。 ②不兒罕即夏主李安全之蕃名也，注詳前文五卷。 ③《元史·后妃表》：太祖察兒皇后守第三鄂爾多。 ④《元史·謝仲温傳》曰：父睦歡以貲雄鄉曲，聞大兵南下，轉客烏拉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

成吉思那一次征進，金主歸附了，多得了段匹；合申主歸附了，多得了駱駝。回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營了①。

①案：撒阿里客額兒地，在故乃蠻之東杭愛山之麓。前文八卷所謂者別二人至撒阿里客額兒遇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故知其地在康合山麓。康合即沆海，又即今杭愛也。下文尚征金國，太祖安得遽回杭愛？此必將征西域諸國，方在此地駐蹕爾，否則即回蹕行宮，亦必不到撒阿里客額兒也。《本紀》征金出居庸關後，避暑魚兒濼，則庶近情事。以此時尚未回蠻漠北耳。

在後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擋了，以此成吉思狗兒年再征金國①。成吉思要自取潼關②，命者別攻居庸關，金主聞知，命亦列等三人領兵守關③。以忽剌安迭格列軍人做頭鋒把住關，成吉思至關，見金兵大至，與他對敵。金兵稍退，拖雷、古出二人橫衝其陣，金忽剌安迭格列軍並亦列等軍大敗，殺人滿野。金主聞知，遷都汴梁④。其餘金兵困餓。人皆相食。成吉思歸。以拖雷、古出二人有功。都賞賜了。

①狗兒年者，太祖九年甲戌，當宋甯宗嘉定七年，金宣宗貞祐二年也。 ②《本紀》：太祖末年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據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

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太祖之論如此，故此次通好于宋，本思假道，其自取潼關，亦以精兵之所在故也。 ③"亦列"與"移剌"二字對音。耶律楚材《湛然集·從容庵録序》自稱曰"移剌楚材"，金劉祁《歸潛志》凡姓"耶律"皆書作"移剌"。此亦列即移剌，乃遼姓也。其時金國有乣軍、契丹軍，均遼人，故以遼將統之，此遼將姓耶律也。 ④《本紀》曰：九年甲戌夏五月，金主遷汴，以完顏福興及參政抹撚盡忠輔其太子守忠留守中都。六月，金乣軍斫答等殺其主帥來降，詔三奨合、石抹明安與斫答等圍中都。秋七月，金太子守忠走汴。十年乙亥春正月，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二月，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烏古倫、寅答虎以城降。以寅答虎為留守，吾也而權兵馬元帥鎮之。興中府元帥石天應來降。三月，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夏四月，克清順二州。五月庚申，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遣乙職里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為河南王，不從。是秋，取城邑八百六十有三。《石抹也先傳》曰：也先為金人奚部長，聞太祖起兵朔方，匹馬來歸，言東京金根本，可傳檄定也。太祖命從木華黎為先鋒。也先諜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邀而殺之，懷其誥命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下令易置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得地數千里，兵十萬，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金人喪其根本之地，始議遷河南。

成吉思至北平失剌客額地面時①，者別已得了居庸關，引兵來會。初，金主遷都時，命其臣合答留守燕京②。成吉思命汪古兒等三人往收其府庫，計其金帛數目。金臣合答將金帛等物來獻與汪古兒等，失吉忽秃忽説③："昔者中都金帛皆屬金主④，如今中都金帛已屬成吉思，如何敢擅取？"遂却其獻，獨汪古兒、阿兒孩、合撒兒受其獻。及事畢歸，成吉思問三人曾受獻否，失吉忽秃忽具陳前言。成吉思責讓汪古兒，賞賜失吉忽秃忽，説："汝可與我做耳目。"

①此所稱北平，即今京師也。在元為大都路，在金為中都路，其稱北平者，蓋明初翻譯《祕史》時，削元人之舊稱，用興朝之新號，故曰北平也。《祕史》凡言客額兒者，大率建庭之所，金人建都大興府，貞元中定都時稱曰中都，故蒙古語曰客額兒也。失剌蓋皇城之義，宫殿黄屋，《遼史語解》曰："實喇，黄色也。"是其義矣。《金史·地理志》曰：中都路海陵，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為中都。府一，領節鎮三，刺郡九，縣四十九，鎮七。大興府，天會七年析河北為東西路時屬東路，貞元元年更今名。明人《北平録》曰：洪武元年秋七月，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至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宫后妃太子北行，出奔上都，達等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八月，破上都，元主遂遁去沙漠。駐應昌府。冬十月，捷至，詔改大都為北平府。明何喬遠《名山藏》曰：順天府，洪武初為北平府，永樂初改為順天府。又案虞集《句容郡王世績碑》曰：海都之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祖宗龍興之故地，敗之斡歡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則北平之名或始於元也。 ②《本紀》曰：太宗三年，克鈞州，獲金將合達。然皆非留守之職，且非太祖攻燕時事。《金史·衛紹王紀》曰：大安三年四月，遣西北路招討使鉏鉏禄合打乞和，似即此合答矣。《元史·地理志》曰：大都路，唐幽州范陽郡，遼改燕京，金遷都為大興府。 ③四養子之一也，是時為斷事官。《太祖本紀》曰：太祖十年五月，遣忽都忽籍中都帑藏。即是人也。《太宗紀》曰：六年秋七月，以胡土虎那顔為中州斷事官。亦即此忽禿忽也。《元文類·耶律楚材碑》：太宗即位，詔括户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丙申七月，忽覩虎以户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亦即此忽禿忽也。 ④《元史·地理志》曰：十年克燕，初為燕京路總管大興府，世祖改中都，其大興府仍舊。是中都者，未改大都路以前之稱也。

金主至汴梁①，稽首歸附於成吉思，仍令其子騰格里領百人入侍②。於是成吉思自北平經居庸關回。③。命合撒兒領右手軍沿海自大甯④，經過女真⑤，若便歸附，即緣彼中邊郡，經浯剌、納浯二江⑥。泝討浯兒河回營⑦，不然，即

縱兵勦捕。合撒兒同主兒扯歹、脱侖三人至大甯，其城降⑧。至女真，其主亦降，其餘城池悉來歸附，遂泝討浯兒河回舊營了。

①《元史·地理志》曰：汴梁路，金改南京，宣宗南遷，都焉。金亡歸附。領司一，縣十七，州五，開封、祥符、倶倚郭。 ②騰格里當是金主珣太子守忠之番名也。 ③《本紀》曰：十一年丙子，還臚朐河行宮。 ④大甯者，金之北京路大定府大定縣地。此亦元人撰《祕史》時以元代地名入之也。《金史·地理志》曰：北京路，府四，領節鎮七，刺郡三，縣四十二，鎮七，寨一，堡五十六。大定府，中，北京留守司，遼中京。統和二十五年建為中京，國初因〔稱〕之。海陵，貞元元年更為北京，置留守司。《元史·地理志》曰：大甯路，本奚都。唐初，其地屬營州，貞觀中，奚酋克都内附，乃置饒樂郡。遼為中京大定府，元初為北京路，至元七年，改北京為大甯路，領司一，縣七，州九：義州、興中州、瑞州、高州、錦州、利州、惠州、川州、建州。 ⑤《元史·地理志》曰：開元路，古肅慎地，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郎始來朝，以其地為燕州，置黑水府。其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渤海浸弱，為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東瀕海，南界高麗，西北與契丹接壤，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元姚燧《夾谷公神道碑》曰：女直，古肅慎氏之國，語為女真，避遼興宗真廟諱改為直。 ⑥"浯剌"即"烏喇"之對者。國語謂江曰烏喇，此指今黑龍江也。"納浯"即"腦溫"之對音，此指今腦溫江也。又作"愛滹"。徐錫齡《熙朝新語》曰：盛京長白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里。鴨緑、混同、愛滹三江出焉是也。皆今盛京地。《龍沙紀略》曰：元入中土，沿腦温江、黑龍江，置驛江岸，殘址猶有存者。黑龍江源出北山，其上游為敖嫩河，敖嫩源出阿母巴、興安諸山之南，東流六百里，與科勒蘇河合；又東北八百里，受衆流為黑龍江，北會泥撲處河，又三百餘里，北流，凡一千五百餘里，復東南流六百里，至額蘇里，與精奇尼江合。又曰：腦温江，《盛京通志》作"諾尼"，蒙古謂腦温為碧，今呼嫩江。源出宜呼爾山，山在黑龍江之南興安嶺下，江流自北而南，經查克達奇山之東，額勒克爾山之西，循墨爾根城西門下抵卜魁城西門，凡一千四百餘里，與松阿里江合；東北

流一千六百里，北會黑龍江，又四百里，南會烏蘇里江，是名混同江。江之南屬甯古塔，其北為黑龍江境内地，合五江之水歷千餘里入海。黑龍江自西至東凡七千餘里，精奇里江源以南，松阿里江源以北，南北凡三千餘里。《朔方備乘》曰：黑龍江，古黑水也。滿洲語曰薩哈連烏喇。薩哈連謂黑，烏喇謂江也，亦稱烏江，又稱烏龍江。上源曰敖嫩河，元太祖始興地也。自喀爾喀界内肯特山發源，東流，又東北流，曰黑龍江。東流，經尼布楚城南，又東北流，額爾古納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流，精奇里江自東北來會。又南流，經愛琿城西黑龍江城東而南流。又東流，入吉林三姓城界，與混同江會。又東流，與烏蘇里江會。又東北流，入於海。案：《祕史》所云彼中邊郡者，謂遼陽等處也。《元史·地理志》曰：遼陽等處行中書省為路七，曰遼陽路，曰廣甯府路，曰大甯路，曰東甯路，曰瀋陽路，曰開元路，曰咸平府，曰合蘭府、水達達等路，蓋大甯女真皆在此中。 ⑦討捨兒河，《元史·地理志》謂之脱斡憐，以河得名也，《志》曰：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元初設軍民萬户府五，撫鎮北邊，一曰桃溫，一曰胡里改，一曰斡朵憐，一曰脱斡憐，一曰孛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水道提綱》曰：兆兒河亦曰桃爾河，源出西興安山東麓，有數源，一曰奴查兔河，東南流百餘里。稍南曰郭忒河，東流，又折東南數十里。又南曰木什夏河，兩源合東南流數十里，折向東北百里，與前兩河會，東流，會北來之查木哈兔河。又東南流數十里，會北出厄白勒哈巴拉嶺南，合二水之厄模克什忒河，有即白各兔河自西南亦來會。以上皆源也。又東南，會北來之哭乞太河。又東南，會西南之忒門河。又東，會北來之多灰羅太河。又東，會北來之索灰兔河，又西南來之即拉呼太河。又東南，始號拖羅河。又東南數十里，有敖龍撒里河自北合三水來會。又東，折東南流數十里，有得白忒河西自茶蒲乞勒庫哈達之北必郎烏山之南東北流來會。又東南曲曲行三百里，出山就沙地，有歸勒里河即貴勒爾河，自西北合諸水東流來會。洮兒河既會歸勒里河，東南流數十里，分為二派，一南流，一東南流十餘里，又分一支，先合南派，又東南流二百里，至喀沙兔駐之東南，復合而東流百餘里，又折東北曲曲流三百里，至札賴特旗南，匯為納藍撒藍池，猶言日月池也。東流，入嫩江。嫩江既會洮兒河，東南流，入郭爾羅斯後旗界百數十里，而松花江自南來會。 ⑧此今蒙古喀喇沁地

也。明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曰：古肅慎國，後漢曰挹婁，魏曰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開元中，以其地為蘄州，置黑水府。其後曰粟末，靺鞨强盛，號渤海，黑水往屬之。後渤海為黑水所攻，黑水復擅其地，是金鼻祖也。初號女真，臣屬於遼，避遼號改女直。至阿骨打而大，滅遼為金，以其地為大甯府。元滅金，設軍民萬户府五，分領混同江南北黑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路總攝之。《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外藩喀喇沁本二旗，新添一旗。春秋山戎地，秦漢遼西境，後漢為鮮卑地，晉為慕容氏地，元魏時庫莫奚居此，唐初内附，置饒樂都督府，隸營州，後分為東西奚，尋并於契丹，遼統和中以故奚王牙帳建城，號中京大定府。金貞元二年更為北京，置留守司，元初為北京路總管府。至元七年改為大甯路，二十二年改為武平路，後復為大甯，隸遼陽行省。洪武中置大甯都指揮使司，永樂初以大甯地賜三衛酋長朵顔，後為察哈爾所滅，以其地予其塔布囊是為喀喇沁。

其後太祖征回回，為其殺使臣兀忽納等百人①。臨行時，也遂夫人説："皇帝涉歷山川，遠去征戰，若一日倘有諱，四子内命誰為主？可令衆人先知②。"太祖説："也遂説的是！這等言語，兄弟兒子並孛斡兒出等皆不曾提説，我也忘了。"於是問拙赤："我子内你是最長的，説甚麽？"拙赤未對。察阿歹説："父親問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箇兒乞種帶來的，俺如何教他管③？"纔説罷，拙赤起身將察阿歹衣領擎住説："父親不曾分揀，你敢如此説？你除剛硬再有何技能？我與你賽射遠，你若勝我時，便將我大指剁去；我與你賽相搏，你若勝我時，倒了處再不起。"説了，兄弟各將衣領擎着，勃斡兒出、木合里二人勸解④。太祖默坐間，有闊闊搠思説："察阿歹你為甚忙？皇帝見指望你，當您未生時，天下擾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賢明的母不幸被擄。若你如此説，豈不傷着你母的心？你

父初立國時，與你母親一同辛苦將您兒子每養大，望你成人，你的母如日般明，海般深，這等賢明，你如何可這般説？”

①《本紀》曰：十四年己卯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遂取訛答剌城，擒其酋哈只兒只蘭禿。即此事也。但擒酋在十四年，殺使必在年前事矣。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録》曰：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地接天方，有城池、宫室、田園、市肆，五穀繁滋，大類江淮。初，國王謨罕鶩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並臣服焉，尊為别諳拔爾，華言天使也。其教以事天為本，而無象日，每向西拜天，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隸楷，西洋諸國皆用之。國人善鑒識，每於買胡海市廉得奇琛，故稱識寶曰回回。種類散處南北為色目人甚夥，並窗目胡鼻，白布纏首，俗以蜜為酒，以牛為菜，夫婦配合，必取水淋沐。親死，用布裹屍入棺，鼓樂送至墓，去棺底，掩以土。禁食豕肉，相傳驢豕交媾而生。艾儒略《職方外紀》曰：中國之西北，出嘉峪關，過哈密、土魯番，曰加斯加爾多高山。産玉石二種，牛羊馬畜極多，因不啖豕，諸國無豕。自此以西，曰撒馬兒罕，曰革利哈大藥，曰加非爾斯當，曰杜爾格斯當，曰查理，曰加木爾，曰古查，曰蒲加剌得，皆回回諸國也。初宗馬哈默之教，諸國皆同云云。案：加斯加爾，今喀什噶爾。撒馬兒罕，即元代尋斯干，又即《祕史》撒里黑崑。杜爾格斯當，今土爾其國也。蒲加剌得，今布哈爾，亦非布哈拉也。餘或隨時改變，不盡可考矣。 ②四子謂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也。《宗室世系表》尚有二子，其年蓋尚幼，故不數。 ③謂孛兒帖被篾兒乞擄去以配赤勒格兒，故詆為篾兒乞所生。 ④《本紀》作“木華黎”。其封國王在十二年丁丑，薨於十八年，此時將征西域，約在十三年也。

太祖説：“如何將拙赤那般説？我子中他最長，今後不可如此説。”察阿歹微笑着説：“拙赤的氣力技能也不用争。諸子中我與拙赤最長，願與父親並出氣力，若有躲避的，就便殺了。斡歌歹敦厚，可奉教訓。”於是太祖再問拙赤如何説，拙赤説：“察阿歹已説了，俺二人並出氣力，教

斡哥歹承繼者。”太祖說：“你二人不必並行，天下地面儘闊，教您各守封國①。你二人說的言語，各要依着，休令人恥笑。如在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將自說的言語違了，後如何了來？如今他子孫見在，教隨您每以為鑑戒②。”又問斡歌歹如何說，斡歌歹說：“父親恩賜教說，我難說自己不能，儘力謹慎 行將去。只恐後世子孫不才，不能承繼，我所言者如此。”太祖說：“斡歌歹既如此說，中也者。”又問拖雷如何說，拖雷說：“父親指名說的，兄跟前忘了提說，睡著時喚醒，差去征戰時即行。”太祖說：“是。”又說：“合撒兒、阿勒赤歹、斡惕赤斤、別勒古台四個弟的位子裏③，他的子孫各教一人管的，我位子裏，教一個子管④。我言語不差，不許違了。若斡歌歹的子孫每都不才呵，我的子孫每，豈都不生一個好的⑤？”

①《元史·朮赤傳》曰：朮赤者，太祖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地，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朮赤薨，子拔都嗣。拔都薨，弟撒里答嗣。撒里答薨，弟忙哥帖木兒嗣。忙哥帖木兒薨，弟脫脫忙哥嗣。脫脫忙哥薨，弟伯忽嗣。伯忽薨，弟月即別嗣。據史文，則拙赤封地，史臣已不能指其地名。《蒙古源流》云：汗在時，令長子察干岱于俄羅斯即汗位，次子珠齊于托克瑪克即汗位，三子謂德格依留守漢位，幼子圖賴守產。據《源流》云云，則察干岱即察阿歹，其封地為俄羅斯；珠齊即拙赤，其封地為托克瑪克。既以察阿歹為長子，拙赤為次子，而托克瑪克又不能實指何地。惟泰西洋人所著《四裔年表》云：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成吉思汗卒，以屬地分王四子，第三子察噶台立國於波斯之土蘭。是則托克瑪克即波斯地，以波斯人記本國事，勝於蒙古之耳聞。既以波斯分與察阿歹，自以俄羅斯分與拙赤，則《源流》之誤，乃少長之混淆，一將名字互易，而長次分地，本自不訛。又瞭然於托克瑪克確為今之波斯國，蓋波斯為回回祖國，可即《元史·旭烈兀傳》所謂“建庭

於忽里模子之地"者也。《祕史》所云二人各守封國者，至此始昭然矣。②《元文類·太師廣平王玉昔碑》：皇子察哈觧出鎮西域，有旨從博爾朮受教。博爾朮教以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謹白龍魚服之戒。玉音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 ③阿勒赤歹蓋太祖弟合赤溫之子，合赤溫是時已歿，封阿勒赤歹為後，故曰四個弟也，《輟耕録·元宗室世系譜》：濟王哈赤溫生濟南王按只吉歹。《元史·太宗紀》：八年，詔以中原諸州民户，分賜諸王、貴戚，斡魯朵按赤帶撥賜濱、棣二州。《移剌捏兒傳》：子買奴從諸王按赤台征女直。皆即此"阿勒赤歹"之對音也。《王珣傳》作"諸王按只台"。《張榮傳》作"按亦台那衍"。 ④朮赤一域，察阿歹一域，斡歌歹一域，各以一子管之，非四子但立一子也。 ⑤原太祖幅員之廣，東盡高麗，西極拂菻，南暨忻都，北至北海。衆建藩屏，長駕遠馭，自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而其享國視漢、唐、宋為最促，百年之間，日本喪其精鋭，海都閱於蕭牆，奸臣内訌，羣寇外叛，數萬里之編壤，遂羣起而亡之，豈得謂封建郡縣非兼而用之哉？有取天下之力，而無治天下之法，及夫土崩瓦解，曾不能據斡難之涓流，保和林之片壤。天之所壞，人不能支，雖同姓受封，遠符姬籙，非劉不王，潛契漢鼎，亦何益焉！觀其垂裕之謀，詎云不密？揆其效驗，事與願違，吴起有云：山河非險。有天下者，可為鑑已。

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主不兒罕説①："你先説與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殺了我使臣，要去與他折證，你可與我做右手。"不兒罕未及言語，其臣阿沙敢不説："你氣力既不能，不必做皇帝。"不肯與軍。太祖聞此語，説："阿沙敢不如何敢這般説？將我這軍馬逕去征他，也有何難？但我初意本不征他，若天祐護，回回處回來時，却去征他。"

①以《本紀》考之，太祖四年，西夏納女請和，其時夏主為李安全。十四年，太祖征西域。上一年十三年，伐西夏，其時夏主為李遵頊也。

兔兒年①，太祖去征回回，命弟斡惕赤斤居守，以夫人忽蘭從行，命者别做頭哨②。速别額台做者别後援，脱

忽察兒做速別額台後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繞去，不許動他百姓，待太祖到時却夾攻。者別如命，從篾力克王城邊經過，不曾動他百姓③。至第三次，脱忽察兒經過，搶了百姓的田禾。篾力克王走出與回回王札剌勒丁相合，領軍迎太祖厮殺④。太祖命失吉忽秃忽做頭哨，與札剌勒丁對陣，敗了⑤。將追及太祖處，者別等三人自札剌勒丁後至，將扎剌勒丁勝了⑥。欲入不合兒城不得⑦，直追至申河，軍馬溺死者殆盡⑧。獨札剌勒丁與篾力克逆申河走去⑨。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薛城⑩，至子母河巴魯安客額兒地面⑪，下了營，命巴剌追札剌勒丁等⑫。以者別、速別額台兩人有功，賞賜了。以脱忽察兒違令，欲廢了，後不曾，只重責罰，不許管軍⑬。

①十四年己卯，即宋甯宗嘉定十二年。 ②《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與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鎖潭、回回諸國，將部曲萬人以先，紀律嚴明，所向克捷。案："罕勉力"即"勉力罕"之倒文，下文"篾力克"之對音也。"鎖潭"即"算灘"，《元文類》五十七宋子貞撰《耶律楚材碑》曰：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鶻王稱也。按："梭里檀"亦即"算灘"之對音。《耶律楚材集·進征西庚午元曆表》云：庚辰聖駕西征，駐蹕尋斯干城。 ③《本紀》：十六年辛巳秋，帝攻班勒纥城。"班勒纥"即"篾力克"對音也。《西游記》有班里城，亦即此"篾里克"對音。《記》云：溯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尚聞犬吠。即叙此篾力克事也。又曰：西域主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滅里可汗"即"篾力克王"也。《西域水道記》曰：喀什噶爾西方有墨克國。墨克殆即篾力克城矣。 ④《本紀》曰：十七年壬午夏，西域主札闌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 ⑤《本紀》曰：忽都忽與戰不利。 ⑥《本紀》曰：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闌丁遁去。 ⑦不合兒城，今布哈爾也，亦作"布哈

拉。"《本紀》作"蒲華城"，又作"卜哈兒城"。《傳》又作"不花城"。別書又作"花兒"，又作"蒲花羅"，皆對音字也。《紀》曰，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蓋既為太祖所攻克，先得布哈爾，並得薛迷思干，故兩國之主欲入布哈爾城不得也。《地理志·西北地附録》：篤來帖木兒。所轄有不花剌、哈散訥傳，太祖征西域，下不花剌等城，不花剌即卜哈兒也。趙汝适《諸蕃志》曰：大食國據諸蕃要衝，舟車輻輳，蒲花羅等皆其屬國。《耶律留哥傳》曰：帝征西域，留哥既卒，長子薛闍扈從，帝曰："薛闍從朕征西域。"回回國太子於哈瑪爾城，薛闍引千軍救出之，身中槊，又於蒲華掃思干城與回回格戰，傷於流矢，以是積功為拔都魯。耶律楚材《贈蒲察元帥》時："聞乘羸馬過蒲華，又到西陽太守家。"蒲花羅、蒲華、即今所云"布哈爾"也。《西域聞見録》曰：布哈拉，回國也。在葉爾羌之西，馬行二十五日可至，城池堅厚闊大，周圍十二門，以十二辰布之。稱其君曰汗。《西域水道記》曰：蘇提布拉克嶺，東為回部，西為霍罕。霍罕西十五程曰布哈爾，亦大國。《新疆賦》注曰：布哈爾，距葉爾羌四十日程。 ⑧申河今印度河，唐時名新頭河者也。《海國圖志》七十引《長阿含經》曰：阿耨達池南有新頭河，從獅子口出，從五百河入西南海。元好問《遺山集·大丞相劉氏先塋碑》曰：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干、普花，見拒印度嗔木連，破其軍二十萬。今案："遜丹"即"算端"，或作"算灘"，或作"瑣魯檀"。"斜迷思"即"薛迷思干"大城也。"普花"即"不合兒"城也。"嗔木連"即"申河。"西域謂河曰木連也。《祕史》有"刊木連"，《西使記》有"昏木輦"，《西游記》有"吹没輦"，皆"木連"二字對音。即印度河矣。南懷仁《坤輿圖説》曰：印度河長四千里，入海口處闊一百六十里。 ⑨《四裔編年》曰：宋甯宗嘉定十三年，波斯王馬罕米古里卒，子吉剌丁嗣立。及嘉定十五年，蒙古來攻，王奔印度。次年，降于蒙古。至嘉定十九年，蒙古以波斯分王四子，其第三子察哈台立國於土蘭。所云"吉剌丁"，即"札剌丁"之對音矣。《元史·速不台傳》曰：壬午，帝征回回國，其主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與只别追之，及於灰里河。只别戰不利，速不台駐軍河東，戒其衆人燃三炬以張軍勢，其王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既度川，行發千人為

游騎，繼以大軍晝夜兼行，比至，滅里逃入海，不月餘病死。此即篾力克逆申河走去事也。 ⑩沈刑部曾植曰：此即《經世大典》及《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之"巴達哈傷"。今巴克達山地也。 ⑪《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有地名"八哈剌因"，即"巴魯安"對音。《本紀》：十八年夏，避暑八魯彎。亦即"巴魯安"之對音也。 ⑫巴剌本札剌亦種人，見前文四卷。《本紀》曰：遣八剌追之不獲。 ⑬《宗室世系表》：脱忽大王，太祖兄搠只哈兒王之第三子。

太祖自回回地面歸①，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領右手軍②。過阿梅河③，至兀籠格赤城下營④。命拖雷往亦魯等城下營⑤，拙赤等至兀籠格赤下營了⑥，差人來説："如今俺三人内聽誰調遣？"太祖教聽斡歌歹調遣⑦。

①《西游記》曰：壬午九月，至邪迷思干大城，上駐蹕於城之東二十里。六日，入見。二十有六日，即行。十二月三日，東過霍闡没鞏大河，至行在。癸未正月十有一日，馬首遂東。二十一日，東遵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賽蘭約三程。二月上七日，入見，上曰："朕已東矣"。據此文，則太祖自回回歸，在十八年正月後。 ②《本紀》曰：十八年夏，避暑八魯彎川，皇子朮赤、察罕台、窩闊台及八剌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 ③《元史·憲宗紀》：以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事。即此"阿梅河"之對音矣。又作"阿木河"，《憲宗紀》：六年，以阿木河降民分賜諸王百官，《明世法録》曰：迭里迷去哈烈二千餘里，在撒馬兒罕西南，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渡，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又作"暗木河"，《郭寶玉傳》曰：次暗木河，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令發火箭射其船，一時延燒，乘勝直前，破護岸兵五萬，斬大將佐里，遂屠諸壘，收馬里四城。《西域水道記》曰：阿母河在鐵門關之南，憲宗三行省，西域居其二。别失八里行省控制西域左地，阿母河行省控制西域右地。世祖即位，舊阿母河行省不立官司矣。程大理同文《西游記跋》曰：阿母河，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思海。 ④《本紀》曰：十六年辛巳秋，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攻玉龍傑赤等城，下之。 ⑤《本紀》曰：十六年辛巳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剌思等城。十七

年壬午春，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兒城。還軍經木剌夷國，大掠之。渡捌捌闌河，克也里等城，遂與帝會，合兵攻塔里寒寨，拔之。 ⑥《元史·曷思麥里傳》曰：帝親征至薛迷思干，與其主札剌丁合戰于月亦心揭赤之地，敗月亦心揭赤，按：月亦心揭赤，當作"月戀揭赤"，"戀"俗書作"恋，"故訛。即此"兀籠格赤"也。《通鑑輯覽》注曰：和闐回部所屬六城，有玉隴哈什城。蓋即元時所謂玉龍城也。《西域水道記》曰：和闐河，西源曰哈喇哈什河，東源曰玉龍哈什河。《太祖紀》"分攻玉龍傑赤"是也。河産良玉，其餘哈喇哈什、桑谷、樹雅、哈朗歸山四處，又《新疆賦注》曰：張匡鄴《行程記》載于闐玉河三，其白玉河即今玉龍哈什河，緑玉河即今哈剌哈什河，烏玉河即今阜窪勒河。 ⑦以拙赤、察阿歹不相能，而太宗能服之。他日太祖崩，諸王擁戴太宗即位，蓋亦根源於此。

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剌兒等城①，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山領處過夏了②。就等候巴剌③，差人去對拖雷説："天氣暑熱，可來與我相合。"此時拖雷已取了亦魯等城④，正攻出黑扯連城⑤，至城破，方回來與太祖相合⑥。

①國朝陳履中《河套志》曰：榆林府靖邊縣靖邊營，宋之兀剌城也。延安遠在其南，長城近列於北。明撤内地兵以守此，非以其衝要乎？又曰：兀剌宋所築之城也，即今哨馬營，在延安府南三百二十里，大邊在北一里。明移保安縣兵屯此，哨馬又謂之范將軍馬營，文正公舊跡也。《本紀》曰：十四年，帝親征，遂取訛答剌城。"訛答剌"即"兀都剌"之對音，蓋此城得之最早矣。 ②《元史·鎮海傳》：命屯田於阿魯歡立鎮海城戍守之。案：阿勒壇豁兒者，今黄河源，稱為"阿勒坦郭勒"，對音字也。"桓"字即"夸闌"二字之合音，猶云營盤也。《新疆賦注》曰：羅布淖爾濟行千五百里，東南至巴顔哈喇嶺之麓，為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始出，其地有巨石高數丈，岸壁皆土，作黄赤色，壁上有天池，流水百道，皆黄金色，東南流注為阿勒坦郭勒。又東北流三百里，有泉數百泓，錯列如星，為鄂敦塔拉，即星宿海。阿勒坦郭勒入其中，挾諸泉東北流，是為黄河。《西域傳補注》曰：蒙古語謂黄金為阿勒坦，故名其地曰阿勒坦也。羅布淖爾伏流

湧出，噴為百道，皆黄金色，東南流，為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好《元史》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 ③遣追札剌勒丁於欣都思，故待其還。 ④前注引《本紀》所云"也里"城，即"亦魯"對音。 ⑤出黑扯連，今印度北有地名西刻，即"出黑"之對音也。《海國圖志》引《外國史略》曰：五印度西刻地在後藏南，長七百六十里，闊百三十里，與後藏交界。多山嶺，遍地江流，乃印度五支江所派也。其都曰拉合，其君常至此縱樂。又有雲勒悉城，王所藏庫處。莫但城，乃製造絲緞之處，所屬之谷曰加治彌耳，高於海面五百八十丈，所環之峰最高者約千七百丈，冬夏積雪不消。昔大蒙古之君夏時於此納凉，為加治彌耳國之名勝地。 ⑥《本紀》曰：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

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籠格赤城，將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處的分子。及回，太祖三日不許三子入見，木合里等説①："不服的回回百姓已屈服了，分了的城池及分要的兒子皆是皇帝的。天地祐護，既屈服了回回百姓，俺衆人皆歡喜，皇帝如何這般怒？兒子每既知不是，已怕了，在後教他謹慎，可以着他來見。"太祖怒遂少止，教拙赤等來見，太祖依舊怪責。三子恐懼流汗，有帶弓箭的晃孩、晃塔合兒②、搠兒馬罕等三人向前説③："三子如初調習的鷹雛一般，方纔出征，如此怪責，恐向後學上的心怠慢了。如今日出入所在皆是敵人，將俺如西番狗般使去。天若祐護，將敵人勝了，凡金銀匹帛都將來獻。"又説："這西邊有巴黑塔惕種的百姓合里伯王④，可命那裏出征。"太祖道："是。"怒遂息。留晃孩、晃塔合兒二人，命搠兒馬罕征合里伯王去了⑤。

①按《本紀》：十三年，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十四年，屠絳州。十五年，徇真定，攻東平，趨洺州，徇河北。十六年，出河西，攻延安。十七年，克乾、涇、等州，攻鳳翔。十八年春三月，薨。末嘗從征西域。此云"木合

里説,"當是十七年自關中疏陳耳。 ②前文四卷之晃答謐兒,當即此人。 ③前文十四卷亦作"綽兒馬罕。" ④"巴黑塔"即"巴達"二字之對音。"合里伯"則"阿剌伯"國是其地。《西使記》曰: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合法里。其城有東西,城東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甓。其國俗富庶為西域冠。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土人相傳報達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諸蕃志》作"白達",趙汝适《諸蕃志》曰: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一都會,自麻囉拔國約陸行一百三十餘程,過三十餘州乃到。國極强大,軍馬器甲甚盛,王乃佛麻霞勿直下,子孫相襲傳位,至今二十九代,經六七百年。大食諸國或用兵相侵,皆不敢犯其境。王出,張皂蓋金柄,城市衢陌民居豪侈,多寶物珍段,少米魚菜,人食餅肉酥酪,産金、銀、琉璃、白越諾布,國人以好雪布纏頭及為衣服。七日一次削髮,翦爪甲,一日五次禮拜天,遵大食教,故諸國歸敬焉。《職方外紀》曰:百爾西亞西北諸國,皆為度爾格所并,有國曰亞剌比亞,中有大山名西乃。上古之世,天主垂訓召一聖人美瑟於此,賜以十戒著於石版云云。其云百爾西亞者,今白西,即古之波斯。度爾格者,今土耳其地。亞剌比亞,即阿剌伯,又即《祕史》之"合里百"對音也。《外紀》作於天啟初年,據此,則合里百自萬曆以拜并入於土耳其,故不自為一國,今西人所稱乃故址矣。《瀛環志略》曰:阿剌伯,回教初興之國也。北界東土耳其,東界波斯及阿勒富海,南距印度海,西抵勒爾西海,長四千餘里,廣三千餘里。其地西南濱海一帶腴壤,中央戈壁,古為土夷散部,恒役屬於波斯。隋宣帝大建元年,有摩哈麥者生於麥加,少年為商,往來西國,娶富商之寡,遂致大富。不識字而性聰敏,以佛教拜偶象為非,思别創教門以自高異。入山讀書數年,著書曰《可蘭》。入其教者,焚香禮拜念經,禁食豬肉。唐高祖武德四年,避難於麥地拿,土人靡然從教,徒黨日衆,不入教者率衆攻之,兵敗徒散,收合復起,遂滅大敵,據阿剌伯全土,鄰部皆畏從之,故回教遂蔓延西土。當其盛時,嘗翦滅波斯,薦食羅馬,據阿非之全境,裂歐羅之西垂,縱横三土,幾於無敵。後為土耳其所攻,屬藩盡失,日就衰微,卒乃納貢於土耳其,稱藩國焉。西域稱摩哈麥為派罕巴爾,華言天使也。其苗裔稱和卓木,華言神裔也。麥地拿為摩哈麥葬處,斂以鐵棺,每歲諸回回來兩地禮拜,近者數千里,遠者數萬里,接踵膜拜,以數萬計。阿剌伯地

分六部，古條支國也。回教既興，乃有天方、天堂等名，其國在波斯之西南，前明時累次朝貢，多由西域陸路。明初鄭和等由海道使西洋，至天方而止，稱為西洋盡處。彼蓋由印度海駛入紅海，遂以為海盡於此，而不知小西洋之外，尚有大西洋也。 ⑤按《元史·憲宗三年紀》：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八年，諸王旭烈兀討回回哈里發，平之，擒其王，遣使來獻捷。則此役至憲宗方竣事。所云"哈里發"，即"合里伯"也。八哈塔，又即《西使記》之"報德"矣。

再欣都思種①、巴黑塔惕種兩間，有阿魯等種②，命朵兒伯朵黑申去征進。

①此今印度國，官書稱"温都斯坦"，又作"痕都斯坦"者也。《乾隆府廳州縣志》曰：温都斯坦，亦西域回國之大者，葉爾羌西南行六十日至克什米爾，復西南行四十餘日至温都斯坦，水亦有通，境内江河皆通海岸。時有閩廣海航到彼停泊，其東北即克什米爾國。《瀛環志略》曰：緬甸之西，兩藏之西南，有廣土突入南海，形如箕舌，所謂印度者也。《漢書》謂之身毒，又稱天竺。六朝以後，釋典皆稱印度，今稱温都斯坦，一作痕都，又作忻都，又作興都，一音以華文譯之，遂人人殊。凡外國地名皆類此。印度有五，地形入海之處為中南兩印度，東印度東界緬甸，北連後藏；北印度雲山拱抱，東為後藏之邊徼，西為西域之札布，即布哈爾東南部落。西印度跨印度河，與西域之阿富汗俾路芝接壤，東西約五千餘里，南北約七千餘里。境内名水二，東曰安額河，發源西北，東南流，至孟加拉，雅魯藏布江從東北來會之，入海，印度人稱為靈水，佛書所謂恒河者也。西曰印度河，發源後藏之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北印度之北界，轉而南行，北印度諸水會之，至信地入海，其地為佛教所從出，故自古著名。自後漢通中國，唐時屢入貢，趙宋時為回部所侵割，元起北方，太祖征服西北印度，世所傳遇角端而迴兵者。至憲宗朝，復征服中印度，以宗王駙馬分王其地，東南諸部皆聽役屬，由是五印度為蒙古別部。元末，駙馬帖木耳王撒馬兒罕，威行西域，印度諸國皆臣服。 ②巴黑塔惕種，即報達國也。但報達國東有大河，為今之阿勒富海，亦名東紅海。自紅海以東為今波斯國地，又東為阿富汗及俾路芝地。俾路芝一名忽魯謨斯，其東為印度河，與印度分界，所謂欣都思也。考《元史》，欣都、印度、身毒等名雜

出，《太祖本紀》：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此印度也。《憲宗本紀》：二年秋七月，命諸王禿兒花撒邱征身毒，此身毒也。三年夏六月，命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兒等國。此欣都思也。三名雜出，而本自對音，總是欣都思國也。此合里伯王為今時之阿剌伯國。然《元史》亦二名雜出，《憲宗本紀》：三年夏六月，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帥師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六年，兀良合台討白蠻等，克之。八年，諸王旭烈兀討回回哈里發，平之。似以"合里發"與"八哈塔"為兩國，又多"白蠻"之名。不讀《祕史》，不知"合里發"，是"合里伯"與"阿剌伯"之對音。此為國名，"八哈塔"是"巴黑塔"與"報達"之對音，此為種類。今欣都思與巴黑塔兩種之間，元時名阿魯，即今之阿富汗及忽魯謨斯與波斯三國也。《瀛環志略》曰：阿富汗，回部大國也。北界布哈爾，東界印度，南界俾路芝，西界波斯，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國本波斯東境，明正德初，有巴卑爾者，自立為國。康熙中，波斯衰亂，乘勢并其全土。越十七載，波斯復興，滅阿富汗。阿富汗王子收復故土，仍與波斯并立，俾路芝在阿富汗之南，亦回部也。東接東印度，西接波斯，南臨印度海，東西約一千八百里，南北約六七百里。國無王，分六部，各有酋長。其立國不知所自始，明初，鄭和使西洋，乃有忽魯謨斯國名。泰西人舊圖，阿富汗、俾路芝皆歸入波斯，回族分争，遂別成部落耳。波斯回部大國，東北連沙漠，界布哈爾，東界阿富汗、俾路芝，西接東土耳其，北抱裏海，與俄羅斯接壤，南抵阿勒富海，與阿剌伯毗連。長約四千餘里，廣約三千里，雄富多寶貨，與中國貿易最早，所云碧眼波斯胡也。唐初，回教興於阿剌伯，波斯與之鄰，國為所奪，由是為回回大部。元末，駙馬帖木兒據撒馬兒罕，富强無敵，今葱嶺以西裏海以東諸回部，皆撒馬兒罕所屬。遣其子沙魯哈據波斯，稱哈烈國。明永樂間嘗入貢，為諸部之首，後為土耳其部人所奪，傳二百餘年，衰亂，尋為阿富汗所并。康熙中，故王裔恢復舊土，地分十一部。唐初，阿勒伯人摩哈麥創立回教，因起兵攻阿剌伯，奪其國，時波斯衰弱，為摩哈麥所并，故自唐以後，波斯遂為回回國。以上皆徐中丞繼畬《志略》語，可以為印度阿剌伯兩國中間之證。但波斯一國，今昔界異，元太祖時之回回國，本是波斯，其南界濱海之地，乃阿魯之部落，故既遂逐回回國王，又并收此阿魯部落也。"阿魯"即"忽

魯"二字對音,《元史》旭烈兀與拔都等克馬扎兒部,遂留鎮西域,建庭於忽里模子之地。元之忽里模子,即明之"忽里謨斯",惟元代建庭至明初尚沿其號,所以鄭和使西洋有此國名。而不見於唐、宋,良由《元史》太略,祇有蛛絲馬迹可以尋求,元人明人及西人各就所見述之,詳彼略此,自所不免,蛛絲馬跡踪而跡之,在於學人耳。

再命速別額台勇士征迆北康鄰等十一部落①。渡亦的勒、札牙黑二水②,直至乞瓦兒綿客兒綿等城③。

①前文九卷篾兒乞的忽都合勒、赤剌溫過康里、欽察種去,此云康鄰,即是康里。"里"之與"鄰",一聲之轉,猶"脱斡鄰"亦稱"脱斡里"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有欽察,無康鄰。欽察之上有阿蘭阿思,或"阿蘭",本"康鄰"對音,或即與欽察連地,而統屬於欽察,均難臆解。其十一部落,曰康鄰,曰欽察,亦作乞卜察,曰斡魯思,曰阿速,祇此見於《祕史》,餘七部史無明文。《速不台傳》:丙子,帝會諸將討篾里乞,部主霍都奔欽察。明年,奏請討欽察,隨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至太和嶺,遇其部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租河,衆潰走。又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斯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大掠阿速部而還。此即太祖命速別額台征康鄰事也。《曷思麥里傳》曰:帝遣使趣哲伯討欽察,命曷思麥里招諭,曲兒忒、失兒鸞沙等城悉來附。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皆敗降。又招下黑林城,進克斡羅斯於鐵兒山,獲其國主密只思臘,獻諸朮赤太子,誅之。尋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脱思可汗戰,又敗其軍,進至欽察,亦平之。此皆太祖朝征迆北康鄰等十一部落事。 ②此今俄羅斯國人裏海之烏拉河及佛兒格河也。知即此二水者,前文九卷古出魯克與忽都合勒、赤剌溫由金山渡額爾齊斯河而西,元兵亦渡河而西,則必渡二水始至俄羅斯之莫斯科窪。此俄羅斯歷古建庭之地,當為欽察國,自康熙四十年始西遷彼得羅堡也。《朔方備乘》曰:裏海者,大地中央巨澤也。蔥嶺之西,水皆西流。最大者,北曰納林河,南曰阿母河,皆注於鹹海,即古稱雷煮海也。鹹海之西有巨澤,曰裏海,蒙古語謂之騰吉斯鄂模。距鹹海不過數百里,而廣大數倍,南北約三千餘里,東西約千里,受西北諸國之水,汪洋似海,而不通大海,故名裏海。逾裏海以西,即俄羅斯東南境,伊犂之北曰哈薩克,其右部之北曰北哈薩克,北哈薩克西北

約四百里即烏拉嶺，烏拉河出焉。西南流千數百里，至河斯達拉罕東境，入裏海。佛兒格河，一曰窩爾牙河，東南流七千餘里，入裏海。河源出倭斯瑪城之西北四百里外窩集中，東南流，又西南流，鄂噶河自西來會；又東流，喀穆河自東北來會；又西南流，逕薩拉多傅城，又南流，始名額集爾河，一作額濟勒河。又東南流，分數派，入裏海。今案：先渡亦的勒，故知即烏拉河，次渡札牙黑，故知即佛爾格河也。《捏古剌傳》曰：憲宗朝，與也里牙阿速三十人來歸。也里牙似即窩爾牙河，蓋"也"字與"額"音近，額兒齊斯河亦云也兒的石河，是其例也。"阿速"即河，《地理志》云：阿速以水為名也。 ③《四裔年表》曰：宋甯宗嘉定十四年，元太祖自蒙古伐俄羅斯。《俄國志略》曰：宋理宗嘉定時，有蒙古人成吉思之子名拖雷者，率兵至俄國西鹹海旁之地，後又帶兵至裏海，纔又至尼泊河，征服小國無算。俄國率衆小邦戰於卡爾戛河之上，該河人於阿薩夫海，亦為所敗。案：尼泊河，即烏拉河，亦即亦的勒水。卡爾戛河，即佛兒格河，亦即札牙黑水也。乞瓦綿客兒綿，不見於它書，明代西洋人撰《職方外紀》，稱俄羅斯國曰莫斯哥未亞，核其地段，即今"莫斯科窪"之對音，然則乞瓦綿客兒綿，當即其一，故曰直至也。蓋直抵其都矣。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鎮守。有姓忽魯木石①，名牙剌洼赤的回回父子二人②，自兀籠格赤城來見太祖③。因其能知城池的緣故，遂命其子馬思忽惕與鎮守官一同管不合兒等城④。又命牙剌洼赤管北平⑤。

①蓋即忽魯謨斯國之宗族，故姓忽魯謨斯，譯字不同，故作"忽魯木石"也。其地在西域之中，東控身毒，西連大食拂菻，故元代建庭於此，以旭烈兀領之。蓋征西域時，建議於是人，不始憲宗矣。《職方外紀》曰：百爾西亞南有島曰忽魯謨斯，在赤道北二十七度，其地悉是鹽，否則硫黃之屬。草木不生，鳥獸絶迹，人著皮履，遇雨過履底一日輒敗。多地震，氣候極熱，人須坐卧水中没至口方解。又絶無淡水，勺水亦從海外載至，其艱如此。因其地居三大州之中，凡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之富商大賈，多聚此地。百貨駢集，人烟輻輳，凡海内珍奇之物，取之如寄。土人言天下若一戒指，此地則戒指中之寶物也。明王圻《稗史彙編》曰：忽魯謨斯

國邊海倚山，各處番船雲集，民皆富饒。舉國皆回回教，每日三次禮拜，人青白魁偉，衣冠濟楚。娶妻則男家請教門官主婚，飲食用酥油，市有燒羊、燒雞、燒薄餅、哈里撒一應麵食。以銀鑄錢，名底那兒。國無酒館，飲酒棄市，土産各番寶物。 ②牙剌洼赤，《元史·昔班傳》作"闊里別斡赤"，對音字也。《傳》云：聞太祖北征，領兵來歸，從征回回國。數立功，自請為本國坤閒城達魯花赤，從之。即其人也。"坤閒"即"忽魯"二字之轉聲。《旭烈兀傳》忽魯模子即其地，模子蓋城郭之稱也。《元史·阿剌瓦而思傳》曰：阿剌瓦而思，回鶻八瓦耳氏，事其國為千夫長。太祖征西域，駐蹕八瓦耳之地，玆部曲來降。即其人也。 ③太祖十六年下玉龍傑赤城時駐蹕鐵門關。 ④《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巴克達山居葱嶺中南境，漢時當為烏秅國地，國之西有布哈爾等回國。 ⑤《太宗紀》：十三年，命牙老瓦赤主管漢民公事。《憲宗紀》：元年，以牙剌瓦赤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世祖紀》：憲宗令斷事官牙魯瓦赤總天下財賦，於燕視事。

太祖征回回七年①，初命巴剌追回回王札剌勒丁并篾力克王，追過申河，直至欣都思種地面②，根尋不見。回來，却將欣都思邊城百姓的駝羊都擄了③。於是太祖遂回至額兒的石地面過夏④。第七年雞兒年秋⑤，回到禿剌河黑林的舊營内⑥。

①《本紀》書十四年親征至二十年還行宫。 ②《郭寶玉傳》曰：辛巳，可弗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撏思干城，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即此回回王至欣都思事也。《西游記》曰：辛巳十月，至答剌速河，逢東夏使回。使者回，七月十二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 ③《四裔年表》：嘉定十七年，蒙古伐印度。《西使記》曰：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户，民居以蒲為屋，夏大熱，人處水中。印度即漢身毒也。 ④當在十九年甲申。 ⑤太祖二十年乙酉，是為宋理宗寶慶元年。 ⑥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有《過夏國新安縣》詩，作于丁亥九月望日。詩云："昔年今日度松關，"原注云："西域陰山有松關。"計楚材扈從太祖征西域，是與太祖同度陰山，當在九月十五日，其云"昔年"者，係由丁亥年逆憶乙酉九月望日也。《楚材

集》載《辨邪論序》，稱"乙酉日南至叙於瀚海軍之高昌城。"則九月望日回到松關，九月末回到和林也。又《楚材集·從容庵録序》："甲申中元序于西域阿里馬城。"楚材扈從太祖，則近額兒的石水者，即阿里馬城也，今伊犂之地是也。《輟耕録》曰：太和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駕。《元文類·耶律楚材碑》云：上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頭，馬尾，緑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帝即日下詔班師。明張翼《清賞録》第十一卷引耶律楚材扈從《西征記》曰：北印度土人不識雪，歲二月麥，盛夏置錫器于沙中，尋即鎔鑠；馬糞墮地，為之沸溢，及角端等事，皆古今傳記不載。

元朝祕史卷十四

成吉思既住過冬，欲征唐兀[1]。從新整點軍馬，至狗兒年秋[2]，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從行。冬間，於阿兒不合地面圍獵，成吉思騎一匹紅沙馬，為野馬所驚，成吉思墜馬跌傷，就于搠斡兒合惕地面下營[3]。次日，也遂夫人對大王并衆官人説："皇帝今夜好生發熱，您可商量。"於是大王并衆官人聚會，其中有脱侖議説[4]："唐兀是有城池的百姓，不能移動。如今且回去，待皇帝安了時，再來攻取。"衆官人皆以為是，奏知成吉思，成吉思説："唐兀百姓兒咱回去，必以我為怯，且這裏養病，先差人去唐兀處，看他回甚麽話。"遂差人對唐兀主不兒罕説[5]："你曾説要與咱做右手，及我征回回，你却不從，又將言譏諷我。如今已取了回回，我與你折證而言。"不兒罕説："譏諷的言語我不曾説。"有阿沙敢不説："是我説來。要與我厮殺時，你到賀蘭山來戰[6]。要金銀緞匹時，你往西涼來取[7]。"使臣回，將前言説與成吉思，成吉思説："他説如此大話，咱如何可回？雖死呵，也去問他。長生天知者。"遂到賀蘭山，與阿

沙敢不斯殺，阿沙敢不敗了⑧。走上山寨，咱軍將他能斯殺的男子並馱馱等物盡殺擄了，其餘百姓縱各人所得者自要。

①注見前文五卷，《本紀》曰：二十一年丙戌，帝以西夏納仇人赤噶喝翔昆，及不遣質子，詔親征。按赤噶喝翔昆，即王罕子桑昆亦剌合也。明人撰《元史》不知對音，故錯出難悟。 ②太祖二十一年丙戌，宋理宗寶慶二年也。 ③據《西遊記》，太祖墜馬在十八年癸未，二月八日，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馬踣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自後兩月不出獵。邱處機親至西域，目擊進諫，豈有訛誤？此文言狗兒年秋者，乃是癸未年前預備之辭，否則成吉思兩次墜馬，方為可通，但阿兒不合及搠斡兒合兩地皆在西域，則歲月不如《西遊記》之確也。阿兒不合者，即阿里馬城，又即阿里麻里城，又即明之亦力把力也。《西遊記》曰：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宿于西果園，土人呼果為阿里馬，蓋地多果實，以是名其城。東歸時，於吹没鞏南岸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至阿里馬城之東園。《西使記》曰：出鐵木兒懶察關，至阿里，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果，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曰：阿力麻里，諸王海都分地也。自上都西北行六千里，至回鶻五城，唐號北庭都護府。又西北行四五千里至阿力麻里。按此數説，則其地即今伊犁。阿力麻里，即阿里麻里。阿里麻里，即阿里馬，而"阿里馬"三字，又即"阿兒不合"四字急讀之對音也。搠斡兒合，即《元史·西北地附録》之"撒麻耳干"，《哈散納傳》作"薛迷則干"，又即《明史·西域傳》之"撒馬兒罕"，又即《太祖本紀》之"薛迷思干"，又即《西遊記》之"邪米思干"，又即《西使記》之"撏思干"也。 ④《元史·伯八兒傳》：父脱侖闍里必扈從太祖征西域。案：闍里必即前文十卷之扯兒必。 ⑤《本紀》：十三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頊出走西凉，是時夏主乃李睍也。 ⑥賀蘭山，今蒙古札薩克所轄"阿拉善"旗，是其對音也。程大昌《北邊備對》曰：賀蘭山，在靈州保静縣，山有林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駝馬為賀蘭。《河套志》曰：賀蘭山，在寧夏府西六十里，陽屏西夏，陰阻北番，延亘五百餘里，邊境倚以為固。上有廢

寺百餘，多元昊故宮遺址，樹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駿馬賀蘭，故名。《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西套厄魯特三旗，駐牧賀蘭山陰，及龍首山北，在河套以西，唐時屬河西節度使。廣德初，陷于西番；宋景德中，陷於西夏；元屬甘肅行中書省，明為邊外地；國朝初，蒙古阿拉善厄魯特部落駐牧套內，後噶爾丹强，併滅套西，其酋逃竄近邊，康熙二十五年，上書求給牧地。詔于甯夏邊外劃界給之。賀蘭山在旗東。 ⑦《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西套厄魯特，晉為前涼後涼北涼所有，《元史·地理志》曰：甘肅等處行中書省為路七，永昌路，唐涼州，宋初為西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為西涼府。 ⑧《本紀》曰：二十一年二月，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鎮羅和拉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雅爾等縣。十一月，帝攻靈州，丙寅，渡河擊夏師，敗之。二十二年丁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二月，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西甯二州。

成吉思在雪山住夏①，調軍去將阿沙敢不同上山的百姓盡絶擄了，賞孛斡兒出、木合黎財物，聽其儘力所取②。又對二人説："金國的百姓不曾分與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③，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擎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④。已前金主曾倚仗着他做近侍，將咱速速祖宗廢了⑤。你二人是我近侍，却將他每來使喚者。"

①案下文有賞木合黎財物語，則是時木華黎未卒也。《本紀》書太師國王木華黎薨在太祖十八年，則此時所住雪山，乃西域雪山，非西夏之山。以太祖班師西域是十九年以後事，其親征西夏又二十一年以後事，計其年月，是時木華黎卒四年矣，故知其仍是追溯征西域時所住雪山也。自漠北至西域隨地皆雪山，太祖所住雪山，蓋鐵門關外千里。《輟耕録》曰：邱處機壬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元史·郭寶玉傳》曰：辛巳可弗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撏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駐大雪山前，時谷中雪深二丈，寶玉請封山川神。壬午三月封崑崙山為元極王。據此傳知即崑崙也。《輟耕録》曰：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勝吉里塔，即崑崙山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

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新疆賦注》曰：和闐額里齊城南五百八十里為大雪山，名曰呢蟒衣，譯言雪也。 ②《本紀》：十六年，木華黎出河西，克葭、綏、德、保、安、鄜、坊、丹，等州，進攻延安。所云調軍者即在於此役。 ③《輟耕録》氏族條叙元代漢人八種：曰契丹，曰高麗，曰女直，曰竹因歹。是女直與竹因，均元代所稱漢人種族之一。"竹因"即此"主因"之對音。但《祕史》此文云：金國的主因種，究其所以稱主因者，"朱里真"三字之併文，即前文七卷王罕所用之"只兒斤"部轉聲，又即《大金國志》所謂金國本名朱里真，訛為女真者也。 ④《蒙韃備録》曰：太師國王出師多帶妻孥，我使入彼國，國王相見了，命之酒，同彼妻賴蠻公主及諸姬侍稱夫人者八人，皆共坐。所謂諸姬，皆粲白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之類。又曰：摩喉羅國王每征伐來歸，諸夫人連日各為主禮，具酒饌飲燕。 ⑤"速速"當作"達達"，字之誤也。前文一卷兀兒失温河塔塔兒種人，將俺巴孩拿了送與大金。此即廢殺元代祖宗之事，今太祖以此種人分屬兩人也。

成吉思自雪山起程①，過兀剌孩城②，却來攻打靈州城③。時唐兀惕主不兒罕將着金佛並金銀器皿及男女馬駝等物，皆以九九為數來獻④。成吉思止令門外行禮。行禮間，成吉思惡心了。至第三日，將不兒罕改名失都兒忽，命脱侖殺了。對脱侖説："初征唐兀時，我因圍獵墜馬，你曾愛惜我的身體來，提説要回。因敵人言語不遜，所以來征，蒙天祐助，將他取了。今有不兒罕將來的行宫并器皿，你將去者。"

①以《西遊記》考之，太祖起程在十八年癸未，然邱處機既不同行，則扈衛有無折回，《記》未詳悉，《本紀》班師在二十年，還行宫在二十一年，其親征西夏則二十二年事。 ②《元史·地理志》曰兀良哈。按：《紀》：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北兀良哈西關口入河西，獲西夏府將高令公，克兀良哈城。是此兀良哈城本屬西夏，非山内外之兀良哈也。姚燧《牧庵集·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曰：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

六朝，門閥甚峻，唯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夏甚盛强，雖宋、金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父死云云，"兀納"即《祕史》"兀剌孩"、《元史》"兀良哈"之對音。且據碑，則西夏李氏本祖李唐，蒙古稱西夏為唐古惕者，譯言唐國種，其説確矣。《輟耕録》柯九思撰《黄河源志》曰：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河西，至黄河九渡。《乾隆府廳州縣志》曰：科爾沁六旗，在喜峰口東北八百七十里。明初置福餘外衛，以元後兀良哈首領為都指揮，掌衛事。阿禄科爾沁，在古北口東北一千一百里，明初于兀良哈地置為外藩。翁牛特二旗，在古北口東北五百二十里，明初以兀良哈部長置衛為外藩。巴林二旗，在古北口東北七百二十里，明初為兀良哈北境。據此則《祕史》兀剌孩城，今喜峰口古北口以北地也。 ③《元史·地理志》曰：甯夏府靈州，唐為靈州，又為靈武郡。宋初陷於夏國，改為翔慶軍。錢良擇《出塞紀略》曰：唐《元和志》豐州西南至靈州九百里。靈州今靈夏衛靈州所也。 ④《本紀》曰：二十二年六月，夏主李睍降。《輟耕録》曰：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太祖下靈武，諸將皆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黄兩駝而已。既而軍中多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所活幾萬人。

成吉思既虜了唐兀惕百姓，殺其主不兒罕，滅其父母子孫，教但凡進飲食時須要提説唐兀惕盡絶了。初因唐兀惕不踐言，所以兩次征進。至是回來，至豬兒年，成吉思崩[1]。後將唐兀惕百姓多分與了他也遂夫人[2]。

①《源流》曰：青吉思汗以丁亥七月十二日殁於圖爾墨格依城，年六十六。案：是年為宋理宗寶慶三年，金主守緒正大四年。《輟耕録》曰：太祖應天啟運聖武皇帝，諱鐵木真，國語曰成吉思，宋開禧二年丙寅十二月，即位于斡難河，自號可汗。至宋寶慶三年丁亥七月己丑崩于薩里川，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又《奉使俄羅斯行程録》曰：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次歸化城北，蒙古語庫庫河屯也。十九日，入城，觀甸城碑記。按歸化城乃元之豐州。二十日早發，二十一日入祁連山，有土城廢址，疑即碑所云甸城也。遠望石峰叠翠，入其中則羣阜蜿蜒，相傳元

世帝后俱潛厝此山而不立陵墓。 ②《元史·兵志》有唐古衛領河西三千人。

成吉思既崩①，鼠兒年，右手大王察阿歹、巴禿，左手大王斡赤斤②，同在内拖雷等諸王駙馬并萬户千户等，於客魯連河闊迭兀阿剌勒地行③。大聚會着，依成吉思遺命，立斡歌歹做皇帝④。將成吉思原宿衛護的一萬人並衆百姓每就分付了。

①《本紀》曰：二十一年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渾垂山，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綽羅和拉等縣，遂踰沙陀，至黄河九渡，取雅爾等縣。冬十一月，攻靈州。夏遣威明令公來援。帝渡河擊夏師，敗之。二十二年丁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二月，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西甯二州。夏四月，帝次龍德，拔德順等州。閏月，避暑六盤山。是月，夏主李睍降，帝次清水縣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於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宫，壽六十六。至元三年冬十月，追謚聖武皇帝，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謚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②前文云：太祖征回回，命弟斡赤斤居守。《西遊記》：邱處機至小沙陀斡辰大王帳下相距不遠云，"斡辰"即"斡赤斤"，蓋斡赤斤是時當在斡難河上舊營。 ③《元史·太宗本紀》曰：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太祖第三子。元年己丑夏，帝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帝拖雷來見。秋八月己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即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今按：阿剌勒者，蒙古語山也。《西域水道記》曰：凡山蒙古語曰鄂拉。"鄂拉"即"阿剌"之對音。此山名闊迭兀，即後文十五卷末所稱客魯連河闊迭額阿剌勒地面者也。《本紀》曲雕阿蘭，即是"庫鐵烏阿剌"之對音。緣所採非一書，所譯非一人，故複沓錯互，不悟其為一地，蓋翻譯之學未精也。此闊迭兀雖知其在客魯連河上，然以前文所述客魯連河地名求之，却無此名，計當在河之初源，今蒙古車臣汗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矣。 ④是為太宗。《元史·睿宗列傳》曰：方太祖崩時，太宗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己丑夏，太宗還京，八月即位。

斡歌歹既立，與兄察阿歹商量："成吉思皇帝父親留

下未完的百姓，有巴黑塔惕種的王合里伯，曾命綽兒馬罕征進去了，如今再教斡豁禿兒、蒙格禿兩個做後援征去①。再有康里乞卜察等十一種城池百姓，曾命速別額台征進去了，為那裏城池難攻拔的上頭②，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禿、不里、古余克③、蒙格等做後援征去④。其諸王內教巴禿為長，在內出去的教古余克為長。凡征進去的諸王駙馬萬千百户，也都教長子出征。"這教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兄察阿歹說："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衆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兄察阿歹謹慎的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⑤。

①蒙格禿與憲宗同名，知非憲宗者，是時憲宗征阿速，南北異路。此與四卷、十卷前文蒙格禿乞顏同名而不同一人。《憲宗紀》：二年，分遷諸王於各所，蒙哥都於擴端所居地之西。即其人也。又九年，諸王蒙哥都復攻渠州禮義山。 ②《元史·速不台傳》曰：乙未，太宗命諸王拔都西征八赤蠻，且曰："聞八赤蠻有膽氣，速不台亦有膽勇，可以勝之。"遂命為先鋒。蠻又令統大軍。八赤蠻聞速不台至，大懼，逃入海中。 ③不里，據後文為察阿歹子。"古余克"即"貴由"二字之對音，定宗諱也。《本紀》曰：定宗簡平皇帝諱貴由，太宗長子也，母曰六皇后尼瑪察氏，以丙寅年生帝。太宗命從諸王拔都西征，次阿速境，攻圍木栅山寨，以三十餘人與戰，帝及憲宗與焉。《元史語解》"貴田"改作"庫裕克"，更與"古余克"三字對音。《太宗紀》：七年，遣諸王拔都、皇子貴由、皇姪蒙哥征西域。八年，詔以中原諸州民户分賜諸王貴戚，拔都平陽府，古與大名府。"拔都"即"巴禿"，"古與"亦即"貴田"也。 ④"蒙格"即"蒙哥"。憲宗皇帝諱也。《本紀》曰：憲宗桓肅皇帝諱蒙哥，睿宗拖雷之長子也。母曰莊獻皇后怯烈氏，歲戊辰十二月三日生帝。時有黃忽答部知天象者言帝後必大貴，故以蒙哥為名。蒙哥，華言長生也。太宗在潛邸，養以為子，分之部民，及睿宗薨，乃命歸藩邸。 ⑤案此與元後代議論相反。《元史·康里脱脱傳》曰：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五年，叛王海都犯邊，師次杭

海，武宗銳欲出戰，脱脱執轡力諫，乃止。大將朵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脱有不虞，衆安所附？脱脱之諫，可謂忠矣。"此又一義也。

斡歌歹皇帝再於兄察阿歹處商量將去，説："皇帝父親的見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今有金國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為如何？"察阿夕説："是，但老營内委付下好人着，我自這裏添與你軍。"説來了，遂委付帶弓箭的斡勒答合兒留守老營。

兔兒年，斡歌歹皇帝征金國①。命者别為頭哨，遂敗金兵②。過居庸關，斡歌歹駐軍龍虎台，分命諸將攻取各處城池。斡歌歹忽得疾，昏憒失音，命師巫卜之，言乃金國山川之神為軍馬擄掠人民，毁壞城郭，以此為祟。許以人民財寶等物禳之，卜之不從，其病愈重，惟以親人代之則可。疾少間，忽開眼索水飲，言説："我怎生來？"其巫説："此是金國山川之神為祟，許以諸物禳之皆不從，只要親人代之。"斡歌歹説："如今我根前有誰？"當有大王拖雷説："洪福的父親將咱兄弟内選着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根前行，忘了的提説，睡着時喚醒。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誰行提説着喚醒着？多達達百姓教誰管着？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孽，都是我造來，我又生的好，可以事神，師巫你呪説着。"其師巫取水呪説了，拖雷飲畢，略坐間，覺醉，説："比及我醒時，將我孤兒寡婦抬舉教成立者，皇帝哥哥知也者。"説罷，出去，遂死了。其緣故是這般③。

①《本紀》曰：二年秋七月，帝自將南伐，皇弟拖雷、皇姪蒙哥率師從。 ②《本紀》曰：三年二月，克鳳翔。四年，攻鈞州，克之。遂下虢、嵩、

汝、陝、洛、許、鄭、陳、亳、潁、壽、睢、永等州。命速不台等圍南京。元明善撰《忠憲王碑》曰：太宗皇帝取鳳翔，將兵戍潼關，從攻河中，追斬守將，從戰京師，于三峰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完顏合達樞密，移剌蒲兀。 ③《太宗本紀》曰：四年九月，拖雷薨，《睿宗列傳》曰：憲宗時追謚睿宗皇帝。

斡歌歹既將金國窮絶了①，名其主為小厮②，掠其金帛頭畜人口以歸③。於汴梁、北平等處立探馬赤以鎮守之④。遂回至嶺北下了⑤。

①《金史·哀宗紀》曰：天興元年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夏四月丁巳，遣户部侍郎楊仁詣大元兵乞和。丁卯，解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死者九十餘萬人。閏十月，詔徵諸道軍期以十二月一日入援。十二月甲申，詔議親出。乙酉，除拜扈從及留守京城官。庚子，上發南京，與太后皇后諸妃别。辛丑，次陳留。壬寅，次杞縣。癸卯，次黄城。甲辰，次黄陵岡。乙巳，諸將請幸河朔。二年正月丙午朔，濟河。丁未，大元兵追擊於南岸。辛酉，上入歸德。六月，决策遷蔡。己亥，上入蔡州。九月辛亥，大元兵圍蔡城。己未，括蔡城粟。十一月，宋遣其將江海、孟珙帥兵萬人，糧三十萬石，助大元兵攻蔡。十二月子丑，大元兵决練江，宋兵决汝水。己卯，破外城。己丑，墮西城。甲午，上微服夜出東城，謀遁不果。三年正月戊申，上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内族承麟，承麟固讓，詔曰："朕肌體重肥，不便鞍馬，卿平日趫捷，萬一得免，祚胤不絶，此朕志也。"己酉，承麟即位，帝自縊於幽蘭軒。末帝率羣臣入哭，謚曰哀宗，哭奠未畢，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奉御綵山，收骨瘞汝水上。末帝為亂兵所害，金亡。

②《本紀》曰：六年正月，金主傳位於宗室子承麟，遂自經而焚。城拔。獲承麟，殺之。宋兵取金主餘骨以歸，金亡。 ③《本紀》曰：五年，速不台進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梁王從恪、荆王守純等至軍中，速不台遣送行在。 ④《兵志》曰：軍士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 ⑤《地理志》曰：元立行中書省十有一，嶺北等處行中書省統和甯路總管府，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諸郡，建都於此。初，立元昌路，後改轉運和林

使司，前後五朝都焉。世祖中統元年，遷都大興，和林置宣慰司都元帥府。大德十一年，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皇慶元年，改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改和林路為和甯路。《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喀爾喀四部七十四旗，古漠北地，元建都于此，名和林。皇慶元年，改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明號喀爾喀。本朝康熙二十八年，噶爾丹併其地，遂沿克魯倫河南牧。三十五年，親征至克魯倫河，盡殲其衆，漠北悉平。

綽兒馬罕征巴黑塔惕種，其種歸附了①。斡歌歹以其地面與所産之物好②，就令綽兒馬罕等為探馬赤官，留鎮其地③。令將所出金帛駝馬等物，每年進貢，再速別額台的後援巴禿大王等降其康里④、乞卜察等三種⑤。破其斡魯思種城，悉殺擄其人⑥。惟阿速惕等城百姓擄得擄了，歸附得歸附了⑦。立答魯合臣⑧，探馬赤官鎮守而回，又在先女真高麗處，曾命札剌亦兒台征進去⑨。至是再命也速迭兒為後援，征進了，就為探馬赤以鎮其地⑩。

①前文十三卷稱合里伯國為巴黑塔惕種，是此文巴黑塔即合里伯國王也。此時合里伯國王是力屈暫服，後又叛命，故至憲宗之世，又命皇弟旭烈兀征之，與此相去十餘年事。《憲宗紀》：二年秋七月，命諸王乞都不花征没里奚，旭烈兀征西域素丹諸國。三年，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帥師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西使記》曰：報達國王曰合法里，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盡屠其民，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數十萬。合法里以舸走，獲焉。其國傳四十主，至合法里而亡，是綽兒馬罕征合里伯，未全歸附，為後十數年旭烈兀等之先聲也。②《西遊記》曰：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近五十株。《西使記》曰：報達國所産大珠曰太歲彈蘭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者。③《地理志》西北地有撒麻耳干，似即綽兒馬罕所駐之地，其地本名尋思干者也。④《朔方備乘》曰：康里在欽察之東。今按何説是也，《曷思麥里傳》曰：尋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脱思罕戰，又敗其軍，進至欽察。則康里近孛子八里，即《地理志》別失八里也。《西使記》言別失八里與龍骨河

南北相直近五百里，此即今烏龍古河。其河瀦為海，名奇薩爾巴思鄂模。《元史·郭德海傳》渡乞則里八海者也。郭德海渡此攻鐵山，其地在今俄羅斯國，何氏謂即塔喇斯科，似即元初康里部所在。 ⑤《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欽察》下注云：太宗甲午年，命諸王拔都征西域、欽察、阿速斡羅思等國，歲乙未，亦命憲宗往焉。前文九卷篾兒乞忽都合勒過康里欽察種去，"欽察""乞察"一聲之轉，即欽察也。《速不台傳》曰：篾里乞部主霍都奔欽察。及討欽察，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至太和嶺鑿石開道，遇其部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租河，縱兵奮擊，衆潰走，遂收其境。《土哈哈傳》曰：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曲出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世為欽察國主。太祖征篾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太祖遣使問曰："汝奚匿吾負箭之麋，亟以相還，不然禍且及。"會亦納思老，國亂，其子忽魯速蠻欲歸順，太祖已命蒙哥帥師抵其境，忽魯速蠻舉族降。虞集《句容郡王燕帖木兒碑》曰：歲丁酉，欽察主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太宗本紀》曰：九年春，蒙哥征欽察部，破之，生擒其酋八赤蠻。《地理志》曰：歲丁酉，師到寬田吉思海傍，欽察酋長八赤蠻逃避海島中，適大風吹海水去而乾，生擒八赤蠻。《憲宗本紀》曰：嘗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於海島，帝聞，亟進師，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天開我也。"遂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為？"乃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竄入海，與魚何異？見擒，天也。水迴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後軍有浮渡者。 ⑥《速不台傳》曰：速不台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乙未，太宗命諸王拔都及皇子貴由皇姪蒙哥征西域，討兀魯思部，圍禿里思哥城，不克，遣速不台往，一戰獲其主也烈班，諸城皆下，盡取所部而還。《憲宗紀》曰：與諸王拔都征斡羅思部，至也烈贊城，躬自搏戰，破之。《地理志》曰：遂與諸王拔都征斡羅思，至亦烈贊城，七日破之。 ⑦《曷思麥里傳》曰：太祖遣使趣哲別疾馳討欽察，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戰敗。始降，又招下黑林城，進克斡羅思於鐵兒山，獲其國主密只思臘，獻諸朮赤太子，誅之。尋征康里，進至欽察，亦平之。《速不台傳》曰：大掠阿速部而還。《太宗紀》曰：十一年冬十一月，蒙哥率師圍阿

速篾怯思城，閏三月拔之。《定宗紀》曰：太宗命從諸王拔都西征，次阿速境，攻圍木栅山寨，以三十餘人與戰，帝及憲宗與焉。《元地理志》曰：歲丁巳，出師南征，以駙馬剌真之子乞解為達魯花赤，鎮守斡羅思阿速。歲癸丑，括斡羅思阿速户口。《明世法録》曰：阿速在西海中為大國，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涼暄適節，有魚鹽耕牧，鮮飢寒寇盜，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明史·西域傳》曰：阿速國近天方撒馬兒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西域水道記》曰：《元史》每言阿速與欽察為鄰，疑阿速即哈薩克。曷思麥里由西域轉戰而北，先阿速而斡羅思，而康里，而後欽察也。《速不台傳》：收欽察境，略阿剌部。是先欽察而斡羅思而阿速也。然《曷思麥里傳》，先言帝趣哲伯疾馳以討欽察，則征欽察究在先，曷思麥里徇西域諸城而北先至阿速，則阿速在欽察之南。"阿速"與"哈薩克"音亦相近也。《朔方備乘》曰：案哈薩克在裏海東北。曷思麥里由西域征阿速部，是時元兵已踰尋思干城而西，曷思麥里必不更折而東，繞出裏海之北也。惟自布哈爾等國西行，取道於裏海之西，黑海之東，以征俄羅斯，則阿索富城正當孔道，是阿速即阿索富城，無可疑者。文田案：徐、何皆精於輿地，未敢定其是非，惟當取俄人撰述以决之。此書後出，兩家皆恨未及見也。《俄國志略》曰：宋嘉定時，蒙古拖雷率兵至俄國西鹹海旁之地，後又帶兵至裏海，繼又至尼泊河。俄國率衆小邦戰于卡爾戛河之上，此河入於阿薩夫海，亦為所敗。迨十三年後，有蒙古王名拔都，成吉思之孫，將兵伐俄，大獲全勝，所有人民盡殺之，其老幼婦女被掠殆盡。其時無人主國，由蒙古封敕該處人為王，遷於馬司孤作都。其人勇謀兼備，鄰邦小國皆附焉，蒙古王馬賣知其情形，謀設法以制之，傳諭將應交課税加倍輸納。該王不允，屯兵於郭河以守之，兼有傳教神副從中開導，固壯兵心，嗣果得大勝，自是蒙古不敢輕視。數年後，蒙古復起大隊兵來戰，圍馬司孤城，該王無禦敵之策，惟有請盟於城下。至明洪武年間，王卒。據俄人自言，則寬田吉思海即今裏海，而鹹海、裏海並有騰吉思湖之目。"田吉思"三字，原即"騰吉斯"之對音。又裏海較大，故稱大騰吉斯海子。此寬田吉思海所由名也。尼泊河即烏拉河，卡爾戛河即佛兒格河，兩河皆注裏海，是裏海之為寬田吉思海。援古證今，確乎不拔。何氏欲以額納噶泊當寬田吉思海，甚非事實。揣何氏之意，徒欲於《元史》

中尋一俄羅斯地名，為元代兵力遠及歐羅巴洲之證據，故强以寬田吉思海為額納喝泊，又奪阿速之名而專畀之阿索富，不許其兼有哈薩克而後已。而不知其偏也。元氏版章廓矣，惜乎圖籍荒落，明代史官於漠北地名，已同瞽面，其狀斡羅思地者，祇云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又云驛騎急行二百日可至，如是而已。在錫伯利部者，尚難核實，況欲取據於歐羅巴之地乎？不知蓋闕，未足責也。今於《俄略》之外，再得一佳證。《庚申外史》亦元人撰也。《外史》曰：元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厮禿赤領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潁上紅軍。阿速者，緑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云云，既曰阿速，又曰緑睛，則非歐洲無此種類，然則哈薩克以西，彼得羅以東，皆阿速也。借曰不然，安有緑睛回回乎？太和嶺當即烏拉嶺，此則欽察之地，額爾齊斯西岸是康里，從此漸西，是為阿速，而阿速自西抱南，直襟裹海，此又疆域之約略可指者，以之貫穿《元史》、《祕史》，庶乎有條不紊耳。 ⑧即達魯花赤也。此無定字，《西遊記》有"塔剌忽只"，《西域水道記》曰："即達魯花赤。"《元史·兵志》：阿速衛，至元九年立達魯花赤。 ⑨《元史·杭忽思傳》曰：杭忽思阿速氏，主阿速國。太宗兵至其境，杭忽思率衆來降，賜名拔都兒，錫以金符。命領其土民，尋奉旨選阿速軍千人及其長子阿塔赤扈駕親征。《耶律留哥傳》曰：留哥子薛闍，太宗命與撒兒台東征高麗東夏。薛闍卒，子石剌佐諸王也苦及札剌台控制高麗。《本紀》曰：太宗三年辛卯秋八月，以高麗殺使者，命撒禮塔率師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瞰遣其弟懷安公請降，撒禮塔承制設官分鎮其地，乃還。四年八月，撒禮塔復征高麗，中矢卒。《元史·外夷高麗傳》曰：太宗三年八月，命薩里台征其國，四年八月，中流矢卒。高麗王瞰盡殺達魯花赤七十二人。 ⑩《東國史略》曰：高麗王瞰十七年，當蒙古太宗二年，其明年，蒙古元帥撒里塔將兵攻咸新鎮，又圍龜州，既而分屯京城四門。王遣閔曦往犒時，元帥撒禮塔駐軍安北都護府，三軍皆降，王遣淮安公挺講和。十九年，金允佳射殺蒙古撒禮塔，自是蒙兵歲至，攻陷州郡。二十三年，蒙古兵又來渡義州江，分屯安北府，又嘉慈龜朔郭博之地，遂入黄州，至信安二州，衝斥東南三道城邑。二十四年，遣將軍金寶鼎如蒙古上表乞解兵，自是元兵往來不絶。

巴禿自乞卜察差使奏來說："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叔的福蔭，將十一種國土百姓都收捕了①。因大軍將回，各人分離，會諸王做筵席於內，我年長些，先喫了一二盞，不里、古余克兩個惱了，不曾筵會成，上馬去了。不里說：'巴禿與我一般，如何先飲②？他是有髯的婦人，我脚後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說：'他是帶弓箭的婦人，胸前教柴打他。'額勒只吉歹子合兒合孫說：'他後頭接與他個木尾子。'③如此說了，為俺每征了這異種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處。說間，被不里、古余克兩個這般說着，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

①《四裔年表》：寧宗嘉定十四年，太祖自蒙古伐俄羅斯。宋理宗嘉熙元年，元人大舉伐俄羅斯，陷甫剌地馬，執俄羅斯王伊高，殺之。初，諸侯吞併，至是皆降於元。嘉熙二年，元立伊高子耶羅四剌夫第二為王。案：自太祖用兵至此，凡十七年。 ②拔都為朮赤太子之子，不里為察合台太子之子，故云一般。 ③額勒只吉歹，前文十一卷稱為可倚仗人，然則太祖時功臣也。木尾子，吐蕃舊語也。《舊唐書·吐蕃傳》曰：吐蕃重兵死，惡病終，臨陣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廣衆，必以徇焉，其俗恥之，以為次死。木尾子當即此義矣。

巴禿使臣既奏了，斡歌歹大怒，不教古余克拜見，說："這下等的，聽誰的言語，敢將哥哥毀詈①？捨了你如棄一鳥卵，如今教去邊遠處做探馬赤，攻取堅城，受辛苦者。"又說："合兒合孫學誰來，敢將俺親人毀傷②？罪本當殺，若殺了呵，人必說我偏心，也和古余克同去③。不里是察阿歹兄的子④，教巴禿對察阿歹兄處說將去。"

①拔都為朮赤子，謗拔都即謗朮赤也。朮赤太宗之兄，故曰哥哥。
②拔都太宗之皇姪，故曰親人。 ③《定宗本紀》曰：太宗嘗命諸王按赤

帶伐金，帝以皇子從，又從諸王拔都西征，帝及憲宗與焉。《太宗紀》曰：十二年，皇子貴由克西域末下諸部，遣使奏捷。冬十二月，詔貴由班師。是太宗末年，定宗並不出征。 ④按《宗室世系表》：太祖皇帝六子，次二察合台太子，察合台太子位表凡二子，曰也速蒙哥，曰合剌旭烈。此云不里，當即也速蒙哥大王。

元朝祕史卷十五

大王忙該、官人阿勒赤歹等奏說："成吉思曾有聖旨，野外的事，只野外斷；家裏的事，只家裏斷。如今古余克的事係野外的事，只可委付巴禿自處治①。"斡歌歹怒息，召古余克拜見，就責怪教訓說："你征進去，去時將軍人都打遍，挫了威氣，你敢想斡魯思百姓②，為怕你一人投降了？敢把哥哥來做敵人般欺侮。我成吉思皇帝曾說：人多則人懼，水深則人死。如今速別額台前頭遮護着，你與衆人得了這幾個斡魯思種，你自己殺獵的蹄子不曾直得，逞好男子，初出門便惹是非，因忙該等勸諫，且罷。這事是野外的事，你同合兒合孫去，只教巴禿斷者。不里行，教對兄察阿歹知者。"

①朮赤子拔都豈能逞志於太宗之皇子乎？若委以處治，亦解紛之妙術也。 ②康里、欽察、阿速凡十一部部落，皆統於斡羅思。

斡歌歹皇帝將成吉思時守衛的並衆散班每各各職掌，照依舊制，從新再宣諭了一遍。

斡歌歹皇帝說："我成吉思皇帝艱難創立國家，如今

教百姓每安寧快活，休教他辛苦。”遂將合行之事，與兄察阿歹處商議，一、百姓羊羣裏，可每年只出一個二歲羯羊做湯羊，每一百羊内，可只出一個羊，接濟本部落之窮乏者①。一、諸王駙馬等聚會時，每每于百姓處科斂，不便當，可教千户每每年出騍馬並牧擠的人，其人馬以時常川交替②。一、賞賜的金帛器械、倉庫等掌守的人，可教各處起人來看守③。一、百姓行分與他地方做營盤住，其分派之人，可於各千户内選人教做④。一、川勒地面，先因無水⑤，止有野獸，無人住。如今要散開百姓住坐，可教察乃、畏吾兒台兩個去踏驗，中做營盤的地方，教穿井者⑥。一、使臣往來，沿百姓處經過，事也遲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户每出人馬，立定站赤，不是緊急事務，須要乘坐站馬，不許沿百姓處經過⑦。“這幾件事，因察乃孛勒合答兒對我提説，我想來也可行，察阿歹兄知者。”察阿歹聽了這話，都道：“是，只依着這般行。”再説：“站赤一節，我自這裏立起⑧，迎着你立的站⑨，教巴禿自那裏立起⑩，迎着我立的站，説將來了⑪。”

①《太宗本紀》曰：元年秋，敕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特牛一，羊百者輸羖羊一，為永制。 ②《兵志》曰：元起朔方，牧養蕃息，周迴萬里，無非牧地。馬之羣或千百，或三五十。牧人曰合赤、合剌赤，有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行逐水草。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閱視烙印，取勘。駕仗出入則供尚乘。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者還於羣。自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都蘭氈置撒帳為取乳室。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烏木丹來京師。烏木丹者，承乳車也。日釀黑馬乳以奉玉食，謂之細乳。每烏木丹牝馬四十，每牝馬一官給芻一束，菽八升。自諸王百官而下，亦有馬乳之

供，烏木丹如前之數，而馬減四之一，謂之粗乳。又自世祖以下山陵，各有烏木丹取馬乳以供祀事，號金陵擠馬。《元文類·耶律楚材碑》曰：上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 ③《元文類·耶律楚材神道碑》曰：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公曰："四海之富，何求不得？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如陳時可、劉中，皆天下之選。

④《兵志》曰：元初用兵征討，海內既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 ⑤前文八卷，桑昆至川勒地面，與伴當闊闊出並其妻同尋水喫，足見其地之水極難得也。 ⑥因上文桑昆至川勒地面云云，以《本紀》桑昆所走為西夏，則此稱川勒即西夏，無可疑者。歐陽元《傒氏家傳》曰：岳璘從太祖征討，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道出河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為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太宗即位，選公充大斷事官。即畏吾兒台穿井之事也。案：沙漠之地，每苦無水，《西遊記》：邪米思干北，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以飲渴者，太祖西征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俄羅斯行程録》曰：喀爾喀塞外雄藩，地大人衆，在中國習聞之矣。今入其境，童山赤地，查哈馬克圍一帶，寸草不生，地無勺水，遁卒踉蹌，一敗塗地，百聞不如一見，信哉。錢良擇《出塞紀略》曰：歸途無他異聞，但苦飢渴，度沙磧以後，馬死垂盡，軍士步行糧盡，日止一餐，煮散麴為漿，人得一盂以延其命。飢不可忍，渴更難堪，徒行者多以渴死，參佐章京渴死，無木為棺，又無柴焚化，乃以馬糞煨令半枯，折其骨，裹而歸之。軍士死則委之而已。全軍人死者九百餘，畜死者駝千餘，馬二萬七千餘，銀費二百五十餘萬，從者足趾無不走折者。《朔方備乘》曰：觀其所述，可見朔漠行師之難，亦考前事者所宜知也，故具録於此。 ⑦《兵志》曰：元制在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遼陽狗站一十五處，元設站户三百，狗三千隻。《蒙韃備録》曰：凡見馬則換

易，並一行人從，悉可換馬，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 ⑧這裏謂和林也。《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外藩喀爾喀四部七十四旗，元太祖十五年建都於此，名和林。立元昌路，前後五朝都焉。《太宗紀》曰：七年春，城和林，作萬安宮。 ⑨察阿歹立國於波斯，則是從波斯起站至和林，而和林迎之，約在今伊犁相遇也。 ⑩拔都征斡羅思十一部落，則其站起自斡羅思欽察等部也。 ⑪亦約在今伊犁相遇，伊犁是時名阿里麻里也。

斡歌歹皇帝於是將這事，又宣佈於諸王駙馬等知道。其諸王駙馬等皆道："便當，好生是。"然後差人於各處起取上項羊馬，并守倉庫站赤等户①。所擺站赤，命阿剌淺、脱忽察兒兩個整治，每一站設馬夫二十人，内鋪馬，并使臣的廩給羊馬及車輛牛隻，定將則例去②。如有短少者，家財一半没官。

①《太宗本紀》曰：元年，始置倉廩，立驛傳。《西遊記》曰：八剌喝孫漢語為城中有倉廩。 ②《兵志》曰：太宗元年十一月，敕諸牛鋪馬站每一百户，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户每年一牌内納米一石，令百户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麵一斤，米一斤，酒一瓶。

斡歌歹皇帝説："自坐我父親大位之後，添了四件勾當：一件平了金國①，一件立了站赤②，一件無水處教穿井③，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馬赤鎮守了④。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沈湎于酒⑤；一件聽信婦人言語⑥，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⑦；一件將有忠義的朵豁勒忽因私恨陰害了⑧；一件將天生的野獸，恐走入兄弟之國，築牆寨圍攔住，致有怨言⑨。

①《太宗紀》曰：太祖伐金，定西域，帝攻城略地之功居多。 ②《兵志》曰：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脱脱和斯於關會之地，以司辨詰，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户闕乏逃亡，則又以時僉補，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飢渴則有飲食，梯航畢達，海宇會同，

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盛。 ③案：《奉使俄羅斯行程録》：所經喀爾喀國，即元代和林故地。《録》云：康熙二十七年五月，次察罕卓魯，有泉源可汲。六月，次烏蘭忒門，有舊井可飲。次克布禄岡上，得舊井五，水濁而腥。次古爾半國，尋得舊井三處，不足軍士汲飲，七月，駐葱嶺乾澗側，有二舊井，得水甘冽。次克勒孫，行軟沙七十里，有舊井二所。哈剌哈達有古井四，淡而不濁，其中蓋有元太宗時所穿井矣。 ④《兵志》曰：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男子十五以上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 ⑤《太宗紀》曰：十二年正月，以商人奥都剌合蠻充提領諸路課税所官。十三年十一月，大獵還至鈆鐵鐸胡蘭山，奥都剌合蠻進酒，帝歡飲極夜乃罷。遲明，帝崩於行殿。《輟耕録》曰：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金口以進曰："此乃鐵耳，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帝悦，賜以金帛。 ⑥《太宗紀》曰：十三年帝崩，六皇后乃馬真氏始稱制。案：太宗崩于辛丑，而壬寅、癸卯、甲辰、乙巳皆不立君，蓋矯帝遺旨以皇孫失烈門為嗣也。定宗丙午稱元年，而《紀》云，帝雖御極，朝政猶出於六皇后。則太宗婦言是用，亦可知矣。 ⑦《后妃表》：太宗正宫孛剌合真皇后，脱列哥那六皇后，尼瑪察氏昂灰二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三皇后，禿納吉納六皇后，業里訖納妃子，未知孰為所取之女子。又按：《太宗紀》九年六月，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賜麾下。然則左翼諸部，乃太祖所與斡赤斤一萬之百姓也。 ⑧前文四卷忙忽的人多豁勒忽先與哲台來降，後與斡歌連、合赤温、哲台帶弓箭。前文十一卷以散班一千教朵豁勒忽管之，是朵豁勒忽於太祖朝舊列宿衛大臣也。太祖以委付子弟何人，於《祕史》無考，然太祖崩後，子弟皆擁兵樹黨，則朵豁勒忽必以此獲罪可知。 ⑨《兵志》曰：成宗元貞二年，樞密院言昔大朝會時，皇城外皆無牆垣，故用軍環繞以備圍宿，今牆垣已成，南北西三畔皆可置軍。據《祕史》，則和林牆垣起於太宗，《兵志》所言，乃追溯之辭。《本紀》太宗七年城和林作萬安宫。八年萬安宫落成。九年築掃鄰城，作迦堅茶寒殿。十年築圍蘇和城，作迎駕殿。《地理志》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圍蘇和迎駕殿去和林城三十餘里。此《祕史》所謂築牆寨圍攔住者。蒙古行國，以射獵為生，驟變城郭，則以為非便，此怨言由來矣。

此書大聚會着①。鼠兒年七月，於客魯連河闊迭額阿剌勒地面處下時，寫畢了②。

①《輟耕録》曰：元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定宗紀》曰：太宗崩，皇后臨朝，會諸王百官於達蘭達葩之地，似即此事。 ②案太宗崩於十三年辛丑十一月，其鼠兒年則十二年庚子也。作書時太宗未崩，客魯連河有闊迭額阿剌勒地，即十四卷"闊迭兀阿剌勒"之對音，太宗即位處也。以《元史》考之，《太宗紀》云：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緑連河曲雕阿蘭之地，即此地也。又云：即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即此地之對音，二也。十三年《紀》：大獵，還至鉢鐵鐸胡蘭山。亦此地之對音，三也。《定宗紀》：二年避暑曲律淮黑哈連之地，"連"誤作"速"，亦此地之對音，四也。《憲宗紀》：朝廷久未立君，諸王咸會於阿剌脱忽剌兀之地，即"忽剌兀阿剌脱"之倒裝文法，亦此地之對音，五也。元年，西方東方諸王諸大將復大會於闊帖兀阿蘭之地，亦此地之對音，六也。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録》。經克勒阿際拉漢凡數次，其地近克魯倫河土拉河之間，"克勒阿"三字與"闊迭額"音近，未知即其地否。元代諸王聚會推戴即位之所，當必地勢廣袤，水草豐肥，自非親歷，難以臆定耳。

附録

張　跋

右《元朝祕史》譯文十五卷，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從《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寫出。二十七年，復從仁和韓氏借得影鈔原本，校對無訛；二十八年，刻入叢書；六月十三日校畢。平定張穆記。

顧氏《日知録》之餘卷四"華夷譯語"：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製為蒙古字以通天下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哈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祕史》參攷，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鄭曉《今言》：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

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令取《元祕史》參考以切其字，諸其聲音。既成，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又鄭曉《吾學編·四夷考》上卷語同。

錢　跋

元太祖創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跡最疏舛，惟《祕史》叙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尠，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為"罕"，方與他文一例。葛不律歿，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衆，是為泰赤烏氏，即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為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剌為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為泰亦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剌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剌者，赤老温之父，《史》既不為赤老温立傳，而鎖兒罕失剌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篾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擄夫人宏吉剌氏。太祖求救於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答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為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搠只與札木合部人搆怨一事，繫於"帝方幼冲"云云之下，此大誤

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衆，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誚責案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為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為羣部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剌部聞乃蠻太赤烏敗，皆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為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于盃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剌歸札木合部，與朵魯班、亦乞剌思、哈答斤、火魯剌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為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即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剌部來降。據《祕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一部，立札木合為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顛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嘉定錢大昕跋。

元祕史注跋

右順德李侍郎《元朝祕史注》一十五卷，昔太祖成吉思汗崛起斡難土兀剌河間，懺其雄略，以鞭笞諸部，北併欽察，西底富浪，南薄忻都，皆禹迹之所未經，漢唐之所不征。惜哉武義宏矣，而文辭闕如，翰林集賢都勘實録，而私家所著若《偰氏家傳》、《玉堂嘉話》、《輟耕録》諸書，粗舉厓略，罕得其詳。以移剌晉卿躬贊王業，軍書旁午，於開創方略，未暇手草鴻篇，昭兹來禩。致金華、義烏諸子，摛埴索塗，窘於撰述，乃取《聖武親征録》以為《本紀》，顛倒荒略，固其宜也。顧嘗竊怪洪武時編類《華夷譯語》，既取《祕史》以紐合蒙古字，而不聞稽合同異，訂景濂、子充之闕，坐使鴻烈蔓然，而《祕史》亦以不顯。以今觀有元開創之迹，首尾完具，無逾是編。顧承學之士，或亦鮮刳心焉，何者？荒荒穹漠，草昧初闢，事既不經，詞近鄙俚，加以部居錯雜，族屬糾棼，朵奔孛端，衍為九派；合答蒙格，匪止一人。南邨《稗説》，種別而多惑；錢君補亡，代遠而無徵。譜牒之學，戛乎難哉！又如山川脈絡，疆宇沿革，語根本則和林上都，窮荒渺則忽魯木石。臚朐故障，為龍居、陸局之異稱；金山舊庭，易阿勒、按台之殊號。斯則張侯乘槎，窮於

鑿空；甘椽奉檄，因之回車。蛛絲鳥迹，孰得而推尋者焉。自昔歲從吾師鄚南兵備，得讀順德李先生所為《祕史注》，如髮受梳。如玉就理。五百年來榛蕪晦盲之逕，乃豁然昭明矣。按《祕史》有聲音而無訓詁，蓋元初本取輝和爾字，以達國言。是書成自至元年後，輾轉繙譯，雖條理秩然，而名稱尚滋轇葛。順德先生精於滿、蒙、漢三合音之例，博綜稗乘，旁摭金石，而一以聲音通之，故知"客列亦惕"之為"怯列歹"，則克烈怯里之異聞析矣；知"撒里黑崑"之為"撒麻耳干"。則尋思虔、邪迷思干之轉語明矣。至如不兒罕發祥之區，巴勒諸誓衆之域，畏兀、唐兀，字近而易歧；巴兒、忽真，名同而實異。鉤心針棘之中，縣解希夷之表。辨方定位，碻乎不易。以之訂證《元史》，貫通邱長春、劉郁之《記》，無不迎刃以解者，斯真不朽盛業。大路椎輪，津導來學，匪徒忙豁侖氏之功臣者已。吾師既授之殺青，貽書垂告，不勝惓惓私淑之抱，因贅數語，以志景行云爾。丁酉孟夏。華亭後學沈惟賢敬跋。

附《尋思干邪迷思干考》：

自《元史·太祖紀》分"尋思干"、"薛迷思干"為二，近朱氏一新復據《經世大典圖》及《明史·西域傳》以"尋思干"為今"塔什干"，"薛迷思干"為今"霍罕"，又據移剌文正《西遊録》，河中府亦曰尋思干。謂文正曾親守其地，所言必不誤，以薛迷思干為河中府者非也。惟賢竊以《西遊記》證之：長春真人於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郊迎。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有算端氏之新宫，太師先居之，後出居於水北，師乃住宫，暇

日出詩一篇。《文正集》"河中春游五首"，即和其韻。長春又有詩云："雨霽雪山遥慘淡，春深河府近清明。"原注：邪迷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為河中府。是長春所駐，即文正建牙之域，其所紀河中土俗。視《西遊録》為詳。又其未至長松嶺時，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云云。可證"邪迷思干"即"尋思干"，二名通稱。太祖於十五年夏克尋思干，後算端復據以叛，故復攻之。《元史》先後異稱，因以滋歧誤也。如以尋思干為塔什干，則元祖由忽章河進兵，浩罕在其南，何以舍此勿攻，而先取數百里外之塔什干耶？《祕史》卷十一，有撒里黑崑，卷十四搠斡兒合，李侍郎注謂即《元史·西北地附録》之撒麻耳干，又即《太祖本紀》之薛迷思干，又即《西遊記》之邪米思干，又即《西使記》之撏思干。李侍郎於蒙漢聲韻紐弄之學最精，故斟然明白矣。

校點後記

《元朝秘史》十五卷，原名作《忙豁侖紐察脱卜察安》，現在通譯作《蒙古秘史》。成書於公元1240年，作者不詳。全書記載十三世紀蒙古國興起時的真實史料，從成吉思的族系身世、稱汗經過，包括十三翼戰争和卯温都兒大决戰，以及征服十一部、建立統一國家，直到成吉思汗逝世，斡歌歹繼位繼續西征、南征的歷程，是唯一一部真實記録蒙古立國之初歷史的巨著。它可以澄清許多史實，如：赤老温為成吉思手下四傑之一，《元史》却無傳，其事迹可于本書見之。成吉思與札木合戰於斡難河哲列捏地面，敗績。《元史》却不顧史實，記為"已而札木合至，帝與大戰，破走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所以，歷史學者都以本書作為信史，前蘇聯學者伍拉基米爾索夫説："如果可以説在中世紀没有一個民族像蒙古那樣吸引史學家們的注意，那麽，也應該記着，任何一個游牧民族没有保留下像《秘史》一書那樣具體表現了真正生活的紀念作品。"（見所著《蒙古社會制度史》）

本書不僅是蒙古族歷史巨著，也是蒙古族文學和語言學名作。全書大量運用詩歌、格言、諺語，以極强的表現

力簡捷生動地再現了衆多人物的性格特徵，保留了民間蒙語質樸精煉而又富于表現力的特點，被蒙古族人民稱之為史詩般的作品。

本書在元代即被藏之秘閣，不輕示人。《元史·虞集傳》載："奎章閣以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脱卜赤顔》一書……：押不花言：'《脱卜赤顔》事關秘禁，非可令外人傳寫'。""脱卜赤顔"即"脱卜察安"，"秘史"也。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詔令火原潔、馬哈亦黑編類《華夷譯語》，曾取《元秘史》參考，(見顧炎武《日知録》及鄭曉《吾學編·四夷考》)但我們迄今未見到明版《元朝秘史》。

本書現存兩種版本，一是道光二十一年抄自《永樂大典》先元韻的十五卷本，後刻入《連筠簃叢書》。一是清顧廣圻于嘉慶年間以張祥雲所藏舊鈔本為主，校以當時其他鈔本而成，後收入《四部叢刊》續編的十二卷本。兩種版本分卷不同，文字相異不大。清咸同年間，廣東順德人李文田有感於《元朝秘史》多滋轇葛，更無訓詁，於是以十五卷本為主，參校舊鈔本，博綜稗乘，旁摭金石，以聲音通訓詁，為之作注。李文田曾官禮部侍郎，熟悉金元故實和西北地理，精通滿蒙語音，所以注釋多能勾玄發微，確實貫通，成為最佳注本。

我們這次取李注本為底本，個别地方參考1979年内蒙古社會科學院額爾登泰等校勘本和謝再善翻譯的策·達木丁蘇編譯本譯文。原刻異體字在不影響文意情況下改為正體，人名地名用字不統一乃仍其舊，錯訛字以(　)

出之，以〔 〕出補正字。注文與原文不合者一律不加引號，引用書名不全亦不加書名號。囿于水平，難免謬誤，敬希讀者郢正。

校點者

1999 年 3 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五别史（17）.元朝秘史
作者=佚名
页数=226
SS号=10483112
出版日期=